

姜赫王

卷十

宝·喀邱瑞 著

版权 阿瓦塔美赫巴巴永久公益信托

作者： 宝·喀邱瑞
译者： 石灰 美赫锋
校对： 田心
美工： 炬池
网站： www.meherbaba.cn
开本： 850 x 1168 1/32
字数： 164 千字
张数： 238 页
版次： 2024 年 09 月 16 日

目 录

新生活会议	1
贝尔高姆	34
贝拿勒斯与鹿野苑	68
哈德瓦朝圣	81
新生活三方案	102
曼吉瑞村	124
新生活酥油生意	138
马哈巴里什沃会议	148
百日闭关	166
海得拉巴会议	182
末那乃息	204

新生活会议

从1949年初，美赫巴巴就开始暗示他的新生活。1月1日，他发布通告：“1949年标志着假始的假终，真终的真始！”

他还警告爱者：“1949年对每个人都会是考验和麻烦的一年”，对他自己则是一场“个人大灾难”。

自1月份，巴巴的暗示更为明显，但没人懂其含义。他的话包括：

我对何留何去都不在乎。1949年关心的是明天。12月底之前，我会一劳永逸地结束一切现有安排，也许更早，在6月底——也许是3月底。全部费用必须立刻削减50%。从7月起，你们将开始亲身耳闻目睹。

90%满德里将不得不离开我，只有10%留下。在1949年，我不再信任任何人，包括我自己。我宽恕所有的人，神也会宽恕我，但是，从此以后，不可能再宽恕。你们这些人跟我这么多年，我因而对你们持续的弱点负责，但我不想利用你们的弱点。因此我警告你们，不要屈服于这些弱点，要避免在1949年一切都被冲走。

在1949年2月前往阿布山之前，巴巴要所有的人避免与异性身体接触；甚至命令他们不要握手。巴巴还按满德里的意愿，决定了他们每人去世后的遗体处置事宜。

从阿布山，巴巴给美拉巴德的满德里发来含有类似暗示的信件电报。拉姆玖收到的一封电报中写道：

巴巴抱病进行的最近两次艰苦的盛夏玛司特之旅，严重影响了他的健康，但这连即将来临的1949年的个人灾难的影子都不及。告知阿美纳伽、美拉巴德和山上的满德里。

巴巴的声明预示着他的工作将发生重大变化。满德里和爱者很快将发现巴巴的意图。

1949年8月初，巴巴通知满德里，他要从美拉扎德到美拉巴德“讨论并决定满德里的未来”。安排了从8月15日到20日召开五天会议。还提前安排好受邀与会的外地爱者在美拉巴德的住宿。他们于8月14

日到达，有弥奴·卡拉斯（来自卡拉奇）、帕帕·杰萨瓦拉、伽德卡、伽尼、沃斯·迪奥·凯恩、哈吉万·拉尔、道拉·辛和其他几人。皆被告知会议期间不得缺席。

满德里也出席会议。巴巴再三警告每一个在场者：“不管你多忙，会议期间都不得缺席。之后我不会有空。这样的机会不会再有。我不会再需要任何人做进一步的工作。要极其认真地对待我说的一切。我是指这些天我所说的一切。

“愿神帮助那些可能会轻视任何事情或让自己的癖好幻想误导者。”

8月15日星期一早上，巴巴来到美拉巴德，参加第一天的会议。他拥抱了古斯塔吉和凯克巴德，接着于上午7:15进入大厅。整个议程，巴巴主要通过字母板用古吉拉特语“交谈”，巴巴的话由大阿迪宣读，拉姆玖译成英语，韦希奴译成马拉地语。费拉姆·沃钦伯克斯瓦拉详细速记；巴巴叫费拉姆“要像水蛭一样粘着我，争取不漏掉我在这些天对任何人说的任何事”。

会议开始。巴巴说：

对我将对你们说的话，要注意听，全神贯注。这五天中无论这里讨论什么，决定什么，都将告知所有的人。今天我们大体讨论一下要做的最后安排和调整的依据和路线。这将有助于必须做的最后决定。

对我自己，我已极明确地决定了三点。我对你们的希望是，协助我帮助所有的人，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尽力调节自身，遵循我的决定。

这三点是：首先，由于某种个人灾难，我会不折不扣地彻底无助。在这于10月1日后发生之前，我希望尽可能利用我们的有限资源，为满德里做好安排，因为此后，我将不得不终止——我会终止——照看任何人的物质事务。

其次，我只会让那些完全志愿执行我这几天所制定条件的人留在身边。对其他人鞭长莫及。

第三，将解散美拉巴德和坪坡岗埃舍，我将把它们从我的地图上擦去！

感谢上帝，我等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全世界都将知道我是怎样地与何等地变得无助，我也将知道满德里会跟我走多远。这就

是我们要讨论和决定的主旨。

平时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最熟悉的语言对巴巴讲话。但是这次，为了让人人对一切一清二楚，对任何事情都不保密，巴巴采取的方式是，要每个人用大家都懂的语言讲话。因此，当阿里·阿克巴（阿娄巴）用波斯语请教个人私事时，巴巴立刻打断他，表明，“尽量用印度语对我讲一切，因为我想让每个人，不管在不在场，都知道这些天发生了什么。”

还有一次，帕帕·杰萨瓦拉试图用书信秘密转达家事。巴巴让人当众读信，说：“什么都不保密。”

如果有人就外面的事务征求巴巴的意见，巴巴会回答：

能处理的都处理掉。为家属提供你能提供的。依此方针安排你所能安排的，等着会议的最后决定；然后由你自己决定将来能否留下跟我。绝不存在灵性关系与灵性利益的问题。如果我本人灵性上完美，那么一个都不会落下。

整个会议期间，巴巴对那些不会伴随他者，同对那些伴随他者一样关心，尤其对那些物质上依靠他的人。他每天反复同下美拉巴德的男子、上美拉巴德的女子讨论，再三权衡每一个去或留者的花费和后果，为那些依靠巴巴者安排某种赡养方式。

从会议第一天，巴巴就以坚决果断的方式，对待他的动产与不动产的处置，对待对依赖他的家庭和不能伴随他者所承诺金额和供给的支付。

“该怎样调整？”巴巴问，“除了为某项工作留下的定额，我没有现金。我所拥有的一切，包括埃舍建筑、土地房屋等——这里（在阿美纳伽、阿冉岗和坪坡岗）的和别处的，以及全部家具、附属装置、汽车、发电机、家畜和别的房地——事实上，属于我的每一件东西，都要处理掉。不可有任何东西作为我的财产或留在我的名下，除了美拉巴德山为我建好的墓地——你们都要记住，当我离开身体时，必须把它葬在这儿。”

巴巴之后授述祷文，由伽尼宣读：

“神啊，愿巴巴不要很快放弃肉身！”

大家都说，“阿门”。巴巴继续解释：

我的全部财产拍卖收入，都将用于支付所承诺的金额，为我让依靠我的人提供眼前需求。我和跟我走者什么都不要。因此，我们得尽量为他们安排好——10月15日之后不能跟我者和跟我走者。我不想让任何一个依靠我者，突然间落入物质困境。绝不存在灵性利

益的问题。那取决于我是否完美。

目前的情况是，为了给所有相关者至少提供眼下和起码的需求，可以说，我们每需要十卢比，手里只有一卢比。你们要绝对诚实地说出意见、回答和建议。不要感情用事，不要含糊其辞。你怎样想，怎样感受，如实说出。

不要说，“巴巴，依您的意愿。”

我们这里几个人要做的决定，关系到很多的人。女满德里也会解散。因此，凡是我们在此做的决定，也对女子有效，并将这样那样的方式，影响和我有联系的每个人。我打算在这十天内决定一切。

不要被我迄今表现的奇怪习惯所误导。比如，我已确定10月份放弃美拉扎德，却又指示帕椎尽快安装好电线。这是出于我的老习惯——将旧秩序一直维持到我实际开始新生活的一刻。

这或许是疯狂，或许是方法，却是我的习惯。现在我也将终止我的习惯。所以当我说“结束”时，只是意味着结束。

不要以为事情会是别的样子。我要绝对脱离一切的人与事。现在对什么事都毫无妥协。

我正变得无仁、无情、无分文。

记住这句老话：“连神都怕穷光蛋！”

1949年10月15日被巴巴定为截止日期，届时将处置掉一切，做好全部安排，包括取消巴巴自1940年以满德里为受益人所立的遗嘱和男满德里以巴巴为受益人所立的遗嘱。巴巴亲手一张张撕掉（西方人的遗嘱除外），当着各自的执行者的面，把碎纸片还给每人保存，以纪念这一天。美赫出版公司也被解散，版权归还有关作者。

会议第一天，有几人来访，巴巴简短会见后将他们送走。其中有个名叫穆尼·布阿的萨度，曾发誓沉默，四处流浪朝圣。1948年6月，保纳图带他来美拉巴德见过巴巴。这一次，巴巴问穆尼，“你会听从我的命令吗？”

“我愿意100%服从您。”穆尼在自己的写字板上写道。

巴巴表示满意，指示，“那就这么做：每天喝两瓶酒，吃肉，看电影。你愿意做吗？”

穆尼大为震惊。虽已来到主的跟前，但他依旧执著于自身观念和喜好；把自己对灵性的观念看得比神的更重要！巴巴的命令使他内心陷入

混乱。他没有回应。

看到他的反应，巴巴微笑说，“好吧，继续朝圣乞食。”巴巴的话平息了穆尼的恐慌。这位萨度坚信靠这种生活方式，就会获得灵性珍宝。巴巴的话显然再度肯定了他的决心。就这样，穆尼带着成见离去；但巴巴最终打碎了这些观念。（穆尼·布阿不能理解巴巴的意思，因为他沉浸于自己奉为神圣而恪守的僵化喜好。但巴巴不会轻易放他走。而是不断敲打穆尼根深蒂固的宗教倾向之核心，几年之后穆尼终于克服它们。）

个人的执著、观念与喜好不会因吃肉、喝酒或看电影而克服，只能靠忠实地服从大师的指示。假如萨度欣然接受巴巴的最初命令，巴巴会感到满意并主动更改命令。这是对萨度的考验；但根深蒂固的观念不能一下子克服。所以，这次巴巴另外给了穆尼符合其苦行倾向的指示。

1949年8月13日，在北方邦的拉特，伽亚帕萨德·卡勒坐在家中沉思。“我好不幸，从未达善过美赫巴巴，”他哀叹。“我刚从巴巴达斯那里听说巴巴，达善就停止了。巴巴达斯到底为什么告诉我？假如他从未提起，我也不会这么心神不定。”他知道圣人奥罗宾多，不知该不该去庞第瑞达善他；但随后又听说奥罗宾多也停止了达善。该怎么办？

他正在思忖，巴巴达斯出现在家门口。“别烦我！”卡拉出言不逊，“是你给我讲起美赫巴巴，让我陷入这种困境！你又不能安排达善，谈论他有啥用？”

“你想达善？”巴巴达斯微笑着问，“我来安排。跟我来。”

“你自己说的，达善停了，怎样为我安排？”卡拉挑战。

“别担心，跟我走就是了。”

于是在8月16日，巴巴达斯带着伽亚·帕萨德·卡勒来到美拉巴德。巴巴允许卡拉到他房间见他一分钟。然后指示他回拉特。卡拉遵令，但他的片刻达善永远捕获了他的心。

以类似的方式，两个关键人物——阿里格尔的托迪·辛·沃玛和德里的基申·辛——也获准简短达善，遂被遣走。[注：随着新生活的进展，他们二人和伽亚·帕萨德·卡勒，都成为美赫巴巴工作中的重要链接。]

纳瑞曼和美赫吉于16日晚到达。由于萨若希、纳瑞曼和美赫吉懂得实际的世间事务，三人在过去都给巴巴提供了大量服务。他们深切关心巴巴的解散埃舍和处置一切的决定。[注：美赫吉1945年从伊朗返回印度后，成为纳瑞曼的生意伙伴。二人是孟买的成功商人。萨若希后来

成为阿美纳伽市长。]

会议第三天，8月17日星期三，萨若希第一个提出，独自无限期承担伴随巴巴的男女满德里的赡养责任。

巴巴笑了笑，表示欣赏萨若希的美意，但向他解释：“你整个不得要领！你难道不明白我的财产预计拍卖收入将全部用于不跟我走的人？10月15日之后跟我者的赡养问题，现在和将来都不考虑。

“我和跟我走者将受苦。无保护地开始，只好行乞！”

纳瑞曼和美赫吉表示，希望接管美拉巴德和美拉扎德，每个埃舍的土地、建筑等等——因为这两块圣地的神圣和他们的感情。当巴巴同意并向他们解释说，一旦遇到好买家，不要犹豫转售这些财产时，纳瑞曼回答：“倘若是出售它们的问题，我们就不会参与进去了。”

巴巴表示：“现在这些财产是你们的，不是我的；你们保留还是卖掉它们，我都没意见。”

美拉巴德的地产最初属于大阿迪和他父亲，他们曾把它献给巴巴。美赫吉成为下美拉巴德的拥有者，萨若希是美拉巴德山的，纳瑞曼是美拉扎德的。但三人保留地产是为巴巴的未来工作，从不把它们看作自己的。

会议第三天，8月17日，巴巴为男子组提供三个选择：

一：那些感到自己能够完成我制定的条件并接受之的人，将跟我走。

二：那些不能伴随我的人，将得自谋生计，如有节余，应给那些依赖我的家庭，并继续执行我已给他们的命令，或者我今后可能给的命令。

三：那些既不能跟我走，又不能支持他人和执行我的命令者，将不得不自行其事。

在进一步讨论之前，巴巴要伽尼宣读如下祷文：

“愿神把理智给满德里，把明辨力给巴巴！”

巴巴举例说明选择方案：

即使拉姆玖不跟我走，而是留在阿美纳伽，继续履行委托给他的责任，服从我的命令，那么他与我的灵性联结也像今天一样保持不变。同理，假设帕椎不跟我走。这种情况下，我会要他找工作，自食其力，把节余的给依赖家庭。如果帕椎执行我的命令，他与

的灵性联结也将像今天一样保持不变。同样，如果拜度跟我走，很好；否则，他就得到孟买凯库希如的饭馆做工。

头天下午，巴巴也以同样方式，对美拉巴德山上的女满德里解释了选择方案。不过，他给她们四个选择：

一：你们中间要是谁能得到家人的经济资助，可留在美拉巴德的住处，但山下不会有男满德里提供任何帮助。

二：你们可以工作谋生，把节省的留给一直依靠我生活的家庭。

三：你们可以自行其事，与我再无关联。

四：你们可以把一切留给我，完全照我说的做，满怀信心接受我为你们做的任何决定。

巴巴解释了两套方案的差异，说他给予女满德里的优惠，即他亲自为她们做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适用于男满德里，后者每人必须自己做最后决定。“但这两种情况中，”巴巴补充，“每一个人——无论男女——都必须在神前面，在我面前，为他或她各自的决定全权负责，无论是直接做的还是通过我做的。”

向男子描述他与女子在山上的会议时，巴巴特别提到拜度和凯克巴德的妻子儿女：

当我建议凯克巴德的家庭成员首先跟他商量时，她们每个人都说自己属于我，会按照我说的做。同样，当我征询拜度的家人，我应该问他们还是问拜度，他们甚至说拜度与他们的未来无关，他们会完全接受我为他们做的决定。

对所有四点仔细考虑之后，在场的每一个女子都承诺遵守第四点——照我说的做。我要她们吻我的手，作为真诚和承诺的象征。之后我告诉她们，当心别让这个吻成为犹大之吻，而要让它成为服从之印。

1949年8月18日星期四，是下美拉巴德的第一个全天会议。此前三天，巴巴从上午7:30到11点在下美拉巴德与男子在一起，从11点到下午7点在山上与女子在一起。美嬉、玛妮、高荷、美茹在15日、16日、17日伴随巴巴从美拉扎德到美拉巴德。从18日起，巴巴整天同男子在下美拉巴德一起度过。

巴巴重复向神祈祷和对满德里负责的言论，在18日达至高潮。早上6:50，他从美拉扎德一到，就指示邓肯、卡克·萨赫伯、凯克巴德和

卡里玛玛，准备好《圣经》、《古兰经》、《阿维斯陀》和《博伽梵歌》。同纳瑞曼和美赫吉谈完话，巴巴步入大厅，叫来四个满德里“牧师”——分别代表基督教牧师、琐罗亚斯德祭司、穆斯林毛拉和印度潘智达——让他们站立在他右边。首先叫凯克巴德做圣线仪式，朗读五分钟的祷文。接着邓肯朗读《马太福音》里的耶稣受难。卡克萨赫伯做乃玛兹（祈祷），卡里玛玛朗诵《博伽梵歌》第十章的七节诗。

下文摘自奈安涅希瓦的《梵歌》（第十章《显现瑜伽》）：

奎师那：“听着！我将向你解释我的神圣自现；只是那些卓越显著的，因为我的延伸无尽头。

我乃大我，阿朱那，居住于一切众生心中；我是万物之始，之中及之终！

我乃一切造物之种子，阿朱那，万物无不通过我而存在，无论是活动的或是不动的。

我的神圣显现永无止境，阿朱那。这被我宣称，作为我的显现程度之例。

要明白，凡是辉煌昌盛的显现生命，皆悉自我的一线光辉。

可这种渊博知识对你何用之有，阿朱那？

我用自身的一点，不断地支持整个宇宙。”

每次读完，巴巴都会拿过书，放在膝上，用手指压着。最后的祷文后，巴巴从膝上拿起圣书，在身边的桌上摊开。叫伽尼把双手放在四本书上，祈祷：

**“愿神帮助巴巴定然采取
他所采取的这一步，放弃一切，
义无反顾地离开，
以便他从10月16日
进入新生活时，
再不会回头。”**

这是过去28年来，美赫巴巴第一次向神祈求帮助；满德里吃惊得甚至没有人说“阿门”。

巴巴已有很长时间不让爱者和满德里触摸他的脚，也不让合掌致敬。每个男子都意识到这点，并遵从他的希望。然而在8月18日，坐在巴巴椅子旁的阿娄巴，悄悄地摸了一下巴巴的脚。没人注意到，但是巴巴

突然严肃起来。满德里静静坐着。巴巴没有表示不悦，打手势让阿娄巴站在他面前别动。巴巴从椅子上站起，走上前俯身去触摸他的脚。阿娄巴尖叫着跳起。为了不让他摔在大厅的石板地上，几位满德里跃起去抓他。他落地时伤了巴巴的手。巴巴没提手受伤之事，示意阿娄巴要服从，站着别动。最后，随着阿娄巴抽泣，巴巴触了触他的脚。

这时才发现阿娄巴的全身重量都落在巴巴的右手指上。尽管当场做了急救，随后尼鲁和邓肯给予治疗，可有好几天巴巴只得用吊带托手。他手指肿胀，夜间剧痛。用字母板“谈话”愈来愈困难，因为他难以移动手指，只有经过痛苦努力才能签署文件。

但是当天巴巴就原谅了阿娄巴，叫他忘掉此事，不要为之自责。并对阿娄巴说：“执行我的命令最重要。相比之下，我顶礼你毫不重要。”

“如果你未充分准备好完全履行条件，怎么可能伴随我？其中一个条件可能是，满德里每天早上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朝我脸上吐口水，或者我每天早上都顶礼你们。”

巴巴问阿娄巴愿不愿意接受这些条件，后者回答：“这会是个让人崩溃的问题。”

“不，”巴巴表明，“不是那样。这只是个履行条件的问题。”接着让阿娄巴过来拧他的耳朵。阿娄巴心甘情愿地做了。

安纳 104 举手，巴巴询问，他说：“我也准备好拧您的耳朵。”

巴巴微笑着回答：“我只要阿娄巴拧，不要别人。不过你们谁想发泄不满，跟我算旧账，我倒不介意今天让你们哪个拧耳朵，不用害怕我不快。”

在哄堂大笑中，巴巴评论：“拧我的耳朵容易，服从我的命令困难。”

巴巴又说：“那些想跟我走的人，应该把自己当作死了。就象尸体对物质事物无关联也不关心，不问问题也无所要求，伴随我者也同样得象尸体般跟我一起。”

巴巴要满德里全心全意、诚实真挚的合作，告诫他们要放弃一切灵性倾向信仰观念。要他们不期回报地考虑跟他走的问题。

巴巴详细解释：

这不仅仅是艰难困苦的问题，比如在玛司特旅行中遇到的那些。现在最困难的事情是需要控制情绪和感情，绝对准备好随时随地服从，无论我要你做或不做什么。我不期望你们任何人摆脱了嗔怒、

不快、喜恶之好坏冲动反应；但是我期待你们的是，对感情和反应不予表现，或者直接或间接表达。

我将在每个方面自由，你们将在每个方面受束。我将作为一员生活在你们中间，如同兄弟。我也许甚至会顶礼你们或让你们吐我。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说条件会苛刻得只有少数人会坚持到底。但在一切时候，在一切情况下你们都必须把我视为大师并绝对服从我。

跟我走者必须时刻小心谨慎，避免用言语或行动，直接地或间接地，制造可能招致或鼓励他人敬拜我或你们任何人的机会或情景。如果偶然有人未经要求对任何人表示敬拜，那么有关满德里必须立刻当场用同样行为回应——我触摸满德里的脚，或者向他们顶礼或致敬等除外。

最主要的，我将不像一直所做的那样，去关心任何人的健康、情绪与喜恶。在这一切情况下，你们中那些真正成功跟我到底者，将值得被我崇拜。因而我会乐意让尽可能多的满德里跟我走，但是——考虑到前面的困难和我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境而打算制定的条件——我怀疑即便有500人伴随我，是否有5个人能坚持到底。

受邀参加五天会议者离开美拉巴德后，邓肯和伽尼根据巴巴所给要点，起草了新生活条件。在1949年8月21日，星期六上午10:30宣读之前，巴巴要伽尼祈祷：

“愿神赋予巴巴绝对力量，将全部条件贯彻到底。”

祈祷之后，巴巴叫邓肯和伽尼对不同解释修改条件。同时，他强调新生活的严肃性和终极性，以及将在8月31日采取的条件不可挽回和不可变更。巴巴表明：“我所采取的决定不会更改。我不会返回美拉巴德或美拉扎德。这个事实已经通过四位满德里那天的宣誓仪式成为永久。我也很高兴我曾放在宗教书籍上的手受伤。这应该让满德里大开眼界，那些跟我走的人将要面对大苦难。”

如同在会议开始那样，在会议结束时，也是尼鲁打断巴巴，说：“一切都会容易。”

通常巴巴不会答复，但是那天他回应：“根本没有困难。如果明天下午2点之前，拉姆玖没完成委托给他的任务，就会有困难！”

对于能紧跟他到底的最终人数，巴巴继续表示怀疑，说：“更令人惊讶的是，你们当中最应知道和明白者，却不断提问，暴露了对新生活

及其条件的充分含义和性质很缺乏了解。那天查干问我，他该伴随我还是采取别的选择。伽尼也禁不住说，我会帮助他紧跟我。

“事实是我绝不会对任何事或任何人负责。我甚至不对古斯塔吉负责，尽管惟有他是我试图留在身边者，因为他是乌帕斯尼·马哈拉吉遣来的。不过那也要取决于古斯塔吉是否继续听从我；否则，连对他也得说再见！”

讨论过程中，巴巴指着吊带中的受伤手指说：“这个，加上我的完全沉默，以及我得做和将得做的事，最好留给你们的想象力。假如过些时候，另一条胳膊瘫痪了，那会意味着我身体上几乎无助。在这种情况下，留在我身边的人也许只得以水维生，因为按照条件之一，无论谁乞讨来食物都要拿给我，不经我亲手发不得食用。”

最初是把条件发给阿美纳伽和外地的全部满德里成员，以及同巴巴及其工作有某种联系者。后来，巴巴表明年龄不到25岁或超过60岁者，不在新计划之列。随着五天会议的进展，有望进入新生活的人数逐渐减少。决定不将条件寄给每个同巴巴有亲密联系者——近1200个忠诚爱者。巴巴只选出32个男子，指示在9月4日把他们召到美拉巴德，参加特殊会议，届时把条件当面交给他们。

1949年8月22日，给每个人寄出紧急通知：“你要单独来，若不来，就再不要来！”会议后来改期到8月31日。

在美拉巴德开会期间，罗姆禅德拉伽德卡从普纳把贾伽纳斯克沙乌兰格勒，拉克斯曼和基申·塞德，马杜苏丹·耶拉帕·普恩德，克里希那·邦德鲁和另外一人带到阿美纳伽。大阿迪通知了巴巴，但是巴巴不许达善。他们都是通过伽德卡找到巴巴的，26岁的兰格勒和16岁的马杜苏丹是第一次来。兰格勒前不久刚做过外科手术，医生禁止他走路。但他没有休息，对巴巴的渴望让他来阿美纳伽，亲吻大师之足。然而，巴巴不接见。他们虽无心违背他的愿望，却渴望见他，哪怕是片刻。

在规定的会议日子，巴巴一早会驱车去美拉巴德，有时是埃瑞奇开的别克车，有时是大阿迪开的蓝色雪佛莱，晚上返回美拉扎德。普纳一行人认为，他们远路而来，如果站在路边，等巴巴坐车经过时瞥他一眼，应该可以。

1949年8月21日晚7:15，巴巴回美拉扎德途中，看见几个人站在路边。询问阿迪，阿迪告诉了他。巴巴让阿迪停车。叫这几位幸运者过来。

他们跑上前，欣喜中，兰格勒把医嘱忘得一干二净，站起来跟着大家向巴巴奔去。

马杜苏丹头天晚上做了个栩栩如生的梦。梦中他见到一个女子，问她：“你知道上帝在哪儿吗？”

“你想见上帝？”她问。

“是的，我想见他。”他回答。

“你想见到人身上帝吗？”她问。

“有可能吗？”

“有，但是有一个条件，你一旦去拜访他，就回不了了。因此，去征得你父母的同意再来。”

梦境继续，他看到一个被巨光包围的形体。巴巴的车一开过来，马杜苏丹就看到同样美的光包围着跟梦中一模一样的形体。他昏厥过去。朋友把他带到巴巴面前，巴巴把手放在马杜苏丹头上，打手势：“我知道你。我爱你。”

巴巴对见到大家表示高兴，近两分钟后离开回美拉扎德。会面时间虽短，每个人都心满意足地返回普纳。

在那个短暂时刻，马杜苏丹得到巴巴的非凡馈赠——音乐礼物。他成为赞美巴巴歌曲的作曲兼歌手，尽管在见巴巴之前他曾是怀疑论者。

谁能理解这种礼物怎样被主给予？

未经要求，马杜苏丹就得到巴巴的礼物，

他唱给至爱的歌声如今在全世界回响。

巴巴已在美拉巴德山同女满德里讨论了新生活的选择方案和条件。尽管她们把决定权留给他，但他还是让她们表决。巴巴告诉拉诺和吉蒂：“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回国；要不就留在印度。我的爱会一直和你们同在，但是我再也不会见你们的面。”两位女子都选择留在印度，巴巴安排她们住在孟买美赫吉的寓所。

巴巴也问询苏娜玛西与女儿蔻诗德的决定，尽管一天前他还敦促她们：“向我保证你们会按我说的做。”

蔻诗德没有承诺，在巴巴询问下，她答道：“现在您要跟我分开，我的保证有啥用？”

巴巴回答：“受我的指令约束者，永远不会跟我分离。为让你靠近我，我寻求你的承诺。”蔻诗德答应了，巴巴安排她们也住在美赫吉家。

同女子讨论的第一天，巴巴对她们宣布：“你们谁都不应向我提建议或提要求。我的决定是最终的。谁都不许再住这里。”

这让曼萨丽陷入思索，巴巴问她为何皱眉。她回答：“如果您允许，我就告诉您。”巴巴许可，她说：“我想留在美拉巴德，即便是独自一个。”巴巴对曼萨丽的决定表示满意，拥抱了她。

他又决定只许她和凯克巴德的妻子捷拜及三个女儿美露、谷露和佳露留在山上。凯克巴德的儿子拉坦，在阿美纳伽的萨若希影院学习放电影并住在那儿。

就这样，安排好五位女子留在美拉巴德山。指示在阿冉岗附近家属宿舍居住的姜古·马斯特照看她们，为她们采购。

巴巴令娜佳和恺娣搬到孟买纳瑞曼和阿娜瓦丝的公寓。令拜度的妻子苏彤与女儿朵拉，还有瓦露，搬到普纳的宾德拉屋。拜度的另一个女儿莎瓦在孟买。

巴巴宣布，在新生活中有四位女子伴随他：美娣、玛妮、美茹和高荷。从而对埃舍女子全部做了安排。巴巴用指示约束她们，因此连那些不跟他走的人也深刻体验新生活的效果。

一切就绪之后，1949年8月25日星期四，巴巴带美拉扎德的女子回到美拉巴德。下午3点，他在山上同大阿迪、拉姆玖、彭度、韦希奴、希度和凯克巴德开会，告诉他们：

你们知道我给女满德里的四个选择。结果是由我为她们做决定，不像男子要自己决定。今天我已对女子做出决定。我叫你们来听她们的决定，因为我们最初决定满德里都不能住在美拉巴德山或下美拉巴德。后来我们对下美拉巴德破例。几位男满德里将在那里住一年，一些还可以永久居住。同样，按我为女子做的决定，其中几位要在山上永久居住。

做出决定前，我征求她们的意见，曼萨丽和凯克巴德的家人要求留在山上。我本人赞成这个主意，但因为有一点而犹豫不决，不过现在也澄清了。她们五人现在可以永久住在山上，条件是如下两点同识：

第一：不期待再见到我，不对我回到山上居住抱希望。第二：遵守为留住山上所制定的全部条件。

又当着曼萨丽和凯克巴德妻子女儿的面复述了条件，她们都许诺遵

守。巴巴重申：“我已为每一位女满德里做出决定，她们同美嬉都在神前接受决定。每人都在我面前和在神前同意对其决定承担全部责任。”

不跟巴巴走的女子必须按照一定的指示生活。巴巴表示他会分别给每个女子一项特别命令。还让每个人明白，她们虽说身体上与巴巴别离，但将因过巴巴为她们选择的生活，而分享巴巴的新生活——通过不拥有金钱，不购买或接受新物品，不去看电影，仅仅从各自寄宿的家庭接受食宿和洗漱用品。

她们还被告知，那些不跟巴巴走者“必须 100% 真心诚意地放弃再次见到他的希望。”通过完全放弃希望并执行他的命令，她们将分享他的新生活。

“烦恼皆因希望，” 巴巴评论， **“没有希望就不会有失望。”**

他向女子们清楚表明：“10月15日之后，你们无论谁不管发生什么，疾病或灾难，都不再是我的责任。你们每个人都要对可能发生的事负责。如果你们全心全意接受这点，就在神面前宣誓。”

按巴巴的希望，所有的女子都洗过手脸，一个接一个，在非人格神和巴巴面前宣誓，接受对自己的全权负责。

这些仪式结束时，巴巴阐明：“这都是至关重要的事情，不可轻视。但在严肃对待的同时，要是你们还能笑，就很好。”

女满德里把全部财物，昂贵纱丽，金银首饰都交给巴巴处理。美拉巴德和美拉扎德一物不留。全部卖掉。

作为美拉巴德的管理者，彭度这段时间尤其忙碌。拍卖下美拉巴德全部物品的重担落在他肩上。在可利用的短期时间内，他卖掉了土地，处理了乳牛、水牛、小公牛、炊具、家具等等。卖掉约 100 英亩土地相当困难，即使以每英亩 20 到 40 卢比的低价。不过，靠巴巴的恩典，彭度设法在巴巴希望的时间内了结这些交易。[注：因雨水不足，又缺好水井，土地不高产，难以卖出；当地农民手中也很少现金。]

收入款项主要用于依靠巴巴者及家属的赡养。因此，孟买爱者听说美拉巴德的东西处置，也卖掉了自己的几样值钱物品，筹集了一万卢比，捐献给巴巴。其中有的女子变卖了所有的财产，以尽微薄之力。巴巴无比慈爱地接受了这份礼物，但把金额作为礼物分别返还给爱者。

巴巴赞扬孟买爱者说：“迪娜·塔拉提不仅献出自己的一切，还恳求我使用她这些年节省下来的钱。我也知道卡曼玛西所做的。她一直跟

苦度日，入不敷出。真正是半饥半饱，却令人吃惊地送给我 400 卢比！”

1949 年 8 月 29 星期一，克夏夫·尼伽姆、师利帕特·沙海、巴布·罗摩帕萨德和沃润达万·尼伽姆，从汉默坡到达美拉巴德。此时汉默坡正激动地为大师的到来做准备，因为巴巴曾向巴巴达斯许诺去那里施达善。现在这几个人来到美拉巴德，正式邀请巴巴访问汉默坡。

大师的神圣游戏多么神秘！

在美拉巴德，为新生活开始匆忙准备。

在汉默坡却掀起达善大师的飓风！

8 月 30 日早上七点，巴巴从美拉扎德来到美拉巴德，把他在汉默坡事业的四位坚定爱者叫入他的小屋。克夏夫·尼伽姆虽然 1943 年第一次从师利帕特那里听说巴巴（那时俩人都在服刑），但这是克夏夫首次亲见巴巴。他后来回忆：

1949 年 8 月 30 日不仅是我今生最幸福的时刻，也标志着我所有前世与漫长进化旅程中一切幸福时刻的顶点——因为那天我见到了神本人，在地球上，用阿瓦塔美赫巴巴的形体……巴巴的爱火在我内里熊熊燃烧，在它面前，整个世界及世俗活动显得无限渺小不实。

巴巴对汉默坡的来者解释：“人们称我为宇宙之主，可我是宇宙之仆。我是清洁人类污秽的洗衣匠！”

“你们的确很幸运，在我即将进入新生活之际来此。我将给你们三条命令，都要从 10 月 15 日起遵守一年。仔细考虑，回到家再让我知道你们的决定。倘若你们对其中一条或三条都无法接受，我也不会有丝毫不快。不过，你们一旦承诺遵守，就不要违背。因此许诺前，要深思熟虑。

“这些命令是：第一，不要碰金钱；第二，不要碰女人；第三，每周禁食一天，24 小时内只喝水和茶。”

关于达善活动，巴巴说：“我可以同意达善，但有一个条件：如果你们负责保证来达善者不触摸我的脚，也不向我行礼——只有这样我才同意达善。”这对他们似乎不可能，但他们向巴巴保证会尽最大努力做到。然而，巴巴坚持：“我要你们的明确承诺。”他们做不到，因此巴巴建议：“暂时回汉默坡，帮助人们准备接待我。等他们完全准备好了，告诉我，我会来的。”

巴巴让他们用印度语将他的条件印刷成小册子。他们离开。这点燃了遍及整个汉默坡地区的星星之火。

类似情况也发生在南部的安得拉邦，那里有成千上万人等待达善巴巴。1947年见到巴巴的达纳帕希·劳医生，扮演了燃起“神圣火焰”活动的一个主要角色！这个时期，在汉默坡和安得拉邦，期盼的种子深深种下。花开之际，即爱者的欢聚之日。

1949年8月31日，在美拉巴德召开呈交新生活条件的最后会议。从外地召来32位亲密弟子，比如美赫吉、纳瑞曼、嘉尔·科罗瓦拉、帕帕·杰萨瓦拉、保·纳图、萨达希乌·帕特尔、道拉·辛、克基·德塞、基申·辛、韦托尔·博克拉、德希穆克博士和巴巴的弟弟佳尔、贝拉姆和小阿迪。令他们与满德里于上午8点之前到大厅。大厅清洁干净，但在规定时间之前谁都不许入内。巴巴还命令人人要在开会前洗澡，换上干净衣服。还专门为外地来客洗澡做了安排。到了早晨，只有劳先生·阿夫斯瑞未到。火车经过美拉巴德时，瞧见了，他，派车去车站接他。劳先生来到时，还没来得及打招呼，就被唐突地带到最近处的浴室。这让他有些吃惊——不过他准时到场。

巴巴命令8点过后谁都不准入内，因此满德里那天须格外小心。（例如贝拉姆从普纳来晚了，只能坐在大厅外的走廊上。）另外，与会者被严令不能喊“胜利属于巴巴”；不能向巴巴合掌致敬；不能赞美他；不能虔诚地盯着他的脚。

8点整，巴巴进入大厅，满德里随后。巴巴在椅子后的角落站立片刻，指示帕椎在他面前从大厅一侧到另一侧来回走七次。巴巴开玩笑说，“假设有只猫挡我的道，帕椎的踱步会驱邪。”然后巴巴就座。看到全体到席，也不会有人打扰或闯入——因为帕椎在关所有的门窗，巴巴解释了集会的目的，尤其对来访者，说他们是从102人的名单中挑选出的。

接着要四位满德里牧师——凯克巴德、邓肯、卡克·萨赫伯和卡里玛玛——宣读《阿维斯陀》、《圣经》、《古兰经》和《博伽梵歌》中的一些段落。巴巴说：“首先，我希望通过所有四条通向神的途径——琐罗亚斯德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恳求神对我本人、满德里及所有人的宽恕。”

朗读结束时，巴巴对卡克·萨赫伯对《古兰经》的悦耳朗诵评论：“倘若神不被这种优美表演打动，那么神一定非聋即死！”

巴巴站起，全体起立。有人代表巴巴，宣读如下宽恕祷文：

“我宽恕每一个弟子、爱者和跟随者

迄今为止的所有弱点，
及其直到今日的任何违令。
我代表自己，宽恕我自己
可能曾对他们任何人造成的
任何痛苦、不公或错误。”

巴巴补充：“这是最后的仪式，此后不会再有仪式，也不会有祈祷。”

会议开始。巴巴叫拉姆玖简单介绍了过去几天发生的一切。拉姆玖概述了所制定计划和安排，以便了结一切，开始新生活。巴巴接着说：

我要你们每一个收到条件通告者都充分认识到，我对新生活100%地认真。尽管你们这些年来，虽一无所获，仍完全信任地忠诚支持我；尽管你们也许都准备好为我献出生命；但你们和我在过去很多年的互相理解与误解习惯，可能会误导你们不非常严肃地对待此事。

因此，我要你们每个人在做出决定之前，逐字逐句，小心仔细地阅读通告。如果你能伴随我，并100%地彻底遵守一切命令与条件，那最好。然而，虽说你对我的信、爱与服务超过我对自己大师的，但你可能会被这些条件挫败。因此，你除非准备过“撒弃那息”和彻底服从的生活，否则最好留下，遵守我将给你的指示。[注：古吉拉特语。“撒弃那息”意为彻底毁灭。巴巴后来解释，它不仅意味着舍弃一切，还指毁掉一切，没有回头，无可挽回。]但这些都是事实声明和表白。决定完全由你独自做。

愿神给你所需的力量。

你独自在神面前负责。

邓肯用英语宣读条件，巴巴间或给予解释。对所有伴随巴巴者起约束作用的部分如下：

1. 最首要的是，伴随巴巴者都必须完全彻底地相信，他们不会得到丝毫的灵性或物质利益，或实际上任何的利益。相反，他们必须准备面对各种各样的失望与逆境。

2. 你若身体有任何残疾，或体质孱弱，则不要伴随巴巴，除非你决意赴死。不要期待医疗、护理或任何类型的特别照料——精神的或身体的。相反，巴巴会期望你照料他。

3. 你必须准备好于1949年10月16日加入巴巴。

4. 巴巴也许会徒步旅行，或不定期留在某地。不管他去哪里或停在哪里，你必须和他一起。

5. 除了以下物品，不会有别的——若能得到的话：一些食物，衣服，最低限的寝具；最低限的洗漱用品；一只碟子，一只杯子，一只勺子。

6. 在此新生活中，不要期望巴巴迎合你或迁就你的弱点。相反，巴巴会期待你迎合他。

7. 不要期待巴巴对你给予关注，或施奇迹，或者用灵性钥匙保护或拯救你脱离疾病、危险、监禁、死亡或任何类型的灾难困苦。实际上，巴巴可能变得无能为力，连自己都帮助不了。

8. 你可以相信巴巴是阿瓦塔、神、魔或你认为的一切；但你如果伴随他，就必须认识到，虽然他会像兄弟或朋友一样在你们中间生活，但他事实上将是你必须绝对服从的大师。

给所有伴随巴巴者的固定命令是：

你如果伴随巴巴，就必须在一切时间遵守一些常规命令。它们是：

1. 不要触碰女子。

2. 不要触碰金钱，不要接受任何人的钱或者给任何人钱——即使是巴巴。

3. 不要讨论政治。

4. 不要通过言语或行动向任何人表达愤怒，无论受到什么挑衅；也不要不公正地批评任何人，无论是当面还是背后。虽然你可能有时候心中感到气愤，但绝不可用言语或行动表现出来。

5. 未经巴巴许可，不可为任何目的到任何地方，除了洗澡、喝水和大小便。

6. 未经巴巴许可，不要在任何地方吃喝任何食物，除水之外。但若有人给你食物或衣服，你可以接受，但必须尽快交给巴巴。

7. 不要说谎。一切都要坦白、清楚和公开。比如，若有人问起你是谁或巴巴是谁，不要回避真相。

8. 无论是巴巴还是你，都不要接受任何人的崇敬，也不要有意制造会导致对巴巴或对你崇拜的情景。但如果未经你的邀请，有人对巴巴或对你给予敬拜，必须以行动对行动还给施教者。如果巴巴要顶礼你或为你洗脚等，这乃是命令，不要回报或视之为敬拜。

附加命令：

上述八条命令固定不变，适用于所有伴随巴巴者。假若你无意地违反了八条固定命令中的任何一条，或者他的其它任何命令，巴巴会宽恕你，他也不会把淫欲、愤怒、贪婪等念头视为过错。

除了这八条不变命令，巴巴也许会随时给你任何的命令，你必须遵守。但这种命令不是“灵性”类型的（如静心或持咒），你不可期待从他那里接受所谓的灵性指示。你必须遵守巴巴给你的任何命令，必须认识到他可能会令你做任何事——好的或坏的。

例如，他可能命令你对他本人做任何的事情，诸如吐他、踢他、辱骂他等等。对这种命令你必须毫不犹豫地服从。

巴巴还可能顶礼你或给你洗脚，如果他做这类事情，你不可反对、犹豫或表现情感。在这些意外事件中，你若表现出丝毫的反对、犹豫或情感，他可能会遣送你离开。

结论：

必须清楚认识到，尽管通讯中所列的每项条件和常令，对每个决定伴随巴巴者都具有绝对的约束力，但巴巴本人不仅不受任何命令或条件的约束，而且在任何时候都具有给任何人任何命令的绝对自由，这种命令也许会改变甚至取消任何一个或全部的固定命令与条件。

然而，巴巴不仅不能摆脱，而且有意约束自己的唯一事情，关系到通讯中所列的第一个条件，也就是所有伴随巴巴的人都必须绝对相信：他们将不会得到任何类型的丝毫利益，他们必须准备面对每一种失望和逆境。这项条件将永远成立，绝不会被巴巴改变或取消。

此外，还必须绝对清楚：巴巴也绝不会给任何命令，免除任何伴随他者在神前对任何后果的个人责任。因此，你如果决定伴随巴巴，就必须绝对确信，在神前对一切后果的责任完全由你个人承担，巴巴绝不会下令改变或免除这项责任。

你有可能把巴巴的这种绝对自由解释成间接暗示——你可以要他在任何时间改变或取消某项条件或命令。所以特此说明，如果你已将伴随巴巴的决定告诉他，又不正当地利用巴巴的自由，要他改变或取消任何条件或命令，则等于你改变了自己伴随他的决定。

要认真仔细地阅读本通讯，逐条对照你自身的情况，达成诚实、

清楚不含糊的决定，用简单的“是”或“否”回答——仅此而已。

巴巴随后说：“在神前宣誓表决之后，会给每人发一份条件；你在仔细研究和充分考虑之后，在通告尾页简单写下‘是’或‘否’作为回答，在四小时内签字并交回。”对不懂英文者提供有马拉地语版本。

随后宣读了巴巴所说的“有关他本人和圈子的旧生活结束和新生活开始的最后誓言”。该誓言已事先授述，巴巴示意，邓肯郑重宣读。巴巴首次从座椅中起身，面壁而立，背对满德里，邓肯读道：

在绝对之神面前——

悟者知道他即其大我，

信者相信他无所不在，

全知，

全能，

全爱

全仁——

在这个无限存在面前，

巴巴代表他自己及跟随者，

请求宽恕一切被称作罪恶的心、身

与道德弱点，

一切的谎言与欺骗，

一切的不纯与自私行为。

在这个过去是、现在是、将永远是

无限之神面前，

巴巴今天决定

他和那些伴随者

将从1949年10月16日

进入并过到底的新生活。

该新生活将绝对根据巴巴在《条件通告》中授述的一切，

巴巴祈求神让他像他对新生活伴侣的要求一样，

坚定不渝地恪守之。

巴巴接着告诫：“我的决定，以及你们今天都要做的决定，不能取消，永有约束力。不100%认真对待者将要承担后果。”

之后让那些没接到条件者个别宣誓，执行所决定的安排；他们包括

希度、姜古和贾玛达。玛司特阿里·夏和穆罕默德由希度照料；姜古将照管山上女子们的需用品；贾玛达做山上的守夜人。

巴巴随后让聚会者休息吃午饭，并说他在拿到接收者对条件的答复前不会吃饭。两小时内，所有的答复都交到巴巴手中。包括几份令人惊讶的。巴巴希望做安置者的嘉尔科罗瓦拉，在自己那份条件上填了“是”。巴巴在去用餐前纠正了这个错误。嘉尔接受了巴巴的愿望，进行特别祈祷后，解除了他的誓言，让他继续从事目前的工作。

巴巴对帕椎的决定“否”也显得惊讶，说：“我原指望帕椎伴随我，他的否定回答让我痛心。但同时我也高兴，因为帕椎是美拉巴德的四支柱之一；鉴于另外三个（彭度、韦希奴和大阿迪）要跟我走，万一他们‘倒下’（死掉），至少还剩下一根立着！”

多年后，帕椎本人表示，他感到这是巴巴想让他做的。据说巴巴曾暗示要他留下照看美拉巴德。

针对伽德卡和德希穆克，以及写“否”的其他人，巴巴说：“愿神永远让伽德卡留在我心中。”至于德希穆克，他评论：“德希穆克对我永远亲近。”

古尔杜瓦迪的教师保·纳图属于写“是”者。为了陪伴巴巴，保决定放弃工作，但是他患有肺结核，从身体角度不适合这种艰苦生活。因而解除了他的决定。

潘多巴·德希穆克（美拉巴德的早期教师之一）也写了“是”，但是他有一大家子人，离开后无法赡养他们。潘多巴的名字也被划掉。

弥奴·卡拉斯也写了“是”，希望伴随巴巴。但由于某种个人不幸，巴巴叫弥奴暂时等待，他也被免除。

查干也写了“是”，但她妻子听说就哭起来。他告诉了巴巴，也被免除。不过，巴巴令查干吃乞讨来的食物。后来巴巴更改了命令，让查干搬回美拉巴德。并给他小笔津贴，以补贴工作收入。

基申辛曾在会议第一天，8月15日，来到美拉巴德。巴巴次日会见他，让基申惊讶的是，巴巴只见他五分钟，就遣他回德里。基申受召前来参加31日的会议。他也写了“是”，但回到家，发现面临太多困难，走不了。他必须作为目击者出庭，他通知了巴巴。巴巴给他发电报说：“鉴于你的来信，我原谅你，免除你的‘是’承诺，要你一定待在家里。放心，你与我的灵性联结如故。”

所有的回复都详审后，分为三组：

是瓦拉——写“是”者，在新生活中伴随巴巴。

否瓦拉——写“否”者，不伴随巴巴，留在旧生活中。巴巴对他们的一般指示是继续过一直过着的生活。[注：一个例外是马内克·梅塔。巴巴允许他先了结孟买“美赫诵名”团体的事务后，于1950年1月在贝拿勒斯加入巴巴。后来，日期推迟到1950年5月。]

安置瓦拉——巴巴指定的五个人，主要负责对经济上依靠巴巴者的生活安排。不过，后来巴巴不断给他们别的工作指示，他们忠实执行。委员会由萨若希、纳瑞曼、美赫吉、拉姆玖和嘉尔·科罗瓦拉组成，萨瓦克·达曼尼亚担任助理。

通知“是瓦拉”于10月1日到5日到美拉巴德，充分准备好彻底背离从前的生活、家庭与事务。

有几个人得到巴巴的特别指示。一个是巴巴的前守夜人克里希那·奈尔。自1947年11月，克里希那一直住在南印度。他来到美拉巴德，渴望再次和巴巴一起。克里希那问巴巴，为什么没把他纳入跟巴巴过新生活的人里面。巴巴对他解释：“你不用担心新生活。”

巴巴给了他一项特殊命令。指示克里希那到全印度朝圣，到全国各地所有宗教的著名庙宇、神殿与圣地——印度教、伊斯兰教、琐罗亚斯德教和基督教。要他在这些地方顶礼，口念“美赫巴巴”。巴巴叫来韦希奴，令他发给克里希那2000卢比作费用。克里希那的朝圣从贝拿勒斯开始，用了约七个半月完成。

克里希那离开美拉巴德去朝圣前，收到一封信，说他妻子生了个儿子。克里希那读信时，巴巴正好经过，问他收到了啥消息。克里希那讲了，巴巴令他不要把此事告诉别人。后来等众人聚集在大厅，巴巴将克里希那叫来。当着大家的面问：“你的妻子儿子还好吧？”因巴巴曾指示克里希那对他结婚和儿子出生的事保密，男子们奇怪他何时结了婚并有了儿子。

伽尼医生问：“您这是在施啥奇迹，巴巴？克里希那还没有老婆，就有了儿子？”

然后巴巴让韦希奴拿出克里希那在1942年写的血书，誓言，“我不会结婚。”韦希奴用了三刻钟才找到文件。巴巴举起纸说：“这个杂种向我挑战，说他不会结婚！如今你结了婚，还生了儿子！”

尼鲁插话：“巴巴，克里希那背着我们结婚，没有给我们适当的庆祝。我们要请客！”

巴巴奚落道：“别看着我！结婚的又不是我。让克里希那请你们的客！”不过，由于克里希那没钱，巴巴给大家买了甜炼乳以示庆贺。

直到8月底，巴巴表示自己不知道会去哪里。但在1949年9月1日，巴巴开始表露其详细计划。他提到的第一件事，是他已开始在印度北部瑞希克什附近买地。他把这项工作交给德里的克基·德赛。克基与巴巴已有7年联系。9号被召到美拉扎德商议此事。[注：克基·德赛曾赢得蓝车抽彩，并把它赠还给巴巴。]凯克巴德因年老体衰，不能伴随巴巴，巴巴将遣他到克基处，从10月一直住到购买到土地。然后在那里等待巴巴到来。

巴巴称瑞希克什将是他未来的无助生活中心。他要拉姆玖和达克策划一个方案，据此可在一或两位“是瓦拉”的名下购买瑞希克什的土地，最后在法律契约转让时，可以使土地既不属于也不会归还巴巴或他的人。

将徒步走到在贝尔高姆的新生活新中心，不迟于1950年11月。不过，向北方进发前，巴巴表示：“我将在10月16日带领所有的‘是瓦拉’，首先向奥兰加巴德前进，在库尔达巴德和派坦度过最初的两个半月。库尔达巴德是赛巴巴开始灵修生活之地。”

但之后巴巴改变了去库尔达巴德的主意，决定改为徒步从阿美纳伽走到古德纳迪，从那里乘汽车到贝尔高姆，住在韦希奴亲戚家的地产上。

关于贝尔高姆的地产，巴巴评述：“此地已经有一个小屋，供女子们居住，其余的空间足够男子们露营。还有一口有好饮用水的水井。贝尔高姆也将为我提供机会，让伴随者适应未来生活——条件中的服务、乞讨与无助等等。”

巴巴指示帕椎建造一辆类似篷车的四轮牛拉车，于12月15日送到贝尔高姆。篷车将为四位女子的北方徒步旅行提供最低限的庇护。

开完最后的会议，巴巴继续提醒男子要保持警觉，敦促他们服从所有的条件。解释说：

对条件的实际执行将从10月15日后开始。我会尽力帮助你们，以便你们都能跟我到底。绝不存在检验或考验的问题。你们跟随我这么多年后，还有什么要考验的？事实是新生活将会非常艰难、辛苦、苛刻，在某些方面有灾难性。

谁认为我会有意制造迫使任何人离开我的情形，都是愚蠢的。我何必那样做？举个例子，我可以轻易地叫邓肯去西方，为我做一项具体任务，他也不会理由不满意那么做。

一旦开始新生活，我们人人都要承担其弱点的后果——如若他们不按条件所期待的那样去控制自身弱点。尽管我已清楚表明，不会为任何人承担任何类型的责任，但我仍期望说“是”者和我一起坚持到最后，为了具体地帮助他们，我已决定把最初在贝尔高姆的两个半月，看作同伴们为达成彻底弃绝的终极生活方式的预备训练。

讨论到卡卡·巴瑞亚随身带些钱的问题，巴巴澄清：

我们必须为队伍中的牲口准备资金，因此在1950年1月1日之后，除了牲口饲料与修理篷车在所难免的费用，谁都别指望卡卡在任何情况下，对任何人花一分钱。

即使在这种严肃气氛中，巴巴也保持惯常的亲切，在合时的间歇，喜欢听笑话和故事，做室内游戏和七字谜。有一次，有人讲笑话，巴巴说道：“感谢神我们还能笑！”

整个9月，讨论继续，计划确定。巴巴常到美拉巴德，为结清一切以及“是瓦拉”的未来生活，下达进一步指示。6日早上他访问了库希如大院，为阿迪的妹妹琵罗佳、她的家人及那里的其他人做了指示。

1949年9月11日，星期天，巴巴授述了每个同伴可携带的个人物品清单。这是他们10月1日到美拉巴德时要携带的全部物品，并强调那必须维持完“整个新生活”：

两件厚棉卡夫尼（长衣），一件白色，一件蓝色；

一件棕色羊毛卡夫尼；

一条粗毯子；

一件毛衣；

一件棉质或丝质外衣；

两件衬衫：一件羊毛的，另一件棉质或丝质；

两件睡衣；

两件棉质T恤；

三双袜子：一双羊毛的，两双棉质；

四条腰布或内衣；

四条手帕；

一条浴巾；
 一条洗脸巾；
 一只铁皮衣箱（最大尺寸 2x1-1/2 英尺 x9 英寸）；
 一个可挂在肩上的布包；
 一只杯子；
 一只盘子；
 一只勺子，一把茶匙；
 一柄牙刷，一管牙膏；
 一个小手镜，一套剃须刀（带刃）；
 两块肥皂；
 一双靴子、鞋子或凉鞋；
 习惯用手表，眼镜和假牙者，只有仍在使用时才可携带；
 一根耐用好手杖；
 一顶新帽，可选择遮沿、便帽或头巾；
 使用领带者可带两条；
 一个刷子或梳子，若使用可带头油。

命令每个“是瓦拉”不带钱到美拉巴德；但他若拥有任何官方证书，身份证或驾驶执照，应随身携带这些证件。虽然指示每个同伴携带以上必需品，但后来连这些衣物也被拿走！

在兴奋而忙碌的出发准备中，巴巴让正面临经济困境的伽尼医生创作一首格扎尔——“拿大师出出气。”伽尼写了一首充满怨气的格扎尔，于9月22日在美拉巴德读给巴巴听。巴巴又要卡克·萨赫伯作一首格扎尔回应，第二天卡克就交上一篇简练有力的反驳，巴巴大为满意。两首格扎尔全文如下。

阿卜度·伽尼·蒙斯夫作《向酒司诉苦》：

今夜饮者聚一堂，又蒙主人来赏光。
 难得凡间神圣夜，今臣忘情诉衷肠。
 琼浆玉液从此后，悉皆好梦曾一场！
 司酒师，忘我仙露何处饮？违诺君，怨臣造次语鲁莽。
 丑角臣得扮多久？任人嘲讽要多长？
 酒司啊！臣非无情石一块，违心装傻实难当！

心焦渴望光与智，血热替臣壮胆量。
 久负自由思想名，捧出心搏供君赏。
 无奈心弦已走调，曲不悦耳祈君谅！
 酒司啊！听臣一席肺腑言！委屈源头是爱傍。

酒肆常在臣皆知，颗颗尘埃天乐扬！
 揣测圣意曾无畏，广播佳酿醉人香，
 酒肆秘密告四邻，喜报酒司已到场！
 灯亮飞蛾急围聚！视力常识顷刻丧。
 非痴非狂蛮勇夫，惊人故事传四方。
 半死不活爱道徒，往事不堪口难张！
 敢问酒司可忘记？未邀主动示美意。
 一语毁臣理智心，再言灭臣抵御力！
 酒司莅临教真理，向臣展现新天地！
 涉世未深即被俘，以神起誓好惬意！
 敢问酒司可忘记？许诺成道证真谛！
 初闻臣等无上运，热情满腔喜洋溢！
 世间荣华并富贵，视如粪土尽丢弃！
 心系天堂极乐福，身飘不许脚落地！
 敢问酒司可忘记：酒肆开张最早期？
 台唤圈子众成员，大师之家泄机密！
 美言重得臣皆醉！粗面不让精粉米！
 夜寝地铺昼出力，不恋王宫豪华寓！
 敢问酒司可忘记：诺言兑现遥无期！
 百般拖延有借口，留作笑谈由臣忆！
 忽而爱市风向转，神名股票遭冷遇！
 酒司及时抛诱饵，为众加油又鼓气！
 携臣旅游共娱乐，无私服务赐良机：
 弟子忙碌不得闲，竞相卖命尽能力。
 这个您宠爱，那个您体恤，漠不关心待其余！

对症下药最拿手，羞煞医圣空妒忌。
 蜜语甜言数酒司，耶稣香膏难匹敌！
 日复一日逼岁除，臣等不时犯糊涂：
 一无所获两手空，不谙宗教与世俗！
 酒司态度复又变，语气委婉却无悞！
 世俗诱惑未竟事，再度唤臣去照顾！
 为时已晚意志失，回首无岸断生路！

酒肆人人曾攀比，酒司眼中占一席。
 如今个个心意冷，知君目光太顽皮！
 受宠失恩同一船，幻灭共命互怜惜。
 美轮美奂酒司目，顾盼神飞不止息！
 一览无余掠万象，谁料竟将普世欺。
 大师工作本奇异，逐年愈来愈神秘。
 再三推迟复活日，害得臣等暗猜忌：
 莫非福报被征用，服务宇宙大目的？！
 瞬息万变酒司戏，磨穿约伯忍耐力！
 顽固不化蒙斯夫，甘拜下风来不及！
 建设摧毁演双簧，刚一安顿就迁移！
 铺天盖地强劲风，此番显然最彻底。
 目睹面前大毁灭，心忧令臣倍焦虑。
 但愿此终成终始：倘若始终有意义！
 爱校多年例行课，突改教程从何起？
 高道本性尚难改，逆水行舟谈何易！
 连连赶考不停歇，弟子心累身倦疲。
 何不免试放长假——此求可算太过激？！

日日祈祷酒肆（神）安。岁岁祝愿酒司（大师）寿。

终极判决对臣下：酒肆酒司抛脑后！

除了祈求酒杯（个人）宁，臣等无处可奔投。

船舶（神）船长（大师）皆陌路，谁来导航旅人救？

蒙斯夫，且住口！汝之故事臣皆有。

直言不讳汝有功，正确决策去与留。

既然至爱主意定，驾雾腾云自荣走；

爱者速跨臣服马，乘风紧追不回头！

阿米德·阿巴斯·卡克作《酒司回复》：

酒肆饮者可知晓，谁人戚戚作哀号？

声音听去像常客，赠酒沾光有门道！

店门永开苦诉他，入内前提有一条：

酒肆秘密留酒肆！不得满街乱招摇！

受益敢说没他修？无端竟然来取闹！

言辞不实荒唐极，调门夸张甚可笑！

叫他自己说说看，哀曲难道没走调？

何时受骗遭虐待？何故满口发牢骚？

酒司恩典遍天下，无一杯空佳酿少！
 想想当初消沉日，无名小卒遇至师。
 原本世间一莽夫，圣凡知识悉皆无！
 多亏酒司赐智慧，尔等才配做人矣！
 道德标准何曾有？无私服务汝不会！
 几时愿担他人苦？克己牺牲欠准备！
 酒司保护离罪恶，将汝提到人地位！
 何许之人蒙斯夫？莫如酒司最清楚：
 道貌岸然不明智，逞能不看栖身处；
 虚张声势因悲观，怨天尤人不知足；
 只顾眼前利己事，妄称清醒有觉悟！
 自由思想再莫提！饮者从不言名利！
 此类广告做不得；这般福音休传递！
 爱怨杂烩无买家！忠良耻于耍诡计！
 诺言酒司未忘记，对机司酒最知悉。
 漾漾红尘汝难舍，念念不忘动物欲！
 酒司许诺为刺激，违诺旨在终权利。
 消遣特意为汝设，旅行野餐加游戏。
 如拿糖果哄少儿，施计助汝挖潜力。
 因祸得福成俘虏，方能臣服大师意。
 急于求成旧习气，对汝百害无一利！
 鼠目寸光看不见：游戏背后藏大计！
 所谓自由思想梦，拖人墮落下地獄！
 无情酒司真慈悲，无知令尔痛流涕：
 酒肆诉说冤屈史，自毁前程及名誉！
 汝若还有公平心，坦白承认不迟疑：
 如今脱胎已换骨，天壤之别非昔比！
 汝若尚存正直气，扪心自问视真理：
 微不足道一尘粒，与日争辉谁赐予？！
 真知功课唤汝醒，重识安拉与先知；
 曾经愚昧异教徒，如今堪称穆斯林！
 声名远扬靠酒司，臣服吾意汝受尊！
 美外有美不胜数，智商过汝更有人！
 凭甚资历与学识，独入吾眼赢吾心？
 只因永恒至福缘，醇酿方有汝一份！
 非凡功德怎累积？满心私欲臭垃圾！

臣服考验路漫漫，心灵净化非儿戏！
 浮躁性情遮视线，不见长远大喜剧。
 成道途上有迟缓，绝无吝啬与小气！
 振作精神莫灰心，美酒爱者听仔细：
 登天要有凌云志！想生不能怕死去！
 拼死一搏下决心！得失顾虑全抛弃！
 永恒酒肆慈悲主，长生琼浆客满溢。
 恩典降临会有时，斟与汝饮不吝惜！

1949年9月23日上午，道拉特·辛和他儿子与拉姆玖在美拉扎德受巴巴约见。当晚大阿迪开自己的车，埃瑞奇开一辆吉普车返回美拉扎德，但是史恩地纳拉发洪水，于是他们只好回到阿美纳伽。埃瑞奇受令次日早上四点在史恩地纳拉迎候巴巴的汽车，跟他一起去美拉巴德。他迟到，巴巴不悦。由于发怒，巴巴让在场的五个人（大阿迪、埃瑞奇与三个佣人/同乘的司机们）拧他的耳朵。

1949年9月26日下午2:30，巴巴授权萨若希做他的全权代表。在美拉巴德，当着一位地方法官的面签署。同天巴巴还签发了几份土地转让合同，其中三份把美拉巴德山授与萨若希，下美拉巴德授与美赫吉，坪坡岗房地产授与纳瑞曼。

两天后，9月28日，巴巴同埃瑞奇和拜度，由阿迪驱车，到普纳的杰萨瓦拉家。在宾德拉屋，巴巴对帕帕和盖麦说：“让苏彤和朵拉留在你们家，视为家人。也同样对待瓦露。我给你们这份责任，执行即是服务我。”

巴巴还会见和安抚了弟弟佳尔和贝拉姆全家。巴巴的出走让佳尔、贝拉姆和妻子伤心。

在神的事业中落下的泪水，
 具有消除无数业相的净化力。
 谁能忍受与至爱别离？
 佳尔、贝拉姆、阿迪等兄弟流了泪，
 这些泪滴乃是至爱的礼物！

巴巴还见了伽尼家人，安抚伽尼的妻子，要她勇敢，因为伽尼将伴随巴巴过新生活。

巴巴同天离开普纳到孟买，住在纳瑞曼和阿娜瓦丝的公寓“阿厦那”，

并把美拉扎德的钥匙交给他们。产权现在法律上归他们所有，但纳瑞曼和阿娜瓦丝从不这样认为。他们将之视作巴巴的家，接过照管它的全部责任。

第二天巴巴到美赫吉的公寓见了他和妻子荷麦，女儿佩琳。他们的另一个女儿，美赫娜孜，还是婴儿。巴巴将她抱在怀里，玩耍了一会儿。

回到阿厦那，迪娜·塔拉提和儿子及两个女儿来到。巴巴对迪娜的舍弃精神表示满意。巴巴对她谈到爱，说：“一个人要对至爱爱得即使在爱火中燃烧，也从不发一句怨言。”

美茹的妹妹娜谷，自小就是巴巴的常客。她现在孟买学医，巴巴召见她，向她解释新生活，指示她完成学业当医生。

韦希奴的堂妹，苏希拉·德奥鲁卡，也常拜访巴巴。也在孟买的一所学校读书。巴巴建议她：“你若想结婚，可以结婚。”不过她终身未婚。

阿露·卡姆巴塔医生也在阿厦那见了巴巴。所有见巴巴者都得令不得顶礼、合掌或以任何方式向他致意。阿露暗暗渴望表达敬意。巴巴要她讲个有趣的故事时，她得到了机会。她讲到英国人怎样把扫帚绑在腿上，学习用古吉拉特语说左和右的趣事。讲故事时，她得像士兵那样敬礼，从而如愿向巴巴表示了敬意。

见过达达禅吉全家人，巴巴于9月29日带阿迪和伽尼回美拉扎德，途中在伽尼家停下，让伽尼收拾行李。

战鼓敲响，向摩耶开战。会发生什么，只有巴巴知道。在美拉巴德与美拉扎德，开始新生活的准备工作加紧。1949年10月5日星期三，“是瓦拉”已奉旨全部到达美拉巴德。那天会上巴巴说，他希望结束迄今一直做的某些活动。两天后，10月7日，巴巴在美拉扎德为若干中下层贫困家庭洗脚，发衣物，从而结束其穷人活动。

新生活开始前一周，巴巴继续到美拉巴德，有时带上美拉扎德的四个女子。9日遣保·纳图回家，他因身体差，被免除在新生活中伴随巴巴。同日从德里召来克基·德赛，办理了在哈德瓦的地产购置。

1949年10月10日星期一，巴巴的东西方爱者接到如下的新生活通告：

美赫巴巴结束其多样活动之旧生活，自1949年10月16日和少数同伴开始彻底舍弃与绝对无助之新生活。虽然巴巴与同伴的新生活众所周知，他们的行踪不会保密，但无论什么理由，谁都不得试

图见巴巴及其同伴，因为巴巴不会见任何人，也不允许同伴这样做。在任何情况下，无论什么理由，谁都不得试图联系巴巴及其同伴。

10月12日，巴巴警告说：“这一个月夜以继日的工作，亲自照看了结旧生活的每个细节，为无止境的新生活做安排，持续的不眠之夜，已使我彻底地精疲力竭——精神上 and 身体上，把我带到神经崩溃的边缘。

“因此，16日早上，当我脱离一切时，反应定会严重强烈；开始时，我也许不能够全心全力地投入新生活。”

巴巴因而提前敦促同伴遵守全部条件，表示在第一周会有一定程度的放松。

他接着解释：“总之，虽说我希望条件被100%地服从，但对同伴我也会放松情绪——疲倦而轻松，以便摆脱身心压力。

“我们16日早晨离开美拉巴德，我的男同伴要走在我和四位女同伴前面，一弗隆远（注：约200米）。在不妨碍条件的情况下，男子应愉快说笑。

“在贝尔高姆安顿下来后，开始培训之前，我会对同伴该怎样行动——提建议问问题——指出要点，并且澄清有关新生活的其它要点。”

埃瑞奇、彭度和卡卡被派往古德纳迪，安排16日的茶水与食物。他们在苏帕为那天预订好客栈后返回。

同时，一直勤奋工作的帕椎，已在美拉扎德安装好发电机和电灯电线。1949年10月12日，电器检查员来测试设备，发现符合要求，批准使用。12日夜，美拉扎德首次亮起电灯。但是原本坚持安装电器的巴巴，却整夜抱怨发电机的噪音，从第二天起电力关掉。

一夜之间美拉扎德大放光明，继而又陷入沉沉黑暗！

至爱要离开他留满足迹的土地！

13日，巴巴在美拉巴德，巴巴概述了跟随他的每个男子的职责，给带行李先行的三个“是瓦拉”授述指示。

他还再次解释了两个半月的培训阶段和新生活的其它方面，尤其是“结尾”，他说：

我不仅会帮助你们每个人准备好遵守新生活的条件，还会帮你们准备完成预计的结束。这些帮助将于1950年1月1日完全终止。

在此日之后的新生活中，将会有很多让你们狼狈的场合——不知该如何思想、言语或行动。不要把这种场合误解为无助；你们的

整个新生活，自始至终，只是不折不扣的无助生活。在一般的无助状态与陷入狼狈之间有深刻差异。一个人能轻易地过着正常和完全无助的理智生活；但在无助的压力与履行职责的狼狈中，理智地生存片刻，是不可想象的。

举个简单例子：我说过在我死后，我的新生活同伴有责任把我的尸体运到美拉巴德的墓地。这似乎十分容易简单。可假设我离开肉身时我们在西藏，要履行这项责任，而彻底无助作为你们唯一的资产余额，有可能把尸体带回美拉巴德吧？你们不能租飞机运送；不能多日保存肉身；不能像平常那样联系萨若希，提供运输工具，因为在西藏没有电报局，条件也禁止你们联系他。

这就是你们的狼狈状况——不知道怎样思想，言语或行动。

会有很多这样的场合，你们在彻底无助和完全履行责任的重担下，不得不面临新生活和结束。”

之后，“为避免产生这种狼狈情况，以完成该发生的一切”，巴巴授述了一些他说同伴们应该“在一切时间和一切情况下谨记”的要点。这主要涉及在他死亡、病危或严重事故的情况下该怎么做。

给美赫吉·卡卡里亚一万卢比，留作“新生活紧急情况”备用。还委托他、纳瑞曼、萨若希和嘉尔·科罗瓦拉，在万一发生不测的情况下，如巴巴死亡，负责一切安排。巴巴总结道：“愿神意实现。”

1949年10月14日，星期五上午，将美拉巴德的满德里召至美拉扎德，见证巴巴象征性地结束其玛司特工作——通过给阿里·夏和穆罕默德剃发、洗澡和穿衣。两位玛司特现在都住在美拉巴德，由希度照料。象征性活动之后，巴巴下午到美拉巴德。

拉姆玖、伽尼和卡克萨赫伯建议，满德里和巴巴离开前应吃顿好饭，巴巴同意。他们要求非素食，巴巴首次允许在美拉巴德吃肉食。饭做好，巴巴问在哪儿吃。有人建议在大厅。巴巴问达克怎样想，作为正统的婆罗门，达克批评道：“这个大厅是阿瓦塔的神圣座位，直到现在从未在您座位旁招待非素食。因此，我不赞成在那儿吃肉。”

其他人抗议道，不应因一个人的偏见而把众人分开。但巴巴回答：“对我来说，即使一个人的意见也算数。你们都在一边，达克在另一边。因此，我站在他这边，说我们不要在里面吃。”结果，下午6:30，大家只能在卡库拜的小屋用餐。达克和卡里玛玛（也是婆罗门）吃了些甜点做晚餐，

他们是在大厅吃的。

巴巴盛饭斟酒——他准许萨若希带来的葡萄酒、威士忌和白兰地，与此同时，达克朗诵了“告别巴巴和同伴”演说。大阿迪和拉姆玖要了一杯又一杯，其他人也自由畅饮。但是巴巴走到费拉姆跟前，表示，“不能再要了”，只向他的杯子里倒了两滴。赛勒戏弄地用手肘碰他，催他再要点。费拉姆伸出杯子，巴巴不予理睬。[注：除了允许满德里吃肉，这是巴巴让男子们在美拉巴德饮酒的唯一记载。]

尽管大伙儿戏谑说笑，可饭前发生了对食物的争论，以致他们实际上坐下吃肉时，总情绪已被破坏。即使这“最后的晚餐”也未能在愉快气氛中进行，此乃巴巴的偏好。他会让最亲近的弟子吃喝，同时又制造某种局面，以至无人从中获得真正乐趣。

此外，彭度终于处置完土地和牲畜，但因工作压力，发烧病倒，喉咙肿痛，不能赴宴。

在那些随巴巴离开美拉巴德者在兴奋地打点行李的同时，那些留在美拉巴德者却在默默落泪。总的来说，留下的巴巴最亲近爱者，都在痛苦和消沉的乌云下，对大师不在的未来感到前途未测。

贝尔高姆

1949年10月15日上午，巴巴最后一次造访美拉巴德，视察旅行装备——每个伴随他者要带的必需品。并同意和在美拉巴德的人合影留念，由当地摄影师珀帕尔·努尔索拍摄。

“是瓦拉”中有三人不跟巴巴走。巴巴解释：“我给弥奴（卡拉斯）的工作，他已圆满完成。虽留在家中，仍可被看作‘是瓦拉’。他虽在家中（卡拉奇），像从前一样做生意等，但他会按我的要求，绝对遵守一些条件。

“潘多巴体弱，不可能受得了新生活的困苦。因此，是我主动把他归入‘否瓦拉’的。保·纳图健康也不佳，应过旧生活。我已遣他回家，但考虑到他的历史，他在‘是瓦拉’之列。”

萨达希乌·帕特尔须出庭作证，因此巴巴让他回普纳处理完毕，于21日在贝尔高姆加入。伽尼在罗纳乌拉财产尚未处理好，但巴巴已妥善安排，以便伽尼随他走。

在新生活中伴随巴巴的，有4位女子和16位男子，年龄各异。巴巴当时55岁半。

女同伴：	男同伴：
美嬉，42岁	大阿迪，45岁
玛妮，31岁	阿里·阿克巴（阿娄巴），33岁
美茹，22岁	安纳104，60岁
高荷，33岁	巴巴达斯，40多岁
	拜度，59岁
	道拉·辛，59岁
	邓肯，37岁
	埃瑞奇，33岁
	伽尼，56岁
	古斯塔吉，59岁
	卡卡·巴瑞亚，58岁
	莫里·卡尔，30岁
	尼鲁，45岁

女同伴:	男同伴:
	彭度, 45岁
	萨达希乌·帕特尔, 60岁
	韦希奴, 45岁

其中, 阿娄巴和莫里两人, 是前美赫埃舍学校的学生。学校解散后, 莫里成为满德里一员。阿娄巴时常从孟买来访, 近期永久加入。

另一个美赫埃舍学校男孩, 达图·美恒达格, 在阿美纳伽, 大阿迪的库希如大院办公室工作。新生活期间, 阿迪不在, 达图管理办公室。办公室还有一个年轻职员, 名叫沃曼·耶史万特·帕达尔。19岁的沃曼为阿迪跑腿, 给美拉扎德送信。阿迪不在时, 沃曼和达图是巴巴在阿美纳伽的可靠联系。

纳瑞曼雇了玛度·高罕看管美拉扎德。卡斯巴佩斯期间, 少年玛度曾在巴巴的普纳棕榈酒店做事, 也在大师之家生活过。

留守美拉巴德的有: 希度与妻子拉姐, 卡里玛玛, 韦希奴的母亲卡库拜, 芭拉·塔姆巴特, 萨瓦克·考特沃、姜古和他们的家属。他们同玛司特阿里·夏和穆罕默德, 住在下美拉巴德。贾玛达与妻子芭古拜, 住在阿冉岗村附近的家属宿舍。玛如提·帕特尔的女儿塔若, 曾在山上为女满德里做事, 现回村里跟父亲过活。山上有凯克巴德家和曼萨丽。

巴巴没让帕椎留在美拉巴德, 也没给他生活费。帕椎自己管萨若希借钱, 买了美拉巴德旁边的一小块地。1947年在这块地上建了美拉巴德面粉厂。新生活时期帕椎靠面粉厂收入维持生活。[注: 1959年, 阿瓦塔美赫巴巴信托建立, 帕椎把这块地和面粉厂捐给信托。]

巴巴令所有的“否瓦拉”和“安置瓦拉”, 于10月15日夜之前离开美拉巴德。他本人下午回美拉扎德。同一天, 巴巴还遣拉诺、吉蒂、蔻诗德和苏娜玛西随弥奴·卡拉斯去普纳, 从那里到孟买。还要弥奴在回卡拉奇前, 负责拜度家人在宾德拉屋的安顿。

巴巴在美拉巴德跟众人告别,

天空乌云密布, 下起雨来。

仿佛上天也同情地落泪。

面临巴巴说的永久分离,

爱者人人悲伤心碎。

巴巴留下命令, “是瓦拉”要于当晚7点全部撤离。走前把衣箱送

到行李卡车。凌晨2点起床，洗澡后穿上平常衣服，不穿卡夫尼，以免招人注意。到了贝尔高姆再丢弃平常服装。

目睹美赫巴巴离开，圣地美拉巴德整夜天空阴沉，连连落雨。

原计划同伴们自带挎包，从美拉巴德走到阿美纳伽火车站的铁道路口，但因下雨，只好坐萨若希安排的巴士去。1949年10月16日星期天，同伴们早早醒来，沐浴，3点喝茶，4点15分到达铁道路口。

在美拉扎德，巴巴2点钟叫醒女子，最后打点行李并喝茶后，同巴巴和卡卡一起，于4点15分乘别克出发，埃瑞奇驾驶。萨若希等人曾请求跟巴巴告别，但巴巴只允许萨若希、小阿迪、萨瓦克·达玛尼亚和帕椎在场。（帕椎将把空车开回。）萨若希在阿美纳伽载上大阿迪，到场等待巴巴和女子的到来。天空阴沉依旧；道路湿滑，雨下得更大。

巴巴和女子们在铁道路口边下车。大雨持续，萨若希求巴巴留下车，“雨很大，可能还会更大。如果您允许，车跟着您，雨太大的话，您好使用。”

小阿迪也请求巴巴用他的车，提议坐萨若希的车回去，把车开过来。巴巴批准。又嘱咐了萨若希、小阿迪和萨瓦克·达玛尼亚几句。他们和帕椎一起离开时，忍不住泪水。

巴巴指示同伴跟在女子后面一弗隆远。还让大家在出发前沉默一分钟，然后用手触路和额头，表示谦卑和尊敬。巴巴本人第一个做。之后举起双手，让同伴念诵祷文：“神啊！让新生活成功，成为对每个人的永恒喜乐！”

直到这时，大家一直头顶布包站着。献完祷文，队伍启程。行李卡车随卡卡、彭度和尼鲁先行。行走中，巴巴问同伴：“谁能告诉我，在一分钟沉默期间，我发了什么誓？”

大家猜测，但没人说对。巴巴说：“此乃秘密，不可泄露。”

雨仍在下，但这帮助了同伴们。走了1英里，巴巴决定坐别克车，到7英里远的查斯镇。帕椎为他和女子开车。男满德里等着小阿迪开车分两趟送他们。到了查斯，却发现驻地被烂泥浆包围。于是马不停蹄，直奔8英里外的苏帕镇。6点到达，住宿驿站旅馆。巴巴遣帕椎和小阿迪把两辆车开回去。同伴们在车库避雨，女子在客栈里面。

卡卡备茶。巴巴说：“新生活的开始很棒，我很高兴！”

喝过茶，巴巴坐在车库里，给同伴们解释新生活的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0天的放松期；

第二阶段，在贝尔高姆的培训期；

第三阶段，实际进入新生活之前的 10 天真空期；

第四阶段，从 1950 年 1 月 1 日起，新生活开始。特点是百分之百的无望无助，“连众神都会羡慕！”巴巴宣布。

巴巴再次强调了绝对服从，问男子们：“我叫你们坐一趟车过来；你们为什么违令？”他们回答说，小阿迪认为一趟送所有人不明智，因此他对此有间接的责任。

巴巴原谅。表明：“从现在起，一切都要一清二楚，开诚布公。对什么事都不保密隐瞒。人人平等，平等相待，彼此包容。努力做到百分之百诚实，只能说真话，不管什么情况与后果。

“最重要的一点是记住，在一切情况下保持愉快。消极、烦恼与厌恶的情绪会袭击，但要尽量不表现在脸上。愤怒会来，但别表现。”

巴巴给同伴们分派职责：卡卡和拜度负责厨房工作，做饭。阿娄巴和莫里洗餐具。邓肯、尼鲁、大阿迪等人从一弗隆远处打水。其他人洗菜切菜，等等。巴巴达斯的唯一任务是，随身携带巴巴的两小袋重要文件和信件。人人给自己打水洗澡。那天都得洗澡。看见一贯懒惰的伽尼从井里打水，巴巴和大家相当开心。

伽尼还滑稽夸张地扮鬼脸，娱乐众人。一边提水，一边唉声叹气：“天啊，这井深的！神啊，救救我！巴巴有令，我今天得洗澡——虽说冷得要命！安拉，请救我一救！”他一度喘不过气，巴巴跑过去帮他拉桶。[注：伽尼有心脏病，所以巴巴助他一臂之力。]

那天早上在苏帕下卡车时，尼鲁滑倒，但未受伤。巴巴让大家吃 10 卢比的甜食以表感激。酷爱甜食的尼鲁，同莫里到镇上买。但空手失望而归，因为短时间来不及现做。不过甜食没取消，而是推迟到队伍到达锡鲁尔。

由于下雨，未按原计划在查斯镇停，因此巴巴决定在苏帕多待一天，以保持原定日程。

巴巴心情愉快，每次看同伴，都会发巧克力或干果。同大伙儿打成一片。25 年前（1922 年）在大师之家生活过的弟子，也是同样的体验——神作为人在他们中间生活。

巴巴鼓励满德里要“无所畏惧”。但一些人，比如大阿迪，在新生活开始前的几个月承受了巨大压力：众多人的安置，各项生意和土地

转售等等。出发前大阿迪整夜未眠，凌晨4点还在签署委托书。他在1949年10月16日的日记中记录：“巴巴让我们吸烟、放松，对什么都无所畏惧，把过去彻底交给过去。但想到顾麦（他母亲）、美赫出版办公室、我的雇员们，我深感担忧。都加剧了（新生活）开始前两个月，以喘不过气的速度做准备的紧张压力。”

当夜在苏帕，巴巴躺在一张餐桌上休息。埃瑞奇睡在旁边，安娜104守夜。次日早上，巴巴心情轻松地到同伴那边，问他们睡得如何。都说睡得很好。巴巴微笑说：“我比以前任何时候睡得都好！”巴巴说，多年来第一次，他完全卸下先前“责任”，得以酣然入眠。

实际上，夜间曾有人找地方睡觉，拉开并敲了巴巴的门。响声惊醒巴巴，不习惯在这么高处歇息的巴巴，从桌子上滚下。所幸他用手支撑，未受伤。之后酣眠。

利用这个机会，伽尼插嘴：“为感恩尼鲁获救，容许吃10卢比的甜点；现在，巴巴也安然无恙，更应庆祝！”巴巴答应一到锡鲁尔，就买21卢比的甜点。尼鲁开心极了。就算顿顿吃甜食，他都愿意！

培训即将开始。“为让培训阶段成功，”巴巴表明，“有必要毫不犹豫地对服从。”

又举了道拉·辛（锡克教徒）的例子，“在美拉巴德，我给他烟抽。他毫不犹豫，放进嘴里就点。但我夺来扔掉，对他的服从感到满意。

“倘若道拉·辛倘基于宗教信仰，表现出一丝犹豫，就算失败；但在这个新生活初级阶段，我会原谅他。但从1月1日起，这种过失则不会宽恕。而是责令违反者马上离开。他与我的灵性联系也就此中断。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你们严肃对待一切命令和条件。培训期间我会给你们很多帮助，一直到12月底，以便让你们跟上新生活的节拍。”

下午，巴巴又提起服从话题，解释：

从现在起我们一律平等。因此对于我们每个人，没有灵性，没有大师，没有弟子，没有奇迹，没有转动钥匙之说，没有希望，没有得失念头。把我看作给你们帮助和建议的朋友，直到12月底。

言谈举止上，你们要真诚认真地避免给人造成巴巴是神、大师、赛古鲁或阿瓦塔的印象。我只在一个方面是大师——在要求绝对服从上。在所有其他方面，都要把我视为朋友，无拘无束地相处，但不可粗鲁无礼。此外，游戏、快乐、玩笑，多多益善——没有比这

些更让我开心的。

将让你们和我安度此关的最重要事情是，不要有情绪。尽量开心快活。如果有时情绪破坏，感到生气，尽量不表现——无论直接间接。一切皆头脑游戏，勤奋努力会让它自行调整。

原定第三站是苏帕七英里外的那拉延岗。还在那儿安排了住处，在旷野的井边树荫下，靠近溪水。但雨断续不停，满地泥泞，不宜睡。巴巴决定不作停留，再走 16 英里，直接到锡鲁尔。

晚上歇息前，巴巴指示全体凌晨 2 点醒来，用过茶水和面饼早餐，4 点钟启程。行李卡车在整个队伍走后离开。

因此，10 月 18 日，星期二清晨，巴巴与全部同伴离开苏帕。这次巴巴让男子走在前面，他和女子跟在后面一弗隆远处。下了一夜的雨，天空乌云密布，道路泥泞湿滑。但巴巴评论，“不管下不下雨，这次我们必须不顾险阻，继续赶路。”

他们平均每小时走 2 英里半。体力上伽尼最不适应，不习惯任何形式的运动。巴巴有一次问他感觉如何。“饿。”他答道。巴巴从女子的篷车拿来一些甜食，分给男子们。

巴巴多半和女子一起走，埃瑞奇在一边伴随。但巴巴也经常赶上男子，与他们“聊”几分钟，再回到女子这边。因而他走的路是别人的两倍。

快到那拉延岗时，巴巴看着一个村庄，若有所思地说：“要能在这儿喝点热茶，该有多好。”

埃瑞奇提示巴巴，按照在那拉延岗过夜的原计划，已给安排住宿者 4 卢比，买牛奶备茶。巴巴派邓肯和埃瑞奇去那拉延岗安排茶水。付钱的问题解决了，因为按新生活条件，不能随身带钱。只有卡卡的钱包里有一些，但他已坐行李卡车先行。

在那拉延岗停了半小时，都喝了杯热茶。又很快上路。此时雨停了，十月的太阳直晒下来，威力十足。酷热天气使他们减速，每小时 2 英里。巴巴和伽尼脚上起泡，邓肯给他们绑上纱布。

伽尼开玩笑说：“邓肯和尼鲁误导了我。他们说巴巴的健康状况让他走不了四五英里。”

巴巴晓得伽尼用意所在，也就是：“咱们该停下走路这活儿！”但他只是笑笑。虽在男女之间来回穿梭，却未露一丝的疲乏迹象。

离锡鲁尔只有几弗隆远，伽尼似乎要瘫倒了。感到寸步难行。巴巴

目含慈悲，走过来，示意伽尼握住一端手杖，只管跟随，别想还有多远；巴巴手握另一端，领着他走，一边鼓励说快到了。但接近锡鲁尔时，伽尼眼看要倒下，要水喝。巴巴让他在树下休息15分钟，给他喝了水，又往他头上洒了些。之后，伽尼感到精力恢复，重新上路。此时离锡鲁尔只有八分之一英里。

进城之前，巴巴表示他希望第一个过边界，其他人随后。这时发现安纳104不在。他已走到前面，邓肯和埃瑞奇尊巴巴指示去找他。但未能赶上，因为他已跨过城镇入口处的桥。

事先安排在驿站旅馆住宿；但巴巴取消，决定在汽车站对面的空影院——师利玛哈度尔巡游影院过夜。他们12点半到达。彭度、卡卡和尼鲁已和行李车先到，并准备好午餐。

巴巴找到安纳104，质问：“你为何违令？大家受令在女子前面一弗隆。你为啥超前走那么远？”但原谅了他，警告他不要再犯。

吃饭休息后，甜食送来，庆祝尼鲁躲过受伤之灾，下午茶时，巴巴分给众人。有位叫库尔卡尼的阿美纳伽人，同影院的几个莫卧儿人股东，为他们安排了饮食等服务。

因未在那拉延岗停留，且提早一天到达锡鲁尔，所以决定19日再待一天。那天是迪瓦里灯节，镇上张灯结彩，爆竹声声。疲惫的同伴们早早睡觉，次日醒来精神焕发。

10月19日早餐后，巴巴再次强调新生活的条件和原则：“我讲这些是为了帮助你们，但在1月1日后，则不存在帮助或照顾的问题。那时候生活将听凭世界摆布！会是一种完全无助无望的生活。”

巴巴还指出大小错误之间的区别：“小错误涉及到对个人职责和命令的违背；大错误涉及到对新生活原则和条件的违背——比如不摸钱，不有意碰女子，不希望回到旧生活，等等。1949年12月底之前，有意无意犯的小错会得到原谅。在此之前无意犯的大错也会得到原谅。但有意犯的大错决不会被原谅。”

巴巴履行诺言，下午茶给同伴吃拉都，庆祝他从桌子上落下未伤。之后叫人人洗澡。影院没有浴室，将露天公厕清洁彻底，供男子洗澡用。

晚上7点，卡卡和彭度坐行李卡车离开，前往贝尔高姆。谈到从苏帕的一路步行，巴巴揶揄男子们：“女子轻松走完16英里。实际上抱怨说，因为你们太慢，她们无法加速。”

10月20日，星期四，凌晨1:30，一大早，巴巴一行乘专门租的公交车，离开锡鲁尔，前往贝尔高姆。早上8点经普纳到达萨塔拉，停半小时洗手洗脸，用点心。

尼鲁留恋地对大阿迪说：“我们何时才能回到美拉巴德？”

巴巴听见，批评尼鲁，纠正：“这种想法有违新生活的精神和条件。记住，此类错误我只在12月底前原谅。从1950年1月1日起，犯错就得打包走人。”

当天下午4:30到达贝尔高姆，途经戈尔哈布尔和尼帕尼。已提前派韦希奴从美拉巴德来安排住宿。住所在郊区塔拉克瓦迪。他们花了1个小时才找到。卡卡、彭度与卡车已先到——却不见韦希奴。彭度说他们已等2小时，可他还没露面。

更糟的是，男满德里的临时住处还没建好，棚屋20×30英尺，瓦顶，竹席墙。因下雨而拖延的施工还在进行。通往农场的路也泥泞不堪。

得知巴巴到达，韦希奴匆忙赶到塔拉克瓦迪。解释说原本让他下午6点到。但巴巴像往常一样提早了。看到未完工的棚屋，石地板湿漉漉，遍地烂泥污水，韦希奴脸都白了。大雨倾盆，无法卸车。只拿出需用品，其余的留在车里。

巴巴给同伴鼓气说：“这些不便是迈向弃绝生活的第一步，我们必须通过。”

女子住在220码外的房子里。房子已用竹席围起，外面有一口井。男同伴须从那里打水，送回棚屋。塔拉克瓦迪的农场有24英亩，已赠送给巴巴。就像美拉巴德和美拉扎德，为符合新生活的要求，巴巴指示韦希奴把土地转回原主名下。

雨持续了一夜，女子的住所水深至脚踝。翌日，10月21日，从卡车卸行李。这是劳动阶段，没有雇工，男子都得搭手。

萨达希乌·帕特尔当天早上8点从普纳到来加入。没有合适的厨房，从一家餐馆订饭，直到都安顿下来，能开始做饭。

下午巴巴再次声明：“倘若培训阶段成功，我们的无助生活将被众天神羡慕！”

又进一步解释：“到目前为止，生活可以说充满痛苦，谁都称不上享受。1950年，生活还会更苦，但这种苦你们会享受。这种对痛苦的享受本身，构成对神的挑战。”

又总结说：“我只能说这么多。说实话，一切尚不明确。我对未来的事情只有模糊画面。对此你们愿怎么想都行。”

大阿迪敦促巴巴解释享受痛苦的含义。巴巴回答：“类似身痒之苦，挠时感到疼，但这种疼痛挠抓又给予快感。这让你有个享受痛苦的概念。”

巴巴又令人人洗澡更衣，把从阿美纳伽出发时穿的衣服交给他。不过，负责洗餐具和灌水者，可穿到10月25日。

10月22日，星期六，巴巴给同伴分配一般职责——洗餐具，打水，清洁，洗衣等等。巴巴亲自参与做杂活。

女子也得自理，没有佣人。谈到她们，巴巴说：“这4位女子，通过合作做未做过的事情，在忠实地过新生活。

“连美嬉也像佣人一样干活：扫地，洗衣，除尘，做我以前从不许她做的事。”

每人的职务是试验性的，因为巴巴解释：“最后的职务将在3天后分派，即10月25日——培训阶段开始之日。”

下午巴巴讨论了在贝尔高姆完成培训阶段的优劣势。经过长久讨论，给安置瓦拉和相关者授述如下通知：

通知（拉姆玖写的有关美拉巴德新生活会议的）《新阶段》手册的所有收件人：

1. 培训第一阶段将在贝尔高姆进行，直到1949年11月20日，由体力劳动构成。

2. 培训第二阶段在贝拿勒斯进行，从11月25日到12月10日，由乞讨与蓝格提（腰布）生活构成。

3. 培训第三和最后阶段在赴哈德瓦途中进行，从12月10日到31日，由吉普赛生活构成。

4. 从1950年1月1日起，无论在赴哈德瓦的路上，还是神把我们带往的任何地方，都将是真正无助的无止境新生活。

讯息发送给美拉巴德的满德里，在美赫吉和纳瑞曼家寄宿者，在阿美纳伽居住的满德里和其他人。还另外给萨若希、纳瑞曼、美赫吉和嘉尔·科罗瓦拉授述四点：

我们一行21人将于11月20日离开贝尔高姆，乘三等火车到贝拿勒斯；费用出自卡卡携带的培训阶段专用款。

我们将于12月10日步行离开贝拿勒斯，以期在3月10日前到

达哈德瓦。

篷车、牛车和牛应在12月7日前到达贝拿勒斯兵站。

12月1日到7日，韦希奴和尼鲁将在贝拿勒斯兵站火车站打听篷车、牛等事宜。

就这样巴巴开始给亲近者传递消息，因为他无法忽视他们的渴望——想知道他在哪里和做什么。

为庆祝在贝尔高姆逗留的开端，巴巴发了21卢比的甜食。还为吸烟者订购了香烟——但只够用到12月底。

10月23日，星期天，巴巴头顶一篮洋葱和番茄，从女子住处走到男子棚屋。目睹巴巴做这种卑微工作，同伴们情不自禁。他还以身作则，扫地洗锅。

有一次，巴巴问同伴们头天夜里睡得可好。因大群蚊子骚扰，大家很晚才入睡。

巴巴得知后，表示：“女子们也因同样原因难以入睡。玛妮脸上身上全是红斑，就像出麻疹。但是，尽管房间潮湿，蚊子肆虐，我满意地看到女子精神高昂，谈笑风生。忙着建泥炉；她们从11月1日起开始做饭。之前，从10月25日到31日，卡卡和拜度负责烹饪。莫里帮忙，邓肯负责建个临时厨房。”

巴巴又给其他人分配任务：

埃瑞奇：在巴巴身边打杂和镇上的工作。

尼鲁、阿迪、彭度、阿娄巴、萨达希乌：从井里打水供水。

道拉·辛、巴巴达斯：洗炊具器皿。

韦希奴：到市场采购，25日后，不用苦力，自己带回所有物品。

古斯塔吉：打扫棚屋，每次协助巴巴达斯和道拉·辛抬箱子。

安纳104：从晚上8点到早上4点守夜。

伽尼：每日写新生活日记，做喜欢做的其它工作。

有一次，古斯塔吉因某事不快，气呼呼地拒绝打扫男子住处。巴巴严厉批评，警告他和别人，不容任何方面的违令。并毫不含糊地表明：“执行命令时有丝毫犹豫，都相当于违背誓言，违反新生活的条件。

“谁都不应说‘不’，无论命令显得怎样不可能和无意义。需要彻底而坚定的服从；在其他一切方面，人人兄弟般平等，完全自由。”

下午，巴巴和同伴讨论下一步在贝拿勒斯的逗留。巴巴达斯和萨达

希乌对该城熟悉，因此要他们先行做安排，一切就绪后通知巴巴，等着他到达。

同伴们带来几样乐器，24日上午，巴巴击鼓，阿迪边用簧风琴伴奏，边唱格扎尔。此情此景再次让他们忆起大师之家的岁月，那时巴巴经常击鼓，亲自唱哈菲兹和鲁米、图克拉姆等诗人的格扎尔。

虽然离出发到贝拿勒斯，尚有一个月，但巴巴习惯地叫埃瑞奇去镇上查明从贝尔高姆到孟买的汽车和火车费，看哪个更便宜。

同天，他还要伽尼写一首新生活诗歌。巴巴授述了合唱部分，叫他把新生活的主要原则融入诗文，比如在一切情况下服从，控制怒贪淫，诚实，快活等等。伽尼从巴巴的击鼓中获得灵感，创作了《新生活之歌》。巴巴向他解释：“每天早上开始日常活动之前，都要把此诗作为祷文唱诵。”

晚上，安纳要雨衣守夜用。巴巴批评，但接着给了他。“你不应直接或间接地向我要任何东西，”他表明，“这次我原谅你的错误，但12月后就不会这么宽容。”

10月25日是培训阶段的第一天。上午，巴巴召集全体同伴，声明：

你们若有什么困难，今天就告诉我。我主动给你们这个表达困难的机会。但决不再试图解释说服。现在我这样做是因为我曾许诺帮助。但从1月1日起，这会自动停止。因此你们只留下两个选择——要么继续前进，要么离开我，责任自负。

讨论过程中，大阿迪突然爆发，表示怀疑巴巴的真正动机和意图。气氛变得热烈。巴巴重申：

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重新考虑想不想伴随我。在这个生活中，你们不能继续这样情绪不定。这个生活今后也许会比今天还要艰难千万倍。甚至此刻，我也在给你们决定取舍的机会。在今晚之前把决定告诉我。从明天起，就不再有这种机会。我这么说，不是因阿迪刚才的表现。上帝知道我在说实话——出于许多其他考虑。今天，我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继续跟我还是放弃。

上帝知道，昨天我甚至最后一次告诉美婊，在极端艰辛的情况下，在所有的人中，至少她要保持开心愉快。

对你们每个人的唯一困难是头脑——其情绪和易怒；单单这个就足以使我放弃甚至最亲密的朋友伴侣。我不会谴责他们，但肯定

得放弃他们。我知道控制头脑有多困难。因此，按照条件、你的誓言和我的誓言，我必须首先不忘这些。在你们最后一次决定之前，我会先询问你们的困难，以便帮助你们。了解后，我会尽量满足你们，再由你们自行决定。此后不再满足你们。相信我，因为我说的实情。

还有一点我想澄清。我会当着全体的面问每个人，以免有人觉得私下谈话，造成对个别人的迎合。个人困难我会尽量满足。但不会给谁任何优待。因此，今天我会询问每人的个人困难；但不存在特别优待的问题，那有可能跟（新生活）条件的精神冲突。

突然巴巴转向道拉·辛，命令他打他的脸。道拉特毫无歉意地照办。巴巴甚为满意。又让大家站在他面前，他用手逐一触他们的足。

巴巴要每个人当众谈困难，但多数人喜欢私下谈，自由吐露心声。巴巴同意，让大家出去，轮流单独面谈。除了大阿迪，都很简短，因为每人都重申了伴随巴巴的决定，个人的问题微不足道。

同大阿迪谈后，巴巴把大家召回，说：“阿迪有个误解，已被我排除。现在愿神帮助他控制情绪和思想，直到最终。阿迪本人也感到满意，会尽百分之百努力，保持心情快乐。我对他没做任何承诺。”

随后巴巴又处理了工作方面的个别困难，比如管理供水的尼鲁抱怨说，4个人打水不够。巴巴做了相应调整。

之后不久，道拉·辛问巴巴，能否给他两个月的假。他希望回班加罗尔解决一些家事。巴巴遗憾地看他一眼，回答：“你对新生活条件还不熟悉？我原谅你，让你重新考虑到晚上。”

当晚，道拉·辛尽管依然担心困惑，还是对巴巴说：“我只想跟您在一起。”

巴巴建议：“忘掉烦恼；保持愉快心情，全心全意地履行职责。”

考虑到个别人的抱怨，巴巴给每个男女另发一条毯子。给邓肯一顶蚊帐，还给7个同伴白床单隔蚊子。得知有几个同伴衣物不够，巴巴说他们可以穿从阿美纳伽到贝尔高姆旅行时的衣物，不必交给他。

后来巴巴评论：“只给个别人发床单，我不太满意。这有偏向意味，尽管不是如此。在新生活中，要对人人平等。没有渺小或伟大的想法。”

巴巴让韦希奴给人人买床单。谈到邓肯，巴巴说：“对于他，给他蚊帐这种小小关心，不是优待或偏爱。相比别人，他受苦最多，却不抱怨。相反，我发现他总是愉快开心。他的饮食口味，坐卧洗浴习惯都不同。

但他不管这些，保持快活。为了不让艰苦生活更艰苦，才给了他一些考虑，这实际上既非优待也非偏爱。”

巴巴给同伴的时间表和职责如下：

早晨 5:30——起床

早晨 6 点——喝茶

上午 11:30——午餐

下午 2:15——下午茶

下午 6 点——晚餐

晚上 8 点——就寝

韦蒂奴、莫里：采购。

卡卡、拜度：做饭，莫里有空时协助。

埃瑞奇、道拉·辛：清洗器皿。

尼鲁、阿迪、彭度、阿婆巴、那肯：为男女同伴供水。

那肯：上午到火车站寄信发电报，为院子除草。

是夜，道拉·辛思绪纷乱，忧心忡忡，问同伴他是否犯了错。他不懂怎样洗锅，但尽力而为，干活时会弄脏衣服。他对巴巴的爱堪称典范。在印度分裂期间，他失去了行医生涯和一切财产，现又加入新生活，把全家人留在困境。

巴巴晚上派埃瑞奇去查看。埃瑞奇发现他在哭泣，问怎么回事儿。

“我不知道是否让巴巴不开心。”道拉·辛回答。

埃瑞奇又问：“巴巴想知道你家是否有困难？”

根据新生活条件，什么都不得保密，也不能说谎。因此，道拉辛承认：“巴巴知道我家的境况，我也不为此担心。但我离开前，安排了女儿的婚事；不知道我不在会发生什么。现在我对那连想都不想。我只是不想让巴巴有什么不悦。我会完全遵守新生活条件。”

听了埃瑞奇的汇报，巴巴未作评论。

26 日，萨达希乌和巴巴达斯要去贝拿勒斯。早上巴巴来到男子屋，对居留贝拿勒斯作最后指示。告诉萨达希乌和巴巴达斯：“为我们安排从 11 月 25 日起的 20 天住宿，此外再寻找并购买两头母驴与两头奶牛。”

深知二人脾性的巴巴，建议他们：“要友好相处，规矩行事。像其他同伴一样，不读报或讨论政治，即使在你们两人之间。吃卫生的饭餐。注意健康，互帮互助。生病时彼此照料。”

并说：“我们在贝拿勒斯的 21 天费用，只有卡卡带的 500 卢比。尽量找巴巴达斯的朋友或熟人。征得他的同意后，可直接交付全部 500 卢比。要他量力而行，给我和同伴提供 20 天的食物，质量和次数不限，前提是：

“对提供的服务，不计回报。不考虑福德和服务的问题。要把这种服务当作纯粹的交易。”二人受令离开，前往贝拿勒斯。后来的事件显示巴巴叫巴巴达斯联系朋友或熟人自有用意。

晚上，道拉·辛的问题再次提起。巴巴重申：“我承诺的帮助有效期至 12 月底。但帮助是相互的。我认真帮助你们，你们也要帮助我。我什么时候发火，你们要委婉提醒。12 月之前，需要这种相互帮助。

“1950 年 1 月 1 日之后的新生活，悬而未决！”

“在这个新生活中，我们关注心灵的声音，不听头脑的鼓动。身体会照顾自己。那将是真正生活——完全不同于现在的。”

最后，巴巴转向道拉·辛，说道：“为帮你作决定，到目前为止我一直给你提建议，考虑到你的家境和你两个月内回家的誓约。今晚我会按我的誓言、你的誓言和新生活条件，对你的情况做出决定。明早我的决定就是对你的命令，你必须百分之百遵守。现在，不要担忧，安心睡觉。”

次日早上，巴巴来到男子住处，先问到班加罗尔的列车时刻表。韦希奴说有一趟火车上午 9 点出发。巴巴叫来道拉·辛，当着全体同伴的面，说道：

仔细听着，我的朋友。我已决定让你回到你的旧生活。是我遣你走的，绝非你的过错或对我的辜负。那些毫无过错，由我主动遣回旧生活者，跟是瓦拉或否瓦拉无关。

现在我给你几项命令，你若百分之百遵守，就会百分之百享我的新生活。永远对你起束缚作用的有两点：第一，无论对你发生什么，你都要独自在神面前负责。第二，不从我这里期待任何物质或灵性利益。不过，如果我是你所认为的，那么因为是我出于自愿遣送你，你和我的灵性联系保持如初。

给你的特殊命令是：

至死不行淫欲之事，即便跟你妻子。

永不说谎，无论后果怎样。

每年一个月，穿上我给你的卡夫尼(长袍)，在这个月靠乞食为生。

行乞的时间地点你可以自行决定。

如果你百分之百服从这三条命令，就是百分之百地分享我的新生活。

今天，我想向你们透露，我给留下的人都提供了什么，包括帕椎等否瓦拉。我为他们，以及我的同伴们（在万一我死亡的情况下），还有不因犯错而被我遣回者，每人留下1000卢比，让美赫吉代管。因此，今天我会给你，道拉·辛，一张由我签字的单据。你先去班加罗尔，从那里尽快去孟买，向美赫吉出示信件，收取1000卢比。你可把这笔钱用于家庭开支。之后，你与我再无物质联系。

接到授权信，道拉·辛心情沉重地离去。虽离开巴巴，他实际上仍然过着新生活。通过让道拉·辛和家人一起生活，巴巴让他实现了誓约。

下午，巴巴在棚屋召集男同伴，说：“我想给所有的相关者解释一下，如何且何时提建议。12月底之前，对影响全体的一般事务，人人都可以提有益建议。对于个人事务，不必提建议，除非我主动邀请。只有当我本人询问时，你才能把个人困难告诉我——诚实，坦白，真实，丝毫不带怨恨或夸张。”

这个时期，巴巴每日询问每个男子的健康。韦希奴的膝盖患有风湿，28日，巴巴让邓肯花5卢比买药，3卢比买羊毛绷带。

当天，巴巴还召集男同伴，说：

今天我想解释一下未曾讨论过的1950年1月1日之后的新生活。在1月1日开始的新生活中，我有时也许让你们做我也会做的事。有时，我会让你们做我不会做的事。这任一情况下，我们都是分享新生活。

我可以做任何事，并要求你们做任何事；这方面你们必须马上服从命令。如果我设想的新生活画面成真，我会做非常和异常之事，也让你们做。你们和我也会做平常、普通与自然的事。我所说的非常异常之事究竟是什么，这会儿我不能告诉你们，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是，大部分时间会发生非常异常事情。此类事件将让人享受新生活及其痛苦。我向你们保证，虽有尖锐痛苦，但新生活却会内外“滋润”（愉快）！

现就我所说的自然、正常和普通事件，举几个例子。不过，我希望各位注意的是，自1月1日起，条件和命令将成为你们和我的

新生活的百分之百基础，尽管我丝毫不受这些条件约束。

也许会发生的普通、自然和正常事例如下：你们知道旧生活的活动，比如联系玛司特和萨度，已全部结束。尽管如此，在新生活中，无论到哪里，我也许还会见玛司特，也让你们见玛司特。我也许见萨度并让你们见萨度。我也许访圣人并让你们访圣人。我也许让你们某个到瑜伽士的房舍；他若允许，跟他过夜。我也许让你们给玛居卜洗澡，或到瑜伽士的山洞中打坐。这些和更多的此类例子，构成新生活的普通、自然和正常事件。至于非常和异常事情，我唯一能说的是，它们会让你们享受痛苦。

这只是给你们一个概念，让你们准备好通过百分之百服从我来帮助我。你们若毫不犹豫，完全照我说的做，就会帮助我，如同我现在努力帮助你们每一个。这是最后的解释，我们11月20日离开此地前，不再有这类事情。

之后，巴巴加入古斯塔吉，打扫男子的棚屋。古斯塔吉必须保持房舍洁净，一天打扫几次。一到贝尔高姆，巴巴立刻开始参与扫地、洗锅、帮厨，像劳工一样头顶东西运送，对每个干活者助一臂之力。此外，每天都有音乐节目，巴巴击鼓，阿迪演唱并用簧风琴伴奏，尼鲁打指钹。

下午茶后，巴巴再次提醒大家，培训阶段要靠互相帮助：“既然我一直努力帮助你们，你们也应该帮助我。这就是我为什么说，见我动怒就提醒我。对我的最大帮助是，我下令时，无论什么事情，你们都自愿爽快地执行，甚至对我本人。

“例如，我顶礼谁，谁都要欣然应允。我令谁踢我，谁都要无动于衷地照办。这就是我所说的你们帮助我的含义。”

早在1949年9月初，巴巴就曾指示克基·德赛，在德拉敦、鲁尔基、哈德瓦或瑞希克什附近，为他的总部找个合适地方。并具体说明，那里要有一个小房舍和一口水井，离主要城镇约五六英里远。克基问可否在德拉敦附近选一个，因为那里有几个他认识的人。巴巴同意，告诫克基不要将此事告诉任何人，甚至他妻子杜恩。还允许他接受克基·纳拉瓦拉的帮助，但不能让纳拉瓦拉的家人知道，巴巴打算几个月后迁入北印度。

克基·德赛回到德拉敦，联系了朋友巴拉克拉姆，让他帮忙找地，但未提巴巴的名字。他们和纳拉瓦拉一同乘马车，看了不同地点。经过人口稀疏的乡间，来到曼吉瑞村。那儿有巴拉克拉姆认识的人，可能会

帮上忙。巴拉克拉姆的朋友坐在房子对面的椅子上，边抽烟边看小说。他们上前问：“有没有可能帮我们买一块5英亩的地？”

“行，可以。”他随意答道。

“上面得有个小房子。”

“行。”

“还要有一口井……”

“行。”

“我们立马需要！”

这人非常友好，克基德赛确信是巴巴遣他们找他的。只交换了几句，他们就表示想看看地产。那人二话没说，带他们看了4块地。一看到第4块，克基就喜欢上了，因为上面已经有座带两个房间和一个走廊的小农舍。这块地原来属于带他们看地者，但他已卖给一个住在勒克瑙的律师，后者现在想卖掉它。

克基拍了几张土地照片寄给巴巴，还写了封详细的信。巴巴满意，9月底把克基召到美拉巴德。克基到后，向巴巴作了详细汇报，巴巴表示也喜欢第4个选择，让克基购买。返回德拉敦，克基拟了份销售签约，共9000卢比——8500卢比买土地和农舍，另加500卢比买待收的甘蔗和小麦。

写好销售契约，10月9日，克基·德赛又被召到美拉扎德。巴巴给他28000卢比，用于买地、挖井、修葺等。克基次日离开。回去后，和那位当地人找到业主，一口价没还，克基打开公文包，把成捆卢比堆到桌上。（这位当地人后来回忆，“我还以为这些人是分裂后逃到印度的巴基斯坦难民。”）卖主好生奇怪，从未见面，他们就对他如此信任。他写了收据，交给他们，次日登记了销售契约。

一个问题解决了，另一个又摆在克基面前。在美拉巴德，巴巴曾令他，除了购置地产，还要安排凯克巴德在那里住5个月，直到巴巴抵达。巴巴还为此付给克基500卢比，让他安排凯克巴德的饮食。

因此克基问当地那位先生：“我们有个朋友要来这里住5个月。你能否为他安排食物？我们会付给你500卢比。”

这位先生回答：“我可以为他安排食物，但不必付钱。”

“这是巴巴的命令！不付款不能接受食物。”克基坚持。

“哪个巴巴？”此人问。

“美赫巴巴，我们的大师。”

他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打趣道：“好吧，如果这是你们巴巴的愿望，钱我就接受了。”

克基把钱交给他，这个问题也解决了。但是地产上没有水井。这个人又提出为他们掘井，克基和纳拉瓦拉为他的合作和帮助感到惊喜。心中充满巴巴的神圣游戏。就仿佛此人一直等待着为巴巴的逗留做一切必要安排。

那人又微笑着问：“这位美赫巴巴是谁？”

克基·德赛回答：“他是个伟大人物，但他不见人，也不施达善。按照他的愿望，我们不能让你见他。美赫巴巴会和同伴们来这里，但他不会见任何人。”

那人困惑不解，但不等他进而询问，他们便离开，到德拉敦拍电报向巴巴汇报，曼吉瑞村的地产已经购置。接着克基返回德里。克基·纳拉瓦拉不时来视察，确保修缮工作如期进行。

当地这位无名的帮助者是谁？他曾是坚定的共产党员，因反英活动服刑将近十年。这位在印度独立运动中备受磨难的自由战士，在狱中曾领导叛乱，结果受罚，盛夏坐在滚烫的波状铁皮上，遂被投入单间重牢。

1945年12月的一天晚上，他想到自己的悲惨命运，不禁脱口祈祷：“上帝先生，如果您真的存在，明早就把我从狱中释放吧！我若获释，将欣然接受您！”

虽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可这种自然爆发却来自心灵深处。“上帝先生”听见了他的祈祷。第二天一早他便出乎意料地获释。他就是施特鲁甘·库玛·吉尔迪奥，人称“库玛”。上帝先生不仅听见他的祈祷——还将亲身来见他！

与之同时，1949年10月29日上午，在贝尔高姆讨论曼吉瑞村的地产时，巴巴向同伴们解释：

哈德瓦的地产，你们都知道，已经以埃瑞奇、卡卡·巴瑞亚和克基·德赛的名义购置。类似贝尔高姆的地产，不过那里可能没有老鼠！此地离德拉敦约4英里，离哈德瓦城28英里。位于德拉敦至哈德瓦的路上，离喜马拉雅地区的瑞希克什、巴吉拉蒂、塔普万等圣地几乎等距离。

地理位置上，它虽说离德拉敦比哈德瓦要近很多，但我为特别

原因，还是称之为“哈德瓦地产”。对于我们所有的人，新生活跟哈德瓦、瑞希克什等地，比跟德拉敦关系更大。相比之下，后者只有百分之一的重要性。

哈德瓦地产位于曼吉瑞村。村名的含义为“猫被宽恕”。因此（巴巴开玩笑说）这也许意味着那里没有老鼠！

巴巴继续说：

哈德瓦地产有一座小房屋，由两个房间、阳台、厨房和浴室组成。听上去不错。不管怎样，已经购买。遗嘱已立下，现由拉姆玖保管。遗嘱内容你们都须知道，因为在这个新生活中，一切公开坦率，什么都不保密。

我已告诉你们，地产是以埃瑞奇、卡卡和克基·德赛的名义购置的。如果他们有一个去世，将由其余两人使用或管理。如果两个去世，由活着的使用管理。如果三人都死，地产自动归属四位安置瓦拉。这对大家都明白。地产在上述三人名下；不归他们私人所有。在一人、两人或三人都去世的情况下，财产不归他们的法定继承人，是为大家生前和死后使用的。我死后，同伴们悉听尊便。可留在哈德瓦地产，或者选择自己过活。有一点明确，我的同伴中即使只有一位选择留在那儿，比如尼鲁，他都可以那么做，不得受妨碍或骚扰。

伽尼问：“同伴和安置瓦拉全都去世离开后，地产怎么办？”

巴巴微笑，幽默回答：“就像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无人生还》！人人都死了，还担心什么？管它发生什么；谁在乎？”

回到讨论的主题，巴巴表明：

目前在印度，没有一物属于我或在我名下。贝尔高姆的这块 22 英亩地原在我名下。本打算将它转让给韦希奴的表妹夫，韦希瓦纳施·哈丹卡。象征性地收点费。但韦希奴提出个高尚建议，除了接受钱，让土地的一部分——目前建筑所在的约四英亩——设在美媞名下。这个安排也被接受。由于美媞在新生活中，不会再回去，因此这块土地将由哈丹卡、苏喜拉·迪奥露卡尔（茵度的姐妹）和安置瓦拉照管。地产管理和使用条件，对这个情况生效，如对哈德瓦的土地与产权。

让我们停止一切问题争论、暗示怀疑。即使在当前培训阶段，你们也要把如下当作一项培训命令：必须无疑问地接受我说的一切。

那些以为我仍按旧生活行事者，不会跟我到底。我对你们说的是实话。从此以后，不会有秘密、隐私、偏袒，没有愚弄或承诺。一切都一清二楚，放在桌面上。我不想违背誓言，哪怕百分之一；也不会让誓言因你们任何人而得到妥协。

虽然这块地现属美婊，但我不想让她拥有。也就是说美婊死后，她的亲属不会得到地。有一点肯定无疑，巴巴不会再来贝尔高姆，女子们也不会。不过，美婊死后，土地问题应按遗嘱来决定和处置。对此起草一份遗嘱，由证人证明。遗嘱中要有一项说明美婊死后，地产将归属四位安置瓦拉——萨若希、拉姆玖、美赫吉和纳瑞曼。期望他们保存此地，作为对我们新生活之初居留纪念。安置瓦拉可随意使用土地，他们若愿意，也可以让苏喜拉与哈丹卡使用。但不得出售这块地。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巴巴对一些无关的问题发火。并因自己的激动反应，令尼鲁与伽尼拧他耳朵，二人照办。

下午，巴巴表明：

今天上午讨论中忽视了一点，我想提醒大家。从1月1日，你们都知道，我们没有钱了。要么乞讨，要么自食其力。每人都要记住的一点是，从一地到另一地转移时，不为次日保存食物。在这个新生活中，每天对我们都是新的一天。但如果在一地停留超过一天，有剩余食物，可留到第二天。新生活的这个方面，都要记住。

10月30日，星期天早上，巴巴召集同伴，告诉他们说，四个女子昨夜睡得好。又把话题转回到他的帮助上：

帮助阶段将于12月31日结束，因此昨夜我算了一下时间因素及其调整。我们12月10日离开贝拿勒斯。从10日到31日，只要可能，继续步行和乞讨。在这个培训阶段，我的帮助会继续。从1月1日起，虽仍然步行和乞讨，但我的帮助停止。我说的帮助终止，就像摩诃普罗来亚造物界的终止！[注：摩诃普罗来亚是宇宙大毁灭。]

离开贝拿勒斯之前，我只得调整所有细节。我们从贝拿勒斯，往哈德瓦行走；我希望1950年3月底到。因为我们12月10日离开贝拿勒斯，所以赴哈德瓦途中，培训阶段的帮助继续。这个考虑让我感到有必要调整一切，以便在普通、正常的乞讨生活同时，你们也尽可能轻松地面对非常和超常事件。倘若我心中的画面成形，那

么从1950年4月之后，异常和超常事件对你们将是日常之事。

我说在哈德瓦待两三个月，但不是说一直待在那里。我可能会安排女子们留在那儿，我们也许来来去去。这是此刻我心目中呈现的朦胧画面。我只能说这些：离开哈德瓦后，我们的生活将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活。

这一切让我感到，12月10日离开贝拿勒斯之前，我们应该能在贝拿勒斯待25天。这是我昨晚的估算。1月1日后，无论在哪儿，都不是为了培训。这都需要计算调整，是我们离开贝拿勒斯前必须理清的。为此，我也许会要邓肯先行，到德拉敦或德里，弄到或研究地图，带回我为女子们要的一些物品。

因此将逗留贝拿勒斯25天的决定，通知安置瓦拉。给萨达希乌·帕特发来电报，由贝拿勒斯兵站的火车站长转交：

“萨达希乌：我们11月12日离开贝尔高姆，15日清早到莫卧儿瑟赖，从11月15日起在贝拿勒斯旅馆逗留25天。用600卢比安排25天的伙食。速回电。

——威廉·邓肯”

茶后，巴巴要邓肯研究地图，告诉他从贝拿勒斯到哈德瓦最快捷的步行路线。

接着向男子解释：“四位女子与条件无关。我为她们决定一切。但因她们要和我们一直坚持到底，我也不断向她们解释条件。我的誓言的不可取消，会使你们从1月1日起没有一人留下跟我。这是我所预见的。也是我所有调整和帮助背后的原因；这使你们能够留下跟我。女子们没有条件，但我会给她们命令。”

这时，巴巴令尼鲁过来踢他。尼鲁遵命。过了一会儿，巴巴继续：“在这个新生活中，我期待你们做的某些事情，在一些方面是超人的。我也和你们处境同样。在一切情况下保持快乐即是超人！因此让我们尽力互相帮助。我帮助你们——你们帮助我——以坚守彼此的誓言。”

巴巴指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帮助。比如，巴巴发现阿娄巴帮古斯塔吉清洁大地毯，不悦地问：“我给你的职责是什么？”

“给锅灌水和洗餐具。”阿娄巴回答。

“那你为什么打地毯？”

“古斯塔吉年纪大了，求我帮助；我只是帮帮手而已。”阿娄巴答道。

“你不是在帮他，而是把他扔到沟里！难道我不知道古斯塔吉年纪大了？我给他这项工作，他就得做。你不是帮他，而是害他。不要受他误导，同情他。1月1日后若犯此类错误，你只好离开。”

这是同伴们在绝对服从上的另一个教训。

10月31日上午，巴巴和同伴们坐着，向他们解释了在贝拿勒斯等地的乞讨：

我们只可乞讨食物，而非别的。包括各类食物：熟的生的，流质固体，等等。乞讨时不能提特别要求。伽尼不能说“给我羊肉”，尼鲁不可要牛奶或软糖。只能说：“请施舍。”如何乞讨，乞讨什么，到了贝拿勒斯，我会详尽指导。

若有人给衣物，就接受，但不能要求。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接受钱。虽然条件说可接受衣食，但只能要饭，不能要衣。得到食或衣，要首先带回来，放在我面前。

不要接受其他东西，比如香烟、鞋、帽、钢笔、铅笔、文具、铜锅。可接受成衣和未缝制的衣服，比如粗毛毯、袜子、毯子和围巾。但不能接受被子床单。今天就决定这么多。到贝拿勒斯再详细说明。

当天下午，巴巴指示埃瑞奇、韦希奴、彭度等人对徒步到哈德瓦所需的物品，列个清单。时值冬季，支出24卢比，给每人配发了便鞋、凉鞋等必需品，巴巴也一样。一致决定，留出10卢比购买北印度地区常穿的棉毛外套。

10月下旬，伽尼医生用印度语创作了《新生活之歌》。巴巴做了些修改，又让他译成英语。之后，巴巴给安置瓦拉去信说：

1949年10月31日

贝尔高姆

主题：美赫巴巴和同伴们的《新生活之歌》

用大页纸印刷1000份。一面用印度语，另一面印英语翻译。印度语要从所附乌尔都语文稿逐字复制。英文翻译也随信附上。

给印度、锡兰与巴基斯坦各地的（而非西方）有兴趣者分发800份。给威廉·邓肯寄200份，由贝拿勒斯兵站邮局局长转交，于11月14日之后，12月10日之前寄到。

巴巴授述

见证者：阿迪·K·伊朗尼和威廉·邓肯

[注：巴巴每次给安置瓦拉发信，都会让两位同伴见证，以确保所收信件完全符合他的指示。]

《新生活之歌》（首对句由巴巴授述）：

聆听美赫巴巴的沉默之言；
一切爱神者的生活
皆基于这些言语。
你若认真实践新生活，
就要全心舍弃这个无常存在。
我们已选择这种唯独神的生活；
我们的（做或死）意志由誓言巩固。
我们欢快吟唱无望之歌；
我们邀请一切灾难困苦。
不哀叹失落的希望，
不抱怨未履的承诺；
不追求荣誉，不回避耻辱。
不懂背后中伤，何人也不畏惧。
我们的新生活色彩即是如此。
心不复困惑，一丝牵挂不留；
不懂骄嗔，不知淫贪。
没有宗教，不赶时髦——精神物质。
希克和婆罗门（代表所有种姓和教条）
在同一条船里航行。
对我们已无伟大渺小。
不存在上帝或师徒。
同胞感情是唯一联结，
还有当下对苦难的享受。
今生来世，地狱天堂，
我们不再担忧。
性力悉地，神秘奇迹，
我们不复考虑。
虚妄印象尽从心中清除；
活在积极的当下才有意义。

亲爱的，要认真对待巴巴的话：

“此刻我虽和你在同一层面，
但我的一切命令，无论好、坏、非凡，
你都要立刻执行，把结果留给神。”

即使天塌下，切勿弃真理；

让绝望失望摧毁生命花园；

你播种知足自足，再将它美化。

哪怕心割碎，唇上挂微笑。

在此我泄露一个秘密：

你空无分文的手里藏着珍宝无价；

你乞丐般的生活会让国王嫉妒！

在贝尔高姆，巴巴的一般指示是同伴们晚上8点就寝。因此见巴巴带埃瑞奇9点钟进屋，他们甚为惊讶。巴巴表示：“伽尼写的歌很棒。不仅纳入新生活的条件和要求，还含有诗文的优美。

“不过，我怎么觉得，这首歌有可能被外界误会曲解，以为是在鼓励无神论和共产主义。”

经过详细讨论，决定添加几行，以免造成误解。巴巴给伽尼出主意，最后另加四行。并开玩笑说：“如果伽尼不能圆满完成，明天早上要做100个仰卧起坐。”因此伽尼添上如下诗句：

上帝真实存在，先知也确有其人，

每一个周期有一位阿瓦塔，每一分钟有一位瓦隶。

可对于我们却惟有无望与无助，

我还能怎样向你描述我们的新生活？！

韦希奴从市场买回西红柿，给女子们送去。她们次日开始做饭。但不清楚做多少。只有娜佳擅长大锅饭，可她在孟买。美媞以前做过饭，但只是为巴巴。

不管怎样，1949年11月1日星期二，女子们开始做饭，但第一天做的西红柿辣酱不够吃。巴巴以为买的西红柿不够，责备韦希奴。但他上午又到同伴屋中，解释道：“我原以为西红柿辣酱不够，是因西红柿没买足。但后来发现西红柿有的是，因女子们第一天不习惯为多人做饭，比例没掌握好。我说没有西红柿，是无意识的谎言，可以原谅。

“至于玩笑幽默，若为了娱乐，你们作出夸张或歪曲错误评论，则

不算说谎。我说尼鲁只好讨饭，伽尼在邮局旁代人写信挣饭时，是拿他们开玩笑，不是说谎。但故意而有意识的错误暗示，构成可以说是黑色、棕色、红色或白色的谎言。”

邓肯取回萨达希乌的回电，说他们从11月2日开始安排住房。

从那天起，阿迪开始唱《新生活之歌》。

巴巴在厨房帮助女子，示范怎样做土豆饼。烹饪对高荷是新体验，看她头戴帽子煎饼，巴巴和女子们好不开心，但医生最后学会了做出色的馅饼！

晚上，巴巴表示：“厨房太小，女子们行动不便，也没排烟孔。她们愿做饭，但不可行。也许一两天内卡卡与拜度只好再次接管。”

11月2日，星期三上午，巴巴对同伴们说：“在这个新生活中，你们必须准备好目睹我被你们、外人、玛司特、圣人或瑜伽士以各种方式羞辱。因此你们必须帮助我，也就是决不可干涉，除非我令你们干涉。”

又说：“如果10日和11日不下雨，我希望不走主路，步行6英里——由邓肯选方向。一半同伴10日，另一半11日伴随我。”

巴巴击鼓，阿迪协助，教同伴们唱《新生活之歌》的合唱部。因巴巴总是参与这种活动，从一开始就不感到他在沉默。

下午，巴巴再次提到乞讨，进一步解释：

乞讨生活中，若有人给活动物，比如奶牛、公牛或水牛，我们不可接受。这有可能，因为印度教徒常把奶牛之类的动物赠给萨度和瑜伽士。他们也许把我们归入此类，同样对待我们。若有人主动提供牛饲料、绳索和铁掌，可以接受。只可为我们自己和动物要食物。

不得要别的，若有人自愿提供，只可接受成衣、毛毯和围巾。我们今天的决定永久成立。对主动提供的动物，必须拒绝；但拒绝时，你可以说，若给一匹白马，你会接受！

当晚，认识伽尼医生的一批神智论者，从贝尔高姆来求达善。得知美赫巴巴这个期间不见人后离开。巴巴表示，伽尼不见他们做的对，以后有人来访，相关的同伴不能见，因为按新生活条件，同伴不再和亲友或熟人有关连。

第二天早上巴巴发现卡卡穿着毛衣磨香料。因天气变热，巴巴让他脱掉。卡卡回答：“我做完就脱。”

巴巴叫来所有同伴，当面训斥卡卡，之后解释：“我说过那么多次，

企图输入你们的脑袋：要立刻执行我的愿望，这会有助于1月1日后的新生活。

“我许诺的下个月底之前的帮助，无疑会给你们带来宽恕，但在1月1日之后给你招致灾难的，正是这个。因此要十分严肃地对待一切大小事，以免到时候措手不及。”

这时，有人注意到巴巴发火。他让卡卡用力拧他耳朵。卡卡照办后，巴巴说：“你们都要记住，我叫你拧我耳朵或踢我时，不要认为错在你们。不是的。我让你拧我或踢我自有原因，因为我希望克服发怒的习惯。你们也因而帮我制怒。如果我不自觉地许诺或激动发火，要提醒我。”

谁能测量至爱的游戏？

掌控三界的他，

听得见石头呼吸，令其歌唱！

大能源泉的他，

为让同伴摆脱嗔恚，

自愿成为人性弱点的媒介，

为此让他们拧他踢他！

11月4日，星期五上午，巴巴授述：

根据我和同伴们的（新生活）条件和誓言，同伴受两点约束，不可取消：首先，在神前负责；这全在于你们。其次，不期望物质或精神帮助、报酬或结果。

12月底之前，我会在物质便利、乞讨、蓝格提生活培训等方面帮助同伴。也希望同伴们互相帮助，互相提醒，互相鼓励，以严格遵守条件。因为1月1日后，帮助和培训全部结束。在纠正旧生活习惯造成的有意或无意错误方面，我从10月16日至今所给的帮助，将不再实行。

同伴们必须忠实真诚地永远明白，在有助、有用和可爱程度上，他们也许不同，但在遵守条件上丝毫无别。因为在新生活中，真正重要的只有条件和我与同伴们的誓言。

11月5日，萨达希乌发来电报，说他和巴巴达斯已在贝拿勒斯找到房子。好消息也给同伴们带来特别午餐，晚上还有甜食（甜酸奶），尼鲁大饱口福。伽尼欢呼：“这是爱的半固体！”

下午巴巴表示：“12月31日之前，尽情尽量吃。1月1日后，谁

知道生活会啥样？你们也许全天只有一餐，两餐，甚至足够吃的——又或许一连几天没吃的！

“但须强调的一点是，正如你们因午餐满意，晚上甜食在望，而心情愉快；同理，在1月1日后的新生活中，即使没饭吃，你们也要保持快活。成功做到这点，就是百分之百地遵守条件的精神。”

见巴巴健谈，埃瑞奇、阿迪、尼鲁与伽尼诱他进一步解释新生活。结果是如下的问答：

其中一人问：“全心全意地执行履行条件的愿望，我们都有。这个谁都不否认。可我们想知道，在您眼中什么才算百分之百地履行条件。”

“要做到条件中的四个要点，”巴巴回答，“不摸钱；不碰女人；毫不犹豫地立刻执行一切命令——好的、坏的、非凡的；在最艰难的情况下保持快乐。”

“前两个涉及金钱与女子的条件，你们不会有太多遭麻烦的机会，因为我大多数时间和你们一起。后两个涉及执行命令和保持愉快的条件，非常重要并构成新生活的基础。如果你们百分之百遵守这些条件，就没有什么力量——连神都无法——使你们离开我。”

又有一人问巴巴：“我们愿意百分之百服从条件。但假如命令不可能执行，我们的命运如何？”

巴巴回答：“我的命令，即使你身体不能执行，也得立刻准备做。不成功，也不必烦恼。比如，如果我命你绑住骆驼的腿脚，把它抬上房顶，你应立即尝试，不考虑可能还是不可能。”

“这个抬骆驼例子，旨在解释命令的性质和立即执行的意愿品质。不要理解成字面的。”

“别犯傻，”巴巴继续说。“给什么命令，我不能保证，但不会是是不可能的。倘若你们有人瘫痪了，我怎么会叫他跳舞？我也许会让这种残疾人屏住呼吸，这他能做到，尽管身体瘫痪。要记住，这不是承诺，命令不会超出任何人的执行能力。只要你们真诚且即刻努力，就没有什么不可能。”

有人插话：“您所说的可归纳为一点：一切的命令——好的、坏的、非凡的——必须立即欣然执行，毫不犹豫。”

“是的，这就是我的意思，但不只如此。命令不但必须即刻，还要自愿愉快地执行。”

“如果我们百分之百执行命令，就不会有谁被遣走的问题。”

“亲爱的朋友，你要能百分之百成功地按我所希望的执行命令，你就会是我的大师，我将做你的仆人。打掉你心中我会遣走谁的印象，虽然在这方面我有完全自由。”

另一人提问：“您在美拉巴德说，路上不管谁遭遇什么，诸如疾病或事故，您都会继续前进，不往后瞧。您谁都不会等。对吗？”

“记住，我同你们一样脆弱无力。谁知道呢，也许我会病倒，你们只好照顾我。”

“若有人病倒或遭难，我们当然会帮助他恢复。不会让他听任命运摆布。不过，若疾病不能马上治愈——比如伤寒或瘫痪，我们会妥善安排，把病残者留下，再继续前进。”

另一人问：“您能否就新生活的含义，给我们某种明确概念，实际结果会怎样？”

“对这个新生活，我心目中的画面很模糊。细节我自己也不知。假设你心中有个美丽女子形象，要去见她，渴望见面。如果实现，会是你的首次此类经验。事先几乎不可能确定事态发展，细节怎样发生。这就是我为你我构想的新生活。”

“这种‘新生活’过去有谁经历过吗？还是您的原创？”另一人问。

“我不知道，因而只能说这么多：是什么，就是什么。我希望你们都跟我到底。即使你们都不跟，我也会独自走，义无反顾。”

“您说的‘到底’是啥意思，这暗示新生活有结尾？”

“我说的‘到底’意味着无目的，”巴巴回答，“我想象的新生活，若能实现，就没有称得上到底的到底。”

这时，巴巴让伽尼朗诵几行巴巴描述新生活的诗：

此乃新生活的终极结果：

谁都跟谁毫不相干！

没有食物、睡眠、舒适。

要么我们的誓言，自己；要么是神！

即便肝上有石，唇间却是酒。

阿卜杜·伽尼将成为萨卡拉姆——罗摩之友！

巴巴评论：“这寥寥几句诗，概括了新生活及其终结，倘若有的话。第四行清晰表明，百分之百坚守誓言，能让我们团结一起——完整无缺；

否则分崩离析，只有剩下神。第五行涉及我所说的享受痛苦，第六行你可随意理解。”

另一人问：“您说在大家都留下的情况下，您会独自走。我们想知道，您独自去哪儿，为什么，既然您没什么可获取的？只有您和同伴们一起走，才赋予新生活某些意义。”

“我不能多说，”巴巴回答，“只知道：我必须继续下去——和你们一道或是独自。企图从我这里挖掘有关新生活的东西，你们不会有更多收获。相反，你们会愈发困惑——即使不惶惑。”

巴巴解释：“我们在同一条船上航行。一起沉浮。何必麻烦？有一次芭奴玛西（盖麦的妹妹）在那格浦尔，跟帕帕学游泳。沉下水，帕帕去救。她拼命抓着他的脖子，把帕帕也拉下水，直到两人都需要人救。因此，亲爱的朋友们，不要恐慌；否则，你们也会把我往下越拉越深！”

“按我说的做，不要提问。毫无疑问地百分之百遵守命令，将会解救你，不管什么困难与环境。对这个新生活，我已等待了这么多年；我们若能度过，就意味着无止境的生活！世人所说的生活不是活；而是死。”

“为何您选择新生活？有哪些必要？”

“对此没有解释。”巴巴回答。

“您的最后誓言是什么？有关什么？”

“有关很多东西；但我不能告诉你们。”巴巴说。

提及新生活，巴巴常用“萨塔亚那希”一词。同一天晚上话题转到这上面。同伴们不喜欢这个词，建议用替代词或同义词，比如舍弃、毁灭、毁坏、法可拉（苦行、忏悔）与法基里（苦行流浪）。但巴巴哪个都没接受，评论道：“这些词都有灵性内涵，而我们的生活与灵性毫不相干！”

“舍弃与萨塔亚那希之间有天壤之别。舍弃谁都能练习和培养，其品质和程度关乎不同类型的弃世者。但萨塔亚那希无法练习。无可追求。萨塔亚那希说来就来，无法抗拒。”

萨达希乌和巴巴达斯曾从贝拿勒斯发电报说，已在那里租好合适房子。但这是通过另一个对于巴巴屡见不鲜的“巧合”。他们离开贝尔高姆前，巴巴建议巴巴达斯通过贝拿勒斯的熟人安排食宿。但巴巴达斯在贝拿勒斯并没有朋友或熟人，不明白巴巴的意思。

在贝拿勒斯期间，一天巴巴达斯醒来，眼睛疼痛，去看眼医，布里吉布善·卡勒。交谈中，巴巴达斯问医生是不是贝拿勒斯本地人。

“不是，”医生说，“我原籍拉特。”

“你认识拉特的伽亚·帕萨德·卡勒吗？”巴巴达斯问。

“他是我父亲！”外科医生讶然道。

巴巴达斯目瞪口呆。不久前，8月份，他曾带伽亚·帕萨德去美拉巴德达善巴巴。伽亚·帕萨德回家后，向家人讲述了巴巴的神圣品格，并告诉儿子，巴巴对他的影响怎样大。就这样。巴巴的工作电缆已铺下。

巴巴达斯对卡勒医生讲了巴巴的一切和到贝纳勒斯的事情。于是卡勒医生带他见朋友，希迪史沃·纳斯。后者也是眼医，对灵性感兴趣。卡勒和纳斯不仅按巴巴的要求，安排了住房，还向萨达希乌和巴巴达斯保证，他们会给巴巴和同伴们提供食物。虽然纳斯医生对巴巴一无所知，并被告知不可能达善，但他还是尽力为巴巴和同伴们找到住处。

贝尔高姆的报纸报导了“大圣人师利美赫巴巴”日前在贝尔高姆做“世界之旅”。结果11月6日星期天，许多人来求达善。同伴们很难向他们解释情况，因为按照新生活条件，他们不能称巴巴“大师”，也不能自称“弟子”。不能给灵性解释，涉及到新生活的目标目的，不能有任何的妥协。

达善遭拒，人们提了一堆问题。同伴们不能回答，否则会违背新生活条件。场面困窘。来访者坚持要求达善。有人说他们从远处达善也行；有人说不达善，也要把带来的奉献，如鲜花、椰子和水果献于巴巴足前。

最后，巴巴派伽尼和阿迪跟他们交谈，但他们依然不满意，说至少应让他们从远处看一眼巴巴，绕行他的住处。巴巴得知后，派韦希奴捎话，他们只可从远处达善一分钟，但不可提问，不可双手合十，也不可向巴巴致敬。相反，他们应让巴巴触他们的脚！这些条件只有两人同意，巴巴顶礼了他们。

茶后，同伴们重申自身难处，问该如何满足这种好奇者的问题，同时又不逾越新生活的条件和要求界限。该说多少，不该说什么？巴巴给他们如下指示，以应对好奇者。

巴巴说，只告诉人们这么多：

无望即舍弃一切希望。

无目的即舍弃一切目标。

无助即舍弃一切帮助。

无大师，无弟子，即舍弃灵性。我心中的新生活最终意味着绝

对舍弃。

因此若有人问，这个新生活是什么；你们就说：“绝对彻底的舍弃。”若问：“舍弃什么？”就说：“一切——目标、希望、帮助和生命本身。”

从现在起，直到最终，经常会有人提各种各样的问题。因此，对西方人只有邓肯上前见；伽尼、阿迪、尼鲁、埃瑞奇、彭度或韦希奴向印度人解释。其余的，若被问起新生活的任何事，应把提问者介绍给上述同伴。

若有人问你们，为何美赫巴巴依然保持沉默，就说：“那是他个人的意愿。”

若问你们为何做某些事情，就说：“虽然我们是美赫巴巴平起平坐的同伴，但根据我们和他的协定，我们必须绝对服从他。他不仅是我们的朋友和伙伴，也像我们的兄长。”

若问及新生活，就谈些大体但重要的事，比如无达善、无祝福、无恩典；正面的事情，谈乞讨、蓝格提与劳动阶段。

若问美赫巴巴做什么，你们可说：“他像我们每人一样干活行乞。”其他细节，向他们介绍《新生活手册》，可从阿美纳伽办公室获取。你们对来访者，要和蔼谦逊。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发脾气，或对问题恼火——无论是常规、非常或是挑衅的问题。

这时，巴巴即兴用乌尔都语向伽尼授述如下诗句：

别人怎么看，我们毫不在乎；
唯一关心的是受苦还是受苦。
对穆斯林有安拉，罗摩乃对印度徒；
对于我们，同等重要昼与夜，
早晨跟夜晚，夜晚随晨午。
但阿卜度·伽尼的口袋里
装的仅有贫穷之货币！

晚上，讨论1950年1月1日之后开始的新生活乞讨阶段，巴巴进一步决定，“若未经要求而提供，你们可接受黄油、煤油、茶、糖、柴火、烟斗、烟草、火柴火炉。”

第二天，11月7日，讨论主题集中于出版新生活手册，目的是应付访问者，避免冗长解释。一些人支持提议，一些人不支持。讨论过程中，

巴巴用建筑譬喻，澄清如下几点：

可以说已于1949年10月16日开始的新生活，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0月16日到12月31日。

第二阶段从1950年1月1日开始，也许持续4个、6个甚至15个月。

第三阶段始于建筑基础放好最后一块石头之时。

用建筑譬喻解释新生活。第一个阶段，即帮助和培训，类似于决定建筑用何类材料——砖、砂浆、石灰、石头、泥等等。该阶段主要致力于劳动。

第二个阶段有两部分：一个是培训，另一个是实践。这里培训是为了乞讨、蓝格提生活与劳动；实践是穿着卡夫尼实际外出乞讨，过蓝格提生活，同时在劳动阶段实际工作。

这种蓝格提、劳动与乞讨，相当于为建筑和打基础收集材料，如砖头、砂浆、木料等等。放上地基最后一块石头，相当于完全彻底的舍弃。

第三个阶段即上层建筑——真正生活——的建造。该生活有始却无终。

如前所述，培训和实践时期的特点是普通正常的情形情况。因此，为此目的蓝格提、劳动与乞讨阶段（终止于地基最后石块的放置，即完全彻底的舍弃）将被视为正常普通，不管世人怎么想。

取得彻底舍弃之后，实际上住在建筑里的第三阶段，由异常非常的情形情况构成。普通正常情境也会有。但使你们享受痛苦的，乃是异常非常情况。

我只能说这么多。这个阶段的生活将带入无终之终！

下午茶后，讨论转向个人需要与必需品。巴巴得知同伴们没有足够的毛衣抵御哈德瓦与瑞希克什的喜马拉雅山脉严冬。除了每个人提交的日常必备品清单，巴巴还叫埃瑞奇给每人另购两条毯子。

之后巴巴解释：“我们现在所带物品，要维持到新生活末尾，1月1日后不能添加东西。再也没有钱购买。能对一切时间和情况提供的东西有限。批准了这些必需品，我已问心无愧。在可支配的有限财力内，我已尽力。”

次日，11月8日星期二上午，巴巴到男子屋时，看到古斯塔吉的床铺周围用粉笔画着界线。巴巴问他：“你怎么不放弃旧习？”

“我看不出那有啥害处。”古斯塔吉回答。

“但我看到它的危害。你为何这么做？”

“您看到危害，我不再做了。”古斯塔吉回应。

“但你为什么这样做？”古斯塔吉没有回答，巴巴叫卡卡。他迟迟才来，巴巴责问他：“为何拖延？”

卡卡说：“我在煎洋葱。要把它留在炉子上，就会烧焦。”

巴巴告诫同伴们：

虽说我在纠正你们的旧习方面，已给了一切帮助，但我仔细观察到你们都已松懈。似乎没有认真对待命令。昨天早上我让伽尼戴帽。他回答说太阳不怎么热。我让阿迪演奏唱歌（新生活之歌），他忘得一干二净。这两种情况不是直接命令，但是甚至对间接命令绝对遵从，也会帮你们克服旧习。这种培训最终会帮助你们怀着一定信心，面对1月1日后的新生活。

然而，古斯塔吉和卡卡都违背了直接命令，也许出于无意，因没能摆脱旧习。我郑重地合掌，请求他们放弃一切旧习。12月底前，这些失误可饶恕。但1月1日后，你们坚持这些习惯，就不能跟我在一起。

1月1日后，在遵守条件与命令方面，人人平等，不考虑从前的服务与长期联系。爬山时倘若伽尼累倒，邓肯精力旺盛，我也许让前者唱歌，让后者停步。这种情况下，若是伽尼努力唱歌，邓肯却不即刻停下，伽尼就成功，邓肯则失败。

因此你们都要尽早脱掉旧习，记着绝对执行间接命令与直接命令——即使这种命令显得不重要或无意义。在这个阶段培养这种习惯，在1950年1月1日后会帮你们的大忙。

当地报纸编辑来达善，阿迪解释劝说后，他还顽固坚持要见巴巴本人。巴巴当时在打扫屋子。他把扫帚放在地上，走上前触摸此人的脚。

11月9日早上，巴巴来看同伴时，伽尼医生在厕所。巴巴派人叫他，他就照样来了——没有清洗，连裤子也没提！巴巴与其他人为他喝彩，对他即刻遵命大声鼓掌。巴巴显得非常满意。叫伽尼回去接着方便。

巴巴评论：“昨晚，我未受任何打扰。休息得好，因为安纳成功赶走了猫头鹰和蝙蝠！”巴巴曾派韦希奴去普纳办事。后者昨夜返回，同伴们督促他讲普纳的新闻。他回答：“巴巴命令不读报，不谈政治，也

不见朋友或熟人。我能有啥新闻？但我听到街上报童喊，古兹和阿卜特（圣雄甘地的刺客）在本月15日要被绞死。”

听此，同伴们告诉巴巴：“我们预计11月15日到达贝拿勒斯，也许政府会按印度刑法144条，禁止公众集会，阻止外人入城。为此，您能否重新考虑命令，让我们读报，在这种动乱时期消息灵通？”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巴巴做出如下决定：

一如既往，同伴们不可读报或讨论政治。为了新生活，我也和你们同等待遇，如在其它方面。因此我不喜欢有人的提议，先把报纸读给我听，同伴们再从我这里了解相关和必要事情。

对此我有个办法。邓肯若能百分之百认真对待，即是做一项重要服务。我想让他带75卢比，够他在所到之处购买两年左右的日报。可能时，他也免费接受。

只有邓肯浏览报纸，剪下对我们新生活有用的新闻。你，邓肯，剪下这些内容给我看。我同意后，再给同伴们读。我说邓肯要百分之百努力做这项工作，意思是说你，邓肯，不可把看到的政治或世界新闻，向同伴透露一字。

你只要剪下有关新法律、暴动、宵禁、144条文、罢工、瘟疫等条目。然后忘掉你读的东西，销毁报纸。这是邓肯的终生职责。

第二天，尼鲁在执行命令时无意犯错，巴巴批评他说：“倘若你没犯错我责备你，有什么可担心的？有错就改。不管对错，绝不要同我争辩，或试图为自己辩护。”

下午，韦希瓦那施·哈丹卡从戈尔哈布尔意外来到。原让他在姐姐家等着韦希奴，讨论在贝尔高姆的地产，但他出现在同伴们的棚屋，双手合十向巴巴致敬。巴巴发火，因为他和同伴们不应见他旧生活的弟子。触哈丹卡的脚后，巴巴遣他走了。

高荷的弟弟，嘉尔·鲁斯当时也在贝尔高姆工作，但因为规定，他从未来见巴巴或亲姐姐。邓肯有几次在路上与他擦肩而过，但两人都背过脸，因为同伴们受令不再与旧生活的朋友或熟人相见或谈话。

贝拿勒斯与鹿野苑

1949年11月11日，星期五，行装打好。12日晚，巴巴与男女同伴乘火车离开贝尔高姆，前往普纳。女子乘头等车厢，巴巴与男子乘三等。彭度和卡卡带行李先行。

11月13日早上6:30到达普纳。在此巴巴派彭度与拜度到孟买，预订去贝拿勒斯的火车。巴巴与同伴留在普纳车站月台。伽德卡和哈比布拉·E·哈吉姆教授出现。但同伴们没理睬，二人走开。

尼鲁需要上厕所，到附近停靠的区间车上方便。火车启动，他慌了，裤子没系好就跳下来，一屁股蹲在地上。男子们听了尼鲁的描述，开怀大笑。巴巴听说，也觉有趣。

巴巴由尼鲁和伽尼陪着，在普纳散步1小时。下午12:50离开普纳，傍晚6:30到达孟买。彭度和拜度为女子订了头等车厢。巴巴与7个男同伴乘佣人车厢，其他人在另一节车厢。

11月15日凌晨2:30，乘加尔各答邮政列车，到达莫伽尔·萨莱车站。同萨达希乌·帕特尔会合。到贝拿勒斯，需要在这里换乘火车。同伴们跑来跑去搬行李，留下巴巴独守行李。巴巴不悦，批评他们留下他不管。接着又批评自己：“我发火了，这不好。因此，你们每人都要拧我耳朵并掴我一耳光。”男子们执行。之后，巴巴平静下来，同他们一道喝茶。

天寒地冻，大伙儿都冷得发抖。清晨4:30离开莫伽尔·萨莱，1小时后到达贝拿勒斯火车站。巴巴达斯在月台等候，巴巴下车时，巴巴达斯告诉他，纳斯医生与妻子从4点一直在车站等候。巴巴批评巴巴达斯：“你怎么不给他们说明，谁都不可到车站接我们——新生活期间，达善、祝福、青睐之类全部停止。”

“我确实向他们解释了一切，”巴巴达斯辩解，“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就来了。”

巴巴评论：“一进贝拿勒斯，我就恼火，不是好兆头。”并派埃瑞奇和巴巴达斯过去，请纳斯医生马上离开，不要试图见巴巴。纳斯医生与妻子站在铁路天桥上的寒风中，巴巴与同伴们还在月台。接到巴巴的

指示，纳斯夫妇失望地离开。但这是给他们的帕萨德！他们其实很幸运，因信心坚定，承受了这种爱的打击。纳斯医生和卡尔医生都没见过巴巴；对他的方式不熟悉。但新生活期间，在贝拿勒斯，他们为巴巴提供了很大帮助。实际上他们是“老灵魂”，与神人曾有往世联系。

纳斯医生在车站出现，使巴巴一行拖延 1 个半小时。纳斯医生曾解释，他是带司机来接 4 位女士的。巴巴也同意了，前提是纳斯接受 1 卢比的报酬。纳斯夫妇走后，巴巴与女子坐医生的汽车到巴拉特·密拉坡区附近的尼奇园房子。同伴们带行李跟随。纳斯医生租了一座宽敞堂皇的房子，叫纳提·伊姆利，有两个独立建筑给男女分住。还有一个大花园，四周围着石墙。

高荷旅途劳累。一进房子就坐在沙发上。巴巴不喜，纠正她：“新生活中，禁止使用椅子、沙发和床。这里虽说样样舒适，但一样都不要使用。”

纳斯医生家送来诱人的饭食，量又大，连当天午饭也有了。起初，两位医生都拒收最初 25 天的 600 卢比餐费；但最后遵照巴巴的意愿接受了。卡尔医生的父亲伽亚·帕萨德也与妻子从拉特来到。巴巴谁都不见，却通过大阿迪、巴巴达斯与埃瑞奇传达讯息，这被全家人看作大幸。

房产很大，但已久未打扫。因此，从第一天，巴巴与同伴们开始清洁工作。行李箱已从贝尔高姆，货运到贝拿勒斯，但发现一个箱子丢失。在货到齐之前，当局拒绝把其余的交给韦希奴。同伴们没有别的衣物，巴巴建议他们洗澡后再穿上同样的衣服。

当天，11 月 16 日，巴巴再次派埃瑞奇、阿迪与巴巴达斯带 700 卢比找医生们，叫他们用这笔钱给巴巴买两头奶牛、两头母驴。因为两位医生都热心服务，巴巴给了这个机会。并通过阿迪和埃瑞奇给纳斯医生传话，说他很幸运成为新旧生活之间的“链接”。

伽亚·帕萨德已开始负责做饭。巴巴几次派韦希奴过去，批评说：“你在这儿做饭还是生烟？就这么笨？”

伽亚谦卑地回答：“先生，请原谅我；不会再有烟了。”

韦希奴以为伽亚·帕萨德是厨子。实际上他是富有的运输公司老板，来为巴巴做饭。当晚，伽亚回到儿子家，儿媳说道：“要是巴巴也让我们做饭，该有多好。我们也会为他服务出力。”纳斯医生的妻子也有同样想法，但因限令，不能提要求。

翌日，伽亚到纳提伊姆利做饭时，韦希奴照巴巴指示，批评说：“嗨，厨子，昨天的饭糟透了！你到底懂不懂烹饪？”

伽亚谦卑回答：“先生，我保证今天做好点儿。原谅我昨天的失误。那是第一天。”

晚上巴巴通过韦希奴传话给伽亚·帕萨德，从明天起要在纳斯医生家做好饭送来。伽亚很高兴，因为两个医生的妻子都希望有这个机会。

伽亚·帕萨德不顾指责嘲讽，怀着十分的谦卑与爱，真诚地服务美赫巴巴。巴巴不给他达善，也不让他跟同伴们一起坐，还无缘无故地苛责他！甚至不许医生们和家人到房子附近。这种严厉却是巴巴给两家人倾注爱的方式。

11月17日，星期四早晨，巴巴一见同伴，就让他们去洗脚。他们回来，巴巴不由分说，用手触他们的脚。新生活中，禁止提“满德里”这个词。包括巴巴在内的全体成员，都叫“同伴”。这意味着，当时巴巴的工作属于浊层面意识；巴巴为了工作而立足浊界，扮演信徒的角色。扮演该角色的同时，向同伴们展现一个信徒的所有弱点。同时，通过身体力行，指出摆脱弱点的道路。在新生活的这个阶段，巴巴从大师完全成为信徒，其神性和人性意识完美地表现了该角色。完美之化身在每个方面都十全十美。完人做清洁工作，显现完美。扮演国王，也完美无缺。扮演穷人、信徒、无赖，无不完美。通过步步阻遏同伴们的不完美，巴巴通过‘不完美’之媒介，将他们领向完美！

触完同伴们的足，巴巴说：“用于买驴的专款，使我们维持到今日。纳斯医生给我们提供免费住宿，又使这项专款有所增加。省下的200卢比和手头500卢比结余，共700卢比，已交给纳斯医生。让他尽可能买两头奶牛，并且买两头绝对必要的母驴。若需额外费用，纳斯医生将自己掏腰包施舍。”

两位医生家送的午饭美味可口，巴巴评论：“他们的爱和奉献超过限度。”

下午，巴巴将在贝尔高姆留下的钱，交给每一个同伴购衣，解释说：“会给你们每人14卢比买鞋和别的用品，5卢比买手套。棉夹克与围巾会从卡卡带的钱里出。”

“只有花这笔钱时，同伴们才能摸钱，要花光。若剩余一分，都要送给乞丐。从这笔钱中，不可花一分钱买别的，比如茶、嚼烟、烟草等等。

手套必须买；从这项中省下的，可用于买别的。”

巴巴最后说：“从今天起，要倍加谨慎。我不再纠正和帮助。不小心警惕，你自己倒霉。我会努力保持情绪。若失败，则有补救措施。”买衣服的事宜终于有了着落，同伴们抵御严寒有望。

埃瑞奇和韦希奴从火车站拉回全部行李，包括曾丢失的箱子。同伴们换下已穿了五天的衣服；安放了个人物品。房子虽宽敞，但巴巴命令男子在走廊扎营，过“宫殿中的乞丐”生活。

巴巴对贝拿勒斯逗留的日程安排是：

可在 11 月 21 日和 23 日两天到集市购买个人用品。18、19 与 20 日游览河阶和城市。这三天，同伴们分四人一批去，萨达希乌做向导。

在 26、27、28 与 29 日，我与女子们去看河阶，拜度、卡卡与萨达希乌伴随。20 日，邓肯去鹿野苑看房子，对在那里的 10 天蓝格提生活培训的可行性和可能性，提出建议。

24 和 25 日，每天上午 10 点，我带一些同伴到纳斯医生和凯尔医生住处乞讨，引进在贝拿勒斯的行乞培训。25 日，凯尔家人在纳斯家准备好施舍，因为我不能走到他们住的大学那么远。

11 月 26、27、28、29 和 30 日，是同伴们成对外出乞讨的日子。20 日我会解释如何乞讨和说些什么。

从明天（18 日），中午到下午 5 点，你们可到集市采购个人用品。

巴巴令伽尼与阿迪准备一份 11 月 18 日至 30 日的活动表，标明日期与确切时间。按照指示，同伴们四人一组观光恒河阶。

巴巴每天傍晚和伽尼散步。并令伽尼每天早上用帕坦人的方式迎接他，但改用幽默的俚语：“Sthadaymashay, Khawrdemashay, Joday, Tagday, Khushhalay, Kalemashay, Salamay.”

巴巴还跟尼鲁开玩笑，因后者皮肤黝黑，称他黑魔。尼鲁不高兴，巴巴更觉有趣，称他是猪或狗。其它时间，则亲切地叫他“黑天使”。

每晚休息前，巴巴令伽尼用乌尔都语唱诵如下诗句：

旧生活已按不同方式过去；

今天也已以某种方式度完；

让明天完蛋好了，谁在乎！

彭度和玛妮感染流感，由医生们护理。

11 月 18 日，星期五，有人注意到房主和园丁在花园里溜达。巴巴

看见后不快。他曾命令居住期间，不能有人走进此地。并让阿迪与埃瑞奇叫他们马上离开。

房主听后回答：“是我的错，恳请原谅。我知道这个指示，以为在花园里不算违令。我真的只是来看看你们是否舒适。”

确认他们什么都不需要时，他立刻离开，许诺不再进入。巴巴还是通知纳斯医生说，对他的指示执行不当，令他去见房主，让后者保证，在巴巴居住期间，决不再踏进房子花园。

次日，11月19日，继续讨论从贝拿勒斯的徒步旅行。彭度和埃瑞奇提出：“篷车由女子使用，放巴巴的用品。但不可能把同伴们的行李全部塞入牛车——需要四辆才行。”

巴巴回答：“随着前进，到12月底，将丢掉近一半的行李。干粮是为31日结束的乞讨培训阶段准备的。1月1日后，我们靠乞食生活。不再有一文钱。根据新生活条件，即使遇到紧急情况，也毫无退路！”

阿迪建议用骆驼车拉行李，巴巴回答：“我也考虑到用骆驼，但不用车。”大家都支持阿迪，巴巴也称赞他的及时建议。

拜度插话：“在波斯我赶过骆驼；会驾驼车。”

邓肯也说：“我在撒哈拉沙漠骑过骆驼，也有些经验。”

这次讨论的结果是，巴巴派阿迪与埃瑞奇给纳斯医生捎信：

纳斯医生将从卡卡带的3000卢比牲畜饲料费中，再收取1000卢比，用来买一头好骆驼与驼车。包括这笔款在内，纳斯医生现有1700卢比。他要用这些钱买一头骆驼，一辆驼车，两头母驴；钱够用的话，再买两头奶牛。若需更多钱，纳斯医生应自掏腰包支付差额，作为施舍。

纳斯医生答应安排一切，但说他不理解为何放弃买奶牛。钱若不够，他会以施舍的方式补足差额。

巴巴指示拜度与巴巴达斯，收集贝拿勒斯的玛司特和圣人信息，这时大阿迪插话：“您在美拉巴德说过，您的玛司特工作结束了。这个新玛司特阶段又是什么？”

巴巴说：“你们这些人记性差。不记得也没领会我就此在贝尔高姆说过的话。”并要伽尼医生从日记中找到有关记录，读给大家听：“我也许会见玛司特，并让你们见玛司特……圣人……和萨度。”

巴巴接着解释：

旧生活的玛司特活动，纯粹对我重要。但此后这项工作将对你

们都重要。我也许会让伽尼给玛司特按摩，或让韦希奴给他喂饭。从今以后，对玛司特、圣人和萨度的工作，将绝对迥异于以往的。我也许让你们服侍他们，或者我亲自在你们面前服侍他们，以前从不是这样。我也许甚至会当着你们或别人的面，以让你们都震惊的方式，让自己受辱。因此，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工作，我需要玛司特、萨度与圣人。

在这个新生活中，我与你们大家地位平等。你们普通，我也与你们一样普通。你们在某方面伟大非凡，我也伟大非凡。你们不一般，我也是不一般。因此现在，关系到玛司特、萨度、瑜伽士与圣人，我与你们一律平等。

拜度若是不理解这点，就会给我弄一堆麻烦。看在神的份上，叫你们做什么就做什么，放弃旧习！

巴巴达斯曾按巴巴指示，去收集玛司特的信息，拜度就新旧玛司特，开始纠正他。此乃巴巴所指的“旧习”。

11月20日，星期天，巴巴心情愉快，用乌尔都语向伽尼授述对句：

无助今天赋予我们勇气
为此我们已经渴望多年。

“这一天很快一定到来，”巴巴说，“到时候我们都能自豪而理直气壮地这么说。”

随后授述了乞讨指示：

从贝拿勒斯开始，乞讨会变得自然。为了在贝拿勒斯培训的目的，我们应当有一种方法。这并不是说，这种方式在街上样样适用。

因此，在贝拿勒斯乞讨，有4个前提：

- 1) 赤脚；
- 2) 穿卡夫尼（至脚踝的长袍）；
- 3) 铜碗（提供的铜罐）；
- 4) 吉乎里（带有若干口袋的布袋，以便接受各类面包、谷物或干粮）。

我前面说过，到市场购物时不能碰女子或与之交谈。乞讨时也不可碰女子；但可以同向男子乞讨一样，请求并接受她们的施舍。

乞讨时对女子说：“母亲，请以爱施舍（Ma, Ma, premsay bhiksha dijiye）。”

对男子说：“兄弟，请施舍（*Bhaiya or Bhai, bhiksha dijiye*）。”

得到施舍，不管质量、生熟，要立刻离开，拿到我面前。在一家门前受拒绝，马上到下一家，再到下一家，等等。

尼鲁（印度徒）到穆斯林社区乞讨，伽尼（穆斯林）到印度徒社区。给什么接受什么——熟食放铜罐，生食放布袋。在贝拿勒斯，除了固体食物、生食与流质食物，其它的都不要接受。

不要特意去甜食店。不要到商店或食堂乞讨。要到私人寓所住宅。也不要到布施地点，比如慈善机构；只可去私人住宅。不要去熟人家。

两人成对一起去，都接到施舍后立刻返回。对赞誉或敬意，要照样回应。不要招惹人，也不要让自己激怒。尼鲁若被穆斯林侮辱，不要表现愤怒，而是去另一家。即使受到最大挑衅，也不要表现愤怒。

如果晚上7点还未得到施舍，可以回来。在规定日期每天10点钟出发乞讨。若有人连同谷类或食物，往你挎包里放一枚钱币，你瞧见了就要请施者拿回钱币。他若拒绝拿回，就当场倒空挎包，连同里面的东西。你若不知食物里有钱币，则不为错。

在外乞讨时不要吸烟。卡夫尼里面要穿内衣。铜器要一尘不染，因为我也会吃里面装的熟食。要在住所门前接受施舍。接受后，双手合十致意，离开。这些主要是为了在贝拿勒斯的乞讨培训。

另外，不要从阍人那里开始乞讨生活——这不是吉兆。1月1日后，则没有关系。

午后，巴巴要韦希奴和萨达希乌研究印度天文年历，再告诉他1950年在哈德瓦举行的为期1个月大壶节期间的重要日期。主要日子有4月2日、13日与17日。同一天派遣邓肯前往鹿野苑看房子，因为巴巴希望到那里几天。

接下来三天，同伴们遵照指示去市场购买个人必需品，比如肥皂、牙膏、剃须刀等等。卡卡、古斯塔吉与彭度留下陪伴巴巴，他们的必需品由阿迪和韦希奴代购。女子的用品由埃瑞奇购买。

11月22日，星期二晚上，伽尼用讽刺口吻跟同伴们开玩笑：“新生活的意义仅仅是：

在奇怪时间做常规事务；

在无困难之处制造困难；

对顺利情况紧急制动——

即是我们所谓的新生活！”

巴巴无意中听见伽尼的话，叫他解释。伽尼滔滔道来：“瞧我们的可怕早茶时间——清晨5点！这么早没有阿提、祈祷、圣线、礼拜等宗教仪式做；但在这恶劣的刺骨严寒中，却叫我们清晨4:30从床上爬起，哼哼复嘶嘶，哆嗦复咳嗽，只为5点喝杯茶、吃块饼（如果有的话）之寒冷乐趣！说真的，应该把早茶称作‘悼’茶！”

伽尼的话博得男子们会心大笑。巴巴也似乎喜欢这个玩笑。但道晚安时，却出人意料地转向拜度，命令：“明早4:45上茶，提前15分钟。”

次日早上，巴巴再次提起伽尼对尴尬早茶时间的评论：“我一宿未眠。大家对伽尼话的自发大笑，令我思考。我不知该把伽尼的早茶评论和你们的开心大笑支持当作玩笑，还是你们对此当真？如果伽尼只是开玩笑，未能欣赏则是我的错。如果他当真，你们也认为早茶的命令不必要且无意义，那就不单纯是批评，而是对新生活条件的最公然违反！”

同伴们对此大吃一惊，纷纷保证，虽然巴巴的有些命令并不总是容易理解，但他们谁都不会视之无意义或不必要。于是巴巴把昨晚的插曲当作玩笑，紧张气氛很快放松。

然而，巴巴曾怀疑同伴们的意图。作为弥补，他令人人拧他耳朵，之后说：“我对你们思想感情的澄清，感到满意。一个不眠之夜值得。”

1949年11月24日，星期四，巴巴首次到纳斯医生家乞讨。[注：巴巴开始乞讨的日子是美国的感恩节。]那天早上七点，巴巴一到同伴处，就命令他们去洗脚。他们洗完回来，巴巴用手触他们的脚，再触自己的前额。并叫伽尼宣读他两天前授述的祷文：

**今天，11月24日，
是生活中对我重要的日子。
我请求最慈悲的神
宽恕我和同伴们的任何弱点
和有意无意，个别或集体或互相，
个人或非个人，
在条件或其他方面所犯错误，
以及任何淫欲、嗔怒、贪婪或
旧生活思想欲望。
我请求神赋予我和同伴们一切力量，**

百分之百地坚守誓言和条件，
因为他，全知者，知道
从1950年1月1日起，
在我们的誓言与条件方面，
对我和同伴们不会有任何的妥协。
我宽恕你们，我的同伴们，
并请求你们大家宽恕我，
我请求神宽恕我们所有人，
不仅仅是仪式上，而是全心全意地宽恕。

祷文宣读中，巴巴无比安详平静。满面爱、慈悲和宽恕。就像审判席上的法官，把整个世界拥入怀中！在永恒的当下，他作为法官、犯人和罪行一体，宽恕自己。

巴巴让伽尼把祷文为不懂英文者译成印度语，又让他一遍又一遍读了好几次。自始至终，巴巴全神贯注倾听。之后做宽恕手势，仪式结束。巴巴为行乞做准备。

乔装乞丐的美赫巴巴，由邓肯、埃瑞奇和巴巴达斯伴随，于上午9:45步行1公里到纳斯医生家。巴巴身穿白色卡夫尼；左肩挎赭色布包，右手提黄铜罐，未戴头巾，赤脚。宇宙之主成为乞丐，来到从未见过他、却为履行其愿望而感恩的一家人门前。

巴巴走到纳斯医生家门阶，全家人都站立恭候，全神贯注于他的美和优雅。他们已得到事先告诫，不可用任何方式致敬——不礼拜、不献花环或双手合十。也不可触他的足或提问。

庄严的时刻。巴巴站在门阶外，埃瑞奇说：“请以爱施舍。”纳斯医生默默将熟食和生食施舍给巴巴和同伴。巴巴在走廊来回走了几步，离开。纳斯家人沉浸于他的爱；口唇沉默，心头激荡，心声只有上主听见。

巴巴将施舍拿回住处。埃瑞奇、邓肯与巴巴达斯随后。大家享用了愉快的一餐。

第二天，11月25日，因凯尔医生家较远，巴巴再次到纳斯医生家乞讨。古斯塔吉、阿迪和巴巴达斯随行。这次是接受凯尔一家人的施舍。又一次，在虔敬的静默中，巴巴接受了施舍。经巴巴许可，纳斯医生安排了当地摄影师为这个场合拍照。除了伽亚·帕萨德，全家人都未见过巴巴。

两家人多么幸运，
美赫主在其门前开始乞讨生活，
从其手中接受首次施舍。

从 26 日起，同伴们开始外出，在这个古城沿街乞讨。装扮与巴巴相似：赤脚，白色卡夫尼，拿着乞讨铜钵和橘色布袋，另加绿色包头巾。他们两人一组，挨家挨户乞讨，得到施舍为止。作为印度最著名的印度教朝圣地，贝拿勒斯不乏萨度、苦行僧或乞丐，但新生活伴侣的特殊打扮让人驻足，打听他们的信仰、宗派、种姓或古鲁。

有的人出于爱或以其神名给予，有些人不给。在一个穆斯林社区，卡卡和尼鲁受到嘲笑：“你俩长得像旁遮普摔跤手！为啥讨饭？干吗不找份工作？”尽管如此，同伴们还是完成了挨家挨户乞讨。

帕椎从阿美纳伽被召到贝拿勒斯，送来篷车、两头公牛与牛车，但他 11 月 30 日才到。且不可以见新生活伴侣，尤其是巴巴。要他把篷车、牛车与牲畜留在火车站，不可同在车站等候的埃瑞奇和彭度交谈。

纳斯医生在鹿野苑为巴巴和同伴安排了住宿，邓肯前去查看。阿迪已随纳斯医生到鹿野苑，确保男女同伴的住宿合适。

讨论从贝拿勒斯和鹿野苑北上哈德瓦的徒步旅行和所需物品时，巴巴和同伴们注意到，已没有钱买食物。在培训阶段巴巴的帮助持续到 12 月 31 日，但连最便宜的食物也没钱买。这段时期额外需要 600 至 700 卢比，但这没有纳入预算。

巴巴和同伴们详细讨论这个问题，就如何得到这笔钱征求意见。但在新生活条件范围内，找不到补救办法。巴巴出主意说：“我们最好卖掉全部个人用品，比如衣物、箱子等等。”

即便这样，预计也超不过 400 卢比。但考虑到即使在冬天，食物也比衣物更重要，巴巴规定，“把箱子和衣物送给纳斯医生和凯尔医生，由他们随意处置，当作我们新生活到访纪念。他们可付 1000 卢比，帮助我们购买食物。这样 12 月 31 日之前的食物问题就会解决。”

两位医生和伽亚·帕萨德欣然同意，立刻付了款。箱子衣物也交给他们。衣服包括巴巴的一件外套，一件白袍。医生们传话说，他们希望把这些东西作为施舍归还，但巴巴拒绝收回。实际上他们本来就抱着这个想法接受一切的；但巴巴不同意，因为他想让同伴们经历困境，从而有意制造了资金短缺状况。

这个问题解决了。巴巴对同伴们评论道：“10月16日离开美拉巴德时，我们相对来说是轻量级。在贝拿勒斯，处置掉箱子和旧生活衣物，我们变得轻如羽毛。1月1日后，谁知道？我不敢保证——我们也许会轻如空气！”

巴巴决定12月1日离开贝拿勒斯，前往鹿野苑。并给纳斯医生和凯尔医生传话，将骆驼、驼车、奶牛与驴子送到那里。他们竭尽所能为巴巴做一切，但巴巴不见他们，只通过同伴交流。但两位医生依然感到幸福满足。

巴巴希望车队中有一匹白马，伽亚·帕萨德·卡勒抓住这个机会，表示购买白马的愿望。巴巴接受了，指示他买到白马后也送到鹿野苑。就这样，巴巴在贝拿勒斯的两周里，两家人向他提供了珍贵服务。

1949年12月1日，星期四，巴巴和男女同伴，步行前往鹿野苑。

男同伴组成先遣队，肩负微薄行囊行走。巴巴与女子跟在一弗隆后。巴巴时而走上前同男子一起，接着回到女子这边。人人心中回响着《新生活之歌》：

“倾听美赫巴巴的沉默之言，
每个爱神者的历史都包含其中……”

随着神人返回他作为佛陀讲道之处，同伴们踏着沉默语言节拍前进。有个玛司特出现在路上，仿佛来欢呼这个重要事件。巴巴让他随行，玛司特随男子队伍，行至鹿野苑北4英里处。

在鹿野苑，纳斯医生为巴巴和女子租了他朋友的一处房舍，并在八分之一英里远，为男子租了另一处。纳斯和凯尔家人开车从贝拿勒斯送餐，继续远距离负责一切安排。

鹿野苑是全世界佛教徒的最神圣地点，是释迦牟尼佛给最初五个弟子讲道和佛法开始传播处。佛教的最初僧团也在此成立。

鹿野苑有很多佛寺与巨型佛塔。在佛塔附近的主庙，有位日本画家绘制了佛陀生活场景壁画。还有最初用于静心的地下单间石屋，由台阶通下去。当时这些地下洞穴大多已成废墟。

巴巴带女子们参观此地时，叫妹妹玛妮在一张纸上写下本时间周期的著名阿瓦塔名字，交给他。玛妮将写着琐罗亚斯德、罗摩、奎师那、佛陀、耶稣和穆罕默德名字的纸条递给他。巴巴把它装进口袋，走下通向地下的台阶。

12月7日，寒冷刺骨的早晨，巴巴又和男同伴通过鹿野苑废墟地道，走回地下室。只穿一片腰布，几近赤裸的同伴们，在严寒中冻得发抖。人手一份祷文。巴巴坐在台阶上，让人人随他的开始信号，在心中默念祷文15分钟。

这个古老的圣地和平寂静。大家坐在台阶上，注视着巴巴。他微笑着示意他们开始默念如下祷文：

神啊，给我力量，百分之百地遵守条件。

神啊，助我说真话，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说谎。

神啊，助我控制嗔怒，避开贪婪欲望。

神啊，助我正直公平，诚实友善地对待我的同伴和接触我的人。

15分钟后，巴巴示意同伴们穿上衣服，站成一排。巴巴站在通道一端，当同伴们准备好时，指示他们一个接一个走上前交出祷文。他边接边跟每人亲切握手。

巴巴容光焕发，显示他对所做工作十分满意。他微笑着和同伴们登上台阶，走到门口，要伽尼高喊7遍，“呼伽耶！”——“结束！完成！”随着伽尼高呼，巴巴每次都亲自举起右手加入。

回住处的路上，巴巴建议同伴小心保管祈祷时穿的腰布，不要再使用，标上特殊标记单独保存。

在女子住处的花园，有间园丁住的小屋。巴巴尤爱这位园丁，常派高荷去询问他需要什么。有一次园丁告诉她，“不需要。塔库给了我一切；我什么都不需要。”高荷以为园丁所说的塔库，是指他的房东或主人。但巴巴听了她的汇报，只是笑了笑，向她和美娉解释说，园丁指的是奎师那本人。

有一次，园丁向高荷要一盒火柴，巴巴让人送去。每天巴巴都向同伴们提到他，称他是“圣马里”——圣人园丁。

那天从鹿野苑地下室回来，巴巴和同伴们去看园丁。圣马里高兴地对他们微笑，合掌致敬。巴巴赞扬道：“看，在这种严寒中，他也睡在露天破床上。亲手做饭，只有一只锅。一年到头，只吃煮米饭拌盐。他清晨四点起床，开始念‘悉姐—罗摩，悉姐—罗摩。’每天早晨四点到井边洗澡，在花园干一整天活儿。他啥都不需要，总是快乐。每天还喜欢送我五只小萝卜。他无所欲求，因为他是圣人。他唯一渴望的是塔库（神）；为此他的塔库（巴巴）今天来看望他。”[注：这位园丁单纯

而谦卑，具有圣人的品质，但不是第六层面的辟尔。]

巴巴在鹿野苑待了十二天。在此期间，他和同伴们讨论从鹿野苑到哈德瓦的徒步旅行，决定把行李用火车货运到曼吉瑞村。巴巴指出，“我们用衣服和箱子跟纳斯和凯尔换来的 1000 卢比已经花掉。现在另需 300 到 400 卢比的货运费。这笔钱从哪儿弄？”

过了一会儿又提出解决方案：“准备卖掉你们的手表凑钱。”

就这样，大家认命，巴巴又向“轻如空气”迈出一步，摘下手表放在巴巴面前。不过，巴巴让邓肯、彭度与阿迪留下手表，因为常遣他们出门办事，需要手表守时。共收集十二只手表，包括女子的一只。

之后巴巴指示埃瑞奇给德里的克基·德赛打电报，叫他带 500 卢比到贝拿勒斯。德赛 8 日到，拿钱换来十二只手表。10 日，克基将全部行李发往德拉敦。还受命卖掉手表换回钱。

纳斯医生和凯尔医生已将骆驼“博拉·罗摩”（天真者之主）、驼车、两头奶牛和一只小牛、两头母驴和一匹白马送到鹿野苑。[注：与车队的其他动物不同，巴巴或同伴没给白马取名。]

出发的早晨，巴巴送给圣马里一条毯子，送给另一个园丁几件衣物。圣马里伸手接受他所称的“博伽梵的礼物”，但恍惚中没有意识到巴巴给他包裹。

巴巴手搭圣马里的肩膀，走出小屋，凝视着远处纳斯和凯尔家人。巴巴邀请他们在鹿野苑的最后一天来，瞥见他一眼。

哈德瓦朝圣

美赫巴巴在鹿野苑共逗留 12 天。1949 年 12 月 12 日，星期一，早上 7 点，巴巴率领 4 位女子步行出发，埃瑞奇走在旁边，2 小时后整个旅行车队跟随。邓肯负责白马。彭度驾篷车随后，拉车的是黑色英国公牛“王侯”。[注：牛是巴巴命名的。刚生下不久由萨若希送给巴巴。牛在美拉巴德养大。巴巴用奶瓶喂它牛奶。]接着是拜度驾的驼车。后面跟着萨达希乌驾的牛车。再后面是 2 头奶牛、牛犊和 2 头驴。

上午 11:30 他们与巴巴和女子在贝拿勒斯会合。同伴们和巴巴穿戴着白色卡夫尼和绿色包头巾，女子们穿蓝色棉纱丽。全体再次上路，景象壮观非凡。[注：车队离开鹿野苑的时刻激动人心。从远处观望的帕椎，后来常讲他当时多么希望给车队和跟随的动物拍照。但新生活期间不许拍照。]吉普赛生活开始。

*仿佛是为了征服淫贪嗔，
男女和动物车队向前挺进。
听见驼铃叮当，顽固弱点开始动摇。
白色骏马象征纯洁和阿瓦塔之神堂。*

路人深感好奇。打听同伴们的种姓宗派和目的地。得知车队前往哈德瓦，鞠躬致敬。多年来第一次，大壶节在哈德瓦举行。人们把他们当作僧侣修女。

*他们的无助谁人知晓？何人领会？
这种无助却掌握着坚强力量的秘密。
无助来自对神依靠，力量来自对神信赖。*

马匹、母牛、小牛和驴子不断制造麻烦。邓肯牵马；伽尼和古斯塔吉负责的 2 头驴，过几分钟就拒绝前行。伽尼受够了驴子的顽固。尼鲁和阿娄巴的奶牛也不省心，最后尼鲁只好把小牛扛在肩上。

有一次，伽尼因驴子发牢骚。目睹此景，阿迪说道：“是啊，亲爱的医生，你爱读各类语录，讨论哲学等等。发表堂皇言论是件快事，经历灵性却不无痛苦啊！”巴巴听见，表示赞赏。

第一天，停在一个叫希瓦普尔地方的学校操场。巴巴遣巴巴达斯和埃瑞奇去乞讨。埃瑞奇先来到一位老妇人家，她穷得连一点面粉都没有。但她叫埃瑞奇等着，自己到邻居家借来面，慈爱地施舍给埃瑞奇。这位穷妇人多么有福！神人派同伴到她门前乞讨，一无所有的她没有辜负。

在严寒的冬夜，同伴们宿在露天。多余的衣物已卖掉，困苦不堪。4位女子睡在篷车里。卡卡和莫里准备食物。彭度、邓肯、尼鲁、阿娄巴、萨达希乌和拜度照管动物。

寒冷使同伴们无法入睡。伽尼医生心生一计：“我们得罢工！从明天起，谁都不做事儿。静坐抗议。我们反正得死，何不死在此地？再前进有何用？这种寒冷谁也活不过去。”男子们似乎支持伽尼，他也对自己颇为满意。但第二天一早，巴巴来到，大伙儿却遗弃了伽尼，继续履行职责。留下伽尼孤单一个，傻傻站着。

12月13日早上8点，离开希瓦普尔。此后，驴子由女子负责。她们边走边捡小树枝，让驴子驮着，用来生火煮饭。从希瓦普尔，巴巴让伽尼坐上篷车，在彭度身边，条件是无论在哪儿停，他都得去乞讨。

一天，美嬉、玛妮、美茹和高荷一边走路，一边捡树枝木条。这时一辆牛车走过。车夫对面前情景肃然起敬，问她们去哪儿。听说是哈德瓦。车夫恭敬地邀请她们坐上车，但美茹郑重回答：“我们去哈德瓦朝圣，得步行。抱歉，不能坐车。”

车夫谦卑地说：“不过，请坐一会儿，姐妹们。你们的神圣旅行不会因坐车受影响。”

玛妮满有把握地回答：“朝圣应当步行。舒舒服服算什么朝圣？”

车夫走了，过了一段又停下来。与之同时，巴巴从男子处回来，叫女子上篷车。坐下后，玛妮和美茹拉起窗帘向外瞧。不一会儿，经过休息的车夫。见女子舒服地坐在车里，他的目光好不轻蔑！玛妮和美茹只得羞愧地缩回头。方意识到巴巴让她们坐车的原因！巴巴返回，叫女子重新走路。这对两位女子是个教训，一如平常，什么都逃不过巴巴。

正午，队伍到达巴巴特普尔，在一片树林扎营。巴巴派伽尼和巴巴达斯去乞讨，卡卡做午饭。协助卡卡的莫里，累得躺着剥切洋葱。卡卡对此不满，但在新生活条件下，却不能开口批评。

所带口粮足以坚持到12月底，但每一站巴巴都会派同伴乞讨。说：“我们若在江布尔发现好住处，就待上四五天；在那里，我会在新生活

条件和誓言范围内，想个提供好食物的计划。”

白马、奶牛和驴子继续制造大量麻烦。为此，巴巴派阿迪、伽尼和巴巴达斯提前到江布尔，安排把动物用货车运到哈德瓦，并寻找合适的驻地。

12月14日，大家都凌晨3:30起来，黑夜寒冷刺骨。彭度、邓肯、萨达希乌和拜度喂好牲畜套上。用完早茶早餐，7:30离开巴巴特普尔。

所到之地，都引人注意。在一个村庄边，几个女子从井里打水。看到篷车，跑过来，兴奋地问女同伴去哪儿。得知是哈德瓦，她们又问：“你们一路步行？”玛妮回答说，打算这样。听此，村民急忙回家收拾好衣物，要跟她们一起走。这次事件后，巴巴令4位女子待在车里，不露面。

他们那天上午步行12英里，下午2点左右来到瑞哈塔（也叫伽拉尔甘特），在一个芒果园停下。卡卡准备食物。当地村民聚集，一些村妇声称是来达善步行赴哈德瓦的女子的。在鹿野苑，巴巴说过：“在徒步旅行中，我们会受尊敬也会受辱，两种情况下都要不为所动。”前者似乎成真，因为在瑞哈塔4位女子成为崇敬对象。

12月15日凌晨3点，同伴们再次早早起身，但直到9点，才准备完毕。离开瑞哈塔，行进4英里，在一个村边树林停下。村童围着巴巴，集体表演了体操。稍事休息后离开，下午1点左右，来到一条河边，再次休息。卡卡为大家备茶。白马不知何故受惊兴奋，让邓肯难以控制。

又行走几英里，于下午4点到达江布尔。直接到镇里，但找不到先行的3个同伴。江布尔的人也对车队甚为好奇，围聚上来。这时巴巴达斯跑来，说阿迪和伽尼正忙着落实住宿细节，来不了。他带领他们到所选地点。解释说情况复杂，他也不敢确定他们到达时是否已谈妥。队伍到2英里外的驻地时，误解已澄清。之后5天在此驻留。

伽尼、阿迪和巴巴达斯到江布尔寻找住处出发前，巴巴曾令他们乞讨为生。3人寻遍江布尔，也没找到符合条件的住处。筋疲力尽，坐下决定下一步。巴巴达斯的风湿痛几乎让他崩溃。伽尼抱怨没有像样的食物，阿迪默认。

结果商讨，雇了辆马车，把他们拉到饭馆。阿迪从安排住宿的钱中拿出10卢比给车夫，虽然车费只有半卢比。阿迪恳求：“兄弟，施舍给我们些食物！”

车夫转过头，惊奇地问：“您说啥，先生？”

“别问了，”阿迪说，“你要是不施舍食物，我们就得挨饿！跟我们进饭馆点饭，告诉我们那是你施舍的。我们就会饱餐一顿。”这人从未遇到过如此奇怪的要求。他瞠目结舌地盯着（看上去确实很饿的）阿迪，但还是按要求，从阿迪给他的车费里付了饭钱。

吃饭时同车夫攀谈，得知有一处叫凯园的空房产。阿迪打听到房主的住址，去找他。后者同意让他们住在那儿。让佣人陪阿迪去看地产。从墙外，阿迪感到符合巴巴规定的条件，同意了。大门锁着，阿迪要佣人打开。佣人说钥匙错了，叫阿迪找人砸开。阿迪起初犹豫，但还是让人砸开锁。进去看了看。有几间破旧建筑和一个走廊。花园相当大，阿迪很喜欢。他正在查看，另一个人带着两名警察来到。

阿迪出来，一个警察问：“你为什么砸锁？”阿迪吃了一惊，问后方知这块地处于法律纠纷。让阿迪住的那位和带警察来者，在打官司争夺所有权。

阿迪做了解释，恳求带警察来者让他们住几天。那人勉强同意。这时车队和同伴到达。这就是阿迪没前往迎接的原因。

车队在凯园住下，但巴巴不许女子使用房屋。男伴侣在外面地上，女子睡在篷车里，白天用走廊。地方很脏，女子彻底清扫了一遍。

巴巴与同伴们在严寒中步行4天，行走38英里，到达江布尔。餐风露宿，食不果腹。每次停下，都得给动物饮水饲料，拴到合适地方，维修车，乞食，做饭，洗锅，打水，洗衣，等等，加上别的琐事，加剧了疲乏劳累。严寒又让他们休息不好。

因此，12月16日，同伴们听到巴巴的话，松了一口气：“卖掉骆驼、驼车、两头奶牛和小牛。邓肯、埃瑞奇和彭度去火车站询问，怎样把两头驴、白马和牛车运到哈德瓦。”

巴巴决定以半价卖掉奶牛，另外，小牛让行进速度减慢。骆驼步履缓慢，驼车常出故障。女子们发现，驴子驮着东西就愿意走路，因此留下。白马也不能卖，因为是施舍的。

1949年12月18日，巴巴对同伴们说：

考虑到眼前的事实情况，我准备确定一项计划，一经采用就不可改变或妥协，直到无终之终。今天上午，我同埃瑞奇和伽尼阅读了条件通告。在计划最后决定之前，有件事我必须了解你们大家的明确意见。没人知道这个计划；只给过埃瑞奇稍许暗示。

仔细听我说。你们都知道，我为你们每人留下1000卢比，由美赫吉保存。此外，还给他10000卢比，在不因你们的过错遣你们走的情况下，给每人100卢比作路费。但若是你们谁故意违规，被责令离开，就不会得到1000卢比，也不会有100卢比路费。

已将一些钱给了“否瓦拉”和无须说“是”或“否”者，旨在让我在一定程度上解脱赡养他们的承诺。因此，如果我遣你们谁回去，自然必须在这方面为你们做并且已经尽力做——给你们每人留下1000卢比应急费用。我只能做到这些。

我说过，如果你们谁不因自身过错被我遣送走，会得到1000卢比。现在，为最后确定计划，并百分之百地保持条件和我的誓言完好无缺，也让我们勇敢坚强地面对无助的新生活，得吃好一些的食物来保持好心情。若必须经过虎口，就要勇敢欣然为之，别绵羊般咩叫惊恐。

现在我想知道，你们有谁愿把自己那份1000卢比交给我。因为你们仍然“无过失”，所以我能在不违犯条件和誓言的情况下，接受这笔钱去完成计划。只有这笔属于同伴们的钱能用于支持新生活。我的意思是，如果我遣你离开，你就得认为已收取为你准备的1000卢比。否瓦拉和其他人也得到同样数额。对无过失被遣离者，有100卢比做路费。这意味着，你为新生活同伴而放弃自己的1000卢比后，不得因身无分文面对世间生活，而感到一丝的失望。

我现在要你们决定，归属如下三类之一：

一：希望把1000卢比贡献给新生活者。

二：感到不能贡献者。

三：希望保留这笔钱者，今天可以无过失离开。

选择第二类者，不能也不应感到自己在同伴中的地位有丝毫降低。待遇上不会有任何的歧视。即使一个人交出钱，我也可能为健康、事故或不幸原因遣他走，而非出于他的过错。我制定这些计划，以便新生活不至于对大家成为折磨。虽然受苦肯定会有，但应是也会是令人愉快的。

这个计划如果实现，会让我真正高兴。我看到你们竭尽全力保持好情绪——新生活的先决条件。这些我都欣赏。然而，比起我看到的1月1日后新生活的朦胧画面，这些困苦根本不算什么。

我自己仍不感到自由，尽管我百分之百自由。我也感到缺乏食

物会让我们都成懦夫。12月31日自动终止的帮助阶段，允许迄今这些变通，又不影响条件和我的誓言。1月1日后，我将完全自由。

巴巴接着让同伴们在三类中做出选择，人人都全心全意地决定把个人钱额给他。巴巴对此很满意。叫男子洗手脸，逐个站在他面前。他洗了手，在每位同伴手中倒了一点水。并让他们站成一排，令伽尼诵读如下祷文：

在神面前，有神作证，
我们心甘情愿
献出我们的1000卢比财产，
真心诚意地用于新生活同伴们。
愿神让我们的新生活成功。

每人奉献1000卢比之后，伴侣们个人名下已不剩分文。巴巴接着讨论起如何在条件范围内吃好饭，如他所说的到江布尔后会做的：

现在我们有了所需资金，可以在路上买食物，并且乞讨。乞来的谷物，在1月1日后使用。我希望完全自由地考虑计划，应对1月1日后新生活的问题，比如歌唱、乞讨、穿腰布静心等等。为此，你们若是承担并负责食物问题，旅行方式，步行或乘火车，怎样都行，我会感到高兴。

我保证不会干涉你们的管理。我只给一般指示。你们得负责细节。我还会给你们自由，安排所喜爱的食物。你们提供的15000卢比（总额）估计能坚持6个月。我自感不应为新生活的这个方面操心，虽然承诺的帮助阶段一直到12月31日。

要卖掉骆驼车、骆驼和奶牛，但留下驴马。另找运载行李的方式。

然而，谁都不愿管理食物，因为都知道，大家口味喜好不同，不可能让人人满意。唯一可行的是遵从巴巴命令，不讲口味，给什么吃什么。还有一个原因是，谁都不想负责烹饪。虽说巴巴声明不干涉，他们仍怀疑他会不会干预。也许不直接做，但可能会间接做，在同伴之间制造不和——他的拿手好戏。

巴巴看出同伴的心思，天真地再次保证：“当我说我对这个建议认真，你们要相信我。如果你们负责食物问题，就会卸掉我的重负。你们自己解决这个问题，我就会轻松释然。完全由你们随意安排食物。对用餐时间、食物类型、素食肉食之类，我都不会说什么。

“对我们的旅行时间或交通方式，我也不会说什么。你们可以决定步行或乘火车。我把一切留给你们。还犹豫什么？”

巴巴咨询阿迪、彭度、埃瑞奇、邓肯和萨达希乌，但他们都拒绝，确信这看似天真的独立自主，实际上会变成缠绕自己脖子的绳索。他们表示巴巴应继续目前的乞食安排。

巴巴问伽尼：“这会儿你干吗不上前？你和阿迪总是对食物不满。机会来了。怎么不抓住？”

“要是大家都合作，我愿承担。”伽尼回答。

埃瑞奇说：“如果这让巴巴满意，我愿意百分之百合作，但我不想做监督或管理。”

没人愿意做管理，但有几个人保证，如果伽尼被任命管理，他们会竭诚合作。于是巴巴决定投票表决。包括巴巴在内共 16 人，但伽尼只得 9 票，巴巴本人也为他投了票。

巴巴说：“我对结果不满意，因为我希望一致意见。”

邓肯提议组建一个委员会，由彭度、埃瑞奇、阿迪、韦希奴和伽尼作监督。这个主意没人喜欢，被搁置一旁。巴巴评论：“你们都不明白，我确实想自由，以便照看新生活的其他细节。我说如果你们独立安排食物我会高兴，你们不相信。我问心无愧。现在，你们对食物的不满和别的抱怨，在新生活中已无一席之地。”

巴巴多么巧妙地处理了这个问题！实际上他不希望同伴对食物牢骚抱怨。现在他们连想抱怨的余地都没有。问题自然地得到解决。

在江布尔期间，严寒的凌晨，一盏煤油灯照着，巴巴坐在小帐篷里，同伴们在他面前围坐半圈，此景奇妙感人。

18 日，讨论中巴巴还为乞讨定下 20 项条件：

1. 单独或集体为 20 人乞讨，只要食物，不要别的。
2. 乞讨中，给什么接受什么——固体、流质、熟的、生的、素食或非素。
3. 不可特意要特别食物。
4. 乞讨时可劝说，请求；如有必要，可利用灵性或道德谈论。
5. 但要强调说明，我们灵性上不完美，也无灵性体验；我们听到的灵性或道德东西，我们认为是对的。
6. 不要谈我，说我是大师、赛古鲁或阿瓦塔，不要说你们是我

的弟子。只能把我和你们称作同伴。

7. 不说谎，或做任何违背条件的事情。

8. 如有必要，可与妇女或女孩交谈，只是为了乞讨和购物。

9. 不可偷窃或杀生充饥。

10. 未预先安排，不可利用所遇朋友、熟人与亲友。若在条件之内出现机会，可利用并提建议。

11. 若未经请求而有人提供，可接受各类成衣和未缝制衣料，棉的毛的均可。

12. 若有人给钱、鞋、帽、笔、餐具、洗漱品、手表、珠宝、皮带、眼镜、假牙与药品，不可接受。

13. 食物衣物及上述可接受物品，接到后要先拿给我。

14. 施舍者与接受者都应明白这是施舍。

15. 可要求并接受牛饲料、绳索、铁掌等有关动物和车辆物品的施舍。

16. 不接受施舍的动物。

17. 可要求并接受施舍的各种燃料。

18. 与先前的限制不同，现在可在店铺、私宅、埃舍、慈善组织和为旅者供食的机构乞讨。

19. 若未经请求，有人提供任何种类的烟草，可以接受。

20. 可乞讨住宿与交通工具。

会后，遣阿迪乘火车到德里，在哈吉万·拉尔和克基·德赛的帮助下，安排同伴在莫拉达巴德的住处。

同一天，奶牛卖了260卢比，骆驼与驼车卖了750卢比。

当地有些人来达善巴巴。且不听劝说，拒绝离开。这时巴巴走上前示意：“我很高兴达善你们。”这些人匆忙羞愧离开。

次日，12月19日，星期一上午，巴巴心情愉快，对比新旧生活，解释说：

我们离开了旧生活，已没有回头。旧生活实际上死了。我听说，人死后，魂灵仍与世间保持3到4天联系。进入新形体之前，有一小段过渡期，可以说是死后新旧生活之间的某种真空。同理，我们的旧生活自从10月16日已死。从那天直到12月21日，我们的新生活与旧生活有某种联系。

现在看事情怎样自行调整。不久前在贝尔高姆，我曾对你们说，在1950年1月1日郑重地完全投入新生活前，新旧生活之间会有10天“真空”。今天早上我才想起，你们也都忘了提醒我。因此我决定在这10天真空期，从12月22日到31日，暂停下面的4项培训考验：

不乞讨。

不穿卡夫尼。

不做体力劳动；必要时雇佣劳力。

彻底放松，用我们的钱买好饭。

因阿迪在外，巴巴想发电报通知他真空期之事。说：“阿迪不知道这个，在德里也许会说一些事情，我们到后人们会发现我们并没有实践。”

帕椎获令从孟买的美赫吉处支取15000卢比，拿到莫拉达巴德。邓肯、彭度和萨达希乌安排把动物、篷车与牛车用火车货运到莫拉达巴德。

女子给两头驴起名“萨库”和“塔库”。驴子最初惹了不少麻烦，现在驮着东西，却不那么顽固了。

12月20日，在江布尔逗留的最后一天，巴巴同彭度、拜度和埃瑞奇出城4英里，联系一个高级玛司特。

12月21日，星期三下午1点，巴巴与同伴乘火车，前往莫拉达巴德。4位女子乘头等车厢，巴巴和男子乘佣人车厢。邓肯、彭度和萨达希乌留在江布尔，安排篷车、牛车、牛、马和两头驴的货运。

巴巴与同伴于凌晨3点到达莫拉达巴德，在车站候车室休息到黎明。阿迪来接。当天上午走到一家免费客栈，屋子很大，有12扇门。里面又寒冷又潮湿。阿迪已在公园“罗摩里拉”广场安排了住处，但需要时间清理。同伴们白天在客栈，晚上到广场。

广场是最后一刻才找到的。由于没找到符合条件的合适地点，阿迪、哈吉万·拉尔和克基·德赛准备放弃寻找，给巴巴拍电报征求意见。这时哈吉万走进一家理发馆剃须。问理发师：“这里没有萨度、圣人和圣雄来过吗？”

“常有。”理发师回答。

“他们住哪儿？”

“我们有一大块专为他们用的地。”

哈吉万迅速打听到更多细节，剃完后，塞给理发师好几个卢比。

“这么多，先生？”理发师问。

“对我来说，太少了，”哈吉万说，“你不仅消灭了我的胡须，还有我的大麻烦！”

于是德赛、哈吉万和阿迪找到有关当局，获得使用此地的许可。但已过了晚上，清扫只好推迟到次日。

12月26日，彭度、邓肯和萨达希乌到达莫拉达巴德。同一天，帕椎也带着美赫吉交付的15000卢比到达。巴巴没见帕椎，也没见哈吉万拉尔；按巴巴的希望，只有埃瑞奇和阿迪跟他们交谈。但22日就曼吉瑞村的住宿，巴巴让克基·德赛面见几分钟。还让克基看了邓肯送给他用的帐篷。帐篷搭在通往女子房间的台阶附近。巴巴还表示，希望克基在德里购买12顶类似帐篷给同伴们使用。克基买不到这种现成的帐篷，巴巴指示按规格做个样品。

就是这个时候哈吉万·拉尔意识到伴侣们在严寒中的困境，离开时表示想送他们一些羊毛衣御寒。男女伴侣连一件羊毛外套都没有，男子穿着卡夫尼过夜，一般在外面露宿。

在莫拉达巴德，从15000卢比中，用1500卢比买了2辆马车和1匹马。真空期的食物也从这笔钱中开支。其余的钱留下，在曼吉瑞村给同伴们建棚屋，并支付棚屋建成前同伴们的房租。朝圣税、租船费、过桥通行费和其他税费也将从这笔钱中出。剩下的全部用来买动物饲料。

这个期间，巴巴告诫：“1月1日后，不会在食物或衣物上花一分钱。”

哈吉万·拉尔回到德里，把男女同伴们的情况告诉基申·辛和沃斯·迪奥·凯恩。他们来信说想送些衣食作为施舍。

巴巴给哈吉万的具体答复如下：

1. 1月1日之后，不要在莫拉达巴德安排熟食施舍。

2. 你若绝对愿意，且出于自愿，不期待任何灵性或其他结果或回报，不期待青睐祝福，则可在1月1日前，纯粹作为施舍，送来谷物、水果、干果、食品与黄油，数量和品种不限。

3. 上述物品施舍你若送来，会从1950年1月1日起使用，因为百分之百的劳动、乞讨和腰布新生活将于1950年开始。

4. 1日之后，也许之后1或15天，我们随时会离开莫拉达巴德。因此凡是送的食物，基申·辛和凯恩想施舍的御寒衣服，都应在1950年1月1日前送到。

5. 御寒衣服包括毯子、毛衣、夹克、袜子和手套，应作为施舍。

6. 你们谁都不得前来莫拉达巴德，不能同我或同伴联系，也不能同我们交流。可派你的打字员阿南德·高帕尔送来这一切。

哈吉万·拉尔收到信，马上派打字员，在哈吉万的儿子印德塞恩陪同下，送来如下物品：

58 双毛袜	2 罐糖果
40 条毯子	1 罐索汉果酱（甜食）
37 件毛衣	1 罐胡萝卜果酱
30 双棉袜	1 盒茶叶
20 条围巾	1 盒水果蜜饯
6 顶帽子	1 篮水果
1 件羊毛夹克	1 罐扁豆和调料
2 罐干果	1 盒酱菜
2 罐黄油	1 盒香烟
2 个装有上述部分物品的箱子	

上述物品共花去哈吉万·拉尔近 2000 卢比。此外，还要他在 1 月 1 日前送来 20 西尔白糖施舍。接到巴巴指示前，哈吉万·拉尔已买好全部物品，立刻征求沃斯·迪奥·凯恩和基申·辛的意见，便送来物品。他只在莫拉达巴德见了埃瑞奇和阿迪，但被伴侣们的处境深深触动，希望尽快送到。

巴巴听说哈吉万的儿子，印德塞恩，随打字员来了，就传信叫他立刻带着全部物品回去。印德塞恩听后，当即晕倒。巴巴得知，只是笑笑，同意接受施舍。给哈吉万·拉尔捎信说：“巴巴很高兴接受你送来的施舍物品。你准备在 1 月 1 日前施舍的 32 套棉睡衣，可由克基·德赛拿到德拉敦交给我（巴巴）。从现在起，你和家人不可与我联系，也不可与我或同伴接触或通信。”

这是巴巴表示纯爱的奇妙方式。越减少与哈吉万拉尔家的外部联系，越紧密地把他们吸引过来。

印度分裂后，莫拉达巴德成了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冲突的温床。为防止麻烦，驻地罗摩里拉曾宣布禁止穆斯林入内。[注：新生活旅行期间，由一位男同伴持荷弹的手枪，以防有人伤害女子。]阿娄巴当时仍叫阿里阿克巴，得和同伴一起从井中打水，一天有人听见他的名字，指责他是穆

斯林。因此巴巴将他的名字改为阿娄巴，将伽尼改名伽诺巴。“伽诺巴”只用到他们离开莫拉达巴德，“阿娄巴”则成为阿里·阿克巴的终身名字。

1949年12月26日，星期一，庆贺美嬉生日。还在真空期，有美食款待。实际上，巴巴大大放松限制，以至于按每人口味从饭馆订餐——素荤不限。

在罗摩里拉花园，
罗摩本人上演里拉（游戏），
但无人知晓他的临在。
朝圣车队在此驻留。
阿瓦塔乔装流浪朝圣者，
演出神圣之游戏。

12月31日，星期六，巴巴和同伴一起祈祷：
今天所承诺的两个半月帮助的最后一天。

我请求最仁慈的神

宽恕我本人和同伴们在这两个半月，
对彼此或对新生活条件精神和誓言，
有意或无意犯下的大小错误。

我全心全意地宽恕我的同伴
对我的任何不当行为；

并请求同伴全心全意地原谅
我也许给予他们的错待。

我请求全能的神给我们力量，
百分之百地按条件和誓言过新生活——

即将于明日，1950年1月1日，开始的新生活。

巴巴接着解释：

经过全面考虑，又顾及到新生活的条件和我们的誓言，我决定在不做任何承诺的情况下，尽量忽略无意识犯的大小错误。但对有意犯的大小错误，我决不宽恕。

对根本违背条件精神的错误，我不会宽容，在任何条件下都不会妥协。

除了在绝对服从我的命令上，在每个方面我都是兄弟和朋友。百分之百遵守条件的我们，一起沉浮！

1950年1月1日，星期天，巴巴祝愿同伴们“新生活快乐！”给每人一块圣诞蛋糕。下午2点，全体步行离开莫拉达巴德。队伍由1辆篷车、2辆马车和1辆牛车组成。彭度驾篷车，邓肯和拜度驾马车，萨达希乌驾牛车。行李全堆在篷车、马车和牛车上。巴巴和同伴徒步走了4英里，车队在一个花园停下过夜。休息时，瓢泼大雨浇下。似乎摩耶在嘲弄其状况改善（因哈吉万的施舍）。

躺在露天园子里的同伴们，漆黑中匆忙卷起铺盖，扛着找地方避雨。但无处栖身！阿娄巴被拴动物的绳索绊倒。萨达希乌指责：“看着我干吗？拿起铺盖。难道当初你写‘是’，只是为盯着我？这是新生活！”

他们把铺盖卷放在马车和牛车下面，人坐在倾盆大雨中。铺盖也未能幸免，被雨浸透。在无助新生活的第一天，因陀罗（雨神）就给他们施与彻底无助！巴巴的小帐篷也有洞漏雨，他也浑身湿透。

难受的无眠之夜。1月2日早上8点，离开花园。走了5英里，巴巴派埃瑞奇乞讨。他拿回面包，巴巴给每人发一片。女子给驴喂草，又行5英里，来到哈雅纳村，在一个芒果园住下。

这段时期，所停之处，卡卡做饭，莫里帮手。安纳104守夜。埃瑞奇通常在巴巴身边服侍，也去乞讨。其他人打水，给锅装水，洗餐具，给动物喂饲料喂水，维修车辆。

次日早上离开哈雅纳，走了5英里，巴巴要女子坐篷车行2英里路程。然后步行1.5英里。下午和夜晚在阿姆罗赫的一个芒果园度过，巴巴遣同伴们乘马车去乞讨。

坐在芒果树下等同伴返回时，巴巴向邓肯授述打油诗：

古斯塔吉总往火边凑，让卡卡心烦又发愁。

卡卡未娶且无妻，天天喂养众子女。

伽尼医生大脑袋，躲进毯子和麻袋。

装货卸货有尼鲁，还有一个韦希奴。

莫里用刀剥洋葱，驾车还要看彭度。

萨达希乌赶牛车，邓肯专门管牲畜。

拜度阿迪马车夫，安纳总是造冲突。

巴巴达斯老呻吟，常常还会犯嘀咕。

阿娄巴看锅又管水，旅队生命埃瑞奇！

同伴们得到大量施舍。尽管坐马车，却能获得慷慨馈赠。有人施舍

一锅甘蔗汁，怕洒在马车上，最健壮的埃瑞奇放头上顶回来。别人都乘车回营地。阿姆罗赫的人很慷慨，因此同伴们吃得足，睡得好。从贝拿勒斯到江布尔，一直是吉普赛生活，从莫拉达巴德亦如此。

1950年1月4日，星期三早上，同伴们8点离开阿姆罗赫，步行15英里，于4:30到拉坦伽。女子步行9.5英里，剩下的路程坐车。途中通常由埃瑞奇乞讨。大多数时间巴巴由埃瑞奇伴随，走在女子前面。美媞和高荷跟在一弗隆后。玛妮和美茹牵着两头驴随后。相隔一定距离，走在最后面的，是穿白卡夫尼、戴绿色头巾的男同伴。拜度驾驭白马车。但这匹马一路制造麻烦。卡卡有时赶马车前行，以便在队伍到达时准备好食物。有时卡卡还未坐上车，白马便飞奔起来；他只好跟着跑一大截路追上。

在拉坦伽也是扎营在芒果园。夜间女子睡在篷车，巴巴在小帐篷，男子睡在树下。

1月5日，星期四，巴巴在拉坦伽带埃瑞奇和阿迪乞讨，得到足够的食物。返回后，巴巴说他希望在纳吉巴巴德待几天，从那里乘火车赴德拉敦。并要阿迪去纳吉巴巴德，寻找食宿施舍，并找人提供从那儿到德拉敦的火车票。阿迪很快乘汽车离开。

巴巴的名字未透露，乞讨也愉快进行。施者不觉得施恩于人，受者接受的自发施舍。

6日上午9:30巴巴离开拉坦伽。5英里后白马车出了故障。马不好好拉车，虽在莫拉达巴德受过训拉车，但不断反抗。好不容易又前行1英里，停在一个芒果园，修马车，午夜方完工。

一些同伴拿回食物，但野猴跑来，偷走食物袋。这天同伴们没有吃晚饭。

7日早上8:15，重新上路。路上有个车夫受感动，未经请求就给了些新鲜甘蔗。路人们也很好奇，听说他们是去哈德瓦，行礼致敬。那天走了9英里。晚上在尼塔尔附近的芒果园宿夜。

次日早上8点又上路，走了13英里，在阿克巴拉巴德附近的芒果园停下。很多人聚集，尊敬地盯着同伴们看。独特的队伍使人们倍感兴趣。印度有大量的流浪者，也有许多人徒步朝圣，但这般景象却前所未有的。

**这个流浪旅队乃神的旅队，
人们被莫名地吸引，无法抵抗。**

**因为这是阿瓦塔の旅队，
神人此刻乃流浪者兼乞丐！**

赴纳吉巴巴德的路上，巴巴要杯水喝。那天女子忘了给巴巴的水壶装水，因为这之前他从没要过水。巴巴派埃瑞奇到不远处的井边，跟打水者要水。埃瑞奇带回水，巴巴触了一下埃瑞奇的脚，喝了一点水，令埃瑞奇过去，用手触供水人的脚。事实上，巴巴说口渴只是为了那个人，想通过埃瑞奇，内在给他一些什么。

**这种工作无人理解，
因为是在面纱后进行。
惟有给者，无限知识和能力的拥有者，
知晓他的工作。**

印度北方邦土地，渴望主的神圣莅临，用最大的爱迎接他。人们虽不知巴巴的身份，却慷慨大方地施舍，同伴们所到之地，从未被驱赶或空手而归。

1月9日，星期一，队伍离开阿克巴拉巴德附近的芒果园，行走8英里，到达纳吉巴巴德。从贝拿勒斯到莫拉达巴德徒步走了38英里，从那儿到纳吉巴巴德又走了76英里。阿迪安排了一个带走廊的花园。此地杂乱不堪，但经女子打扫清理，大家都喜欢。当地几个女子走过来，请求女同伴别干活儿弄脏手。说有清洁女工会做。但女子们回答说自己清扫。当地女子们感到惊讶，因为此类工作通常只由最底层的人做。但在新生活中，不雇佣人或劳工，卑微活儿都由伴侣们亲自动手。

打扫完，一辆马车驾到。一对夫妇下车自我介绍。让人人惊奇的是，这对男女为整个队伍带来新鲜美味的热饭。这是阿迪安排的。他从马车夫那里得到玛克罕·拉尔先生和太太的地址，讲了哈德瓦朝圣之行。拉尔夫妇说，能提供服务是他们的大幸，并表示，“我们可以施舍几周的食物，不只几天。”

食物问题因而解决。现在阿迪得安排从纳吉巴巴德到德拉敦的火车费。并为此找到一位黄麻商。听说他们到哈德瓦朝圣，商人二话没说，就让助手为旅行做出安排。

阿迪说明他不能接受钱，若给他们提供三等车厢车票，目标便达到。因此商人令秘书负责此事。这让人思索，不加提问，一切轻松搞定。

第三项是住宿。符合巴巴希望的住所没找到。巴巴想在市郊安置动

物，要有水井和平地。经多番搜寻，阿迪得到一个花园主人的使用许可。

没经多少周折，三项就安排妥当。谁都不知巴巴的身份，只知他们是到哈德瓦朝圣。

拉尔夫妇每天两次送来热饭。拉尔太太会同4位女同伴攀谈。一次，玛妮翻译，巴巴问她身体情况。她回答说很难受，全身疼痛。

“是不是腿特别疼？”巴巴问。

“是的，腿最疼！”拉尔太太说。

巴巴又问还有哪里特别疼，她说手指疼了多年。巴巴从拜度那儿拿了些顺势疗法药物给她。看到小药丸，拉尔太太笑了：“疼得这么厉害，这些小药丸能帮上啥忙？”巴巴给她几个，让她吞下。吃下几秒钟，她就奇迹般摆脱了折磨多年的全部疼痛。

一天，巴巴私下会见拉尔先生。他在巴巴面前哭泣不止。内里感受的爱让他流泪，虽然他连巴巴的名字都不知道。巴巴用手势“交谈”，埃瑞奇解释。他没意识到巴巴在保持沉默。同样的事也发生在他妻子身上。巴巴在女子那边见她。用手势与她“谈话”，但她也没意识到巴巴在沉默。拉尔夫妇用非凡的爱，服务巴巴和同伴。不知他是何人，而提供如此的服务，这非同一般。但这在美赫巴巴身边，屡见不鲜。

夜以继日的工作，让卡卡累倒，在纳吉巴巴德突发心脏病，身体虚弱。驴子萨库和塔库也已卖掉。决定乘火车前行。同伴们现在明白，巴巴提前安排乘火车旅行，乃是出于对卡卡的关怀。

巴巴给彭度、邓肯、萨达希乌、拜度和阿娄巴安排任务，把篷车、2辆马车和牛车从纳吉巴巴德拉到曼吉瑞村，并建议他们走大道。但这5人未听从巴巴的明确指示，结果悲惨不堪。

哈德瓦大壶节

1950年1月12日，星期四，巴巴率领男女同伴到火车站，前往德拉敦。商人的助手拿着三等车票到场。但考虑到三等车厢一贯拥挤，巴巴让阿迪安排女子乘头等车厢。阿迪请求助手，后者立刻照办，买了4张头等车票。

当天上午10点钟到达德拉敦，克基·德赛前来迎接。纳拉瓦拉夫妇，埃尔查·米斯特里，托迪·辛，布焦和希茹·恰恰也在。因巴巴严令谁都不见，

他们都等在车站外。巴巴得知后，叫他们到候车室。

克基·德赛事先向克基·纳拉瓦拉暗示过巴巴的到来，后者也通知了凯克巴德。凯克巴德从11月1日以来，一直住在曼吉瑞村。同样渴望见巴巴的施特鲁甘·库玛，也得到消息。

库玛的孩子们给凯克巴德送茶饭，因巴巴有令，凯克巴德不得外出。一天他告诉库玛，“你是在服务神，非常幸运。”还给他看巴巴的照片：“这就是神。”[注：后来库玛会跟凯克巴德开玩笑说：“您是我的古鲁，因为古鲁把人介绍给神，您把我介绍给了美赫巴巴。”]从那天起，库玛开始夜夜梦见巴巴。梦中的巴巴年轻清瘦，留着胡须，戴着头巾，但当时他不知道那是谁。多年后，他看到巴巴1926年在阿美纳伽拍摄的一张照片，跟梦中人一模一样，才意识到夜夜梦见的是谁。

凯克巴德告诉库玛，巴巴要到火车站。库玛为他做了这么好的工作，巴巴也许愿意见他。库玛于是到了车站。巴巴已到头等候车室。库玛打开门，尽管巴巴身边还有几个人，他却只看见长凳上靠着的“迷人者”。这个共产主义兼无神论者，顷刻间转变成信神者，一眼认出并接受美赫巴巴是人身上帝。并将余生献给他。

巴巴问克基·纳拉瓦拉午饭情况；但因未事先通知，他没准备施舍食物。库玛插话：“您若愿意，巴巴，我可以安排。”

“须是施舍食物。你能在1小时内送来？”巴巴问。

“我能在1小时内做好菜炒饭送来。”库玛满口答应。巴巴同意，库玛冲出去，跳上摩托车，全速开了4英里，回到曼吉瑞村。让妻子苏芭卓在半小时内为10人准备炒饭。

苏芭卓很有爱心，单纯慷慨，虽然时间不多，但她立刻动手做饭。库玛的焦急让她紧张。他拿着表呆在厨房里，催促她抓紧。

苏芭卓说：“耐心点；不然米饭煮不熟。”

“开旺火；没时间等了。”

苏芭卓用最快的速度做饭，用文火煮饭以免烧糊，但库玛焦急不堪，一心想着准时。

炒饭终于做好。库玛带上，冲向车站，1小时内返回。巴巴很满意，但库玛发现在场者很多。布焦·恰恰等人也来了，总共超过20人。他不知所措，食物怎么够这么多人吃，但他保持沉默。把锅放在桌上。盘子从箱子中取出。巴巴开始给每人盛饭。他越给每个盘子加饭，库玛就越

紧张。“尽情吃；吃饱。”巴巴说，“过后也许没吃的。”人人饱餐了一顿，锅里还剩下炒饭！库玛感到这是个奇迹。

由于曼吉瑞村给巴巴和男子住的棚屋和水井尚未完工，巴巴和同伴们暂住德拉敦新兵站路4号，普拉特夫人的房子。房子的一部分还住着英国人安琪罗夫妇。两位老人境况悲惨，穷得没钱回英国。巴巴帮他们脱离困境。似乎他来此，就是特地为救援这对老夫妇的。

安琪罗夫妇渴望见巴巴，托克基德赛提出。巴巴同意，这相当不寻常。会见那天，巴巴身穿白色新卡夫尼。问克基：“我看上去如何？”克基回答：“恰似基督。”巴巴笑了。安琪罗夫妇心满意足，被巴巴的爱感动。

巴巴与同伴们的食物，由库玛的母亲、妻子和另外两三名村妇，在曼吉瑞村的库玛家准备。库玛会在11点用摩托车送来午饭，克基·德赛在6点用马车送来晚饭。第一天，库玛的摩托车在路上抛锚，用尽办法也启动不了。11点整，突然启动，但晚了5分钟。巴巴问：“你怎么迟到了？”库玛说明原因，巴巴说：“这次没关系，但明天要准时。”

但第二天，在同一地点，摩托车再次抛锚，库玛又迟到5分钟。凡是库玛从曼吉瑞村往德拉敦给巴巴送饭，这种怪事天天发生。他知道这归因于巴巴的某种内在的工作。摩托车的发动机状况完好；但不知为何，总是在同一个地点突然停下，库玛总是迟到5分钟。这实则巴巴所为，把库玛这只老虎变成羊羔！这个从未向人低头者，现在急于打扫至爱足下的地毯。

巴巴来前，库玛忙于在曼吉瑞村钻井。为加快工作，多雇了劳力。克基·德赛也到曼吉瑞村视察工作进展。这个期间在纳拉瓦拉家睡眠，在巴巴的房子里用餐并度过白天。

一天，巴巴特别交代克基·德赛，不要在库玛家等，不管准备的是什么食物，要马上带回。克基转告指示时，库玛和家人解释说这天他们计划做普瑞炸饼，要花些时间。德赛“愚蠢地”（他后来承认）答应等待，违背了巴巴的命令。他每天从曼吉瑞村返回时，都会从当地一家面包店为巴巴买面包。这天，更糟糕的是，车夫迷了路，造成更长耽搁。

同时，在普拉特夫人的房子，巴巴反复问每个人，克基·德赛怎么还未回来。德赛到时，巴巴问他耽搁的原因。德赛讲了原委。食物已送给女子，她们先取走自己的部分，再把其余的送给男同伴。他们正要吃饭，巴巴出现，又痛斥起德赛。通常每天给巴巴送两次软米饭和淡豆糊，

因为他只喜欢这个。但不巧的是，这天苏芭卓太匆忙了，忘了将巴巴的饭放进篮子。

巴巴训斥德赛先在库玛家等候而违令，其次忘记给他带饭：“现在我只好饿肚子，你们却愉快进餐。”德赛难过得吃不下。巴巴离开后，挨着德赛坐的尼鲁，劝他吃完饭，别担心。

过了一会儿，巴巴回来，叫德赛明天不要像平常那样先来见他，而是直接从纳拉瓦拉家去库玛家。“告诉他们，准备炸饼对女子麻烦，不必要。”巴巴说，“并且，告诉她们，匆忙中她们忘了我的饭。但这没关系；我原谅她们。”

当晚10点德赛回到纳拉瓦拉家时，巴巴派韦希奴捎信说，早上德赛应先来见他，再去库玛家。“巴巴还叫你好好睡，”韦希奴又说，“因为他知道你很难受。”

次日早上，德赛到时，巴巴交代：“今天骑自行车去库玛家送信，别坐马车。”

德赛说：“这会是我七年来第一次骑自行车。”

巴巴命令：“从今天起，以后七年内，不要再使用自行车。”克基蹬车直奔库玛家。

头天晚上在曼吉瑞村也有麻烦。库玛交代完苏芭卓把食物给克基，就去监督钻井工人。他晚上7点回到家，发现妻子焦虑不安。问她怎么回事儿。她眼泪汪汪地胆怯坦白，给巴巴的食物放错地方了。

库玛火了，打了妻子耳光。巴巴的晚餐时间已过。库玛也知道现在送饭，巴巴也不会吃。库玛难以入睡，担心巴巴生气。好不容易睡着，梦见巴巴说：“别担心；我已原谅你。”

库玛惊醒。不太相信此梦，整夜辗转不安；但天刚亮，克基·德赛就骑车到他家，捎来巴巴的口信。“巴巴派我来这儿，叫你不要担心。他说他已原谅你。”

德赛送完信，离开回德拉敦。库玛大吃一惊，惊叹于神的慈悲。巴巴特地打发德赛行5英里，只为让库玛放心。

库玛11点送饭到德拉敦，巴巴再次说：“别担心；我已原谅你。”接着又问：“告诉我，你妻子没给我送饭，你难过吗？”

“是的，巴巴。”库玛承认。

“你生气了？”

“是的。”

“很气？”

“可能吧。”

“你打了她？”

“一两个耳光……”

巴巴把食物推开，打手势：“这饭我不能吃。”库玛求他吃下，巴巴说：“向我保证，你再也不打苏芭卓了！”库玛欣然承诺。

阿里格尔的托迪·辛，从基申·辛处听说巴巴，1949年8月新生活会议期间，他也在美拉巴德从远处见过巴巴一眼。后来还梦见巴巴，梦中他被问：“你愿意为我服务吗？愿意供养我和我的同伴吗？”

栩栩如生的梦让托迪·辛坐卧不安。他不知巴巴的行踪，盘算着该如何服务他。在美拉巴德对巴巴的一瞥已完全改变他，他被巴巴的爱征服，几乎像个玛司特，似乎完全沉浸于巴巴。

托迪·辛是出名的奶油制造商。梦使他苦恼，他渴望得到巴巴的地址。这段时间，基申·辛从德里给他写信，要他以自己的名义给巴巴送两大罐黄油。还把纳拉瓦拉在德拉敦的地址给了他。托迪对这个幸运转机很是高兴。

1月11日，托迪·辛和儿子伽吉拉吉带着黄油到达德拉敦。在纳拉瓦拉家，克基告诉他：“巴巴明天到，但他谁都不见。新生活中他也不接受任何人的东西。请离开吧，以免打扰他。”

托迪·辛给德赛讲了自己的梦，坚持说：“是巴巴召唤我到这里服务他。”但德赛同样坚持，请他离开。最后托迪·辛说：“那就留下这些黄油罐，送给巴巴。”

但德赛回答：“我不能为了任何人去干预巴巴的条件。连巴巴是否见我，我都不知道。”

“好吧，”托迪·辛说，“我住在附近的旅店。如果巴巴见你，请告诉他罐子的事，并告诉他，我渴望为他提供食物。”就离开了。克基·德赛随即把这事全忘了。托迪·辛获准在火车站短暂见巴巴时，他自己也没提这个话题。

但在13日，巴巴问克基·德赛：“我们在曼吉瑞村逗留期间，食物问题怎么办？我们只接受施舍的食物。”这时德赛想起托迪·辛，但他不能提旧生活话题，只好保持沉默。巴巴问：“你在想什么？怎么不说出

来？”

“因为您的命令，我不知该不该告诉您。”他说。巴巴许可，德赛谈到托迪·辛。巴巴让他去叫他。托迪·辛立刻来到，在巴巴面前，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无论问他什么，他都回答：“巴巴佳尼（巴巴知道）。”问他：“你是怎么把这两大罐奶油带上火车的？”

“巴巴佳尼。”

“你想要什么？”

托迪唯一能说的就是：“巴巴佳尼。”

巴巴好不开心，不但接受了两罐黄油，还允许托迪为他和同伴们提供一切施舍食物。并叫他从1月16日开始。问他：“你准备好从那天起施舍10天食物？”

他能回答的只有：“巴巴佳尼。”

巴巴笑了，从那天起，托迪辛被昵称为“巴巴佳尼”。他回到阿里格尔，15日，带着所需材料回到德拉敦，接着到曼吉瑞村。

新生活三方案

1950年1月15日星期天，巴巴向同伴透露了三个新计划：

这三个月，你们已看到我的新生活方式，并都表现出怎样适合过新生活。因此，考虑到这三个月的情况，我和你们所有人，现在应该决定我将放在你们面前的三个方案。对这三个方案，你们都要诚实且全心全意地全面考虑。它们是我亲自制定的，出于我的自由自愿，你们必须视之为我的希望和命令，接受其中一个。集体或个别地接受方案之一，仍然是我百分之百的新生活伴侣。

这三个方案使我以自身方式自由地过新生活，又让你们百分之百地留在新生活。你们接受三个方案之一，会使我高兴自由，又是我的新生活伴侣。

三个方案以劳动阶段为基础。其它三个乞讨、流浪和腰布生活阶段，将由我本人独自，或和我身边的新生活伴侣一起完成。因此，接受这些方案之一，尤其是第一方案“A”项的伴侣，可以说将已经历新生活全部四个阶段；因为他们将为我做劳动阶段，我也可以说将已经历劳动阶段。

若采用第一方案，你们都可以要么留在我身边，要么离开我，我不会干涉你们的阶段或让你们干涉我的阶段。我会百分之百地关心和引导帮助你们，完全不受约束。

三个方案中，“神前的责任”和“无灵性利益”两点永远有效。

巴巴接着详细解释了三个方案。按第一方案，男伴侣要共同生活，自食其力。

根据第二方案，他们可以离开，在家过新生活，自由找工作或做生意。

按第三方案，伴侣可选择遵守巴巴最初规定的全部原始条件。最后巴巴说，一周内会把方案发给大家，届时将进一步讨论。

自从1949年11月，凯克巴德一直住在为巴巴买下的曼吉瑞村地产。但水井、男伴侣的小屋，以及女子用的现存建筑的扩建，仍未竣工。故1950年1月16日，巴巴和男女同伴离开德拉敦，将总部迁到曼吉瑞村

的玛罕特（宗教领袖）贾姆纳达斯的房子。并令克基·德赛回德里。

由于卡卡患病卧床，托迪·辛的家人到来，烹制上等美食送来。但巴巴只许这家人做了4天饭。21日遣他们回阿里格尔。接着是苏芭卓做饭送来，此后则由4名女伴侣做饭。

20日，彭度、邓肯、萨达希乌、拜度和阿娄巴驾篷车、马车和牛车抵达。巴巴的庇护把他们救出“鬼门关”。途中有人指点一条从纳吉巴巴德到德拉敦的捷径，他们不顾巴巴走大路的叮嘱，出发了。在一个荒僻之地过河时，篷车轮子陷入泥中，拉不出。

彭度束手无策，提议让邓肯决定如何应对。邓肯建议砍些树枝铺路。大家一致同意，动手干起来。经过万般辛苦，入夜才完工。连喝的水都弄不到，更别提做饭了。邓肯注意到一个洞中有水，但看上去很脏。尽管如此，他叫阿娄巴把水煮沸15分钟再泡茶。阿娄巴急于做，没听清，不到15分钟就泡了茶。他们渴得要命，将就喝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篷车拉出。天色已漆黑一团，四周是虎熊出没的密林。

在黑暗中赶路，可巧看见一座护林员小屋。护林员已睡，从里面锁了门。他们将他叫醒，说想在那儿过夜。护林员同意，但说牲畜无防护措施相当危险。他点着灯，同伴们把牲畜拴成一圈，便躺在篷车、马车和牛车底下睡觉，因为三部车上载满行李。不时听到虎啸声。他们在冰冷中躺在地上，想念巴巴求庇护。

拂晓动身，穿越荒野。时而遭雨淋。历经8天艰辛旅程，到达曼吉瑞村。未听巴巴的叮嘱，只得受这些磨难；但也吸取了教训。邓肯表现出极大勇气，让彭度和拜度这样的好汉欣赏。后来巴巴表示，在新生活中邓肯体现了爱巴巴的典范，值得效法。

邓肯和尼鲁建议心脏病患者卡卡·巴瑞亚休息。但同伴们在为新生活下一阶段做紧张准备中，未能适当照料他。当然，巴巴对他很关心，但卡卡仍很消沉。一天，情绪低落的卡卡突然出走。分文未带，往瑞希克什方向走。途中，向陌生人问路。那人挺和善，陪他走，给他指路。路过一家小餐馆，那人要卡卡进去喝茶。可卡卡没钱，怎么点茶？他婉言谢绝，继续走。喝了些溪水，步行6英里，疲惫地坐下。

绝望之下，他反思了新生活的条件和自己的誓言。绝望的念头最终迫使他原路折返，当晚回到曼吉瑞村。巴巴看见他，说：“你要去哪儿？你哪里都去不了！也死不了！傻瓜，你还要活很长时间！”巴巴的话令

卡卡精神振奋，尼鲁也开始更尽心地为他治疗。

1950年1月21日，三个方案打印好，发给每个人。两天后开会讨论，持续到次日。4名男子，伽尼、大阿迪、安纳104、巴巴达斯选择第二方案，在家中继续过新生活。并于25日返回家乡。伽尼回罗纳乌拉，阿迪和安纳104回阿美纳伽，巴巴达斯回那格浦尔。出发前，巴巴一一拥抱。阿迪眼含热泪，几年后回忆说，新生活是他伴随美赫巴巴的生活中“最难、最心碎的时光”。

阿娄巴、拜度、埃瑞奇、莫里、尼鲁、彭度、萨达希乌、韦希奴，4名女子美娒、玛妮、美茹、高荷遵照第三方案，随巴巴留在曼吉瑞村，按新生活原条件生活。

邓肯遵循第二方案，在德拉敦开诊所行医。由于卡卡生病，古斯塔吉年纪大，不能独立工作，由邓肯负责赡养。

安纳104离开时，误拿了古斯塔吉的一个包裹，令后者恼怒不已。因保持沉默，他又不能说话，次日比划着表达不满，巴巴甚为开心。古斯塔吉现属第一方案B项，恢复了旧生活习惯和自由。如在旧生活中，整天捡纸片、空火柴盒、空烟盒、火柴蒂、破布等等。他保持沉默，不可阅读，又无具体职责，为消磨时光，收集这些废品，用于生火、烧洗澡水。

1月25日，巴巴敦促选择第三方案、留在他身边者：“要全身心投入这项计划，没有疑问、怀疑或犹豫地履行。3月1日起，我对你们会很严格。疏忽条件者和违背命令者，将被遣送回家。”

巴巴任命韦希奴管理家务，为男女同伴采购。定下到2月底的伙食费。一用完，巴巴说，就会遣全体同伴外出乞讨。彭度和萨达希乌的任务是代表邓肯，卖掉马车、牲畜和牛车。邓肯本来负责牲畜，但巴巴遣他到孟买，接娜佳来协助女子，为同伴和巴巴做饭，因为玛妮和美茹病倒了。从去年10月，娜佳一直跟阿娜瓦丝和纳瑞曼居住。阿娄巴、拜度、莫里负责厨房部门。埃瑞奇照管女子们的需要。伽尼不在，每天由尼鲁写日记，并监护卡卡的健康，直到邓肯返回。阿娄巴、拜度、莫里、尼鲁、彭度、萨达希乌、韦希奴，在女子宿舍旁轮流警卫1小时。

因有3位“克基”（凯克巴德达斯托，纳拉瓦拉，德赛），为避免混淆，巴巴给三人取了不同的名字：凯克巴德叫克科，纳拉瓦拉叫克喀，德赛仍叫克基。

当晚，“克喀”纳拉瓦拉，埃尔查·米斯特里和布焦·查查来见巴巴。巴巴对他们说：“我已停止像过去从托迪·辛、哈吉万·拉尔和基申·辛手中那样接受大量施舍了。这种方式的施舍，像是新旧生活之间的妥协。

“你们可随时来见我，”巴巴又说，“但别带客人来达善。”

这期间，佳干纳特·N·赫伦和维伦德拉·潘迪，以及本村的玛罕特，贾姆纳达斯，也获准拜访巴巴。

库玛天天来访。他和家人开始亲近巴巴，把生命献给他的事业。库玛渴望抛弃一切，加入新生活。巴巴令他等待，因为他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1月22日，德里的基申·辛，让儿子马丹和朋友普若卡希瓦提·夏尔玛的母亲，给同伴们送来许多东西。巴巴只留下几件用品，如床单、毛巾等；退回其余，如刮脸刀和手表；并指示基申不要再送东西。

德里的沃斯·迪奥·凯恩，也想送些物品给他们使用。巴巴曾决定，1月25日之后，除了必需品，不接受任何东西，因此不想要凯恩的施舍，但考虑到他的信爱与深情，最终还是收下了。

1950年1月27日，邓肯离开，到美拉巴德取些物品，然后到孟买接娜佳，并为德拉敦诊所购买必备药品和设施。

次日晚上，巴巴到曼吉瑞村，看望凯克巴德并视察工作进展。令库玛加快施工，于3月1日之前造好房子。

马车和马匹卖不出。彭度与拜度每天到集市，可无人愿意付那么多钱。最后，巴巴定价1200卢比。2月3日，以该价钱卖掉马车马匹。

只有一头犏牛无偿送给库玛的朋友，雷克·拉吉教授，德拉敦一所聋哑儿童学校“小世界”的创建者。巴巴建议雷克·拉吉：“你为天真儿童做的工作，在神眼里难能可贵。勇敢坚持下去，把结果交给神。”

这时候，新生活伴侣身边只留下篷车、1辆牛车和公牛拉贾。

2月4日星期六，早餐后，有关第三方案，巴巴向同伴解释情绪、疑问和怀疑：

生病、缺眠、饥渴等，导致精神消沉和抑郁状态，继而使人有时候烦躁无常，这是自然的，谁也无法否认。这种状况不算缺点。但若出于艰辛、匮乏等造成的气恼，则会被视为缺点。这种缺点不会被容忍。

我完全有自由把第三方案者遣往任何地方；或在将来任何时间，令他们跟从其它任何计划。我也许会带上几个同伴，到东西方任何

地方，让其余的留在某地。你们若因自私错误想法，对这些步骤和命令生疑，就会被视为“不服从者”。第三方案下的新生活，意味着对我的日常命令和原始条件的彻底绝对服从。与绝对服从相比，身体上和我在一起则无关紧要。

巴巴要同伴重新考虑决定，全体衷心表决遵从第三方案。

巴巴计划参加当年哈德瓦的昆巴梅拉大壶节。2月初，咨询贾姆纳达斯，是否有可能在哈德瓦几英里外找到合适房子，以便巴巴3、4月份居住。玛罕特提到一个叫莫提恰的地方，离哈德瓦4英里。翌日，德拉敦的地方官，维伦德拉·潘迪，主动提出为巴巴寻找安排房子。巴巴希望付2个月的房租，维伦德拉说没必要。巴巴说：“我不愿在新生活中承担脖枷（经济负担）。”

2月5日星期天，维伦德拉驱车带埃瑞奇到35英里外的莫提恰村，看一位朋友的房子。这位朋友愿让巴巴在3、4月份使用。因他不愿收钱，巴巴付了400卢比，对旧房子做必要修缮。同一天，巴巴遣拜度打听瑞希克什和哈德瓦周边的玛司特和圣人情况，以及萨度、圣雄营地。

10日，邓肯和娜佳到达曼吉瑞村。娜佳加入4名女子同伴。巴巴严令她只字不提旧生活和孟买的人。

2月4日，巴巴向同伴透露，步入新生活之前，他曾同伊丽莎白·帕特森达成一项协议。伊丽莎白曾给巴巴一笔钱用于他的工作，巴巴则承诺访问西方，前提是伊丽莎白要第一，保证新生活进程不受干预；第二，承担巴巴和随行伴侣的往返旅费及在国外的生活费。

“无论我在东方还是西方，新生活必须无止境地继续下去。”巴巴声明。

但因新生活之初发布的公告，过去3个月一直未收到伊丽莎白或诺芮娜的信件或电报。邓肯返回后，巴巴让他致信伊丽莎白，大意是：她何时邀请，巴巴都会履诺访美。巴巴问她能否将访问安排在1950年7月。并要她立即告知具体年月，以便巴巴相应安排时间。“邀请我之前，伊丽莎白须知的最重要一点是，”巴巴说，“即使在美国，我也将继续新生活。这自然意味着，没有大师，没有弟子，没有祝福，没有恩典，没有招待会，没有访谈。让我们看看，在这些条件下她是否邀请我。”

德拉敦座落在喜马拉雅山麓，冬季异常寒冷，守卫的同伴没有足够的衣服御寒。大家每天凌晨3到4点之间起床，洗漱，备茶，5点准时早茶。

到一间仓库集合，饮茶前，尼鲁会背诵一首赞颂往昔阿瓦塔化身的梵文对句。这时，巴巴也同他们一起站立，“表情安详神采奕奕”，一位在场者回忆说。

2月12日星期天，早餐后，巴巴问每人睡得如何。“你昨晚睡得可好？”他问尼鲁。

“不好，睡不好，”尼鲁说，“冷，冷，冷！”

巴巴作韵诗回答：

**我们不少也不老，
手中一切皆卖掉，
没有金银与财宝，
此乃新生活全貌！**

邓肯插话：“三月一日知分晓。”

巴巴回应：

**真正无畏男子汉
双手紧把条件抱！**

当天，在曼吉瑞村庆祝巴巴56岁生日。娜佳做了拉瓦甜食，巴巴分给同伴，连同巴巴加炸菜。当地几个村民和约20名客人，包括布焦和妻子；埃尔查·米斯特里；克基·纳拉瓦拉、赫伦、库玛几家人，来祝巴巴生日快乐。巴巴分发茶饭。

邓肯带来美赫吉和纳瑞曼的口信，说萨达希乌帕特尔有必要在普纳，财产才能卖掉。（收入将用于资助新生活伴侣。）因此巴巴遣萨达希乌13日赴孟买和普纳，令他在2个月内返回曼吉瑞村。当天邓肯搬到德拉敦，开医疗诊所。巴巴像个朋友一样，同他握手告别。

巴巴曾派萨达希乌到哈德瓦，从神圣的恒河取水，给巴巴沐浴。2月14日，巴巴遣拜度和库玛的19岁男佣，萨迪亚帕·甘伽拉姆，到瑞希克什，从恒河取新鲜水。并叫拜度将萨达希乌取来的剩余河水倒回河里。巴巴还指示他们，可能的话，买2只小山羊。15日，他们从瑞希克什返回，带回两大满罐恒河水。午后12点半，巴巴用一罐水沐浴。另一罐留到2周后，3月1日，另一次沐浴。

巴巴急于在月底前完成曼吉瑞村的建筑工程，三次造访。一些村民来找巴巴治病，巴巴叫莫里用顺势疗法为其治疗。

2月16日星期四，巴巴带尼鲁访问曼吉瑞村。回玛罕特家途中，

一个叫伽悉妲太太的老妪拦住他们。她眼含泪水，求巴巴救救她生病的儿子。巴巴问了详情。她说，头天夜里，儿子呕吐 20 次，又患痢疾，腹泻 30 次。巴巴令尼鲁为他治疗。

1949 年 10 月 16 日开始新生活之前，巴巴曾答应弟弟佳尔，会召他到身边生活几个月。旧生活跟随者中，他是唯一得到巴巴的这种承诺者。2 月 17 日上午，巴巴致信普纳的佳尔，说现在他可以来德拉敦。但 1 周后，佳尔回电报说他病重无法旅行。

1950 年 2 月 18 日星期六，维伦德拉·潘迪驱车送巴巴到 35 英里外的莫提恰村，埃瑞奇、库玛尔、纳拉瓦拉随行。巴巴视察了修缮情况，指示另建一间小屋。随后驱车到哈德瓦，会见维伦德拉的朋友，房东桑萨昌德·戈哈尔。

当晚尼鲁返回曼吉瑞村，伽悉妲太太和儿子等在路上，感谢巴巴的仁慈。她儿子已完全康复，她含泪衷心感谢巴巴。

2 月 20 日星期一，早餐后，巴巴召来同伴，再次详细解释条件的涵义及重要性。用了一整天重复讨论各个方案的条件。并对所有条件列出清单。巴巴授述如下讯息：

新生活虽然来自我，但我毫不受其约束。新生活第一、二、三方案，及其劳动、乞讨、流浪和腰布生活四个阶段，在我肉身在世期间生效。

但这个新生活是无止境的，即使在我肉身死后，它也会被这样的人活出：他们弃绝虚假、谎言、仇恨、嗔怒、贪婪和色欲；并为此戒色禁欲，不伤害任何人，不背后中伤，不追求财富和权势；不接受膜拜，既不垂涎荣耀也不躲避耻辱，不惧怕任何人和任何事；他们完全只依靠神，纯粹为爱而爱神；相信爱神者，相信显现之事实，却不期冀任何灵性的或物质的酬报；他们不放弃真理之手，不因灾难而颓丧，而是百分之百愉快、勇敢和全心全意地面对一切艰难困苦，毫不看重种姓、教条和宗教仪式。

即使没有一个人过新生活，新生活也会自己活下去。

第一方案 A、B、C 项和第二方案接受者的固定条件是：

1、最首要的是，你必须完全绝对地相信，你不会得到丝毫的灵性或物质利益，实际上任何的利益。相反，你必须准备好面对各种各样的失望与逆境。

2、不要期待巴巴对你给予关注，或者施奇迹或用灵性钥匙保护

或拯救你脱离疾病、危险、监禁、死亡或任何类型的灾难困苦。

3、不要碰女人，必要时，母亲、妻子、姊妹、女儿除外，或者职业行医时。

4、不要涉入政治。

5、不要通过言语或行动向任何人表示愤怒，无论受到什么挑衅；也不要不公正地批评任何人，无论是当面还是背后。虽然你可能有时候心中感到气愤，但绝不可用言语或行动表现出来。

6、任何情形下都不要说谎。

7、无论是巴巴还是你，都不接受任何人的敬拜，你也不要有意制造会导致对巴巴或对你敬拜的情景。但若未经你邀请，有人对巴巴或对你敬拜，必须以行动对行动还给施教者。

8、必须清楚认识到，尽管条件对你们都有约束，巴巴本人则不受任何命令或条件的约束，一切时候都绝对自由。

9、然而，巴巴不仅不能摆脱，而且有意约束自己的唯一仅有事情，关系到你丝毫不会得到任何类型的利益，你必须准备好面对每一种失望和逆境。此外，还必须绝对清楚：巴巴也绝不会给任何命令，免除你们任何人在神前对任何后果的个人责任。你必须绝对确信，在神前对一切后果的责任完全由你个人承担，巴巴绝不会下令改变或免除这种责任。

10、不要与任何人，无论男女老少，犯任何色欲行为。

第三方案中的新生活伴侣须遵守以下 34 项条件：

1、在彻底舍弃之新生活中，你将忍受别人可能给你的各种好坏待遇。无论发生什么，你都将在神前独自负责。

2、如果你旧生活中的家属、生意或私事受任何损失，唯独你在神前负责。考虑到该责任，你必须明白，你不会有机会同家属及他人，通过拜访、信件、电报等保持联系。

3、你若因身心疲惫，或极端天气、缺少食物、劣质食物、缺少水、劣质水、各类感染，而患病或死亡；你要独自在神前负责。

4、如果你不服从我，我遣你离开，你不应在神前让我为你的未来负责——无论未来会怎样。若不因你的错误，我遣你离开，你也不应在神面前让我为之负责。但在后一种情况下，你与我的灵性关系保留，我会给你明确指示，你要服从。我甚至可能会让你进入第

一方案B、C项或第二方案，而不给你这些方案所需的任何资金，你要全心全意诚实地履行之。

5、如果你因被我遣离，而误入歧途，如对酒或毒品上瘾，或者做出诸如自杀之绝望行为，或者做出迟早会导致你死亡的任何行为，你要独自在神前负责。

6、你必须完全绝对地确信，你不会得到哪怕丝毫的灵性或物质利益，或者实际上任何的利益。相反，你必须准备面对每一种失望与逆境。

7、我可能会徒步到处旅行，或者无限期逗留某处；不管我到哪里或逗留哪里，你要和我一起，除非另有命令。

8、新生活中，不要期望我迎合你或者迁就你的弱点。相反，期望你迎合我。

9、不要期待我对你“青睐”，施奇迹或者用灵性钥匙，保护或拯救你脱离疾病、危险、监禁、死亡或任何类型的灾难困苦。实际上，我可能无能为力，连自己都帮助不了。

10、你可以相信我是阿瓦塔、神、魔，什么都行；但你必须明白，我虽会像兄弟或朋友般在你们中间生活，但我事实上会是你的大师，你必须绝对服从。

11、我可能随时给你任何命令，你必须执行。但这种命令不会是“灵性类型”（例如静心等等），你不可期待我给予所谓的灵性指示。你必须执行我给的任何命令，必须认识到，我可能会令你做任何事——好的坏的。我也许会令你对我本人做任何事，比如唾弃我、踢我、辱骂我——你必须毫不犹豫地执行这种命令。我也可能会顶礼你，给你洗脚；我要做这类事情，你决不可反对、犹豫或流露任何感情。在这类偶发事件中，你若表现出一丝反对、犹豫或情绪，我可能会遣你离开。

12、对我给的任何命令，无论平凡或非凡，你都要立即无保留地服从。

13、对我给的任何指示，你若真诚认为是我的严肃命令，应立即执行，对受托工作的重视胜过对所定时间的；如果给你的工作有可能延迟，你可提醒我注意。

14、若有利于第三方案，绝对必要时，你可提醒我注意。

15、如果我在同一时间给的命令不止一项，应首先执行你认为更重要的命令。

16、任何情况下不得与我争辩，但我问起时，你可以解释情况。

17、不要提任何建议，除非我叫你那么做。

18、必须始终努力保持愉快。

19、不要触摸女人；不要与任何人，无论男女老少，有任何色欲行为；但必要时，你可对女子说话。

20、不要触摸钱，不要接受任何人的钱，也不给任何人钱——包括给我。但我为某项工作给你钱时，你可在同样获准摸钱的第三方案同伴中处理。

21、不要讨论政治。

22、不要用言语或行动向任何人表达愤怒，无论受到什么挑衅。

23、不要不公正地批评任何人，无论是当面还是背后。虽然你可能有时心中生气，但绝不可用言语或行动表现出来。

24、不要说谎。一切都要开诚布公，一清二楚。比如，若有人问你是谁或巴巴是谁，不要回避真相。

25、不要接受任何人的敬拜，也不要制造可能会给你招致敬拜的情景。但若未经你邀请，有人对你敬拜，必须以行动对行动还给施敬者。我若是顶礼你或为你洗脚——这乃是命令，不要视之为敬拜。

26、不可制造可能导致对我敬拜的情况。

27、你若有遗产，应交给我用于第三方案中的伴侣。

28、除钱之外，我不想从第一方案B、C项和第二方案伴侣那里，为第三方案伴侣接受任何东西。

29、新生活无止境无局限，可在东西半球实践。新生活由四个阶段组成——劳动、乞讨、流浪和腰布生活。第三方案伴侣不会经历劳动阶段（该阶段将由第一方案B、C项和第二方案伴侣履行）。劳动的意思是工作赚钱，自食其力。因此，第三方案伴侣将靠乞讨，或者靠第一方案B、C项和第二方案伴侣的供养，维持生活。

30、由于时间因素与新生活无关，所以乞讨、流浪、腰布生活，可按我的指示，在任何时间，个人或集体地进行，或根本不进行。

31、只有当我命令时，你才可为自己乞食。必须是熟食或无需烹煮即可食用的。

32、除了自己的食物，你不可乞讨或接受任何施舍。也不可接受未经乞讨而被提供的任何东西。

33、只可接受新生活伴侣给的各种茶和烟草。

34、如果你无意识而非有意违背上述任何命令或其它任何命令，我会宽恕你，也不会将淫、嗔、贪等念头视为过错。

必须清楚认识到，尽管这里所列的每项命令，都对你具有绝对的约束力，但我不仅不受任何命令或条件的约束，还永远具有绝对自由，给你任何命令，这种命令也许会改变甚至取消上述命令和条件的任何一个或全部。

然而，我唯一不能摆脱，而且有意约束自己的一个事情，涉及到你必须绝对确信，你不会得到任何类型的丝毫利益，和你必须准备面对每一种失望逆境。该条件将永远成立，绝不会被改变或取消。

此外，必须绝对明白，我也绝不会给任何命令，免除你在神前对任何后果的个人责任。因此，你必须绝对确信，在神前对所有一切后果的责任，完全由你个人独自承担，我永远不会下令更改或取消这个责任。

翌日，2月21日，巴巴指示玛妮打印新生活全部条件及说明。打印件寄给阿美纳伽的阿迪，指示他印刷，作为公告发往印度、巴基斯坦和锡兰各地。

该公告于1950年3月10日发布。

2月23日，德里的克基德赛来到德拉敦，同伴们生活一周。25日，巴巴亲手为伴侣们盛饭。次日，女子从玛罕特贾姆纳达斯家搬出，迁入曼吉瑞村的房产农舍。男子的小屋尚未竣工，故在玛罕特的房子多住几日。

克基·纳拉瓦拉在德拉敦的利顿路36号自家隔壁，租下一间小屋作邓肯的诊所。1950年2月28日，星期二下午2点半举行开业仪式，巴巴率男女同伴出席；曼吉瑞村和德拉敦的亲近爱者也在场。巴巴给大家发蛋糕、点心和拉瓦，芙芮妮·纳拉瓦拉与希茹·恰恰上茶。巴巴解释说邓肯按第一方案B项行医，资助新生活伴侣。

返回曼吉瑞村之前，巴巴和女子一同，短暂访问纳拉瓦拉和布焦家。在纳拉瓦拉家，巴巴同他们4岁的儿子饶希文和9岁的女儿玛茹柯做游戏。芙芮妮向巴巴埋怨，克基总是担心发愁。巴巴建议克基：“你为自

己担心，神就不为你操心。他何必那样？你停止担心，神就得开始为你操心！全心全意想他；把一切麻烦留给他。那样你就会自由快活。”

新生活中，4名女子美媞、玛妮、美茹、高荷继续“隐居”，男子不可见美媞。只让高荷与男同伴谈工作。根据政府对昆巴梅拉大壶节的规定，高荷为巴巴和男同伴注射伤寒和霍乱防疫针。

3月1日，星期三，下午1点，巴巴用瑞希克什的第二罐恒河水沐浴，但沐浴之前，他从第三方案中8位伴侣每人头上剪下一绺头发。

4点，克基和芙芮妮·纳拉瓦拉在库玛家，把丹萨克给巴巴和同伴施食。巴巴和男子身着白卡夫尼，绿头巾和白帆布鞋。布焦·恰恰在场，偷拍了2张照片。

当晚，巴巴因对尼鲁、韦希奴、埃瑞奇、莫里和阿娄巴发火，让同伴打自己耳光。2周前，巴巴也因对美茹生气，令男同伴打他耳光。

3月2日上午8点，尼鲁、韦希奴、卡卡搬入曼吉瑞村地产上的小屋，凯克巴德也加入。水泥地面仍然潮湿，巴巴指示库玛铺上干草，以便同伴使用。

巴巴因次日要去莫提恰，所以这天和4名女子一起，解决家务困难，为他不在期间作出安排。3月1日起，巴巴解除韦希奴的管家职务，但仍要他为女子采购。尼鲁除了写日记，还要照料女子。女子为韦希奴、尼鲁、卡卡、凯克巴德做饭。伙食费从美赫吉保存的女子份额中支付。

那天下午韦希奴迟到5分钟，致使巴巴发怒。巴巴令他当着库玛和高荷的面打他耳光，韦希奴照办。

3日，巴巴召集第三方案伴侣，在他们洗脚后，顶礼他们。随即授述：

“请宽恕我伤了你们的感情。我宽恕你们犯下的任何过错。在1949年10月16日至1950年3月1日之间，我有意犯下一个大错，我要求同伴踢我，以便神宽恕我。”接着让同伴踢他，尽管他未透露“过错”。

到曼吉瑞村之前，巴巴以这种或那种原因，让同伴打他耳光，拧他耳朵；现在又让踢他。就这样，巴巴扮演着信徒的角色，向同伴们传授这些谦卑教训。

他继续说：“你们要真心实意地，尽力百分之百遵守第三方案。必须一天24小时保持警觉。我若发现你有意犯错，不会阻止或纠正你。下面两三个月，我甚至不会提醒你，因为我们在休假。这段时期后，我将根据你们的努力，或者作为“错”瓦拉（有意违反条件或犯错）遣你走，

或者让你履行这些方案之一。该决定会帮助我确保休假期间，不对我的誓言与条件做出妥协，这与要百分之百遵守的条件无关。只关系到你们这些属于第三方案者的个人努力、警觉及真诚。”

昆巴梅拉大壶节

1950年3月3日，星期五，下午1点半，巴巴由阿娄巴、拜度、埃瑞奇、古斯塔吉、莫里、彭度、克基·德赛、克基·纳拉瓦拉和男佣萨迪亚帕陪同，离开曼吉瑞村，前往莫提恰。彭度、拜度、莫里和阿娄巴用牛车运行李，巴巴、埃瑞奇、古斯塔吉、德赛和纳拉瓦拉步行2英里半，到哈拉瓦拉火车站。全体乘火车赴莫提恰，除了赶车的彭度和莫里。

巴巴和同伴旅行30英里，抵达赖瓦拉，从那儿把行李装上卡车并坐上，于下午4点40分到达莫提恰。晚上，巴巴把从曼吉瑞村带来的薄饼蔬菜，亲手递给同伴。并对新建的草屋、农舍的修缮和为同伴搭的帐篷表示满意。

次日，巴巴遣克基·德赛回德里，纳拉瓦拉回德拉敦。到莫提恰后，巴巴和同伴开始每日仅用一餐。巴巴和古斯塔吉吃米饭豆糊，其他伴侣吃豆糊薄饼。巴巴还身体力行，为自己打扫屋子，洗器皿、盘子及便桶，洗衣服，等等。

4日，巴巴沐浴后，独自在草屋静坐闭关15分钟，然后通知同伴，他已“再次确认新生活的誓言和条件”。

巴巴指示同伴详尽查询，来参加昆巴梅拉大壶节的所有圣人、萨度及圣雄的埃舍、隐居处或营地的名称地点。这是多年来哈德瓦最大的神圣庆典。

3月7日晚上，彭度带回消息，在同伴灌水的泉边有个好萨度。巴巴立即去找萨度，顶礼后，把他带回小屋吃饭。萨度离开前，巴巴用字母板和他“谈”了一小时左右。

9日下午1点，巴巴带埃瑞奇、彭度、拜度和古斯塔吉，乘巴士前往瑞希克什，在喜马拉雅山麓，联系了许多圣人、萨度和圣雄，包括顶礼凯拉什和曼加尔埃舍的。巴巴将头放在他们脚上，或者有时用手触他们的脚。新生活开始前，他是私下顶礼，避开满德里的视线。在新生活中，他则在同伴面前这么做。说“新生活中我向萨度、圣人和玛司特顶礼，

但这与往常做的玛司特工作迥然不同”。

第一天拜访埃舍、小屋和洞穴，巴巴联系了91个圣人、萨度和圣雄。彭度负责记录联系人。巴巴长途跋涉，穿过斯沃格埃舍和巴吉拉蒂河桥，5小时内完成联系。

回瑞希克什途中，他们注意到一名瑜伽士向拉克希曼朱拉（桥）走来。他步伐艰辛缓慢，每走一步都五体投地。赤裸的身上满是泥土汗水。巴巴把头放在瑜伽士脚上，向他顶礼。

当晚6点半，巴巴和男子乘巴士回到莫提恰，吃了简单的豆糊米饭或面饼。中间巴巴解释说他对每一个圣者只联系一次，不是两次；而通过这一次亲身接触，他则赐予他们几百年苦修也得不到的礼物。

3月10日早上7点15分，巴巴再次率古斯塔吉、拜度、彭度、埃瑞奇4名伴侣，乘巴士前往瑞希克什，跋涉近5小时，联系了135名圣人、萨度和圣雄，向他们顶礼。下午2点，他与同伴乘巴士返回莫提恰。结果每一趟旅程越来越艰辛。

次日下午，巴巴由拜度陪伴，于12点半回到曼吉瑞村，看望留守的男女同伴。当天邓肯从德拉敦来到。见到他，巴巴很高兴，安慰说：“切莫担心挣钱。病人来，当然好；不来，也别发愁。食物不要节俭；吃好，保持健壮。”

克基·纳拉瓦拉的任务是把病人领给邓肯。一次他把妻子小孩带来检查，但巴巴叫邓肯不要收费。下次，纳拉瓦拉领一名穷老姬来看病。纳拉瓦拉只付给邓肯四分之一的费用。

邓肯开诊所表面上是为资助同伴，可他非但没赚到钱，反而赔钱。对前来就诊的病人，他都悉心对待。治好了几个绝症患者——却自己承担费用！

10日，邓肯致信美国的伊丽莎白·帕特森，信中写道：

就巴巴的新生活而言，我们这些伴侣都摸不着头脑。连目前巴巴身边的第三方案者，也不指望久留，巴巴已公开告诉他们，不想要他们。这全是个秘密，秘密，还是秘密，对伴随和离开巴巴者都非常困难。

我进入方案B项（做临时工作），因为我觉得这是巴巴要我做的；但这是不是可怕的浪费，我真的不知道。另外，你可想而知，我也不知道巴巴会让我坚持多久，一月，一年，还是一生……但就巴巴

本人而言，他始终如一地可敬可爱……

一天，娜佳在与女伴侣交谈中，不慎透露拉诺和吉蒂在孟买当教师。巴巴曾严禁她向女子提及孟买的事。巴巴回到曼吉瑞村得知，大发雷霆。令她立刻离开去孟买，但训斥后，宽恕了她，警告她不得再犯。

当初伽尼医生决定加入新生活之前，得为家人提供 35000 卢比（以妻子的地产作抵押）。为了把他纳入新生活，巴巴许诺给他全部数额。为履行诺言，拉姆玖给巴巴的 350 名弟子发函，替伽尼向每人要 100 卢比。巴巴授述随函信件，部分内容如下：

根据新生活的条件，我不能收任何人的钱，也不能给任何人钱；按照第三方案，又不能乞讨食物之外的任何东西。但我将此事当作应在新生活卸掉的旧生活负担，决定采取如下行动：

我恳求 350 名旧生活朋友作为患难朋友帮助我，每人向该基金捐 100 卢比，从而合计 35000 卢比……

我希望每个人认识到，这是关系到一位新生活伴侣的特例，是这个新生活中第一也是最后一个此类情况；而且，这 350 名朋友不是帮助伽尼，而是帮助我，根本不期待任何灵性回报，因为在这个新生活中，不存在我是灵性大师的问题。另外，这丝毫不影响伽尼医生作为我的新生活伴侣。

韦希奴和尼鲁不喝曼吉瑞村新建井的水，声称因下雨水有臭味，便从另一口井为自己取水。巴巴责备他们：“女子都喝这水，你们为什么不？这是违抗我的命令，作为惩罚，你们俩要在地上擦鼻子。”库玛碰巧在场，目睹对二人的处罚。巴巴又令尼鲁为卡卡和韦希奴的水壶灌水。卡卡身体也已康复，长时间散步，巴巴也高兴。

在曼吉瑞村逗留两天后，3月13日星期一，巴巴带女子租旅行车到莫提恰。彭度于一天前先行。巴巴让女子看了他的小屋，又带她们观光哈德瓦，同天把她们送回曼吉瑞村。库玛遵令骑摩托车带韦希奴来，二人也被遣返。

曾令埃瑞奇和拜度寻找萨度聚集的不同埃舍和营地，巴巴回到莫提恰，他们汇报了结果。15日清晨5点，尽管天气恶劣，持续降雨电闪雷鸣，巴巴在男子陪同下，于拂晓前出发联系坎卡尔和哈德瓦的“隐士”。巴巴访遍该地区的小屋、修道院、埃舍和各个角落，8小时不停歇，联系这些人。他们精疲力竭，傍晚回到莫提恰。4名男子只用过早茶，一天

水米未进。随着巴巴持续不停，走遍整个山区，他们只好紧跟不舍。

16日上午10点，巴巴由埃瑞奇、彭度、拜度、古斯塔吉陪同，从莫提恰走5英里，到萨特·萨若瓦（七湖）。该地区是苦行僧、丹迪和韦拉克塔两教派的圣人、萨度及圣雄的聚集地。河岸有很多小屋或隐居处，密林庇护着这些灵魂。巴巴沿河岸联系了160名圣者，顶礼他们。其中，有个保持沉默的萨度或苦行者，还给巴巴和同伴喝冰果露。

巴巴到另一个隐居处，苦行僧在屋里静心。巴巴坐到树下等他出来。一边等候，一边对男子解释：“旧生活期间，我为两个原因联系玛司特、圣人、瓦隶和萨度。第一是达善他们，第二涉及到我对他们的特殊工作——这点我不想透露，因为是个秘密。那时我非常讲究对联系的重要玛司特、圣人及瓦隶作精确记录，我会反复地联系他们，直到对工作充分满意。

“但目前在新生活中，玛司特、圣人、瓦隶、萨度之间没有主次之分，也不再对他们做特殊工作。我去看他们只为达善，记录也是为我自己高兴。尽管如此，我必须强调，这项工作并非只是消遣；而是对我有明确意义，背后自有原因。”

巴巴下午4点回到莫提恰。在萨特·萨若瓦工作后，他感到饥饿，萨迪亚帕却未按时做饭。巴巴不悦发火，为此要每个伴侣拧他的耳朵。阿娄巴身体不适，所以萨迪亚帕为巴巴和伴侣做饭。令莫里照料拉行李车的英国公牛拉贾。

翌日，3月17日，巴巴由拜度、埃瑞奇、古斯塔吉、彭度陪同，又到萨特·萨若瓦，在天黑前完成向400名萨度及圣者顶礼的工作。自从8天前开始，迄今联系总数达794人。

回莫提恰途中，埃瑞奇和彭度看见两只乌鸦交配，告诉巴巴，并一本正经地说：“据说谁见乌鸦交配都会丧命。”

“要多久？”巴巴问。

埃瑞奇漫不经心地说：“一日之内。这下我们俩活不到明天了。”

“我的昆巴梅拉工作未决，你们俩走了，怎么办？没有补救吗？”

“有一个办法，”埃瑞奇开玩笑，“若有亲戚熟人得知死讯，我们就有救了。”

巴巴当真。“好吧。你们俩立即回哈德瓦，发电报告诉克基·德赛你们的死讯。”

玩笑让他们引火烧身。盖麦收到长子的死讯会怎么说？娜佳听说兄长彭度的死讯会怎么说？但巴巴的命令必须执行。他们步行至哈德瓦，发电报称他们已亡。第二天巴巴又叫他们发第二封电报，说他们活着。结果是，克基先收到第二封，第一封电报到时未被当真。虽说乌鸦迷信及其“补救”盛行印度，彭度和埃瑞奇并不信；为逗巴巴才这么说。结果自讨苦吃！

3月18日，巴巴和4名同伴前往坎卡尔，到柴坦尼亚·德夫埃舍联系圣雄。在玛伽特村附近，巴巴带他们到一个圣雄教派营地。当天共联系418个圣者，一一顶礼他们。

夜晚回莫提恰的路上，巴巴对同伴说：“我在昆巴梅拉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与灵性有关，尽管在新生活中我们与灵性毫无关系。往昔，我们今日拜访的这种圣地，弥漫着灵性；但如今到此朝圣者会发现，完全缺乏所谓的灵的气氛。”

3月19日星期天，巴巴再次跋涉至坎卡尔，但这次是在卡喀迪河畔，距比姆戈达村约1英里。并在此联系了113名优陀西和尼玛里派的萨度和圣雄。不停起俯身导致巴巴腰背疼痛，但他仍未停止，逐一顶礼圣人、萨度和圣雄。下午返回莫提恰，联系总数现达1325人。

过去几天来，巴巴一直感觉不适；又劳累又虚弱。工作压力影响了他的健康，眼中有砂粒感。（注：后来确诊为结膜炎。）

20日，巴巴和彭度乘巴士去曼吉瑞村，下午1点到达。给韦希奴、尼鲁、高荷、库玛分别分派职责。

对所做工作，他是这样描述的：“在莫提恰，大自然等势力联合反对我。强风不断，天空阴霾，骤雨频繁。驻地供水非常不便，没有躲避雨处。为同伴搭的帐篷，为我建的小屋，简陋无遮，日常伙食只有一餐豆糊薄饼，上下午两次茶。这都给我增添了困难。但涉及到工作，我不在乎这种困苦不便。”

韦希奴把大阿迪从阿美纳伽寄来的第三方案印刷件交给巴巴。在旧生活中，巴巴的指令和讯息通过公告传达给爱者。在新生活中，继续该做法，寄发《新生活通告》。因此每隔一段，巴巴就以这个或那个借口，间接地同东西方弟子保持联系，尽管在新生活之初，他声明将停止一切通讯。最近，他甚至指示印刷发行伽尼和尼鲁的新生活日志！

巴巴交给尼鲁一份方案和公告，让他浏览一遍，看是否有遗漏。尼

鲁报告：“阿迪未提到伽尼的脖枷基金。”巴巴令他致信阿迪，将它放在下一期通告。

3月21日星期二，邓肯、埃尔查、克基·纳拉瓦拉、库玛上午9点半来见巴巴。巴巴建议邓肯：“别担心业务。没病人，就关掉诊所，回这里。”邓肯想在财务上帮助同伴，为此当初才想到开诊所。却失望一个接一个。病人利用他的慷慨，他则继续赔钱。

巴巴逗留曼吉瑞村期间，克基纳拉瓦拉、布焦恰恰、埃尔查米斯特里、赫伦、维伦德拉·潘迪、大学教授乌法特·雷克·拉吉，尤其是库玛几家人，跟巴巴更亲近。似乎这些人一直无意识地等待着巴巴到来，而巴巴主要为他们才到曼吉瑞村。库玛的妻子苏芭卓与5位女伴侣打成一片，犹如其中一员，巴巴给她的子女倾注许多感情。

为女同伴安排妥当，巴巴带彭度22日离开曼吉瑞村前往莫提恰。出发前，指示曼吉瑞村的男女同伴打霍乱预防针，以便参加一天的昆巴梅拉。

在哈德瓦火车站，埃瑞奇、古斯塔吉、拜度加入巴巴和彭度。在男同伴的陪同下，巴巴再次出发，到坎卡尔联系圣人。整个莫提恰之行，天气冷极了，寒风从喜马拉雅山袭来。天空大多阴霾密布，时而下暴雨。这天也是阴云暴风。上午10点半，暴雨如注，狂风不断、电闪雷鸣。巴巴不顾风雨，搜寻埃舍和营地，又联系到225名萨度与圣雄。下午，巴巴和同伴筋疲力尽，返回莫提恰。

德里的普若卡希瓦提·夏尔玛抱着婴儿在住处等候。是基申·辛遣她来首次见巴巴的。虽禁止达善，巴巴还是见了她，解释说：“新生活中，我已停止接见来访者、会谈、达善及祝福。转告别人莫来这里。”普若卡希瓦提离开前，祈求祝福。巴巴对她表示：“新生活中，我只给他人爱，而非祝福。我也期望他人回报以爱。”

次日，3月23日星期四上午，巴巴带古斯塔吉、拜度、埃瑞奇、彭度再次行至坎卡尔。又联系678个圣者，下午3点疲惫地返回莫提恰。

埃瑞奇和彭度爱吸烟，香烟却告罄。做饭的少年萨迪亚帕得知，不时自豪地扔给他们一支。两个“乞丐”视之为施舍，过一口烟瘾，对小伙颇为感激。

24日上午，巴巴率古斯塔吉、拜度、彭度、埃瑞奇，跋涉回坎卡尔，又联系了568个圣人、萨度、隐士及圣雄。这些不同圣徒聚集在遍布山

区的埃舍和营地。

次日，巴巴再访坎卡尔的各类隐士埃舍营地，联系了165人。

3月26日星期天，巴巴和4名同伴，徒步走到玛亚普尔地区。在几个埃舍和萨度聚集地，又联系了937人。埃舍、寺院与营地的负责人，会劝说巴巴访问他们的寺庙，达善庙里的男女神祇。为取悦他们，巴巴也会顶拜这些神灵。在恒河对岸的十字路口，一位圣雄站在一棵树枝上。巴巴从远处向他鞠躬。

当晚回到莫提恰，巴巴对同伴说：“我的工作与昆巴（神圣古老传统）或梅拉（节庆）皆无真正关系。我只想尽可能多联系圣人、萨度、圣雄，并达善他们。昆巴梅拉为我提供这个机会，我加以利用。”

3月27日是昆巴梅拉大壶节的吉日，成千上万的圣人、苦行僧、隐士、萨度、圣雄列队游行走向恒河，浸水沐浴，吟诵圣歌、曼陀罗和祷文。这天巴巴却留在莫提恰，洗衣服并打扫草屋。

至爱的衣服沾满萨度的尘灰，
他的洗衣乃是清洗人类污秽。

1950年3月28日，星期二凌晨，巴巴带4名同伴前往哈德瓦。在那里联系了612个纳施庞锡派和尼玛里派的萨度与圣雄。在尼玛里派营地中心附近，一名老年圣雄正给众人讲授“达善圣人和萨度的利益”。巴巴站在那儿，似乎全神贯注，听了他足足1小时的布道。之后，巴巴又联系了玛塔吉（母亲）派的70个女萨度——顶礼她们。加上这些女子在内，联系总数达4510人。

巴巴下午1点半，回到莫提恰，发现韦希奴和库玛在等他。韦希奴带来伊丽莎白的电报。巴巴就别的要紧事务给他指示之后，遣二人回曼吉瑞村。会见期间，巴巴虽工作疲惫，却愉快地同他们开玩笑。

3月29日，是印度教的神圣节日——罗摩生日庆祝。巴巴听说几批新圣徒抵达萨特·萨若瓦，那天又去联系了472人。他会走过去，顶礼他们的足，甚至在车水马龙人群熙攘的主路上，拦下他们顶礼。所联系的萨度中，有的坐在树荫下，一些坐在恒河岸上，一些甚至在河中沐浴。巴巴不顾人群推搡，从石阶下河，趟水去联系。为了这项工作，忍受诸多辛苦。

这种持续的压力——不停地顶礼达善，长途跋涉寻找萨度圣雄，每天仅用一餐米饭豆糊——最终损害了他的健康。巴巴疲惫不堪，却决心

不惜代价完成该工作，言称他“从中获得巨大喜悦”。

3月30日，疾风从喜马拉雅山袭来，寒冷异常。早晨多雾又造成处处潮湿。巴巴腰背剧痛，辛苦工作显然损伤了他的身体。虽然如此，天一亮，他就带4名同伴出发，到了哈德瓦，巴巴只好在路两侧往返来回，在拥挤不堪的机动车和朝圣者中间，连续不断地联系圣人萨度。他还走遍埃舍营地，找遍每个角落，联系921个圣徒。总数共达5903人。这个阶段，巴巴不重复联系；仅联系每人一次。一天下来，巴巴精疲力尽，拖着沉重步伐返回莫提恰。他还说感到眼皮沉重，同伴束手无策，不知该怎样说服巴巴休息。

巴巴不顾身心疲劳，于次日，3月31日，又到哈德瓦联系了532名萨度和隐士。并为某项工作召克基·德赛从德里来。巴巴在下午3点返回莫提恰之前，接见了她。

4月1日凌晨3点，巴巴由4名同伴和克基·德赛陪同，再次造访哈德瓦。上午巴巴和拜度之间出现紧张关系，巴巴指责拜度催他从一个营地赶到另一个。拜度争辩，而非保持安静，这令巴巴不悦。联系262人后返回莫提恰。巴巴评论：“若联系7000个，我会十分满意，数目超过7000个，我会更高兴。”迄今总数为6697人。

显而易见，巴巴更虚弱。持续的反复俯身起身，顶拜达善，将其疲惫状态推向崩溃边缘。

1950年4月2日星期天，是昆巴梅拉大壶节的另一个特殊日子，因为是月蚀日。各个埃舍和聚居地的圣人、隐士、苦行僧与圣雄，吟诵着曼陀罗和圣诗，列队游行至恒河沐浴。一些萨度骑着大象下河。当天，巴巴也用拜度从哈德瓦取来的恒河水，在小屋沐浴。

艾哈迈达巴德的一位梅塔先生，出乎意料地来到莫提恰，要求达善巴巴。得知禁令，他依然坚持。巴巴从小屋出来，顶礼他的足。就这样，巴巴这天虽未外出联系，却达善了梅塔先生。

4月3日凌晨3点，巴巴在漆黑中离开莫提恰，徒步前往哈德瓦，埃瑞奇、彭度、拜度、古斯塔吉随行。在尼达拉地区附近，他连续11个小时联系弃世者和萨度。这天联系总数高达2965人！

巴巴率男子，在恒河两侧步行约20英里进行联系。快结束时巴巴累得几乎无法站立。同伴想找辆巴士或卡车，却没有车搭。巴巴只好和同伴疲惫地走回莫提恰。途中他叹道：“我全身疼得厉害。”

虽然筋疲力尽，但次日，4月4日星期二上午，巴巴又率4名同伴到巴拉瓦拉地区，联系了最近从外地来此的338名圣徒。在巴拉瓦拉，联系总数达到10000人。听到做记录的彭度的汇报，巴巴表示对工作非常满意。

10000人中，真正的圣人或高道屈指可数。来自印度各地，参加昆巴梅拉大壶节的朝圣者，确实达善了神，虽然很少人知晓他们在他们中间。神本人成为求道者，顶拜成千上万的他们。

巴巴一行回到莫提恰，吃了简单的米饭豆糊，稍事休息，巴巴开始收拾行李。当晚宣布，“我在昆巴梅拉的工作已完。明天我回曼吉瑞村。你们7日带行李回去，彭度和莫里赶牛车尾随。”巴巴身体仍不适，现又感冒咳嗽。当夜他亲自收拾行李，准备离开。

4月5日，巴巴和彭度离开莫提恰，前往曼吉瑞村。韦希奴已到哈拉瓦拉车站接巴巴。目送巴巴和韦希奴乘马车驶往曼吉瑞村，彭度又返回莫提恰。两天后，埃瑞奇、拜度、古斯塔吉、阿娄巴和萨迪亚帕遵旨返回曼吉瑞村。昆巴梅拉大壶节工作就此告终。

巴巴回曼吉瑞村时，咳嗽得厉害，发烧华氏100度，眼部沉重，胃疼，腰背剧痛。对此尼鲁描述说：

巴巴到达后，进入我们的农舍，我立即发觉他体质虚弱，心力憔悴。他显得疲倦，劳累过度，似乎拖着脚走路。他坐到我床边，问起卡卡、韦希奴、凯克巴德的健康。边问边频繁咳嗽。虽健康不佳，他却满面容光，目光明亮。容颜无比美好迷人，致使我们目不转睛，不想往别处看。整个气氛悸动激荡着我们，令我们心中百感交集。

之后，巴巴说身体疼痛虚弱。尼鲁、邓肯和高荷悉心治疗，症状有所缓解，但身体疼痛持续。4月9日星期天，美娣建议轻度按摩和热水浴。这使巴巴的疼痛减退。

美赫巴巴的病痛不仅出于辛苦工作，还归因于他做各类工作时，对众人业相的承担。这种负荷加重他的负担，影响他的身体。连向爱者及公众施达善，也会给他的健康造成压力和剧痛。阿瓦塔的达善不是仅仅会见人，而是主动承担他人的印象负荷。达善阿瓦塔，即是把我们的业相负担转移给他。

“印度有许多所谓的圣人圣雄，给成千上万人施达善。但这种达善有何用？徒有其名而已。达善的意义是，神圣大师将前来求助者的好坏

印象，承担到自己身上。通过清扫人类充满累世污秽的奥吉厄斯牛舍，他只得亲身受苦。”

时代含泪见证至爱 1950 年在昆巴梅拉的工作，及其给他带来的痛苦。也有幸为后代记录下阿瓦塔的爱之劳动。“美赫不为人知、默默无闻所做的工作，是为了全宇宙；这不只是教导。这将为每颗心充电，不久光明定会取代黑暗！”

曼吉瑞村

与此同时，彭度和莫里把英国公牛拉贾带到莫提恰拉车。巴巴想把牛送到牛场配种。当时库玛碰巧在莫提恰，提议送给圣雄甘地的英国弟子弥拉本，她在附近经营这样一个机构“帕苏·洛克”（动物世界）。巴巴同意，叫彭度回曼吉瑞村途中去找弥拉本。

彭度因此拜访了莫提恰附近弥拉本的动物园。她愿意接受拉贾，虽然他们已停止用英国公牛配种。彭度请她派人10日到曼吉瑞村领走拉贾，她答应了。

1950年4月9日星期天，彭度和莫里返回曼吉瑞村，可次日弥拉本未派人来领牛。几天后，巴巴遣库玛去找弥拉本。她解释说不能接受拉贾。巴巴又叫库玛以拉贾的主人，即4位女伴侣的名义将它送人。14日库玛把它送给另一家机构，牛车也卖掉。

巴巴希望和伴侣开会，4月11日早晨7点，准时到他们宿舍。也把邓肯从德拉敦召过来。伴侣们围着巴巴就座，气氛紧张。

会议开始，巴巴神情严肃，表明：“我感到第三方案的你们每个人，都尽力百分之百地履行条件。我也确信，我百分之六十的旧生活习惯业已消失，但我感到其中百分之四十依然坚持。因此，我自然不能未经请求或以过错，遣你们任何人离开，或遣你们全体离开——或命令你们采纳第一或第三方案。

在目前情况下完成第三方案，似乎不可能，这是因为你们与我之间，对怎样执行第三方案在认识上的鸿沟。例如，4月1日拜度和我本人之间在莫提恰发生的事，会说明我试图指出的问题。”

巴巴接着让埃瑞奇讲述4月1日发生的事件。那天，巴巴和同伴凌晨3点早早出门。随行还有克基·德赛。巴巴当天的工作集中在几个埃舍和营地，对这些地方巴巴曾有意避开，以便等到聚满朝圣萨度时。预计萨度4月2日月蚀前到来。负责给巴巴领路的拜度，把他带到一个营地。那里聚集的萨度还是不多。拜度打算晚些再回来，便劝巴巴到另一地方。但巴巴希望留下，反复质问拜度为何采用旧生活中匆匆做事的方式。

后来拜度对彭度提起，从早晨巴巴就一直揶揄数落他。巴巴无意间听到，问拜度这是不是批评。拜度答复说，他只是“告诉”彭度当天早上巴巴发了脾气。巴巴问埃瑞奇，拜度的话算不算批评。埃瑞奇的看法是，他感觉拜度只是告诉彭度一个事实；不能称之为批评，而是一条信息，表达当天早上巴巴的心情。

埃瑞奇的回答令巴巴更加不悦。他发了火，说拜度对彭度批评巴巴是不对的；但这不是他生气的原因。事后他无比难过，心情破坏，因为他很失望，即使在新生活这个阶段，同伴仍未充分理解第三方案的全部条件。并进而表示，同伴若仅仅把拜度的话当作一条信息，从前为何责备伽尼、阿迪、尼鲁、邓肯批评他？这次被看作是理解上的差异，所以不可容忍，因为巴巴想彻底摆脱旧生活习惯。这个阶段，巴巴厌恶这类举止态度，因它们让他想起已放弃的旧生活。他补充说，他可能是错的，伴侣们可能是对的，但只要意见分歧，就总会有令他不悦的冲突和原因。他若变得激动，则要么对之保持缄默，这会妥协他的誓言；要么释放愤怒情感，这又不符新生活条件。

最后，巴巴决定，除了解除第三方案，别无选择，这样就不会有日常命令和他的干预。第三方案伴侣也许在百分之百地努力；但因巴巴与伴侣之间的明显认识差异，就总会有巴巴为伴侣而妥协或生气发怒的风险。

另外，根据3月1日给伴侣的第三方案说明，巴巴本来不应质疑或纠正拜度——无论拜度是否批评他，更不用说发脾气了。总之，若要百分之百保留他的誓言，似乎不可能继续第三方案。因此，巴巴决定不撤销但中止该方案。并表明，如果他将来想把任何人纳入第三方案的新生活，则可以那样做。埃瑞奇叙述完毕，巴巴说：

我重申，若看到你们的任何错误——从你们的观点也许不是错误，我必须要么置之不理，那会违反我的誓言；要么必须遣离你们，那会是双倍错误，因为我本人尚未百分之百克服旧生活习惯。因此，3月1日之前，我不得不采取纠正错误之折中路线。这给我带来无边烦恼，因而危及我的誓言。

即使所有的伴侣都离开我，我也会坚决捍卫我的誓言，所以，今天我明确决定，从5月1日起，你们都不留在第三方案。我将独自继续执行第三方案的新生活三个阶段。我命令你们全体——第三

方案和第一方案B项伴侣——加入一个新方案，这将使你们能够自食其力，又让你们作为一组留在我身边。我会给该组提供资本，作为贷款，以启动这个新方案和生意。这个新方案是一个《临时受限B组方案》，当你们把16000卢比贷款归还我时，将恢复为原始第三方案B项。

我的帮助，即引导和影响，我会尽量给予，以使这项新方案成功。必要的话，我也会帮助你们找生意和住所，以及新方案一些伴侣的工作。

巴巴接着向同伴解释，季风时节逗留曼吉瑞村不切实际，因此他计划迁往德里。为此遣克基·德赛带如下指示前往德里：

找基申·辛、哈吉万·拉尔、沃斯·迪奥·凯恩和托迪·辛，告诉他们巴巴想在德里找住所。他们要帮助你寻找，同时又不应有为古鲁或赛古鲁巴巴服务的想法，只是为了帮助一个爱他们的人，为回报此爱而提供帮助。此外，他们也不要指望，因帮助找房子，他们会有机会见到、接触或联络巴巴。

他们中若有人是所选房子的主人，巴巴会支付合理的租金，房主必须接受，以免在新生活中给巴巴套上任何类型的脖枷（经济债务）。在德里找房子的工作一旦完成，就别再参与帮助巴巴，除非他另有命令。

总之，在巴巴居住德里期间，不跟他见面、联系或通信。不过，他们可以同他身边的同伴见面或交流。

听到新提案之后，第三方案的全体伴侣，连同邓肯、卡卡、古斯塔吉，同意服从巴巴并加入新方案。邓肯建议，如果尼鲁同他一起行医，彭度和莫里任助手，在德里开个大诊所，就有可能维持伴侣的生活。巴巴似乎喜欢这个主意，表示会保留邓肯的想法，直到伴侣有足够资金设立这种诊所，那将是所有相关者的生计来源。

会议结束时，巴巴转向莫里·卡勒，当众表扬他一贯恪守新生活条件的模范行为。巴巴表示，全体同伴中，惟独莫里做到了在迄今一切沉浮面前保持快活。巴巴合掌向莫里致意，首肯其优点。会议11点结束，巴巴离开。

大家一致同意，莫里确实履行了新生活条件。一次，乘巴士旅行中，巴巴叫同伴下车，换下一部巴士。在车站，莫里看见自己的姊妹。他服

从条件，转身走开，没和她说话。次日接到电报，姊妹死了；就连那时他也保持愉快的外表。

根据条件，埃瑞奇尽力执行巴巴的要求，机警谨慎地服从命令。但在日常事务中，没有一天不发生倒霉事。巴巴以种种借口严厉指责，埃瑞奇总是驯服地认错，以至有一天巴巴威胁说：“你要是不停止机械地认错求原谅，我就撒手放弃你和一切！”埃瑞奇承认所谓的错误，巴巴却更生气，进而责备。他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无处可逃。

这条道上，大师深爱者头悬双刃剑。行道如履薄冰，亲身经历才知真意！

曼吉瑞村和莫提恰天寒地冻。缺乏适当的衣食，每天仅一餐豆糊薄饼，男女同伴的健康逐渐恶化。受各种疾病折磨。彭度患胸膜炎胸痛；埃瑞奇腰肌劳损，一只脚扭伤，转成慢性病；莫里手腕骨折，因干活更虚弱；韦希奴膝盖重度风湿；尼鲁坐骨神经痛，运水遗留膝关节病；阿娄巴，发烧和运水等辛苦活导致过度疲劳体弱；卡卡有心脏病；拜度全身病痛；古斯塔吉年老力衰；玛妮发烧咳嗽引起支气管炎；年纪最轻的美茹也病倒。巴巴却期待伴侣保持愉快，表现快乐——即便难受不堪时！

1950年4月13日，是昆巴梅拉大壶节最重大的日子，不同教派成千上万的萨度圣雄列队向恒河进发，在圣水中沐浴。男女同伴从未目睹过此景。故巴巴安排他们那天待在哈德瓦。4月12日星期三，巴巴乘旅行车离开曼吉瑞村，美娒、玛妮、美茹、高荷、娜佳、库玛妻子苏芭卓、芙芮妮·纳拉瓦拉随行。苏芭卓抱着新生女婴阿姆芮特（注：库玛之女阿姆芮特，1968年底同巴巴弟弟小阿迪之子达拉结婚，婚礼一个月后巴巴离开肉身），她担心婴儿哭会给巴巴添麻烦。令人惊讶的是，婴儿一次都没哭。埃瑞奇、库玛、玛罕特的佣人迪里普，乘火车前往哈德瓦，全体住在桑萨昌德·戈哈尔的大宅。

其余的伴侣和克基纳拉瓦拉、埃尔查米斯特里、布焦恰恰次日到达。到后，巴巴告之：“昨晚我和女子们彻夜未眠，因为外面整夜喧声不断。”

这一次派埃瑞奇从恒河取水，13日早晨巴巴用来沐浴。并下令把剩水倒回恒河。沐浴后，他让全体伴侣排成一列站他面前，叫邓肯宣读祷文：

*愿神宽恕我们，全体新生活伴侣，
对他或对彼此，有意或无意犯下的任何过错。*

我由衷宽恕伴侣们对我犯下的任何过错，
 并请你们宽恕，如果我在任何方面伤了你们的感情。
 如果新生活条件被有意或无意违背，
 我代表自己和新生活伴侣，请求神宽恕我们。
 对我本人，我请求神赐我力量，坚守誓言到底，
 蒙他帮助百分之百地履行新生活一切条件。

邓肯结束祈求，巴巴触了每个人的足。

“他神采奕奕，目光如炬。

为引导世人，奉献出新生活。

以便人类有一天超越旧生活，抵达新的开端，

在此终与始结合，成为无始无终！

新生活是阿瓦塔给人类，对未来求道男女的最大恩惠。

通过实践新生活，求道者获得不可获的。

这个新生活将为求道者永远存在；给行道者示现解脱之道。”

这个期间巴巴禁止达善，哈默坡的克夏夫·尼伽姆却渴望见他。得知巴巴将参加昆巴梅拉大壶节，他虽然不愿违令，但还是同巴巴达斯一道来哈德瓦，希望至少瞥一眼大师。邓肯宣读祷文时，克夏夫在附近恒河中沐浴，仰望戈哈尔的住宅。

祈祷结束，巴巴突然把伴侣领到俯瞰恒河的阳台。就在那一刻，克夏夫抬头，看见“太阳”从云间绽放！他凝视着巴巴。无人知晓巴巴何故突然到阳台。他们以为也许他想指给他们看聚集恒河的人海。不知道，那一刻克夏夫·尼伽姆不仅在恒河中沐浴，还在达善巴巴的喜悦中畅饮。

过了些时间，巴巴叫男子出去看游行，然后回曼吉瑞村。并指示他们彼此靠近，以免在人海中走失。巴巴将在次日带女子回曼吉瑞村。

那天，估计有 150 万朝圣者聚集哈德瓦。在高温及漫天尘土中，除了人山人海，骑大象的萨度或圣雄首领，什么也看不见。裸体涂彩的萨度游行开始，狂热的人群拥挤不堪，同伴们很快朝火车站走去，到后惊讶地看到巴巴和女子也在等候。巴巴解释说他和女子从住宅也看不清游行，遂决定返回。

桑萨昌德兄弟曾承诺领他们参观游行，却未能信守诺言，巴巴相当不快。但在赴车站之前，他却谦卑地触桑萨昌德兄弟的足，请他们原谅。火车拥挤不堪；他们午夜才抵达德拉敦，回到曼吉瑞村。

次日在哈德瓦，帕美希瓦瑞·达亚·尼伽姆（普卡），巴瓦尼·帕萨德·尼伽姆，赖萨赫伯·罗摩贤卡经历一次奇特体验。他们也从哈默坡来参加昆巴梅拉。到巴巴的住处拜见。从远处，他们看见巴巴在楼上踱步。走近，却没有人在！经打听，得知巴巴昨天已离开。他们无法接受，因刚刚亲眼看见巴巴。有人陪他们找遍房子，直到震惊地发现，巴巴确实不在。

普卡是印度共产党的一个领袖，一直抨击巴巴，对他尚无信心。他原想揭露巴巴，但这神秘一幕改变了他的生活。已经有一位共产党员兼无神论者，库玛，将一生交给巴巴。现在又一个共产党员，普卡，注定要在巴巴的未来工作中扮演角色。

同一天，4月14日，星期五早上7点，巴巴走进同伴屋内，警告：“人人都要在一切情况下保持愉快，不可发脾气或恼火。”

又转向埃瑞奇，问：“如果你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会不会难过？”

埃瑞奇说：“按照第三方案的条件，我不应也不会对任何人有感受。”

巴巴问莫里：“假如你父亲去世，你会有何感觉？”

莫里微笑着回答：“我不会有感觉——让他走好了！”

巴巴接着问韦希奴，得到同样回答。但他又质问韦希奴：“你说的是真话？记住，新生活中禁止撒谎或含糊回答。”

韦希奴答道：“如果收到母亲（卡库拜）的死讯，我不会有感觉。”

巴巴随即温和地向他透露：“昨天，邓肯让我看了大阿迪发来的电报，卡库拜于11日下午6点15分在美拉巴德去世。”

韦希奴不为所动，继续平静祥和地以正常语调回答巴巴的问题。

巴巴又说：“邓肯不应告诉我所留下的旧生活人员的消息。”

接着拥抱了韦希奴，对同伴说：“韦希奴有勇气，虽然当时母亲年迈（62岁）生病，他却没想到留在她身边，而是说‘是’，跟我离开，过新生活。”之后，韦希奴骑自行车去德拉敦为女子采购，巴巴表扬他的坚定。

从普纳的棕榈酒店初期，卡库拜就开始和巴巴接触。最初她叫巴巴“德瓦”（天神）。那些日子，巴巴会随时到她家，要米饭豆糊。卡库拜也会准备好，因为巴巴总是很匆忙，不给她时间做饭。巴巴几乎每天到她家，俘获了卡库拜的心。1925年她永久搬到美拉巴德，直到逝世。当天夜里11点，卡库拜在美拉巴德火葬。亲爱的卡库拜，时代向您致敬！

（注：1950年4月14日，亦是第六层面大圣人拉玛那·玛哈希在南印度

逝世之日。巴巴对他一直有高度评价。))

次日，巴巴告诫邓肯：“从现在起，不要把旧生活人员的任何消息告诉我。即使有人去世，我不问起，也不要告诉我。”

巴巴对同伴评论：“大阿迪深爱母亲（顾麦），韦希奴也深爱母亲。但关系到和我一起生活，二人对母亲的爱有天渊之别。韦希奴坚毅果断，选择留我身边。大阿迪却选择了第一方案C项。”

15日早晨7点，巴巴来到同伴房屋，开会讨论赴美旅行的可行性：

“伊丽莎白随时会发来电报，邀我今年访问西方。同时，伊丽莎白也有可能希望我在1951年7月去，不在1950年。假若今年去西方，我将得带上你们其中几个。伴随我的人员，从西方回来，将重新加入留在印度的新方案伴侣。

对带往西方的人，我会先征得你们同意，因为我已决心不干涉你们的决定或给你们命令；但你们一旦同意，就应向我承诺，随我访问西方期间，在一切方面服从我。”

“总之，”巴巴总结，“如果我决定7月或5月赴西方，就会要求一些伴侣随行，这取决于他们是否答应在那里服从我。我也会帮助留在印度者找到住所和工作。”

4月16日星期天，埃瑞奇和克基·德赛被派往德里，为男伴侣寻找租金合理，并完全适合新方案目的的住宿，另外还要为巴巴和女子寻找住所。

持续多云，气候寒冷。巴巴说：“从1949年10月16日起，冷天、寒风与阴雨不断，顽固追逐新生活中的我和伴侣。”巴巴的健康恶化。背颈疼痛，鼻炎（鼻粘膜炎、类似重感冒），慢性咳嗽。

雪上加霜的是，次日，巴巴告知同伴，除了美嬉，所有女子均患上流行性感冒。她们挤在一座极小的三室农舍，结果被传染。巴巴也提醒女子要保持愉快，和睦相处。

不久，韦希奴也高烧病倒，尼鲁接管其职责，去德拉敦集市采购。现在井水比以往更臭，只好从远处提饮用水。尼鲁认为臭水是人人健康恶化的额外肇因。写道：“新生活六个月，缺少适当衣食，饮水和卫生不行，加上半饥饿、身心紧张疲惫、持续寒冷、多风、潮湿、季风气候，已摧垮巴巴和伴侣的健康。”随着健康几乎崩溃，结果确实是无助无望之生活！

早在鹿野苑，巴巴曾与伴侣讨论招人加入新生活的可能性。他还为接纳巴赫那（外人）进入新生活规定了条件，声明：“凡自愿加入、我又感到百分之百合适的外人，经伴侣多数表决通过，均可加入新生活。”由于条件严格，惟有男子适合，将被称为“新生活新伴侣”。当然，后来又有新的修订方案，放弃其它方案。

有一个旧生活爱好者对此上心，他是古斯塔吉的侄子，35岁的鲁斯特姆·索拉伯·汉索提亚。1944年汉索提亚在美拉扎德首次见到巴巴。对通告全面研究思考后，决定参加巴巴的新生活。他在勒德兰的铁道部门有一份好工作。辞了职，于1950年4月18日上午来到曼吉瑞村。

彭度在院子遇见他，解释说巴巴谁都不见。汉索提亚说这他都知道，因为他已熟记所有条件和不同方案，但他要当天就加入新生活的决心已定。

听了彭度的汇报，巴巴建议：“告诉他，我将于4月底召开伴侣会议，届时将讨论整个新生活状况及其它进展。也会对鲁斯特姆的情况予以考虑。要他回家等我的决定，这将随我的指示一起寄给他。”

汉索提亚不肯轻易接受，固执地与彭度争辩。彭度再三劝他服从巴巴。汉索提亚又表示渴望见巴巴——即使从远处瞥一眼。听到彭度报告，巴巴出来，从远处向他挥手，汉索提亚返回勒德兰老家。

如今，施特鲁甘·库玛似乎被接纳，成为男同伴之一，可常来见巴巴。20日，他同村长贾姆纳达斯一起来。巴巴对他们解释：“对你们二人，我感到一种爱的责任。新生活期间我谁都不见，除了你们、纳拉瓦拉、恰恰、德赛、维伦德拉、埃尔查。我亲身接触的只有你们和他们几个。”

巴巴又问贾姆纳达斯：“你会忠实履行我给你的两项命令吗？”他向巴巴作了保证。“那你在6月17日回监狱的最后一刻之前，根本别担心你的永久获释。每晚上床前，衷心祈祷：‘神啊，我把命运交到您手中。’”

贾姆纳达斯在一场纠纷中射杀两个村民而被判入狱，但因患肺结核病而暂获假释。他答应遵守这两项命令，巴巴又说：“我内在觉得，倘若你忠实遵守这些指令，神不会辜负你。”贾姆纳达斯从巴巴的话中获得勇气。

之后，巴巴对他说：“从现在起，你应该接受，你与我在新生活中的联系不再继续。”

对库玛，巴巴说：“我感到，将来我在新生活中可能与你联系到底，但我不能承诺。”

巴巴离开德拉敦当天，1950年6月14日，贾姆纳达斯接到官方法令，从狱中永久获释。是巴巴向他透露了这个好消息，他把一切归功于巴巴的纳扎。

4月21和22日，又开会讨论将于5月1日生效的新变化。自从25日，巴巴心情轻松，开始上午同尼鲁、库玛等男子打羽毛球、打嘎和板球。当天埃瑞奇抵达，汇报在德里做的准备工作。

4月26日，星期三早晨7点半，巴巴召集伴侣开会，讨论在德里创业的可能性。最后，巴巴提出新方案40项决定：

1、1950年5月1日，我将同第三方案全体伴侣，最后一次到德拉敦乞讨，随即解除第三方案伴侣关系。

2、截至5月1日晚，我将命令第三方案和第一方案B项伴侣，合并一组加入新方案。因此邓肯将于5月1日关闭（德拉敦）诊所。

3、新方案全体伴侣将在一切时间，严格遵守第一和第二方案的一切固定条件。除规定的限制之外，我这边将不会有日常命令，或任何干预。

4、我将代表临时受限B组伴侣和原第一方案B、C项和第二方案伴侣，独自进行三个乞讨、腰布与流浪生活阶段；全体新生活伴侣将代表我，进行劳动阶段。

5、凯克巴德·达斯托留在新生活中，与新方案组同吃同住。还会像新方案伴侣，得到零用钱。伴侣不会要求他工作。他将做平常的工作。（注：凯克巴德的惟一工作是，每天默念“巴巴……巴巴……”10万次。用手指计数。）

6、萨达希乌·帕特尔将属于新方案组，但我批准他留在普纳家中，不从新方案组领取生活费或零用钱。但他可随时加入新方案。和新方案伴侣一起期间，萨达希乌必须一直严格遵守第一方案B项的原固定条件。

7、新方案的11名成员是：阿婆巴，拜度，邓肯，埃瑞奇，古斯塔吉，卡卡，莫里，尼鲁，彭度，萨达希乌，韦希奴。

8、克基·德赛将参与新方案的生意，从1950年6月1日，对他的服务，会每月付给他300卢比。是否与小组一起生活，由他选择。

9、1950年5月1日，我将把16000卢比作为贷款，交给新方案组使用，他们应尽快偿还。

10、这笔16000卢比，将从美赫吉和纳瑞曼保存的新生活资金结余和出售曼吉瑞村地产的收入中支出。

11、新方案组将靠这笔16000卢比贷款维持生活，并根据我如下的明确指示，安排生意和生活。16000卢比贷款一旦还清，这些指示与限制随即失效。之后，伴侣将完全有自由，通过多数表决，决定做生意、自食其力或重新安排家事等。

12、卡卡将保管全部资金，包括收入等；记账。兼作管家。

13、阿婆巴将协助卡卡负责厨房。

14、古斯塔吉永不会有具体的工作。

15、埃瑞奇和拜度将可以说是受雇于女子，为巴巴做私人工作，每人每月由女子支付50卢比。二人谁手边无事，就帮助彭度、尼鲁、邓肯、莫里管理生意。

16、韦希奴将以每月50卢比受雇于女子，提供服务。

17、16000卢比贷款中，只有5000卢比专门用于生意。

18、新方案组生意的净利润中，25%给女子，75%留下，除了还16000卢比贷款外，不用于其它目的。贷款一旦还清，就不再付给女子25%的生意净利润。届时全部利润将成为原第一方案B组伴侣的库存现金。

19、从第一方案C项与第二方案伴侣寄给我的款项中，我将把25%给女子，把75%添入新方案组生意的净利润存储，直到贷款还清。贷款一还清，我就不再把这75%付给你们，因为临时受限B组方案将自动成为原第一方案B组。

20、埃瑞奇、韦希奴、拜度的工资和邓肯诊所设备的变卖收入，将加入新方案组生意的净利润存储，直到贷款还清。

21、我每次需要钱，都会根据谁更能负担，从女子或从新方案组支取。

22、新方案组还清16000卢比贷款，自动成为原第一方案B组之前，未经我允许，不可直接或间接地，同旧生活男女、第一方案C项或第二方案新生活伴侣通讯、会面或接触。德里和德拉敦的居民，阿里格尔的托迪·辛先生例外。

23、新方案组伴侣将于5月10日永久离开曼吉瑞村到德里，在托迪·辛和德里组的帮助下，在德里投资5000卢比开设一家酥油厂。除了这项生意，你们也都可从事任何无需投资的副业，保持新生活的精神。

24、5月10日起最初三个月，新方案组将住在克基·德赛家。

25、5月10日起最初三个月，我和女子将住在德拉敦的邓肯诊所房子。

26、邓肯将于5月10日把其全部物品，连同诊所设备一起运往德里。

27、韦希奴和拜度将随我居住德拉敦，分别为女子和为我工作。一个月后，拜度到德里，为了我的工作，埃瑞奇将从那里来跟我生活。

28、1950年8月1日起，女子、我和伴侣将居住德里的罗塔克路的房屋，预计届时后者将竣工。住宿租金将由新方案组伴侣支付；女子将为自己每月支付100卢比租金。

29、对任何生意项目，如酥油、奶油等等，若为女子或男伴侣的家务管理所需，务必一概全额付费。

30、5月起，将付给每个伴侣每月10卢比零用钱。

31、日志将于1950年5月1日停止。（注：伽尼离开后，尼鲁写日志。）

32、帕椎将于5月15日前，把新方案组伴侣的全部个人物品运到德里

33、若有亲属或朋友直接或间接给你的遗产（地产或金钱），惟一目的是让你做继承人，绝无通过你转让给我的想法，则要交给我。

34、为方便新方案组归还16000卢比贷款，我为1950年5月1日起最初6个月制定如下的开办费和经常性开支。对1950年5月1日交给卡卡·巴瑞亚的16000卢比贷款使用如下：

1950年5月1日至10月底的伙食费 2585

5、6、7月女子伙食费，已付韦希奴、拜度（或埃瑞奇）300

6月的佣人工资 150

6个月的每月10卢比零用钱 660

6个月的房租及照明和水费 300

6个月的店租及照明和水费 510

入住日起 6 个月的罗塔克房租金、费用账单及代理者佣金 4340

生意投资 5000

从曼吉瑞村至德里的搬迁费 1000

从美拉巴德至德里的伴侣行李运费 1000

应急基金 155

总计 16000 卢比

35、如下资金将由卡卡保存 6 个月，用于尽早归还 16000 卢比贷款：

女子给埃瑞奇、韦希奴、拜度付的工资，每月 150 卢比；

1950 年 8 月起，女子付的租金，每月 100 卢比；

新方案组收入的 75% 纯利润；

第一方案 C 项和第二方案伴侣寄款的 75%；

租金、搬迁费、行李费专款和邓肯设备销售的节余。

36、只要临时受限 B 组方案仍然运行，该新生活方案组伴侣就要依赖伊曼（信心，信仰），遵守原第一方案 B 项的固定条件；但若有谁故意且坚持不遵守我制定的约束，倘若我得知这种对执行限令的违背，就会命令该伴侣离开新方案组，他也可以说自行中止过新生活和旧生活。

37、我准许哈吉万·拉尔、凯恩、基申·辛、托迪·辛，联系帮助新方案组。唯一的前提是：不得同新生活第一方案 C 项或第二方案伴侣联系、通信或会见。

38、只有在哈吉万·拉尔、沃斯·迪奥·凯恩、基申·辛、托迪·辛不跟新生活第一方案 C 项或第二方案伴侣联系，通信或会见的情况下，新方案组伴侣才能接受这 4 人的帮助。

39、第一方案 C 项或第二方案伴侣，虽不能与我联系，却应把省下的钱款和新生活通告寄往我如下的地址（除非我另有指示）：

北方邦，德拉敦，利顿路 36 号

纳拉瓦拉转交美赫巴巴

40、必要的话，邓肯可代表新方案组伴侣，居住在德拉敦行医。

上述各点决定后，为帮助构建新方案，巴巴给德里的克基·德赛发去如下电报：

“通知哈吉万·拉尔，5 月 1 日将确定罗塔克路的房子。故与代理萨

达吉作相应安排。通知哈吉万、凯恩、托迪·辛、基申·辛于30日星期天上午过来，当晚返回德里。之后，你马上过来待7天。”——巴巴

会议最后，巴巴表示，从当日起，直至4月底，将每天开两次会。这次会议于上午10点半结束。令库玛出售曼吉瑞村地产。并给鲁斯特姆汉索提亚发去指示，要他在勒德兰家中过新生活。

召基申·辛、哈吉万·拉尔、托迪·辛、沃斯·迪奥·凯恩到曼吉瑞村，参加巴巴与男伴侣于1950年4月30日星期天中午举行的会议。

还接到伊丽莎白的电报，对此巴巴评论：“我不会在1950年7月到西方，但肯定在1951年7月底之前去。”

埃瑞奇向德里的男子解释了新方案，他们都毫不犹豫承诺通力合作。巴巴要他们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除了金钱、食物或衣服方面。强调：“你们不可从自己口袋里为新方案伴侣花一分钱。”

库玛保证7月底前支付曼吉瑞村地产的部分变卖收入，7000卢比。巴巴则希望当天，当场就拿钱！结果，哈吉万·拉尔答应借钱给巴巴，条件是库玛于7月底前归还。根据新方案，从这7000卢比中，提前支付托迪·辛5000卢比用于生意。还付给哈吉万·拉尔4340卢比，作为德里的罗塔克路房屋的租金。

巴巴简短会见基申·辛、哈吉万·拉尔、托迪·辛、沃斯·迪奥·凯恩，说：“新生活中，在帮助新方案组方面，你们这些人和我建立了联系。但在德里不要试图见我，除非我召你们。不过，你们可随时随地见新方案伴侣。从今天起，你们4人被接纳入新生活。”4名男子对会面很高兴，下午返回德里。

1950年5月1日星期一，天色仍黑，伴侣们照常于4点起床。5点已为当天的吉庆事件准备好，穿戴白卡夫尼和绿色头巾。6点半，身穿白卡夫尼的巴巴来到他们宿舍。寂静中，尼鲁和卡卡庄严地为巴巴缠裹绿色头巾。

破晓时分，巴巴带伴侣外出乞讨。在彻底静默中走了2英里，来到瑞斯帕纳河的干涸沙土河床，克基与芙芮妮·纳拉瓦拉、布焦与希茹·恰恰、库玛与母亲佳玛提在此等候。芙芮妮、希茹、佳玛提把食物施舍给巴巴。巴巴随即返回曼吉瑞村。途中，人们向巴巴顶礼问候，他原样回敬。

巴巴表情沉重，整个上午一言未发。回来后，告诉同伴：“这是我们在第三方案下的最后行乞。今晚5点，将令你们加入新方案组。第三

方案随后撤销。”巴巴将食物施舍分给伴侣。

当晚5点，7名第三方案伴侣，阿娄巴、拜度、埃瑞奇、莫里、尼鲁、彭度、韦希奴，加入第一方案B项伴侣——邓肯、卡卡和古斯塔吉。组成新方案组。仍在普纳的萨达希乌帕特尔，也被纳入。给孟买的马内克梅塔发电报，叫他从1951年5月1日起加入第一方案C项；但他没来。

1950年5月10日星期三，伴侣们离开曼吉瑞村前往德里，创办酥油厂。

就这样，在曼吉瑞村期间，一项新方案开始实施，供全世界求道者追随。多年后，由于库玛的努力，曼吉瑞村正式改名为美赫村，永久纪念巴巴新生活期间的逗留。

新生活酥油生意

1950年5月10日，男伴侣抵达德里，住在克基·德赛家。巴巴和4名女子、拜度和韦希奴，从曼吉瑞村搬到德拉敦。巴巴同女子住利顿路29号邓肯原诊所，克基和2名男子住利顿路19号布焦·恰恰家。

伴侣们12日在德里开始酥油生意。并给企业命名为“纳夫吉万（新生活）酥油公司”。最年长的卡卡主持开业典礼，第一个转大锅手柄。托迪·辛从阿里格尔送来必需的器具容器。他在那边有工厂，并安排了伴侣们制作酥油所用奶油的供应。多数男子都参与工作，除了做饭的阿娄巴和帮他磨香料的尼鲁。因年龄关系，凯克巴德和古斯塔吉也被免除干活。

凯克巴德则坐在单独一个房间，如在德拉敦那样，每日念10万次巴巴的名。古斯塔吉收集他认为还有用途的废品。

时值夏季，德里炎热无比。伴侣坐火炉旁煮奶油，制作酥油。一边是火炉，一边是户外暑热，难以忍受。在曼吉瑞村时天气寒冷。现在那里气候最凉爽，他们却在德里的5月酷暑中，挨着火炉干活，流汗受罪！这就是新生活。

在印度，酥油被认为是最精制的食用油，市场需求很大，因此最初，生产优质产品似乎是个可行的想法。全部工作都得自己做——把奶油搅成酥油，清洁大锅，制作标签，给油装罐，乃至销售。他们尽了最大努力，生意非但没成功，却失败了。问题就是他们的酥油太好！质量最纯，结果在市面上最贵。不但卖不到期望的价格，连成本都收不回。商家不关心纯度，而是以折扣价销售次品。伴侣因不可欺诈，赔了钱。尽管如此，在5月16日制出第一罐，又卖不到公平要价时，他们并未堕落到竞争者的水平，依然保持质量。

伴侣在德里有麻烦，巴巴在德拉敦也不顺。眼睛流分泌物，肿痛，同时持续有砂粒感。高荷尽力治疗，疗效不佳。请了德拉敦的眼科医师巴德夫·辛·拉施克。拉施克医生作了适当治疗，不久巴巴感觉好些。但只是暂时见效。

巴巴逗留德拉敦期间，纳拉瓦拉一家有更多机会接触他。他们住隔壁，有幸天天见巴巴。有时巴巴也会到他们家，就个人及家务事提建议，全家人都成了信爱者。一次巴巴让克基·纳拉瓦拉做两只陶土炉。这对克基来说很新奇，但他做成了，巴巴对其努力表示满意。

另一次，克基和芙芮妮到市场，把女儿玛萝克一人留家中。过了一会儿，巴巴听到孩子的哭声。遣高荷把她领过来。克基和芙芮妮回家后，巴巴把他们叫来纠正，解释了父母对子女的责任。美赫巴巴从灵性高度与他们打成一片，通过关心日常实务把他们吸引过来，使其心灵更深入地接纳他的爱。

布焦·恰恰和施特鲁甘·库玛两家也一样。在德拉敦，埃尔查·米斯特里也更亲近巴巴。巴巴特别喜欢埃尔查的玩笑、俏皮话和幽默，他也像达克，成了巴巴的宫廷小丑。

1950年5月22日星期一，产出第一罐酥油后一周，巴巴得知未有买家，便召克基·德赛到德拉敦。次日早上，巴巴和德赛与拜度赴德里，亲自考察。下午到达，在克基·德赛的寓所会见伴侣。后者汇报了业务困境。显然，酥油生意是个失败方案。晚上，巴巴在沃斯·迪奥·凯恩家过夜，但没有见那里的凯恩夫人或其他人。

次日，巴巴回到德赛家，会见基申·辛、哈吉万·拉尔、托迪·辛与伴侣们。巴巴和女子准备住的罗塔克路房屋尚未竣工，巴巴希望搬到别处。由于临时受限B组伴侣必须一直伴随巴巴，自然只好关闭酥油生意。巴巴告诉他们：“作为原第一方案B组伴侣，你们必须经历劳动阶段。”因此提出履行该阶段的两个方法，叫他们选择一个：

方法一：

通过4名女子（整个新生活始终伴随巴巴的美塔、玛妮、美茹、高荷）为巴巴提供终生服务；像仆人服从主人或雇主一样服从巴巴。巴巴可以并会下各类命令，接受该提案者，将成为巴巴的仆人，因而必须把他看作主人或雇主来服从。主人也许有时候宽恕仆人的缺点，所以巴巴也许会宽恕那些接受这种终生服务方法的伴侣的缺点。巴巴说，这不会违背他的誓言。

作为主人或雇主，巴巴可以并会对那些成为其终身仆人的伴侣，下达各类命令。也许会令他们干农活、找工作、当苦力——总之，做任何事。作为仆人伴侣，他们不能期待巴巴的任何回报；将不会

有报酬，也无酬报的希望。不管发生什么，每一个接受该方法进行劳动阶段的伴侣，均要个人为后果负责——不管后果会是什么。

伴侣也许通过4名女子的钱，从巴巴那里得到食物，食物或够或不够，或定时或不定时供应。这种履行劳动阶段的方法可能有许多艰辛，诸如缺食、少眠、各式各样的工作。但同时很少或无工作、食物，休息充足的情形也可能自动出现。总之，伴侣将通过4名女子服务巴巴；巴巴也许会用这4名女子所支配的经费，安排他们的食物。

决定作为巴巴的终身仆人，履行劳动阶段的伴侣，必须准备好经受各种各样的艰辛。不但必须像仆人服从主人般服从巴巴，还必须遵守第一方案B项的固定条件。

巴巴若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仆人伴侣的工作和行为不满意，也许会开除他。被开除的仆人伴侣仍将在新生活中，并在第一方案B项，但他将独立自由地做喜欢的事，到喜欢的地方，尽管他必须始终遵守第一方案B项的固定条件。届时他必须自谋生计，巴巴不会给钱帮他另起炉灶。

方法二：

履行劳动阶段的替代方法是，个人独立地留在第一方案B项，遵守其固定条件。对选择该方案的伴侣，巴巴会给一笔启动资金，以便他能够以最佳方式履行独立劳动阶段。

临时受限B组方案的全体10名伴侣一致接受第一种方法，同意作为巴巴的终生仆人履行劳动阶段。在新生活中但未曾纳入任何方案的凯克巴德，也同意做终生仆人。

结果，仅运行10天的酥油生意关闭。伴侣需要把16000卢比贷款还给巴巴。他们交回余款现金14570卢比。1430卢比亏损由4名女子补上。

会议后，巴巴表示希望寻找玛司特。并同埃瑞奇、哈吉万、托迪·辛、凯恩和基申·辛一道，前往俄克拉镇。基申发高烧，但尽力跟上。

到了俄克拉，巴巴坐在河边，要大伙给他讲笑话趣事。看见一些渔夫，巴巴评论：“耶稣的早期跟随者全是渔夫；后来他用自己的网捕获他们！”

基申开玩笑：“可这儿我们的大师，不拉我们入网，反而把我们扔出去！”指新生活期间巴巴不让跟随者联系。

对此，巴巴只是答道：“吾非耶稣。”

返回德里，5月24日巴巴在基申·辛家过夜。次日在克基·德赛家度过，又到凯恩家过夜。

5月26日，星期五上午，巴巴乘哈吉万拉尔的车前往德拉敦，克基德赛、拜度、卡卡随行。途中在密鲁特暂停几个小时。巴巴很想联系该市的掌管者——第五层面玛司特美赫班巴巴。巴巴4年前曾对他工作。这一回玛司特与巴巴捉起迷藏——这种情况时而发生。巴巴最终不无遗憾地放弃追逐，失望离开。

巴巴一行在穆扎法尔纳格尔的客栈过夜，次日沿途又做玛司特工作，晚上抵达德拉敦。

同一天，5月27日，埃瑞奇被派往南方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寻租房子。巴巴的首选是迁到马哈巴里什沃，其次是萨塔拉、奥兰加巴德或海得拉巴。也通知了嘉尔·科罗瓦拉（安置瓦拉之一）在布尔达纳或他认为合适之处（除了那格浦尔）找住房。尽管酥油公司现已关门停业，新生活伴侣工人继续住在德里的房子，因没别处可住。几天后，埃瑞奇回到德拉敦，报告巴巴已在萨塔拉为巴巴和女子租下穆厦的房子，为男伴侣租下喀扬的兵营房。因此在德里和德拉敦立刻开始迁往萨塔拉准备工作。

从德里返回后，巴巴又病重，患上重度腮腺炎。咽喉感染加上持续眼痛，使病情更为复杂。6月3日，邓肯和尼鲁从德里被召到德拉敦，为他治疗5天。

在曼吉瑞村的重要工作完成后，1950年6月14日星期三，巴巴和4名女子，以及埃瑞奇、拜度、韦希奴、古斯塔吉，离开德拉敦，前往喀扬。埃尔查与纳拉瓦拉家，布焦与库玛家，到火车站送行。库玛平生从未因离别哭过，此刻却泪如雨下。巴巴和伴侣登上火车，留下德拉敦爱者潸然落泪。这样的泪不易流淌；那是历世忏悔苦行的结果。乃净化媒介，清除我心根深蒂固的印象。

16日巴巴乘公共巴士经喀扬到萨塔拉，两天后伴侣也从德里来到。巴巴和女子住穆厦房子，伴侣住喀扬营房。行李尚未拆开，就出了麻烦。当地居民看到男伴侣，认为这群人模样古怪，不体面。向房东抱怨，不希望“当兵的”住在自家附近。房东因此通知男子。听了埃瑞奇的详细解释，房东接受了。可男子们商量后，觉得最好搬到别处，尽管因长途旅行已很疲倦。巴巴批准，他们花了4小时另找住所，租到布尔克76号屋，

男子搬入时，已是半夜2点。身体不好的阿娄巴，请求巴巴把他从第一方案B项转入独立生活。巴巴同意，一两天后，阿娄巴离开萨塔拉回孟买。

巴巴不在时，纳瑞曼雇佣一名叫马都的年轻人看守美拉扎德。埃瑞奇的妹妹，美茹·达玛尼亚，每周都从阿美纳伽来打扫卫生。马都因有急事离开，帕椎迁来看守。

6月23日，巴巴让埃瑞奇给大阿迪带去如下讯息，要他通报给少数特选者：

1949年10月16日起至今，新生活已有许多进展；但我和同伴没有按我所希望的过新生活，虽已努力百分之百地遵守条件。目前到了我能绝对、自由、圆满地按我的希望启动新生活的阶段；那些能够留在我身边的终生仆人伴侣，将按我的构想，享受与承受新生活。这是我的诚实感受。我虽没有也不会承诺什么，但对所有相关者都感到关心。能留下和我生活的终生仆人伴侣，将必须百分之百、毫无保留、没有争辩地服从我。

在1950年7月16日之前，我将保持自由，不受任何条件的制约。谁认为过些时候我会重返旧生活，都是空想。我已决定且下定决心，没什么能使我回到旧生活。我将把新生活过下去，直到最终。那些认为我会重返旧生活者，必须彻底驱除该想法。

3周后，7月14日，巴巴发布另一则声明：“……我将把自由保持到1950年7月25日，而非7月15日。届时我将启动我的新生活三个阶段，以及我对玛司特、疯人和穷人的工作。”

1949年巴巴曾遣道拉·辛医生带着具体指示，从贝尔高姆回班加罗尔老家。故在固定时期他仅靠乞讨维生。道拉·辛出身望族，看他这么有学识的医生行乞，亲人都窘迫不堪。社会上嘲笑他，不赞同。但道拉·辛这样的人会舍命守诺。最后，情形越来越糟，他只好离家流浪，到外地乞讨。最后，不知不觉来到惟一真正施主的门前。

他并不知巴巴在萨塔拉，可有一天却在此结束流浪——到巴巴的住所边乞讨。埃瑞奇在外守卫。突然，巴巴让他去看看在阴沟边坐着的是哪个。埃瑞奇走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道拉·辛也同样惊讶。

“巴巴在这儿？”他激动地问，“我能到巴巴门前乞讨吗？”

埃瑞奇去通报巴巴。巴巴叫道拉·辛来，听了他的悲惨故事，亲手给他施舍食物。接着表扬他的勇气：“我对你的服从极为满意。你真正

过着新生活，是他人的榜样。虽离我远，却接近我。我对你非常满意。保证有一天会造访你家。”

新生活已发展出三个方案，巴巴解除道拉·辛的乞食，把他纳入第一方案B项，独立生活行医。不久，道拉·辛眼中含泪，回班加罗尔老家。这个乞丐的袋中装着珍宝！

有一天将把行乞转化为永生。

道拉·辛紧抓住巴巴的双足，乃至最终。

不在巴巴身边，却是他真正的新生活伴侣。

旧生活的女子受令在不同地方生活。瓦露在普纳的宾德拉屋，可与巴巴别离使她深受影响。在普纳5个月后，1950年3月18日，帕帕将她带到阿美纳伽，帕椎和大阿迪劝她住阿克巴棉纺厂。她拒绝，返回阿冉岗老家。

另一些旧生活弟子，拉诺、吉蒂、蔻诗德、苏娜玛西，住在孟买的美赫吉家。对巴巴的服从，也使她们经历了各种艰辛的新生活体验。拉诺和吉蒂在玛丽皇后中学任教。日日盼望巴巴承诺的召唤。终于，1950年7月7日星期五，巴巴召她们到萨塔拉。她们当晚9点半抵达，获许逗留1个月。

在萨塔拉，为女子买了一匹母马，巴巴给它取名贝格姆——女士。它跟在女子身后，寸步不离，堪称“玛丽的小羊羔”。在房子里四处踱达，甚而走进房间。小马的行为更像宠狗！巴巴拍它，喂它胡萝卜。贝格姆常去找巴巴，得不到好处，就不肯离开。巴巴喜欢玩闹，故意拖延。贝格姆安静地站一边，得到巴巴的抚爱，才幸福地跑开。

7月9日，巴巴让大阿迪把阿里·夏从美拉巴德带到萨塔拉。巴巴开始每天独自同玛司特工作3小时。其他玛司特和疯人也被集中到萨塔拉。由拜度、埃瑞奇、彭度、古斯塔吉和莫里照料。在萨塔拉安顿后，巴巴再次投入玛司特工作。从早到晚忙于玛司特和疯人工作，并造访普纳一次。

大阿迪找到一位卡瓦里歌手，这个穆斯林男孩叫阿迈得，嗓子很好。受雇每天在巴巴和同伴面前唱歌。他还学会唱《新生活之歌》和一些格札尔。在萨塔拉待到7月31日，遂被打发回家。

巴巴迁居萨塔拉刚过一周，朝鲜战争爆发。这期间巴巴的紧张玛司特工作，无疑关系到战争及世界事务。巴巴的眼疾仍不见好。昆巴梅拉

大壶节的工作压力显然加重了感染。在德拉敦的治疗效果不长。在萨塔拉，埃瑞奇有一天带巴巴去看医生。医生检查后发现巴巴眼中有些小结晶。去除结晶后，巴巴的眼睛逐渐痊愈。讽刺的是，资深专家帮不了巴巴，这位偏僻萨塔拉乡镇的卑微医生却治愈了他。

萨达希乌·帕特尔曾承诺，从他两座普纳住宅的变卖收入中交给巴巴 40000 卢比。基于此，巴巴向纳瑞曼和美赫吉借了 40000 卢比。但萨达希乌·帕特尔未能履行诺言。为还贷款，巴巴 7 月 18 日决定遣邓肯赴英国募集这笔金额。巴巴向旧生活西方弟子发通告解释情况。通告最后说：

募集到这笔款，我旧生活的最后负担将被卸下，不会再向东方或西方要求这类帮助。我 1951 年 7 月肯定会来西方，伊丽莎白和诺芮娜已着手安排。

就这样，涉及伽尼医生财务负担的脖枷基金向东方爱者募集，另一笔从西方爱者中募集。

1950 年 7 月 25 日周二早晨，仆人伴侣遵照巴巴的希望，于 5 点之前沐浴完毕。虽说平常须每日 4 点起床，却不必沐浴；但 25 日是个特殊日子。头天夜里，埃瑞奇和彭度已清洗打扫布尔克屋的客厅，全体等候巴巴到来。

6 点 45 分，巴巴从穆厦屋来到，径直走入，在客厅椅上就座。仆人伴侣尾随，遂关紧门窗。只许从普纳召来的佳尔，从厅外通过窗户视听议程。

巴巴表现严肃，警告同伴：“迄今，我尚未学会彻底制怒；因此不要以任何方式刺激我，从而间接导致我发火。我也会努力控制情绪，尽量忽略原谅你们的错误、小过与缺点。

“但我警告你们，倘若恼怒持续骚扰我，我定会消除其根源。为避免这种情形，只是照我说的做，事事都会顺利，一切安好。”

然后，邓肯宣读巴巴头天授述给他的祷文：

**在这个新生活的最重大日子，
我谨向全体旧生活男女弟子信徒，
包括“否瓦拉”和“安置瓦拉”，
并向全体新生活伴侣致敬。
我请求最仁慈的神宽恕我们的一切不足、**

失败与弱点，
帮助旧生活弟子信徒坚持对神及其神圣显现
的信心、爱与理解，
赐予安置瓦拉勇气，百分之百地履行责任，
赐予新生活伴侣力量诚心实意地
遵守真理和如下新生活条件。

巴巴向伴侣致敬，令他们到外面 10 分钟，不得透过门缝窥视客厅。巴巴独坐 10 分钟，随后击掌，男子重新进入客厅。巴巴告诉他们，他已重新确认新生活之初在神前立下的誓言。随后顶礼每位仆人伴侣的足。接着示意尼鲁和韦希奴宣读《博伽梵歌》的《十位阿瓦塔》章节。凯克巴德、埃瑞奇、彭度、卡卡宣读琐罗亚斯德教祷文；拜度宣读伊斯兰教祷文；邓肯宣读基督教祷文。（注：这些祷文由满德里参考不同宗教而创作。）巴巴又叫邓肯和尼鲁大声朗诵《博伽梵歌》英译本，他们读了一小时。此后，少年卡瓦里歌手唱《新生活之歌》与新生活祷文。

10 点，巴巴亲手给玛司特喂饭，而后为同伴盛饭。下午 2 点，他开始对从萨塔拉周边各村镇找来的玛司特、疯人及穷人工作。为他们理发，洗热水澡，用去很多肥皂。男子协助巴巴。但只有巴巴实际为他们理发擦洗身子，给他们穿新衬衣裤子，给每人一套新铺盖——1 块垫子、1 条床垫与 2 条毛毯。他们住在不同房间，由同伴们照料。

巴巴整天未食。翌日，走到萨塔拉的旅社，向一个叫侯赛因的穆斯林仆役长乞讨食物。显然是满意的一餐。27 日，巴巴又到两家乞讨食物：一家印度教徒，另一家穆斯林。

为了筹集脖枷基金，邓肯 26 日离开萨塔拉，8 月 5 日从孟买飞赴伦敦。

放弃流浪生活后，7 月 28 日，新生活篷车从德拉敦运到阿美纳伽。新生活篷车和蓝车，都是巴巴本次降临期间的重要旅行工具，现保管在美拉扎德。拉诺和吉蒂在萨塔拉待一个月期满，8 月 8 日被遣回孟买。

1950 年 8 月中旬，在萨塔拉的辛苦玛司特工作，影响了巴巴的健康。他接受建议，稍作休息。可阿瓦塔怎可能“休息”？伴随每次呼吸，他在这个层面的工作持续不断，直至最终——直至他最后一息！

尽管如此，帕帕和美赫文·杰萨瓦拉，在大阿迪的协助下，在普纳安排了一座房子，房东是苏甘地先生。8 月 21 日星期一，巴巴和美媞、

玛妮、美茹、高荷到普纳，埃瑞奇开车。另4名男同伴另行前往。膳食由宾德拉屋供应，但巴巴不见普纳爱者。

一周平静地过去。美赫吉和纳瑞曼在孟买马希姆区为巴巴提供了住宿，8月28日，巴巴和男女同伴来到孟买。霍玛·达达禅吉每日把食物送到巴巴住所，但不能见巴巴。

每天，“玛司特首领”拜度在孟买街头搜寻玛司特。有时巴巴和他同去联系。其它时间，拜度把玛司特带到马希姆区住所，巴巴对他们工作。一天，巴巴带拜度、纳瑞曼、美赫吉乘车联系玛司特。霍玛开车，但不许看巴巴。突然，霍玛偏头痛发作，巴巴得知，决定换司机。纳瑞曼推荐内弟吉姆·米斯特里，巴巴同意。

霍玛把车停在达达尔区吉姆的公寓，进去叫他。吉姆正在刮脸，听到消息，激动万分，跑出屋子，坐上车，脸刮了一半，还涂着泡沫。巴巴通过纳瑞曼叫吉姆就这样开车。对此很开心。据说吉姆的妻子罗姐（阿娜瓦丝之妹）已是玛司特尼，如今吉姆也玛司特一般！巴巴同美赫吉和纳瑞曼如此这般开着玩笑，吉姆希望巴巴也同他讲话，可巴巴没有。虽然如此，那天他当了巴巴的司机——难得的特权。

巴巴去重新联系一年前曾联系过的第5层面玛司特，蒙萨吉·马哈拉吉。这位印度教圣人住在一座公寓二楼。巴巴一到，就看见三穆·科罗瓦拉下楼。他看见巴巴，但低头未正视。巴巴也转过脸去。三穆走到人行道，巴巴上楼。三穆匆匆一瞥，巴巴逮住他的目光，不赞同地摇摇头。三穆立即走开。见三穆离去，尴尬的吉姆松了口气，他不想因满脸泡沫，成为笑柄。同蒙萨吉·马哈拉吉的联系令人满意。

娜佳陪女子到孟买，住在纳罗吉·达达禅吉处，帮忙给巴巴一行做饭，由霍玛送到马希姆区。她患了感冒，有人建议大量服用维生素C。她误拿了标签贴错的药瓶，服下过量的阿司匹林。导致严重反应，她眼球变白，失去知觉。谁都不知什么缘故，阿娜瓦丝、娜格丝、罗姐的印象是她服用了维生素。巴巴得知后，派来高荷，她立即诊断是服药过量。并为她治疗。靠巴巴恩典，娜佳康复。

这期间，1934年在瑞士首遇巴巴的导演，加百利帕斯卡，到印度一周，企图拍摄圣雄甘地生平影片。他也有心制作美赫巴巴生平电影，因早期巴巴自己的电影构想现已放弃。大阿迪同他会面，但帕斯卡想见巴巴本人。得知新生活的命令后，他也保证在巴巴面前不提电影话题。

1950年9月12日，星期二早上7点半，巴巴在阿厦那接见帕斯卡。慈蔼地告诉他：“你是我的凤凰！你已跟我一起好几世。我将帮助你实现我在西方的使命。你的事业将如日中天。”

帕斯卡问起他的沉默，巴巴在字母板上拼出：“时间近了，届时我将打破沉默，道出那一言。”

帕斯卡这段时间精神抑郁。又见巴巴使他欣喜万分，后来他告诉妻子：“仅仅和巴巴一起，就使我恢复了活力。”

马哈巴里什沃会议

在孟买期间，巴巴和伴侣讨论了在马哈巴里什沃举行会议的计划。同大阿迪、埃瑞奇、拜度、彭度、“安置瓦拉”美赫吉、纳瑞曼一道，敲定全部细节。故于1950年9月11日印制公告，寄给新旧生活全体相关爱者。内容如下：

最近阿萨姆邦的地震、洪水、灾难，孟加拉和比哈尔邦的持续饥荒，遍及印度的大量难民问题，其它蔓延世界各地的种种灾难，目前已成为全世界对大自然的普遍不信任、无尽苦难、彻底失望和突兀无助挫折感之原因。巴巴表示，这一切在某种程度上指向他的新生活蓝图工作，即他1949年10月16日从阿美纳伽出发，过无望新生活时构想的蓝图。

1949年10月16日巴巴采纳新生活。并努力把新生活过到1950年10月16日，但新生活未能照他的希望进行。鉴于12个月的新生活经历，巴巴已明确决定，将来不会迎合个体需要、容忍个人弱点和在遵守其命令及新生活条件上的疏忽。巴巴也承认自己的弱点，未以正确精神执行新生活条件。其屈从愤怒等诱惑之个人弱点，和屈从对同伴感情之一般弱点，导致他对在美拉巴德立下的原誓言的妥协，和有悖于原誓言的第一、二、三方案的形成。此外，其间出现诸如伽尼医生和萨达希乌·帕特尔的旧生活脖枷（财务负担），也需要调整解决。“若神愿意，1950年10月16日起，此类事件将不再发生。”巴巴说。

鉴于此，巴巴决心于1950年10月16日，甚至解放目前的终生仆人伴侣，再给他们一次机会重审决定，是跟巴巴继续新生活，还是再次成为巴巴的旧生活弟子。因此，在重新作出决定之前，终生仆人伴侣必须盘查个人弱点，考察跟巴巴12个月新生活的各种体验。他们对个人弱点和跟随巴巴的新生活之乐少苦多的体验，认真全面回顾之后，若仍然选择继续和巴巴过新生活，巴巴会在1950年11月1日至1951年1月底3个月，外出对玛司特和穷人工作时，带上其

中一些人，协助他的这项特殊工作。把其余的同伴留在马哈巴里什沃照顾女子。

巴巴打算在11月的第一周离开马哈巴里什沃，赴戈尔哈布尔、米勒杰、胡布利、海得拉巴、孟买、阿萨姆、孟加拉、奥里萨、比哈尔等地，做玛司特与穷人工作，并且过其乞讨、腰布、流浪三阶段生活。巴巴说，从1950年10月16日起，对随他旅行者，会有大量徒步、乘火车和巴士。

巴巴已决定1950年10月16日取消第一、二方案和“否瓦拉”之词。因此，从1950年10月16日起，巴巴不再接受第一方案B或C项人员的钱，因为这些方案从1950年10月16日起不复存在。

巴巴说，过去这些月份，他和同伴未以正确精神过新生活。因此，他决定于10月16日暂时进入旧生活4个小时。这个期限一结束，他会即刻重新进入新生活。所以，全体新生活伴侣，包括第一方案B、C项和终生仆人伴侣，1950年10月16日将再次成为巴巴的旧生活弟子。

惟独在这个日期，会给全体新生活伴侣另一次伴随巴巴过新生活的选择，这将以正确精神于1950年10月16日郑重开始。那些在1950年10月16日选择跟巴巴过新生活者，将受其一年前签署“是”的同样条件的精髓所约束。从此以后，只有巴巴的旧生活弟子、安置瓦拉与仆人。

惟有目前的新生活伴侣，可在1950年10月16日选择跟巴巴过新生活，别无他人。愿在10月16日后跟巴巴过新生活的目前新生活伴侣，将努力全心全意地尽力服务他，将努力百分之百地服从他，将努力做他所说所要的一切，即使他的命令会使他们违背最初签署的“是”条件的精髓。条件精髓附下，他们在跟随和服务巴巴期间，正常情况下，将必须努力百分之百遵守之。

巴巴的新生活是永恒的。除了巴巴的新生活仆人，凡渴望过该生活者，皆可独立在精神上践行。

巴巴邀全体旧生活男弟子（没有女弟子）和5位安置瓦拉，于10月16日上午7点至11点，到马哈巴里什沃出席会议。“能方便来者应来。不能来者不必担心，但会收到巴巴1950年10月16日的讯息及活动通告。”

通告包括《原始签署是的条件精髓》：

决定从1950年10月16日起服务巴巴的每个人：

- 1) 不可让巴巴为可能对他们发生的任何事负责。
- 2) 甚至不可期望巴巴对他们施奇迹、转灵性钥匙或青睐关注。
- 3) 甚至不可期望从巴巴那里接受任何灵性或物质利益回报。
- 4) 不可同任何人发生任何性欲行为。
- 5) 不可为任何人——甚至为巴巴——接受任何人的钱。
- 6) 不可涉入政治。
- 7) 不可用言语或行为表达愤怒。
- 8) 不可不公平地批评。
- 9) 不可在任何情况下撒谎。
- 10) 不可接受敬拜或有意制造对巴巴或对他们自己招致敬拜的情景。
- 11) 必须准备好面对每一种失望与逆境。

决定从1950年10月16日起服务巴巴者，必须在巴巴面前，在神前庄严宣布，他们自愿作此决定，并独自对一切结果负责。

巴巴总结说，他认为从1950年10月16日起，神会赐他勇气和力量，按他的希望过新生活。

印度各地的爱者和弟子收到公告，为有望再会至爱大师喜出望外！

巴巴逗留孟买期间，令埃瑞奇和彭度去看望阿娄巴。阿娄巴已离开萨特拉，遵照第一方案B项，在一家伊朗餐厅做出纳。三个方案将在即将召开的马哈巴里什沃会议上取消。巴巴发现阿娄巴想继续在孟买生活，准许他留下，还免除他出席10月会议，阿娄巴庆幸“逃脱罗网”。可心灵被俘的他怎能逃脱，即使头脑反抗？最终，心灵取胜，阿娄巴高兴地回到巴巴身边，永久和他一起生活。

两周后，10月1日星期天，巴巴、女子、男子、宠马贝格姆，迁往马哈巴里什沃，居住阿迦·汗屋。

受邀者翘首盼望10月会议。为之巴巴忙于内外准备工作。15日晚，来自印度各地的近200名爱者弟子抵达马哈巴里什沃，参加会议。

10月16日，星期一早上6点45分，与会者在阿迦·汗宫佛罗伦萨庄园的男子宿舍外集合。美拉巴德来了希度、姜古、萨瓦克·考特沃、卡里玛玛和巴拉塔姆伯特，美拉扎德来了帕椎。汉默坡来的有克夏夫尼伽姆、

伽亚·帕萨德·卡勒、巴布·拉姆帕萨德、巴瓦尼·帕萨德·尼伽姆、赖萨赫伯·拉玛贤卡尔、拉克希米昌德·帕里瓦和帕美希瓦瑞·尼伽姆（普卡，他已很大程度上接受巴巴）。拉诺和吉蒂也受召从孟买前来参加会议。

伽德卡和伽尼从普纳带来一些新人。包括歌手马杜苏丹，克里希那邦德鲁，V·R·巴德，拉克希曼·萨德，兰格里，一个叫普若塔普·甘伽纳施·阿希尔的年轻人（当天是其15岁生日）。三年前在苏拉特达善巴巴的柯瓦司·韦苏纳也在场。其余的弟子爱者来自阿美纳伽，普纳，孟买，那格浦尔，萨奥内，德里，德拉敦，纳西科和卡拉奇。还有几个来自别处。

巴巴把每人叫到身边，一一拥抱爱抚，在他们心中释放喜悦微风。大阿迪把每个人介绍给巴巴。之后，照巴巴希望，全体于7点在会议厅集合，门关闭。韦希奴关大门不够快，因他看见古斯塔吉走过来。这导致巴巴生气。令与会者震惊的是，巴巴为发火让人打他耳光，接着训斥韦希奴：“即使你看见神走近大门，也不该等他进来！”

巴巴在大厅内就座，宣布：“这几个小时，我和同伴进入旧生活。方案1、1-B、1-C和2就此结束。因此，我不再接受方案1-B、1-C者的钱。”

巴巴请求神宽恕他未能按希望践行一年前采纳的新生活。他本人宽恕全体伴侣未能照他的希望践行新生活条件，同时请伴侣宽恕了他。

随后邓肯宣读《巴巴的训示》：

刚刚进入旧生活这几个小时，我将告诉你们，我感到的确立神圣事实：本质上我们皆一。非一体感乃缘于无知。灵魂为自知而渴望意识，但在向这个它不能独立于造物界去实现的目标前进时，它必须经历它作为个体化自我所积累的、纯属想象的体验。因此，从一开始就面临着愚昧而非大知。

二元形体和虚幻造物乃无知之结果：生与死，乐与苦，善与恶，好与坏——同等是该无知之显现。你未曾生，永不死；从未受苦，永不受苦；你曾是并将永是，因为分别仅存在于想象。

灵魂通过无数形体经历体验——国王与乞丐，富与贫，高与矮，强与弱，美与丑，杀与被杀。一体不分的灵魂只要仍想象自身分别，这些体验就必须产生。摆脱了这些虚幻体验的印象，灵魂便成为原始的赤裸，充分意识其与整一不分、真实无限超灵的统一。

灵魂通过不同途径挣脱印象的束缚。爱是成道途径中最重要的。通过爱，灵魂完全专注于神，最终彻底忘记自己。就在此刻，真知

突然降临，迅疾如闪电，将所触及的一切化作灰烬。该大知根除虚假、疑惑和烦恼；表面痛苦即刻被无尽和平与永恒喜乐替代，此乃一切存在之目标。灵魂现已摆脱幻相，实现其原始一体存在。

让我们不抱希望，因为这种知识超越希望欲求。让我们不去推理，因为这种知识不可思议想象。让我们不要怀疑，因为这种知识乃确之最确。让我们不要过感官生活，因为淫、贪、假和不洁心无法达到这种知识。让我们把神作为我们的灵魂之灵魂去爱，在这种爱的顶峰存在着这种知识。神圣的完人能随意随时将该知识赋予任何人。

愿我们都很快获得该知识！

巴巴亲手将《训示》发给每一位在场者。并要每个人仔细阅读，谁若不能理解，则立即归还文件。大家都保留下自己的一份。

巴巴向全体旧生活弟子爱者致意，并接受他们对玛司特与穷人工作的捐款。总额 23566.75 卢比。

巴巴接受捐款时，坚定的共产党领袖帕美希瓦瑞·尼伽姆不但拿出所有的钱，还一并脱下衣服捐出，只剩下腰布！并五体投地，拜倒在主跟前，啜泣起来。

巴巴表示满意，但把钱和衣服还给他，仅象征性收一些钱，作为他的贡献。帕美希瓦瑞是政治刊物《普卡》（召唤）的编辑。巴巴昵称他普卡，这也从此成为他的名字。这个一度激烈反对巴巴的人转变了。谁能理解他心灵里的感受？

实际上，这不是可理解的事情：

至爱的唤醒言语难表；

这是灵魂的内在感受。

是至爱之爱的奇迹——

在沉默中唤醒灵魂，

温柔地击碎岩石般的我心。

普卡俯首至爱足前。心灵燃起不亚于当初诋毁巴巴的决心。现在是传播巴巴的讯息！

关于钱，巴巴告知与会者：“我会把这些礼物用于 10 月 21 日开始的玛司特与穷人工作。”希望捐献者纷纷响应后，休息 15 分钟。

头天晚上，巴巴给旧生活弟子如下讯息：“你们谁在执行我的命令指示中有困难，都写下来，明天交给我。”一些人写下问题，重新集会时，

交给巴巴，巴巴逐个处理。

曾给克夏夫尼伽姆三项命令，要他遵守一年：1) 不碰钱 2) 不碰女人；3) 每周禁食一日 24 小时。

克夏夫向巴巴坦白，他对第二条命令执行了半年，但之后未能做到。但对另两条命令，他则百分之百服从了。对克夏夫的坦白，巴巴表示满意，给他一个橘子帕萨德，令他只遵守第三条命令，每周禁食一日。

此后发生一件趣事。潘克拉吉曾获巴巴准许，娶年轻女子塔拉拜为妻，但只能在巴巴面前。因巴巴出发过新生活，婚礼尚未举行。只有男子受邀赴马哈巴里什沃，他没带上现在想娶的未婚妻。此事已耽搁些时日，故潘克拉吉写下这一切。

巴巴出奇招解决了难题。让古斯塔吉站潘克拉吉身边，替代塔拉拜。卡里玛玛在后面吟诵几句曼陀罗；“代理新娘”与新郎互献花环，拥抱；向巴巴鞠躬后，这场奇特婚礼便完事儿了！“我已让你与塔拉拜成婚，”巴巴对潘克拉吉说，“现在你已娶了她。我没什么可做的了。回家后，你愿用什么方式娶她都行。”

那格浦尔的纳纳·科尔有令，每周日禁食并喂一名乞丐吃饭。他利用这次机会询问，倘若他生病该怎么办。巴巴只是建议他：“那样的话，不用禁食，甚至不必考虑喂乞丐吃饭。”

萨奥内的坡帕里·普利得有巴巴的命令，定期把传播巴巴讯息的工作报告寄给他。坡帕里在各地村民中做了很多工作，使许多人接触到美赫巴巴。但因巴巴出门过新生活，坡帕里无法邮寄报告。坡帕里问该怎么办，巴巴回复：“现在你不必寄报告了。我知道一切！”

巴巴的话给坡帕里留下深刻印象，之后他再也没给巴巴写过一字。他对巴巴的全知深信不疑，甚至刚从大学毕业获硕士学位的英俊儿子不幸撒手人寰，他也未通知巴巴。坡帕里只是对众人表示：“美赫巴巴知道一切。没他的意愿啥事都不会发生，有啥可写的？”

两年半之前在马德拉斯，巴巴曾对那格浦尔的 B·B·卡普瑟许诺，有一天会造访他家。卡普瑟纳闷，新生活中巴巴谁都不见，现在怎样履行此诺言。在马哈巴里什沃，他向巴巴提出这个问题，巴巴答：“我当然会遵守诺言。别担心。也许新生活期间我会上你家吃饭。”

明令禁止顶礼巴巴，弥奴·卡拉斯的兄弟霍米却忍不住。摸了巴巴的足，使巴巴大为不快。问弥奴：“他不知道我在过新生活？你没告诉

他？”

巴巴立即打住，承认：“我突然发怒，这不好。”令弥奴打他耳光，弥奴重重打了一下。

哈比卜拉·贝格 1949 年末到美拉巴德见巴巴，可巴巴已离开，过新生活，哈比卜拉没见到他，返回斯利那加。父亲去世后，他担心家人的生计，想征求巴巴的意见。韦希奴受令在会议厅外看守，阻止外人进入。哈比卜拉未受邀参加会议，但他不知怎么进了会场，悄悄坐下。然而，无人躲得过巴巴的锐利目光。他指着哈比卜拉，问他为何而来。

“我是来求您祝福的，”哈比卜拉答道，“我失业了，基本上身无分文。”

由于新生活中没有“祝福之事”，巴巴要伽尼为他祝福，伽尼照办。哈比卜拉正要离开，人还没走，巴巴对他说：“你将做我的邻居。”哈比卜拉当时不明白，可不久他在普纳的克什米尔商店找到工作，工资每月 60 卢比，商店离巴巴老家才几条街。此乃伽尼祝福之效果！

然后，巴巴派人叫来韦希奴，责备他让哈比卜拉进入，虽然韦希奴不知他乃不邀自来。

普纳的 DS 苏利没问巴巴，偷偷吃了一只香蕉。巴巴看到，没作评论。过了一会儿，巴巴剥了只香蕉，递给他。苏利感到羞愧，认识到巴巴知晓他的每个心念。

巴巴座位后的墙上挂着一块纸板。中间是巴巴的照片。

右侧写着：旧生活——完美神性，神人。

左侧写着：新生活——完美谦卑，凡人。

巴巴让大家注意纸板，后让邓肯用英语、德希穆克用印地语宣读讯息：

今天我步入旧生活几个小时，很高兴见到你们——我的旧生活弟子爱者，我深感你们对我的爱。我希望你们，还有今天缺席者，都认识到我对旧生活弟子信徒的爱没有疆界。

1949 年 10 月 16 日，我采用了新生活。今天，我和同伴出发刚好一年之后，我必须说，新生活的原则未能按我所希望的精神践行。同伴未能在严格意义上按照我的期待，遵守新生活条件，尽管公平地说，他们每人已按能力和理解尽了最大努力。

因此我认为，这一年不是失败，而是启发。我也承认自身弱点，

屈从愤怒等诱惑，未能目标坚定地整体上贯彻新生活条件。我屈从自己对同伴的感情，导致了对我在美拉巴德所立原誓言的修改和第一、二、三方案的形成——这一切皆违反原条件。

我现在再给同伴一个机会，重新考虑其最初加入我的新生活的决定，让他们自由选择作为我的仆人重新加入新生活，或者离开并成为我的旧生活弟子，或者完全脱离和在世间过独立生活。鉴于身后12个月的新生活经历，我警告他们，我现已下定决心，将来决不妥协新生活条件，去适应个体需要，也不会容忍他们在贯彻我的命令及新生活条件上的弱点或松懈。

因此要他们牢记这一切，真诚评估自身弱点和以往经历——乐少苦多，我希望他们今天作出决定。我重申，他们在不妥协地审视一年的经历和个人执行决定的能力之前，不应草率决定。

如果他们不顾一切，决定作为仆人加入我过新生活，则必须知道，他们必须百分之百努力和服从我，必须全心全意做我要他们做的一切。仆人对我的服从必须是自发的，毫无奴役或强制感。仆人必须欣然愉快地执行我的希望，丝毫不觉得这是对其自由的侵犯。认为执行我的希望将是对其自由权利侵犯者，自然会决定不加入我的新生活，而是选择重新成为旧生活弟子或者过独立生活。在任一情况中，我不但敦促他们在两者之间选择其一，还会尽力帮助他们迈出良好开端。

正如我期望今天加入我过新生活者，百分之百地情愿服务我，我也希望能够以公正的爱和不偏不倚的态度，服务我的仆人。

随着今天的决定重整，所有的计划，即第一、二、三方案，以及“否瓦拉”这个词，将终止存在。现在只保留旧生活弟子，安置瓦拉（也是旧生活弟子），新生活仆人。

如果我是旧生活弟子认为我所是者，我希望他们全心全意努力坚守其信爱，毫无强加束缚感地执行我的旧生活指示，过着配得上真爱的生活。不管我是什么，最慈悲的神定会在灵性上酬报他们，即便他们不求酬报。至于安置瓦拉，我请求神赐给他们勇气，尽职尽责到底。

对于旧生活弟子、安置瓦拉和美拉巴德埃舍的旧生活女弟子，从前给他们的一切指示和职责永远有效。另外，他们不得以任何方

式联系我、不与我或跟随我者通信的指令也永远有效，除非我另行命令。

我的旧生活把我置于绝对神性和神圣完美之祭坛。我的新生活使我采取神及其子民的卑微仆人之立场。

在我的新生活中，完美神性被完美谦卑所取代。在我的新生活中，我是求道者、信爱者、兄弟和朋友。这两个方面，完美神性和完美谦卑，皆出于神意，二者皆永久连接着神的永恒生活。

人人都可随意认为我是什么。但谁也不可要求祝福、奇迹或任何类型的酬报。

我的新生活是永恒的。除了我的新生活仆人，凡渴望过此生活者，无论是谁或在何处，皆有自由独立地在精神上实践之。

巴巴最后说：“我打算于10月21日离开马哈巴里什沃，旅行两三个月。可能造访之地包括：戈尔哈布尔、米勒杰、胡布利、海得拉巴、马德拉斯、孟买、阿萨姆、孟加拉、奥里萨和比哈尔等地。我会对当地的玛司特和穷人工作，同时过新生活的乞讨、腰布与流浪生活阶段。”

邓肯宣读完英文版，巴巴亲手把讯息给每人发一份，接着给拉都和茶。用完茶点，巴巴对“安置瓦拉”的工作表示满意，说尽管困难多，他们很好地履行了职责。

巴巴随后离开会堂，私下重立新生活誓言。几分钟之内，他又返回，身穿白卡夫尼，肩挎赭色行乞布袋。宣布，现在他重又步入新生活，并告诫全体“是瓦拉”，要么进入新生活并百分之百服从他的命令，要么过旧生活，要么整个选择独立生活。他们必须决定其中之一。决定如下：

大阿迪——旧生活

阿娄巴——旧生活（按巴巴建议在孟买）

巴巴达斯——旧生活（按巴巴建议）

拜度——仆人

保·纳图——旧生活

道拉·辛——旧生活（按巴巴命令）

邓肯——仆人

埃瑞奇——仆人

伽尼——旧生活

古斯塔吉——仆人

凯克巴德——仆人

卡卡·巴瑞亚——仆人

基申·辛——旧生活

弥奴·卡拉斯——旧生活（按巴巴命令）（注：弥奴·卡拉斯决定作为仆人加入，但巴巴命他留在巴基斯坦，继续过旧生活。）

莫里·卡勒——仆人

尼鲁——仆人

潘多巴——旧生活

彭度——仆人

韦希奴——仆人

安纳 104——旧生活（但获准作为普通仆人和巴巴一起生活，而非新生活仆人。条件是巴巴愿意时可打发他离开。）

这些决定宣布之后，巴巴默默向神祈祷：“给我力量充分彻底地过新生活。”

接着，印度教、琐罗亚斯德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四大宗教祷文，分别由韦希奴和尼鲁、凯克巴德、拜度、邓肯朗诵。在萨塔拉穆厦屋演唱的卡瓦里歌手，也被专门召来，唱了《新生活之歌》和另一篇祷文。

巴巴走到外面，与会者目睹了他为玛司特阿里·夏洗澡。活动就此结束。巴巴要大家离开。再次跟每个人拥抱告别。

吉蒂和拉诺回孟买前，在马哈巴里什沃又住几天。巴巴命令：“现在你们得回去了。”

拉诺问：“巴巴，您这么打发我们回去，还要多少次？为什么我们不能和您在一起？”

“你们必须回去，”巴巴坚持，“为了我，你们得回去。”

“巴巴，为什么？”拉诺说着哭了起来。

“别哭，”巴巴安慰，“你们必须得回去。”

新生活之初，巴巴曾对女子说：“要像对待救生衣般对待条件，抓紧它，我则不会让你沉没。”

在孟买的整个期间，拉诺和吉蒂不忘这句话。虽因离开巴巴而心碎，她们觉得他就是救生衣，不会让她们沉没。

除了拉诺和吉蒂，没有召别的女子到马哈巴里什沃。故曼萨丽和凯克巴德的家人没机会见巴巴。在孟买的蔻诗德、苏娜玛西和恺娣也同样。

在阿美纳伽的顾麦，也有一年没见巴巴了。每个挤奶女都日日盼望重逢奎师那。

然而，她们与至爱的“离别”只是表面的。1950年8月巴巴在斯塔拉期间，美拉巴德山上发生了一件事。一天夜里，曼萨丽躺在床上想念巴巴。突然一条眼镜蛇溜进来，爬到她的胸口。曼萨丽发觉，用手一挥，把蛇扫掉。听到它掉落，她跳了起来，看它在地上，展开风帽，嘶嘶威胁。此刻房间里就她一人。守夜人贾玛达不在近处。眼镜蛇堵着门，她无法出去求助。不过，她鼓足勇气，用竹棒把蛇打死。但故事还没结束。眼镜蛇成对居住。次日夜间，曼萨丽正在巴巴的照片前祈祷，另一条眼镜蛇出现。她也勇敢地设法打死这条蛇。

但惊人的巧合是，这一切发生之前，一天夜里巴巴来到她梦中，问她：“如果眼镜蛇进房间，你会怎么做？”

曼萨丽回答：“我会杀掉它。”

梦中巴巴鼓励她：“好，别害怕。杀死它；我与你同在。”

她杀死两条蛇后，巴巴重现她梦中，对她说：“我对你的勇气很满意。现在不会有蛇骚扰你了。”果然，此后没有蛇进过曼萨丽的房间。尽管远离巴巴，许多爱者弟子都体验到他的各种内在引领。

马哈巴里什沃会议后，巴巴为一个月期的玛司特和穷人工作，做旅行准备。10月21日星期六，在彭度、古斯塔吉、拜度和埃瑞奇伴随下，巴巴离开马哈巴里什沃，前往巴特那。美嫻、玛妮、美茹、高荷和娜佳留在马哈巴里什沃。留守的还有尼鲁、韦希奴、邓肯、卡卡、莫里和安纳104，巴巴给他们分别安排了职责。

大阿迪、帕帕、贝拉姆和佳尔，在普纳与巴巴一行会合，美赫吉和纳瑞曼的车在那儿等候，送巴巴赴孟买。

巴巴在旋风旅行中，乘火车和巴士，或者步行，在比哈尔、孟加拉、奥里萨、尼泊尔、马德拉斯、海得拉巴和孟买等省，联系玛司特、萨度、圣人、中层贫困家庭及穷人。此行的困难之处是，寻找一度富裕、如今落难潦倒的家庭。巴巴希望帮助这类家庭，他们遇逆境陷入穷困，却碍于羞耻不愿表达。极需帮助，却不肯伸手乞讨。

由于巴巴对玛司特、穷人和这类家庭的工作，此行特别严峻。而与旧生活相比，现在的工作方式又有所区别。现在，在给予爱礼之前（10月16日会议上募集的钱），巴巴要为他们洗脚顶礼，埃瑞奇一边读出：

“我大哥说，这笔钱由爱心奉献给应得和需要者。受者不应视之为慈善或感到有欠他人。应视之为爱的礼物。”

这个方法用于一度富裕的家庭，而对于穷人，巴巴给爱礼时则无任何仪式。旧生活中，巴巴独自对玛司特工作；新生活中，在哪儿找到他们，在哪儿公开在同伴面前联系——室内、路上或市场。也不叫玛司特身边的本地人离开现场。

巴巴评论道：“我的玛司特工作本身已结束。旧生活中，惟有我、神和玛司特知道我的工作是什么。新生活中，我已成为求道者。我向他们顶礼，为实现我的灵性目标求他们祝福。”

联系时，巴巴给每个玛司特至少1卢比，拜度或另一名伴侣一边说：“愿神实现他（巴巴）的灵性目标。为之祈祷。”

当某个玛司特完全处于无意识状态时，不念上述祷文。但对有意识的玛司特，念完祷文之后，巴巴会等候，直到玛司特答应。他若不回应，巴巴几小时都不会让步。只有得到玛司特的祝福后才离去。这期间，巴巴也会请求普通人的祝福，从而完美地完成他所选择的求道者角色。

粮荒盛行比哈尔、孟加拉和奥里萨，有的地区因洪涝，其它地区因干旱和地震。印巴分裂后，难民问题使情况恶化。例如在比哈尔，由于戈西河发洪水，人民苦难深重。许多人丧命，家园被毁。区议会主席贾那基·南丹·辛和同事拜吉纳施·米什拉，为巴巴在洪涝区联系灾民和无家可归者，提供了很大帮助。

巴巴由埃瑞奇、彭度、拜度、古斯塔吉，以及当向导的拜吉纳施·米什拉陪同，从塔穆瑞亚火车站乘马车行驶4英里，到默泰布尔·塔纳村，向3个贫困家庭各发500卢比爱礼。对每个家庭，巴巴都为他们洗脚顶礼，埃瑞奇一边读声明。

巴巴离开默泰布尔，乘马车前往卡丘瓦村，为2个贫困家庭洗脚顶礼后，给每家各500卢比。从那里又行至贝哈特村，以同样方式给2家人各100卢比。在麦维村，给另一家同样数目，还给几个穷人各5卢比。拜吉纳施·米什拉是位无私的工作者。他本人乃是洪灾受害者，故巴巴为他洗脚顶礼后，也给他148卢比。

从比哈尔，巴巴乘火车北上喜马拉雅山区至尼泊尔，继续在贾纳克布尔工作。从焦伊诺戈尔行往贾纳克布尔时，巴巴和仆人伴侣乘一节露天车厢，类似货车厢。没有电灯，他们只得彻夜点着煤油灯。火车在每

个站都停靠数小时。为在贾纳克布尔联系西藏和尼泊尔的圣人萨度，巴巴深更半夜穿越稻田，同伴提着煤油灯照路。整个旅程中他们难得睡觉；只是在火车上睡几小时，因巴巴的工作一结束，他们从不逗留。马不停蹄中，偶尔吃顿像样的饭，但经常吃不到。

接着，巴巴和同伴南下孟加拉。赴加尔各答途中，在戈尔贡小车站停留。巴巴联系了当地一个玛司特，后者邀请巴巴一行作为“客人”在他那里过夜。巴巴则希望乘下一班车前往加尔各答，同时又不愿得罪玛司特。几次给玛司特捎信，请求让他们离去。玛司特来到车站，一群人围上来，以为他们打扰本地圣人，遂躁动不安，将埃瑞奇和拜度推开。巴巴和同伴登上火车，玛司特由追随者护送走。

自从近11天前离开马哈巴里什沃，他们平均每晚仅睡一小时。因此，巴巴在加尔各答休息三四天，联系几个玛司特和一户穷人，给这家500卢比。11月4日星期六，查干遵照巴巴之前的命令，从阿美纳伽来加入他们。

在加尔各答，赛古鲁罗摩克里希那的达克希涅希瓦庙内，巴巴脱去衣服，只穿腰布，几乎赤裸地静坐半小时。（注：早在1924年，巴巴曾造访加尔各答的达克希涅希瓦庙。）完成在此庙的内在工作后，巴巴穿上白卡夫尼，手拿乞钵，走到庙院外面。这是巴巴首次未预先通知同伴，便沿街挨家挨户乞讨。同伴身穿平素的衣裤鞋帽。巴巴在前面走，手拿乞钵求施舍，同时彭度遵照巴巴指示，把钱递给街上的穷人！

由于这种明显的不协调，巴巴难以得到施舍。遭到每户人家的拒绝。最后，一家谦卑的孟加拉人，给他施舍刚做的热食。巴巴到门口时，饭菜仍在烹制。家中女儿和藹地请巴巴稍等片刻。巴巴同意等5分钟。家人赶紧做饭，时间不到就给巴巴盛了米饭菠菜。这家人多么有幸。尽管彭度在他们房前拿钱给穷人，他们却不受影响。二话不说，就施舍给素不相识的巴巴。他们自发的爱之施舍是感人的一幕。

从马哈巴里什沃出发前，巴巴曾告知同伴：“我打算把爱礼送给真正的穷人。这项工作甚至比玛司特工作更难。我们得长途跋涉，以便我能把大笔钱给真正贫困者。”为此，巴巴带埃瑞奇、彭度、拜度、古斯塔吉和查干行至奥里萨邦的克塔克。在当地找到一家赤贫者，巴巴为他们洗脚，并给他们500卢比。

巴巴和同伴继续南行，到达马德拉斯，四处查询。找到3个赤贫家

庭。巴巴为他们洗脚，给每家 500 卢比。

在马德拉斯，一次，巴巴坐在一个地方，突然表示感到口渴。派埃瑞奇去买椰汁。埃瑞奇买椰汁时，无意中听到有人谈及一户不幸家庭。埃瑞奇问一名嚼烟店主，是否知道本地有哪个穷困人家。店主告诉他：“我听说古杜尔有户人家一度相当富裕，如今却穷困潦倒，衣食堪忧。那人曾是富商，在建一座豪宅。不料他的生意一落千丈，建筑承包商趁火打劫。结果承包商自己成了房屋主人，这家人如今住一间小屋，污秽不堪。”

埃瑞奇向巴巴复述故事，巴巴急于马上去古杜尔。两小时后，赶上头班列车。一到，埃瑞奇先从车站去名为旧马穆巴拉姆的郊区，查找那家人。找到一座大房子，敲门。一个衣着考究的男子露面，埃瑞奇向他打听店主说的人名。“我就是！”主人回答。埃瑞奇很惊讶，心想这下白找了。但还是说：“我听说，这座房子的前主人一度很富有，如今却一贫如洗。我大哥来给他一些帮助。”主人没回答，一直站在他身后的少年儿子却说，他要找的人住附近巷子的小屋。埃瑞奇与之交谈的那人，正是夺取原主人的房产者。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的名字几乎一样。

男孩把埃瑞奇带到那人的小屋。当时是迪瓦里彩灯节，可小屋外一盏灯都没点。埃瑞奇拍拍房门，一个穿着破纱丽的年轻女子小心地开门。屋内很暗。仅一盏小灯在玻璃柜前亮着，柜中供着高大的主奎师那塑像。主人病了，躺在角落的小床上。妻子坐在单居室的另一张小床。女子一直向奎师那祈祷。埃瑞奇向女子打听，她平静地回答：“他是我父亲，可他病了。我母亲人也不适。你来这里做什么？”

“我听说你父亲的困境，我大哥前来帮助他。”埃瑞奇解释。

“我们没有什么能还贷款。”

“这不是贷款，”埃瑞奇赶紧解释，“我大哥想送一份爱礼，你父亲收下的话，我们将不胜感激。”

女子失声哭泣。转向奎师那塑像，说道：“我的奎师那，我亲爱的奎师那——您是多么仁慈！我刚向您祈祷，您就这么快答应我。我的主，您真是大仁大慈！”

埃瑞奇听此，也满腔感动，热泪盈眶。对女子说：“我大哥总是先为接受者洗脚并顶礼。烧些温水；我去车站带他来。”

埃瑞奇回到车站，把巴巴和彭度领到小屋。巴巴为那人洗脚顶礼，给他 500 卢比。女子激动而泣。“我的奎师那，我的奎师那，”她啜泣

不止，“我仁慈的奎师那！”

奎师那已在肉身——但他片刻不留连！工作一结束，巴巴随即乘马车离去。驶出一段路，发觉巴巴的外套遗留在小屋。巴巴却对埃瑞奇和彭度表示：“算了！让我的外套留在他们身边。我对所做的工作极为满意。”

巴巴和男子从马德拉斯乘火车到海得拉巴逗留9日。巴巴在一个清真寺每日闭关静坐半小时。男子站岗，巴巴再次脱下衣服，仅穿腰布裸身静坐。就这样，继续过腰布生活。

在海得拉巴，找到11个贫困家庭，接受巴巴爱礼。巴巴给3个穆斯林家庭500卢比，给5个印度教徒家庭同样数目，另3家得到较少金额。

这些联系中有一件趣事。他们听说有个曾显赫一时的纳瓦伯（穆斯林王储）遭遇不幸。从前他极为富有，每次旅行，有专用包厢接上火车；豪宅门前拴着大象。然而飞来横祸令他落难潦倒——在街头卖烟卷火柴，无家可归。

埃瑞奇开始在海得拉巴泥堡区寻找这位前王储。此人很出名，但居无定所，不易找到。最后埃瑞奇向一个小店老板打听，后者说：“他在这儿，生病躺走廊上。”埃瑞奇过去。他躺在一张别人送给的破床上。旁边有只空木箱，上面堆着一些火柴盒和烟卷——全部家当。其妻已去市政免费药房取药。

埃瑞奇马上回去带来巴巴、彭度和拜度。埃瑞奇轻声对那人说：“我大哥是来帮你的。他会给你一大笔钱作为爱礼，你若收下，我们将不胜感激。”

那人怀疑地问：“你们从哪儿来，何故要帮我？有何动机？”

“请别问这些，”埃瑞奇说，“把礼物当成神的仁慈接受；我们没别的要求。”

经一番劝说，那人同意了。巴巴一贯雷厉风行，埃瑞奇却说：“巴巴，我们等他妻子来吧。旁边人多，有人可能会偷钱。”

巴巴回答：“是，钱这东西，处于他这种情况，大意不起。”

巴巴走过来给他洗脚。病人想下床站立。让他别那么做，但他不听。巴巴给他洗脚，向他顶礼，给他500卢比爱礼。

那人看到大叠钞票，激动得昏倒。旁观者看他倒下，开始辱骂巴巴和同伴。指责他们导致那人病情加重死了。一片骚动。人群围上来。巴巴、

彭度和埃瑞奇抬起男子，把他放回床上，巴巴为他扇风。

“马上报警！”群众要求，“这伙人是强盗！毒死了可怜的纳瓦伯！别让他们跑了！”埃瑞奇试图安抚他们，却无济于事。

此时，她妻子带药回来了。一见丈夫不省人事，恸哭起来。尖叫：“我已被剥夺这世间的一切！身边只剩下丈夫，你们又把他夺走！”

埃瑞奇劝她镇静：“他很快会醒；他没死。别伤心。给了他一大笔钱。务必保管好，给他治病。”

那人缓缓睁开眼睛，泪流满面。“你干吗骂这些好人？”他问妻子，“这些人天使！你知道他们做了什么？”女子开始感谢他们的及时帮助。

埃瑞奇对她说：“这是神的恩典。感谢他！”巴巴突然快步溜出门，有人还以为他实际上有罪。

以这种方式，这种落难的家庭得到帮助。寻找这些人很困难，但神人对真正受苦者的爱巨大无比，不辞艰辛亲身寻找帮助他们。接受金钱帮助者被告知，这不是施舍，而是礼物，以帮助他们自立，重建生活。根据新生活条件，美赫巴巴的名字未向任何人透露，以免接受者向他致敬。

离开海得拉巴前，发生一件奇遇。一天，埃瑞奇请求拜访警察局长，开个身份证明公文，以免在每个城镇被当地警察阻拦盘查。埃瑞奇到了海得拉巴警局，局长雷迪先生问：“你们和一位沉默者同行？”埃瑞奇很吃惊，回答称是。

局长邀请他到自己家喝茶，埃瑞奇感到惊讶，答应了。在家中，雷迪问埃瑞奇：“你们的旅伴是美赫巴巴？”埃瑞奇承认是，雷迪走出房间，拿出一副旧装框照片。那是巴巴少年时与高中板球队的合影。

雷迪说他是队员之一，并说：“转告巴巴，从学生年代起，我就一直记着他。”埃瑞奇也从警局得到所需公文。此后，不仅该地区每个城镇都让巴巴和男子自由旅行，而且各个偏远哨站的警方也接到通知，勿阻拦他们。

巴巴和男子历经艰辛，工作完毕后，于1950年11月25日到达孟买。这次他们几乎行遍整个国家——北至比哈尔和尼泊尔，东至加尔各答，南至海得拉巴和马德拉斯，西至孟买。昼夜不分地工作1个月，帮助33户家庭，给予250个穷人金钱，联系119个玛司特、23个圣人和21个萨度。到每个村镇，巴巴和同伴都下车联系穷人、玛司特和圣人。

为帮助默图布尔的穷困家庭，巴巴乘马车前往，坐牛车返回。因洪水暴涨，没有别的旅行工具。

联系玛司特所经历的艰辛难以想象。玛司特分散在最难涉足的那类地方，巴巴选择在旁边无群众时联系他们。因此大部分联系在夜间进行，在陌生乡村穿行弄堂小巷非常困难。要日夜兼程，不休歇在陌生地寻找玛司特，会拖垮最强壮的人。但巴巴甜美悦人的微笑是同伴的热忱鼓舞之源。尽管日夜经受困乏，巴巴也不让他们灰心沮丧，会用幽默使他们保持愉快。最重要的是，是他随时随地倾注的爱，支撑着同伴，使他们跟上他的步调。

大阿迪和拉姆玖被召到孟买，获准目睹巴巴在城区的玛司特穷人工作。巴巴住在纳瑞曼家阿厦那。对孟买弟子爱者，除了纳瑞曼和美赫吉，谁都不见——甚至遵令在此生活的拉诺、吉蒂、恺娣、蔻诗德或苏娜玛西。

1950年11月26日星期天，曾在马哈巴里什沃向巴巴反映财务拮据的4名旧生活亲密弟子，被召到孟买。他们是巴巴之弟贝拉姆，纳西科的阿卜度拉·伽斐尔（拉姆玖的妹夫），达图·美恒达格（大阿迪的办公助理），代奥拉利的鲁斯特姆·丁亚。在阿厦那，巴巴对他们说明：“我旅行中做穷人工作时，也想起你们。故今日召你们来，为你们提供同样服务。”

巴巴嘱咐4人，由他完全自由行事，不要犹豫。“这既非施舍，也非我的恩惠，”巴巴通过埃瑞奇说明，“钱也不是我的。是有爱心者给我，用于帮助穷人的部分款项。我认为你们需要帮助给你们，无施恩之意。”

接着巴巴为他们洗脚并顶礼。之后，给每人1000卢比，遣4人返家。

巴巴向美赫吉、纳瑞曼、阿迪和拉姆玖详述了最近旅行期间的困苦磨难。上午10点，巴巴带全体伴侣，到布拉伯恩体育场观看板球赛。

11月27日星期一，巴巴在孟买及周边地区，做玛司特工作。在孟买共联系了33个玛司特。巴巴顶礼玛司特时，会有一个同伴要求玛司特祝福。最初3天拉姆玖伴随巴巴，遵令要求玛司特祝福：“请祈祷他的灵性工作成功完成。”

有些玛司特会答复：“若神愿意，将会完成。”有些只是点点头，一言不发。

一名玛司特大胆问道：“我怎能干涉神意和赛古鲁的工作？”得到保证这并非“干涉”而仅是祝福后，玛司特使劲拍几下巴巴的背，说：“会

的，会的。”

有个玛司特索要 3 卢比 4 安那，才愿意开口。可当巴巴把钱放入他手中时，一安那硬币从他指间滑落，滚到一只木箱下。玛司特生气了，不肯给予祝福，直至找到硬币给了他。

帕提瓦拉巴巴是火爆型玛司特，不让任何人靠近。巴巴去找他两次。第二次巴巴深夜看望他时，玛司特说：“他很可能是神！他很可能是穆罕默德！但他何故不让我清静？”

巴巴静静地触摸他的脚，未请求他祝福便离去。“他是个好人。”巴巴连说几次。

1950 年 11 月 30 起，巴巴结束玛司特工作后，开始每日到布拉伯恩体育场观看板球赛。但一周后，12 月 5 日早晨，巴巴没有心情，决定不去。“我全天休息，”他表示，又补充道，“我们也不再去看比赛了。”头天是查干守夜，报告巴巴整夜脾气火爆。

午餐时间，大家很想了解一下球赛比分，但因巴巴的心情，没开收音机。忽然，巴巴本人想知道赛事进展，要人打开收音机。他们听到的第一件新闻是，昨夜凌晨 1 点半，圣人奥罗宾多·高斯去世。只有那时，人才明白巴巴心情不好的原因。过去，巴巴曾提及，奥罗宾多·高斯是通过自身努力，升至第六层面成为圣人的瑜伽行者。现在巴巴让人取来奥罗宾多的照片，放在他面前，一边听收音机对他的生平介绍。后来他对大阿迪解释说：“我在把奥罗宾多从第六层面推到第七层面。”

百日闭关

完成在孟买的玛司特工作，巴巴和同伴于1950年12月6日星期三，返回离别45天的马哈巴里什沃。安顿后，巴巴表示希望闭关100天。召帕椎到马哈巴里什沃，指示他为此建座小茅屋。

伽尼医生和伽德卡在普纳建树颇丰。二人和卡克·萨赫伯一道，谈论巴巴和伴随他生活的时光。这吸引了一批人，组成歌唱队“新巴赞圈”。

塞德一家尤其被巴巴吸引，每周在家中举行巴赞演唱。优秀歌手马杜苏丹还开始创作赞美巴巴的歌曲。苏芭卓·班德露嗓子很好，塞德一家加入伴唱。巴赞成员还有拉克希米堪特、基申和纳伦德拉·塞德三兄弟和父母，巴布萨赫伯·辛德，拉克希曼·卡姆布勒，兰格勒，巴德，纳拉延，克里须那班德露，年轻人普若塔普·阿希尔。指挥是伽德卡和妻子谷娜荅；他们的孩子迪伽姆巴和娜丽妮也参加演唱。普纳巴赞组希望有一天在巴巴面前演唱，就像特殊场合在美拉巴德为巴巴演唱的鲁斯特姆·卡卡和妻子希拉·卡库。

回到马哈巴里什沃，巴巴要来普纳巴赞组成员的照片。指着马杜苏丹和纳伦德拉·塞德的照片，说：“我会让这二人跟我待几日。”

美媞的生日于1950年12月25日，星期三圣诞节，在马哈巴里什沃庆祝。巴巴邀普纳巴赞组赴马哈巴里什沃演唱。全体成员于24日到达。吉蒂和拉诺也受邀前来，和巴巴一起过圣诞节。

当时，伽德卡想把卡克·萨赫伯刚刚去世的消息告诉巴巴，却因在新生活中不许提旧生活的限制，无法开口。但他灵机一动，让马杜苏丹给巴巴唱卡克去世前写的格扎尔。

马杜苏丹和巴赞组员演唱奉爱歌曲，接着唱《新生活之歌》。之后，巴巴评论：“实践《新生活之歌》，是我在充满弱点缺陷的最卑微角色中所追求的成功。你们现在唱的，都是给旧生活美赫巴巴的，不是给我的，因为我在新生活中不能接受。不过，你们可满怀信爱，用整个心灵唱巴赞。”

马杜苏丹等人继续演唱，中间，按伽德卡的要求，唱起卡克·萨赫

伯的格扎尔。巴巴才听两句，就让他停下，沉默片刻。仿佛到了远方某处。他表情凝重，纹丝不动地坐着，世界似乎一时停止。

过了一会儿，巴巴搓搓面部和眼睛，打手势，“他（指卡克）已来到我这儿。”尽管巴巴没提卡克·萨赫伯的名字，普纳组都明白他的意思。马杜苏丹等又接着唱完整首格扎尔。

“格扎尔作者是谁？”巴巴问。

伽德卡答：“卡克·萨赫伯。”

“何时写的？”

“去世前几天。”伽德卡郑重回答。

这次活动之前一周，卡克·萨赫伯把歌交给塞德，说，“若有机会，歌组可在巴巴面前唱这首歌。”几天后，12月23日，卡克·萨赫伯在普纳去世，享年64岁。

早在“大师之家”，卡克·萨赫伯一直跟随美赫巴巴，和阿萨尔·萨赫伯一道，用乌尔都语著述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传记。在托喀、班加罗尔和美拉巴德，卡克长期跟巴巴一起生活。他因年龄关系，未加入巴巴的新生活。从美拉巴德回普纳和家人生活。紧跟巴巴，直到最后一息。

巴巴又听了一会儿巴赞和格扎尔，帕椎拍了几张巴巴听音乐的照片。女伴侣在另一个房间帘后听歌。

中间，伽尼创作的格扎尔被唱。伽尼的作品语调哀怨，却不无幽默。才唱两句，巴巴就开怀大笑，打手势：“莫他斗卡！”意指“大脑袋”——巴巴给伽尼的昵称之一。

巴巴曾表示要留马杜苏丹和纳伦德拉住几日，那天却选了15岁的少年普若塔普·阿希尔，叫他征得校长准许，一周内返回马哈巴里什沃，尽管是学校圣诞假期。当天普纳组回家。美嬉生日给了他们第一次机会，为巴巴演唱。

卡克·萨赫伯去世的消息令同伴震惊。但因禁止提及旧生活成员，大家只能默默追忆往事。例如，一次巴巴在下美拉巴德闭关，彭度和希度在他身边守夜。巴巴患了重感冒；咳嗽多痰且哮喘。但他依旧每日凌晨5点沐浴，彭度和希度为他烧热水，洗衣服。一天早上，巴巴沐浴后，令希度拿面饼和奶油，又说：“大呼壮魔卡克，白魔邓肯，黑魔尼鲁！叫那些魔鬼来！”

于是希度大喊：“壮魔卡克在否？白魔邓肯在哪？黑魔尼鲁何在？”

三人立马赶到，巴巴大笑，给他们面饼奶油。

卡克谦卑地说：“谢谢您巴巴，赐我壮魔称号。今日它为我赢得美酒！”

有段时间，卡克萨赫伯曾对赌马上瘾。一次对巴巴说：“靠您的恩典，至少让我今生赢一回吧！”

此后，巴巴开始关注普纳赛马场每天的赛事，乃至资助卡克，鼓励他下大赌注。两人之间甚至达成协议，明文规定卡克若赢，赢钱一半归巴巴。

巴巴和卡克天天讨论即将举行的赛马。巴巴对男满德里说：“最好卡克赢大钱，装满我们腰包！我俩都需要钱！”

可日复一日，巴巴越关注赛马，卡克则越厌烦，输了许多钱。最后对整桩事情厌恶得不想再赌。“现在别放弃，”巴巴怂恿他，“你快要赢定了。我需要钱；可别辜负我！”

于是卡克倾其所有下注，又输了。对赌博的厌烦，让他对输钱也不在乎了。发誓洗手不干。巴巴安慰他：“别介意输钱。再赌；我看好你。”

卡克却回答：“我这辈子决不再赌！这份损失是我的收获。现在我只想成为您足下的尘土。”

仆人伴侣也忆起卡克的诗，他是怎样有力回应伽尼的《向酒司诉苦》格扎尔。缅怀和卡克·萨赫伯共度的美好时光，却不能说出。新生活是超脱世间的一课，惟有彻底超脱，才能真正地爱。

一周后，普若塔普·阿希尔遵令回到马哈巴里什沃。他一到，巴巴就把自己的食物送给他食用，之后召他到楼上。刚沐浴过的巴巴头发松散，站在阳台上。普若塔普回忆：“巴巴站着，长发垂肩，阳光洒在脸上。看着我走向阳台，目光无比慈悲，我永志难忘。他神采奕奕，好像光明从双眸流出。那一幕再未重现。”

巴巴招呼上楼的普若塔普，亲吻拥抱问候，打手势：“你非常幸运。新生活中，我谁都不见。你和我有古老的联系。”巴巴将普若塔普领到大厅，让男孩挨着他坐在小床上。巴巴用字母板缓慢拼写，问起他父母、家庭、学校的情况，说男孩家人与他亦有紧密联系。

每几分钟，巴巴就会亲吻一下普若塔普。男孩坐在巴巴身边，观察巴巴指点字母板。令人惊讶的是，他能读懂巴巴授述的意思。

忽然，巴巴让普若塔普起来，站到10英尺开外。巴巴示意他脱去

衣服。普若塔普回忆，“最初我有点犹豫，觉得别人会看到。巴巴让我放心，没人在看。”普若塔普听从，脱去衣服。巴巴示意让他转个身，随即命他穿上。

普若塔普穿好衣服，坐回巴巴身边。巴巴又问了一些问题，然后拼出：“我的纳扎在你身上。戒绝烟、酒和不正当性关系。你若放纵这类事，巴巴不会高兴。我以大哥身份告诉你这些。你会听从吗？”

“我会。”普若塔普真诚承诺。

巴巴又给他几项一般命令，普若塔普同巴巴单独相处 2 小时左右后出来。仆人伴侣聚在外面。巴巴搂着普若塔普，说：“我对这孩子很满意。很喜欢他。他爱我。”

又开玩笑说：“你们跟了我多少年？真没用！你们很多人仍读不了字母板。这个男孩今早才来，就读得懂我的字母板！”

尼鲁用马拉地语对普若塔普说：“这下巴巴会更爱你，我们的饭碗儿被你夺走了！”巴巴大笑。

普若塔普享用了晚餐，可他看到同伴的饭菜，觉得应给自己平等待遇。次日，巴巴让帕椎送他回普纳。普若塔普成了巴巴的忠实爱者。由于伽德卡的努力，普若塔普等很多真正求道者被领到主的足前。

1951 年 1 月 15 日，星期一早上，巴巴心情极佳，率大阿迪、埃瑞奇、彭度、拜度，凌晨 7 点离开马哈巴里什沃，南下海得拉巴联系玛司特。阿迪开雪佛兰车送行。在普纳火车站，和送饭的帕帕·杰萨瓦拉简短会见。下午到绍拉布尔，因印度教的悉德希瓦法会，这里聚集了大批群众。

尽管挤过人群颇费时间，巴巴仍联系到 3 名玛司特。按常规程序，确认玛司特态度友善后，巴巴顶礼玛司特并请求他祝福，拜度一边恳求：“祈祷我大哥能够实现他的灵性目标。”

完成联系，巴巴表示希望继续驱车，直奔海得拉巴。但他让男子决定，后者认为深夜赶往海得拉巴不妥。他们离开绍拉布尔，决定住宿扎西拉巴德的驿站旅社。歇息后，次日一早出发，11 点抵达海得拉巴，入住乌斯曼·萨伽招待所。因季风时节居住马哈巴里什沃不现实（年均降雨量近 250 英寸），租房又于 5 月底到期，于是当天便在海得拉巴找房子。

翌日，1 月 17 日上午，开始全力搜寻玛司特。那天巴巴在海得拉巴、波尔和塞康德拉巴德工作到很晚，联系了 24 个玛司特。这些玛司特很高兴让巴巴联系，所以巴巴在“吉兆”下工作，才几小时，就联系了数

名玛司特，迅速的作业让巴巴心情极佳。但下午和晚上，联系数目持续下降，巴巴说只有几个玛司特对他的工作重要。在塞康德拉巴德，巴巴顶礼最后一个玛司特时，玛司特不愿祝福巴巴的灵性工作成功。巴巴被困良久，因为玛司特不肯祝福，巴巴不能抬头。经彭度、埃瑞奇和拜度恳求再三，玛司特情绪终于改变，道出祝福，巴巴方从他脚上抬头。

次日上午，巴巴的玛司特工作气氛不如意。找遍海得拉巴，未发现一个新玛司特。巴巴表示，他在找一个叫夏斯特里（或夏斯特里布阿）的重要玛司特，很晚才在一家旅馆找到。最后，联系了夏斯特里，巴巴对此满意。

又搜寻几个小时，巴巴联系到海得拉巴的最重要玛司特，第六层面玛司特圣人赛义德·姆依奴丁。但他是火爆型玛司特，很难接近。最后圣人表示欢迎，在巴巴顶礼他时，给予祝福。

另一场联系是对一个叫乔司的高斯型玛司特（能肢解自己的身体）。这天结束时，巴巴对3个联系很满意，评论，“与昨日相比，今天联系数量少，结果却好得多。今天在某种方面更好，因为影响要深远得多。”

晚上，巴巴又出去寻找玛司特，联系到4个。在海得拉巴和塞康德拉巴德，共联系玛司特31人。其中包括6年前，1945年，巴巴曾联系过的几个。

翌日，1月19日，星期五上午，巴巴离开海得拉巴，抵达古尔伯加，但未找到特意来见的玛司特。于是拜谒穆斯林圣人克瓦伽萨赫伯的陵墓，返程中又联系了一名玛司特。

从古尔伯加，前往12英里外的伊特卡村。因乡间路况差，车进不了村，故巴巴和男子步行1英里半，去联系斯瓦米·玛司特。巴巴表示这位玛司特很重要。他对巴巴也积极响应，接受巴巴特意带给他的甜食衣服。玛司特还递给巴巴一些甜食，巴巴吃一点，分一些给满德里。对这场联系“大为满意”，异常开心。

晚上8点左右，回到古尔伯加，又驱车到阿伦德村。巴巴联系了一名玛居卜，然后驶往讷尔杜格，凌晨2点到达。巴巴感到困倦，休息了2个小时。

凌晨4点半，离开讷尔杜格，下午抵达普纳。从绍拉布尔至普纳途中，巴巴联系了一名玛司特，这次行程联系的玛司特总数达38人。帕帕到普纳火车站为他们送来饭，巴巴到萨达希乌帕特家看望他。20日下午，

巴巴一行连续驱车 33 小时，回到马哈巴里什沃。5 天的旋风旅程估计 1400 英里。大阿迪次日回阿美纳伽。

在玛司特居住的村镇，巴巴频繁让大阿迪停车，把卢比硬币递给来到车前的男女老少穷人。到马哈巴里什沃，巴巴让车停下，将 60 卢比递给路边 2 名穷困妇女。

途中，巴巴多次声明，他对马哈巴里什沃至海得拉巴的往返行程“最为满意”。自新生活开始，巴巴从未像这次行程中轻松愉快。这确实是新生活期间“最愉快的时光”，因玛司特联系极其成功。

返回后，计划到孟买继续玛司特工作，提前派拜度去找新玛司特。巴巴本人于 1 月 29 日，星期一上午，离开马哈巴里什沃，前往普纳。埃瑞奇、彭度和古斯塔吉随行。途中，巴巴让车停下，在希瓦布村联系了一名玛司特。

预先安排了在普纳召见几名旧生活弟子。卡拉奇的琵拉麦和女儿希拉深爱巴巴。1947 年之前她们一直在美拉巴德生活。后回到卡拉奇，再后定居拉合尔。巴巴进入新生活之前，给琵拉麦留下 2000 卢比生活费，但她不肯收。巴巴决定以爱的名义将这笔钱给旧生活的 7 名配得的爱者，说：“慈善从家庭开始。”

巴巴召美拉巴德的希度，阿美纳伽的巴吉拉施，阿冉岗的宝·奇玛、贤卡、查布、塔亚和比姆拜，到普纳的阿如亚涅希瓦庙和（巴巴 1949 年住过的）图伯屋旁。他们由大阿迪送来，随行还有帕椎和瓦曼。比姆拜和塔亚生病来不了。希度做替身。巴巴为希度洗脚顶礼后，把塔亚的 400、比姆拜的 300 和穆罕默德玛司特的 300 卢比交给他。

为每人洗脚顶礼后，巴巴又给巴吉拉施 500 卢比、查布 200 卢比、宝·齐马 100 卢比、贤卡 200 卢比。用完琵拉麦出于爱留下的 2000 卢比。随后瓦曼驱车送他们回阿美纳伽。

帕帕从宾德拉屋送来食物。巴巴一行驱车到 7 英里外，在树荫下享用野餐。

接着，巴巴率彭度、埃瑞奇、古斯塔吉、帕椎和大阿迪赴孟买。到阿厦那，拉姆玖、萨若希、萨瓦克·考特沃、弟弟小阿迪和佳尔加入工作。拜度已提前到，住在旅馆。

一次，巴巴对拉姆玖表示：“我刚刚在海得拉巴完成的工作十分成功，让我完全满意。在那里的工作和我如今要在孟买做的玛司特工作，

与我计划即将进入的 100 天闭关，有着百分之百的关系。

“倘若孟买的玛司特工作也像海得拉巴的一样好，那就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挠我希望通过 100 天闭关取得的成功。如果这全都实现，我感到那就会了结一切的问题。”

在阿厦那，巴巴给 2 家帕西穷人洗脚顶礼，给每家 361 卢比。

在孟买一周，巴巴联系了 55 名玛司特。包括联系和没有联系过的。巴巴经常重访几名“重要玛司特”，但只在他们心情愉快配合时才联系。有时，巴巴仅对玛司特顶礼一次；有时反复顶礼，同时给玛司特递钱。

钱礼象征着联系，当玛司特接过钱币，道出祝福，联系可以说完成。在孟买对一名重要玛司特工作时，发生不寻常事件。巴巴顶礼 40 次，与他交流！每次抬头，都递给玛司特一枚银币。

一次，巴巴对男子表示：“我感到玛司特对自己和世界死去。对世人的苦乐舒适漠不关心。他们活在神里，与神同活，为神而活。不受气候、缺食少眠的影响。常缺生活必需品，却保持健康。”

值得注意的是，句首巴巴用了“我感到”这个词。新生活中，巴巴从不断言：“我告诉你……”或者表现出对某情况的知识，不说“是这样”，等等。相反，他会说：“我感到……”或者，“我认为是这样的。”巴巴不仅尽量扮演某些角色，而且还像凡人一样感受，因为他反复声明自己在新生活中。

2 月 4 日星期天，巴巴似乎自相矛盾地对拉姆玖说：“我在新生活中自然地感受缺乏我在旧生活中自然感受的一切。”

在孟买马希姆郊区，一名火爆型玛司特狂暴地击了拉姆玖两次。把他打伤，左眼上方流血，只好送往医院缝合。

巴巴百分之百如愿完成玛司特联系和工作后，2 月 5 日带埃瑞奇、彭度、拜度和古斯塔吉返回马哈巴里什沃。对在海得拉巴和孟买联系的 93 名玛司特，巴巴评论：“五分之一最高级；五分之二高级；五分之二神癫。”

巴巴回到马哈巴里什沃，闭关准备抓紧。帕椎在阿迦·汗屋院内搭了间茅屋。四面用竹席围起，留个便门供巴巴用。

伊丽莎白来电报，巴巴这年访美出现一些困难。因此，巴巴放弃这次旅美计划，决定 6 月将总部迁往海得拉巴。致电伊丽莎白：“巴巴的计划已变。不于 1951 年 7 月离印访西，改在 1952 年 2 月。别担忧，放

心，巴巴想来，会待一年。”

与之同时，召伽尼医生到马哈巴里什沃一周，在巴巴进入闭关前，讲笑话吟诗娱乐。

开始闭关前，巴巴说：“本次闭关，关系到我的新生活誓言和所期望的最终成果，独一无二。将是部分闭关，我不会像旧生活闭关那样，把自己整日关在室内。”随后表示：“我要么活着胜利获得新生活，要么在努力中死去。”

1951年2月12日星期一，巴巴与仆人伴侣举行会议。按琐罗亚斯德教历，这天是巴巴的57岁生日，但巴巴不许庆祝。会上，巴巴作出如下决定，由他本人和同伴在100日闭关期间实行：

全体男子继续作为仆人，伴随巴巴生活到1951年6月10日。

从1951年2月12日起，解除全体仆人的一切新生活条件约束，但他们都必须服从以下永久命令：

- 1、不做淫欲行为。
- 2、不制造会导致对巴巴敬拜的情景。
- 3、不与巴巴的旧生活弟子有任何联系或通讯。
- 4、不彼此交换衣服。
- 5、不接受任何人的钱或食物，但可接受任何人的茶、香烟或嚼烟。
- 6、当巴巴对人许诺、说人坏话、决策错误、表现伟大、激动或怀疑仆人时，要提醒他。
- 7、百分之百服从日常命令。
- 8、尽最大努力行事，让巴巴感到满意。

新生活中，巴巴扮演信徒或求道者角色，同时又扮演灵性大师角色。求道者角色中，人类弱点缺陷明显；大师角色中，下令仆人彻底服从的权威无疑。

2月13日星期二，一个叫巴拉·卡瓦的歌手，为巴巴唱卡瓦里。晚些，巴巴告知仆人伴侣：“我要非常努力地工作40天。从3月7日起，根据情况，我或许在黑暗中，或许在光亮中工作，为此已购置两盏汽灯。”

巴巴解释时，凯克巴德一直念巴巴的名，巴巴问道：“我召你来是一刻不停念我的名，还是听我讲话？仆人应舍弃喜好，才是真正仆人！”

当晚7点半，巴巴进入小屋开始100天闭关时，祷文如下：

至高之神啊！愿引导巴巴，

用您的爱鼓舞他的心，
永恒真理基督啊，
愿他忠实地将新生活过到底！
愿这 100 天闭关工作
完全达到巴巴的满意。
愿他的心愿实现，
新生活目标达到。
愿他的身体在闭关期间安康，
给他力量承受
可能会降临的任何苦难！
最仁慈的神啊，
靠您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愿巴巴的这些愿望实现！

翌日，2月14日，巴巴表示：“我很可能会因这次闭关工作的严重压力而中风，类似1945年在中央邦安吉拉斯山那次较轻度的。”

巴巴将100天闭关分为两个阶段。前40天如下：

2月13日至28日，巴巴在小屋、茅舍和院内度过白天，上午11点至下午5点在茅舍内。四面封闭，不被人看见。埃瑞奇、彭度、拜度、尼鲁和莫里守卫。2月13日起，巴巴禁食7天，只喝水；之后部分禁食，每日一餐。

2月15日至3月5日，巴巴每日上午11点半至中午对玛司特阿里夏工作半小时。

3月1日至5日，巴巴表示是闭关的最紧要阶段，他主要在茅舍工作到凌晨2点。这5天期间，最初几小时巴巴在完全黑暗中闭关，其余时间在汽灯光下工作。上午10点起床，洗漱喝茶后，开始对阿里夏工作。每天下午看望女子们。

3月6日至9日，只要在茅舍或小屋内，巴巴都禁食，仅喝水。

这次闭关期间，邓肯接到伦敦的电报，通知他母亲病危。他谁都没告诉，表现出一贯的随和。别人都不知道，即使有人知道，也不会告诉巴巴。邓肯也不打算报告巴巴。一次，巴巴召他去，谈话间问他：“家里有消息吗？”

每当接到来自英国的家信，邓肯遵照新生活条件，都不拆开看。但

这次他不知道是谁发的电报，遂看到电文。他担心无意中违背了命令。

邓肯沉默片刻，回答巴巴的问题：“是，家里有消息来。”他不能撒谎，于是承认过失，讲了母亲的情况。巴巴令他立刻收拾行李赴伦敦。3月5日，邓肯动身去孟买，两日后飞赴伦敦。短暂探望后，返回马哈巴里什沃。

3月10日至12日，巴巴的闭关工作加强。仅食用流质，独自在茅舍或小屋度过整整三天三夜。

3月13日至24日，巴巴继续照常闭关，这11天，每24小时仅用一餐。夜间在茅舍沉浸于工作足足一小时——半小时在完全黑暗中，半小时在灯光下。巴巴闭关期间，朝鲜战争升级，世界目睹了美国和亚洲史上最艰苦残酷的一些战役。

这次马哈巴里什沃闭关期间，巴巴的痔疮裂口发炎剧痛。还大量便血。虽身体病痛，巴巴仍闭关静坐数小时，不让工作受损。从不让身体妨碍宇宙职责的履行。

为放松心情，巴巴任命一个委员会，并戏称为“痔疮委员会”，为治疗出谋划策。成员有萨达希乌·帕特尔、维塔·伯克勒、伽德卡、伽尼、纳瑞曼和美赫吉。他们每日向男子简要通报巴巴的健康。美赫吉和伽尼最上心。征求意见时，萨达希乌和维塔建议用某树皮磨粉，制成药膏。试了，却加剧巴巴的病痛。

最后，经巴巴同意，1951年3月18日，大阿迪从孟买请来一位叫莫禅特的医生。医生对巴巴印象深刻。建议在直肠边注射和灸烧（用阿迪汽车蓄电池的电）。他不肯收费，但巴巴给他一卢比帕萨德，说他的服务就像巴巴的礼物，是“无价的”。不过，治疗并未怎么减轻巴巴的疼痛。次日，美赫文从普纳为巴巴寄来一只气垫。

40天闭关结束后，3月24日星期六，巴巴在闭关茅舍召开会议一小时，萨若希、拉姆玖、小阿迪、大阿迪、美赫吉、纳瑞曼，以及常居满德里埃瑞奇、彭度、韦希奴等出席。巴巴首先叫埃瑞奇读《薄伽梵歌》节选。然后授述：

我在努力真诚思考、感受并实践所采纳的新生活。因我必须对新生活诚实，所以对仆人、安置瓦拉、旧生活弟子信徒、所有直接或间接与我联系者——甚至与我无联系者——对之怎么想怎么感受，我完全漠不关心。也不关心他们或其他人是否正确理解。

1951年2月13日开始的100天闭关，主要工作已在至关重要的前40天完成。考虑到我平常的多变性情和在此期间经受的身心压力，没有神的帮助，我是不可能成功通过这场考验的。可以说，是神想通过给我苦难，以及忍受苦难的力量，来证明他对我的帮助。我还感到，由我授述并由仆人代表我做的祈祷，已被神接受。

余下的60天，对我不会很困难。有神的帮助，我能够方便地调整活动和工作场地。对仆人、安置瓦拉、旧生活弟子信徒、所有直接或间接与我联系者，在新生活中对我的支持——无论他们情愿与否，我看作是我的好运。

考虑到他们对我的支持，考虑到100天闭关有可能达到我的完全满意——我感到神也会为之完全满意——我真诚确信，神知道，在1951年6月10日至30日期间，出于无限智慧与恩典，神将使我采取，将给我的生活，并给仆人、安置瓦拉、旧生活爱徒、所有直接或间接与我联系者的生活，带来革命性变化的一步。该变化将符合神的旨意，并按照神的旨意发生。

我感到根本不能避开神为我规定的步骤，以及神将要我过的生活。我还感到我不知道这一切将对我和对其他人怎样带来、带来什么和多大影响。

100天闭关开始前，巴巴曾表示，希望在普纳周边7座山顶静坐闭关一些时间，并继续玛司特工作。大阿迪、埃瑞奇之弟美赫文和伽德卡着手在普纳为巴巴找住房。在索尔兹伯里公园租到一间，但最后一刻房东变卦。萨若希和阿迪紧急安排另两处房子，一间在赛马场附近，一间在瓦诺乌瑞。

3月27日星期二，巴巴带5名女子离开马哈巴里什沃，前往普纳，埃瑞奇驱车。拜度单独前往。巴巴和女子首先参观伽内喜金德花园，埃瑞奇的表弟达迪·科罗瓦拉在园艺研究站负责栽培实验。达迪从远处看见巴巴，走进展示馆，因为按照命令，谁都不得见巴巴。见巴巴也进了屋，达迪转过脸，站在一边。巴巴未同他说话，很快离开。

巴巴和女子随后去看房子。她们不大喜欢瓦诺乌瑞房子，巴巴同意住两天，再搬到别处。食物将从宾德拉屋送来。与之同时，伽德卡在萨达M·A·拉司特的帮助下，租下滨江花园路24号，巴罗达王妃香塔德妃的宫邸，古鲁帕萨德。

3月27日伽德卡接到电报通知，立即将电报送往宾德拉屋。当天，美赫文送午饭时，把电报送给巴巴，虽然不能见他。当时，巴巴不见任何人，包括宾德拉屋的杰萨瓦拉家或弟弟贝拉姆家。大家都渴望见他，但无人违背他的希望。

巴巴闻讯，去看了古鲁帕萨德，非常喜欢，当天下午3点带女子搬入。埃瑞奇、拜度和大阿迪住后面宿舍，彭度也加入。

美赫文当时在上大学，攻读理学学士。期末考试临近，因找房子，没时间复习。为表彰他们成功找到住所，巴巴破例召见帕帕、美赫文和伽德卡。

美赫文有一年多未见巴巴。巴巴的状况令他震惊：“我从未见过巴巴身体如此崩溃。非常瘦弱，脖细如鸡颈，靠搀扶走路。因痔疮，坐也不成。我们拜访期间，巴巴一直站着。无比憔悴，却一如既往地微笑问候，拥抱我们。”

巴巴对租到古鲁帕萨德表示满意，又问美赫文：“何时考试？”

“过几天。”他回答。

“你能通过吗？”巴巴问。

“当然。”美赫文向他保证。

埃瑞奇插话：“他根本没学习，巴巴！他没时间。怎么能通过？”

巴巴遂命美赫文：“好吧，现在开始学。”只剩下四五天，但美赫文专心致志，通过了期末考试。

塞德家住在普纳。尽管拉克希米堪特、基申、纳伦德拉三兄弟见过巴巴，母亲姐妹却没有。一日，他们边走路，边朝古鲁帕萨德张望，知道巴巴住里面，突然巴巴走到阳台上，使全家人能从远处看见他。

3月30日，巴巴在普纳5个不同地方静坐闭关：江格利·马哈拉吉庙旁边山洞内；查图辛吉庙旁边；该庙附近一座陵墓旁；帕西静塔旁边；一处基督教公墓旁边。

每次短期闭关期间，埃瑞奇、彭度、拜度都携带一条白床单，铺在巴巴所坐处，一边看守。

1951年4月1日星期天，巴巴回到老家，弟弟贝拉姆和家人现住在那里。巴巴走进他在被巴巴筒揭开面纱后，头撞石地板的房间。贝拉姆一家按照预先通知，到房子另一边回避。巴巴走向房间时，3个仆人伴侣举起白床单遮住，增加隐蔽度。在房间做完闭关工作，巴巴没见家

人就离去。这是第6个闭关地点。

4月5日，巴巴带女子，由大阿迪开车，行至普纳郊外约20英里的阿伦迪，赛古鲁奈安涅希瓦的陵庙。（注：奈安涅希瓦生于13世纪，是历来最年轻的赛古鲁。9岁成道。20岁让弟子将他活埋。奈安涅希瓦是公认的《薄伽梵歌》权威诠释者。在他之前，《薄伽梵歌》只有梵文版。他在神圣灵感和觉照状态下，用马拉地语重写整部著作。）巴巴在奈安涅希瓦圣陵静坐闭关后，驱车回普纳。

除了这7处的闭关工作，巴巴还在普纳联系了几名玛司特。7日，带全体返回马哈巴里什沃。闭关继续。

赴马哈巴里什沃途中，阿迪在宾德拉屋停车片刻，带上午餐。这是自新生活开始，盖麦和女儿玛奴首次见到巴巴。

一周后，巴巴就之前3月24日的闭关声明授予如下说明：

我对所作声明，感到完全满意，因我坚信，神已下决心让我采取不能取消的一步。我怀着完全信心，希望你们都明白，我对将被迫采取步骤的性质，毫不知情。

更明确地说，我希望你们都认识到，我今天甚至猜测不到，神为我规定了什么步骤。这一步可能会把我抛入比旧生活更旧，或者比新生活更新，或者低于这两者，或者高于这两者的生活。

我感到肯定，至1951年6月最后一周初，神将在我内心确定，我要采取步骤的性质。一旦这在6月最后一周向我揭示，我就会向你们全体宣布。我在1951年10月16日最后实行不能取消一步之前，我必须从7月至10月16日为之打好基础。（如声明所言，这一步将给我的生活，给与我直接间接联系者的生活带来革命性改变）。

为我和所有与我相关者的准备，必须达到我的完全满意，以彻底防止1951年10月16日采取最后一步时可能阻挡我的细微干扰或干扰原因。因此，我必须用辨别力和决心来解决各个干扰因素。

不过我觉得，自从我开始新生活，出现过各种场合，使我和与我联系者不得不克服干扰新生活的很多因素。这一次，我不会做任何不让我对10月16日的准备完全满意的事情。

我也有信心，靠神的帮助和意愿，我将在1951年6月知道并宣布，在10月16日付诸实施的不能取消的一步，将在1952年2月16日前产生成果。

对你们坦率说明这一切，以便我的声明会消除你们（若有）的困惑，给予你们（若无的）信心。尽管如此，我认为，神将以自身方式赐予的该最后步骤的结果，绝不会依赖于一个人是困惑还是相信。

须发生的非凡之事，定会靠神意发生。

一天，巴巴在茅舍闭关，专注于工作，尼鲁看守。巴巴听到远处一只乌鸦叫，尼鲁却没注意。巴巴工作完毕，走出茅舍，严厉批评尼鲁未噓开鸟儿。尼鲁惊讶，因为他压根没听到乌鸦声。

即使发怒时，巴巴仍神采奕奕。帕椎抓紧取来相机，捕捉了这种美。他未问巴巴，悄悄拍了一整胶卷，可洗出胶卷，竟一片空白！帕椎十分惊讶，因相机或胶卷都没问题；此事前后拍的照片都完好无损。他确信，是巴巴的意愿。帕椎留下胶卷，当作提醒：缺少至爱巴巴的意志，什么都不会发生！

1951年4月15日星期天，美赫吉从孟买请来另一位医生，卡塔瑞亚和助手。纳瑞曼陪同。卡塔瑞亚医生次日开始治疗痔疮。连续6天，外敷药物，用绷带包扎。但痔疮更肿大。巴巴疼得厉害。连续两夜无法入睡。

一周后，4月22日星期天，卡塔瑞亚停止用药，推荐24小时外敷面糊，连敷六天。28日，痔疮终于萎缩脱落，留下小伤口。尼鲁和高荷日夜照料巴巴，特别小心保证洁净，以免感染。4月29日星期天，卡塔瑞亚医生又到普纳为巴巴检查，之后回孟买。

巴巴继续在马哈巴里什沃闭关，同时部署迁居海得拉巴的事宜。已在欢庆山地区为他租下房子。巴巴决定就“神定的一步”于6月底开会。5月1日，致函众多爱者，邀他们参加海得拉巴会议——有的10天，有的7天，有的3天。

关于会议目的，巴巴授述：“以便让你们这期间进入同我联系的界限。”

1951年5月5日星期六，大阿迪驱车送巴巴和女子（美嫒、玛妮、美茹、高荷与娜佳）到孟买，住在阿厦那。途中在宾德拉屋停车，巴巴见了帕帕、卡卡钦乔卡、辟鲁和多拉伯萨达。随即带午饭到田间树下野餐。阿迪在车内吃饭。尼鲁乘火车。阿迪和尼鲁住美赫吉家，尼鲁每天到阿厦那，为巴巴敷药。次日，巴巴见了在美赫吉家寄居的苏娜玛西和蔻诗德。

自从巴巴一年半前出发过新生活，这是她们第一次见他。她们告诉巴巴，希望从美赫吉家搬走，到自家的公寓独立生活。巴巴同意。吉蒂和拉诺也在美赫吉家居住，但巴巴没见她们，她们的未来悬而未决。

阿娄巴在沃里的钻石餐厅任经理。一天早晨6点半左右，阿迪驱车带巴巴去看他。阿娄巴加班工作到深夜，巴巴到时他正熟睡。阿迪进去叫醒他，阿娄巴匆匆跑下楼迎接在车里等候的巴巴。

在普纳，哈比卜拉·贝格成了伽德卡和伽尼的密友。伽尼常对他谈巴巴，告诫：“永远记住，巴巴是神！”作为穆斯林，哈比卜拉起初觉得难以相信，但对巴巴神爱的亲身体验，使他逐渐全心接受。后来有一次，巴巴去普纳，走进哈比卜拉工作的克什米尔商店，亲吻他。哈比卜拉感动得哭了。

一天，巴巴召哈比卜拉到孟买。每当哈比卜拉来，巴巴的第一个问题总是：“你做乃玛孜吗？”哈比卜拉困惑不解，为啥每次会面巴巴总问这个，纳闷他是否在祈祷时犯了什么过失。这次，巴巴又问。哈比卜拉微笑回答，他定时祈祷。

“你念记我吗？”巴巴问。

“我怎么能忘记您？”哈比卜拉答道。就在那一刻，哈比卜拉终于明白，巴巴为何总反复问他是否礼拜。巴巴所说的“做乃玛孜”，指是否念记他。在那之前，哈比卜拉一直机械地祈祷；如今才有了正见。

巴巴问起他的职业。哈比卜拉说，他仍在普纳的克什米尔店工作。巴巴转向纳瑞曼，问他愿不愿雇哈比卜拉。纳瑞曼回答，可以到他厂里上班，月薪150卢比。巴巴于是建议哈比卜拉为纳瑞曼工作一段时间。然后抿了一口冰果露，余下的递给哈比卜拉喝。

8日，顺势疗法医生萨若希·瓦迪亚，到阿厦那为巴巴看病，用近一小时记录病案。下午4点，萨若希和达夫勒医生来探视。

5月9日，阿迪开车，巴巴经普纳返回马哈巴里什沃，继续在茅舍内闭关。纳瑞曼的车带娜佳、拉诺、吉蒂、娜格丝·达达禅吉和美赫吉之女佩雯尾随。在马哈巴里什沃，巴巴通知拉诺和吉蒂：“我们要迁到海得拉巴，你们愿意也可加入。但要在那边找工作。”她们欣然同意。在孟买时。她们一直长距离散步，以便做好准备，一旦被巴巴允许加入新生活，也可以像伴侣们一样徒步跋涉。巴巴指示她们，不要再住美赫吉家，她们回孟买后，在任教学校租了房间。

5月17日，埃瑞奇被遣往海得拉巴，为即将召开的男子会议作最后安排。

1951年5月22日星期二，巴巴由大阿迪驱车赴普纳。拜度、尼鲁和帕椎随行。联系7名玛司特后，当晚返回马哈巴里什沃。

5月23日星期三，是巴巴100天闭关的最后一天，他说：“靠神的恩典，本次闭关达到我的满意。”

当地人继续到阿迦·汗屋求达善，但巴巴在闭关，不准许。得知巴巴即将离开，他们更热切达善。巴巴同意了，条件是让他也达善他们。他们也答应了。24日，许多人来到巴巴住所，来者包括桑迦利和米勒杰的王公。巴巴触摸每个人的足，特别请求几个长者祝福。看到这些老人祝福他，奇妙无比。

为了唤醒人类，主扮演求道者角色，
谦卑地顶礼每个人——国王乞丐都一视同仁。
寻求他们的祝福，
以便有力量采取神定的下一步！

海得拉巴会议

1951年5月21日，萨若希遣两部卡车，将行李从马哈巴里什沃运往海得拉巴；彭度和韦希奴随行。其余仆人伴侣乘火车，巴巴和女子25日乘美赫吉的车出发，大阿迪开车。女子的宠物小马贝格姆，送给马哈巴里什沃的本地人，他答应会好好照顾。

巴巴在普纳的宾德拉屋停车吃午饭，会见杰萨瓦拉全家。餐后，离开普纳，在特姆布尼驿站旅馆过夜。次日在讷尔杜格过夜，27日星期天抵达海得拉巴，入住欢庆山的科依诺房。男伴侣住在另一座农舍。30日阿迪乘火车回阿美纳伽。美赫吉的车留下供巴巴使用。在海得拉巴安顿下来，巴巴要彭度为会议作安排。为此租下已故穆斯林王储纳瓦伯·阿里·纳瓦兹·荣格的故居，欢庆山591-6-2号。彭度为受邀者安排了丰盛膳食、舒适的沐浴及睡眠设施。

这些准备工作进行的同时，巴巴忙于玛司特工作。在海得拉巴和塞康德拉巴德寻找联系玛司特，因而其内外部工作全力进行。“我最喜爱海得拉巴，”他评论，“此地灵性上和物质上都很伟大。其灵性重要性源自久远的过去。”巴巴这么喜爱海得拉巴，是因为当地有那么多的玛司特。

几乎两年来，巴巴首次开始处理信件。一位叫克拉丽丝·亚当斯的澳洲女士，是当地苏非教团成员。曾任某政党的财政官，社交生活活跃；加入苏非团体后，她放弃一切，开始静心。她写信给巴巴，想知道该如何爱他，发现不可能爱一个素未谋面者，故希望到印度见他。

5月31日，巴巴复信如下：

亲爱的亚当斯夫人，你坦诚的爱函让我欣慰。我不希望你现在来印度。虽不能承诺，但有一天我可能访问澳洲，会见那里的所有爱者。你应回到原来的生活；但要从新生活的视角做一切，把每一个行动献给神。

这是巴巴首次提及他可能会造访澳洲。5年后成行。

6月8日，阿迪收到巴巴的讯息，转达给受邀开会的印度爱者：

巴巴要你们知道，他100天闭关期间经受的高强度身心压力，严重影响了已损坏的健康。如果7天会议期间他感觉身体胜任，会愉快完成有关神定步骤的会议工作。即使身体不行，他也会进行会议工作，但在这种情况下，你们须准备好欣然面对沉重压抑的气氛。

1951年6月10日星期天，巴巴从早上7点至晚上7点禁食，滴水未进。次日开始关注会议安排工作。要求全体新旧生活伴侣来7天；另外39名男子只来3天。前来参加会议者，包括克夏夫·尼伽姆和普卡等汉默坡的领导；达纳帕希·劳带领的安得拉人；以及马德拉斯律师A·C·S·查瑞。这些相对新的爱者在当地为巴巴做了大量工作，结果没过多久，北方邦整个汉默坡地区和南部安得拉邦，都拜倒在巴巴的足前。

宣布“神定步骤”的海得拉巴会议，定于6月28、29和30日举行。提前召来大阿迪、拉姆玖、伽尼、小阿迪、希度、德希穆克等几人。20日开始同他们初步讨论。这天，巴巴3点钟抵达被选作会场的宫邸，表情愉快；但他登会堂台阶时步履缓慢。他询问与会者自己气色如何。“甚为虚弱。”他们回答。

“是这样。”他表示。接着详细解释：

我感觉很难受。痔疮麻烦仍在。横膈膜边持续咬噬痛。睡不好。毫无食欲。只好强迫自己吃一点，24小时一次；即便这样，也一见食物就恶心。这些天，我尽量遵循医嘱。急于想摆脱这种麻烦，至少在你们都在此期间，以享受和你们在一起，尽量愉快地进行7月1日前必须完成的全部工作。

除了恢复100天部分闭关期间受损的健康，至今未见实质性改善。希望不会更糟。不管怎样，我决心完成现在必须完成的一切。你们都将要至多至少帮助我。要特别注意你们自己的健康。我们要尽量愉快地努力做须做的一切。除了工作要求的专注和保持健康，我希望你们都尽量保持轻松愉快。

与已到者打过招呼，巴巴继续：

现在我们谈正事。我需要做很多很多事情。为此，我可能会为我的工作，在任何时候，按所需次数，个别或分组召你们来任何一段时间。因此，我在这儿的整个期间，每个人都必须准备好立马着手工作，随时听候召唤。上午8点至11点，下午2点至6点，我基本上都和你们在一起。上述时间或规定的用餐时间，谁都不应离开

此地。

目前从饭馆订购简单饭菜，已安排饭店用纯酥油烹制。从接下来三四天内，其他人抵达开始，已安排伙食承办者，根据各人选择，分别做素食和非素食，在这里准备和用餐。届时你们将定时用早餐、午餐、下午茶和晚餐。

28和29日，你们都不得外出，除非我特许。最首要的是，谁都无权期望我个别接见。我也许谁都不见。但我主动召见时，你们则应坦率讨论我提起的话题，即使与旧生活相关。其它时间，你们都不得提及有关旧生活或任何人的事。

翌日，6月21日星期四，巴巴当着众人的面，让拉姆玖与他讨论某个问题，碰巧涉及到巴巴筹划的工作，及其旧生活的一些事件。一切还算顺利，直到拉姆玖不慎提起一件私人问题。伽尼立即提醒巴巴，注意拉姆玖的失误，巴巴满面微笑，说：“他出于诚意犯了错。这个具体结果是必然的，在所难免。你们现在无疑都厌倦了这种事情，但你们不知，我本人现在对我的沉默、显现之类事情有多么不耐烦。对一切我比你们要厌倦亿万倍！”

“如果你们热衷于‘见’我，那么相信我，我远远更迫切让你们一了百了地‘见’我！那若发生，且在发生时，将出乎意料，突然降临，却又恰好发生在规定的一刻。新生活中，我必须，并确实，坚持我的新生活原则。”

最初7天，6月20至26日，巴巴主要关心的，是他明确希望在1951年10月16日实行“神定步骤”之前完成的若干调整和安排。并对此表示：“我必须做些明确调整，抹去我在过去两年新生活期间经历的干扰痕迹。对任何人，我都没有任何类型的亏欠。我说感到脖枷（负担）时，我的意思是，我感到自己对出于互爱纽带与我的生活建立联系者，做得不够。除非且直到我意识到所期望的满意度，否则我必须尽最大努力，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卸下‘脖枷’。”

巴巴做出的一项调整是，被禁止看电影的旧生活跟随者，从7月起，每月可看3场电影。

6月23日星期六，若干受邀者抵达。提及个别会面，巴巴打趣，“我得同‘A’谈5分钟，同‘B’谈7分半钟，同‘C’谈3小时，同‘D’和‘F’谈7小时，同‘G’谈一整天！”

又提到服务大师中的牺牲：“**同日复一日、不计甘苦、执行大师命令相比，因一时感情爆发而献出生命，相当廉价。有时候，普通士兵也能在特定环境和一时冲动之下，做出牺牲和英雄主义行为。**”

当天，讨论是否需要给公众达善时，巴巴评论：“达善真正为了那些应得达善者时才值得。‘神定步骤’即为此目的。施达善与否，目前是一个取决于神意的问题。”

6月25日，召见3名‘安置瓦拉’委员会成员做某项工作。针对这5个安置瓦拉，巴巴打趣：“这个委员会由3个头和1颗半心组成！”

提及某人的困难，巴巴对拉姆玖说：“我对他个人的无助，感到满意，这有巨大潜力，可你想象不出我当前的无限无助。”

翌日，巴巴声明：“我将要看到旧美赫巴巴或者失明！这是对我所有疾病的惟一治疗，其结果将是你们一切人疾病的治疗！”

“你们都帮助我完成了很多重要事情；但我在这些天所做工作的重要性，你们毫无概念。那只能作为我将于10月16日采取的‘神定步骤’的结果。根据我此刻的感受，你们和我共度的这7天，不亚于和我一起生活700年！”

巴巴已授述“神定步骤”，但与会对内容一无所知。除了用英语记录的邓肯、打字的玛妮、将其译成马拉地语的德希穆克博士、译成印地语的伽尼医生等4人，一直保密到公布时。

但在6月27日星期三，巴巴却提前说明“神定步骤”的风险。召见海得拉巴一名政府高官。官员离去后，巴巴解释：

从前，我想做事情时，会考虑到一些人事因素。现在，若按照“神定步骤”我的工作完成，我则根本无需考虑这类事，理由很简单，不会留下什么由谁为我做。我也无需考虑哪个人的威望地位，即使该工作不做；因为结果取决于神意，一旦这个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显现，也不再会有什么由我做或为我做。

现在对于我，“是一个生死问题”。但此话远不能表达我在“神定步骤”下实际面临的危险。

假设有个麻风病患者，从头烂到脚，被断定无可救药，他自己也认为行将死去。除了生命这样或那样结束，他还会关心别的什么？然而，死亡并未结束任何东西，尽管人们因挫折绝望等而自杀，放

弃生命。

如下哈菲兹的诗句，给你们一些我试图表达的概念：

要么灵魂达到超灵，要么离开此身！

这还不完全是我想说的。再举例，假设我身患残疾，行动困难，却决定攀登珠穆朗玛峰。

把比喻延伸到极限，不如说我必须在虚弱的底谷，在不可能的高峰期内，达到力量巅峰——要在4个月内完成4000万人生才能达到的事情这种意义上的不可能！但这一切皆不足以说明，现在我面临着什么实际危险。

汉默坡、安得拉和马德拉斯的受邀者当晚抵达。全体得到巴巴的通知：

公告寄给每一个与我有联系者，但只有你们少数受邀出席。没要其他人来。召你们来此，见证我明日在神前的宣言。这不是说你们签署或封印任何文件。我只希望神知道，你们都是宣言的见证者。

明天没有个别会面。全体都须于明早8点前到场。之前都须洗手洗脸。夜间梦遗者须沐浴后方得出席。

做出宣言之前，我还会心中呼唤过去、现在及未来的一切完人见证。

6月28日早晨，除两人外，人人沐浴、更衣、用餐，不到8点都早已到达会堂。巴巴也身着新外衣，神情肃穆，却安详喜悦。

弥奴·卡拉斯和伽尼睡晚了，未沐浴就匆匆穿衣。巴巴叫二人上前，问他们为何以为自己无需守令。弥奴瞅着伽尼，后者答，“巴巴，昨日达善您后，身上的尘土对我们太珍贵，舍不得洗掉。更愿沾满您的临在之尘。”伽尼反应敏捷，把巴巴逗笑。但他警告二人，此后几天应像别人一样晨间洗礼。

巴巴告诫与会者：“全心在会堂里，仔细听每个字。”

巴巴洗了手脚，重新坐下，示意伽尼先用英语，后用印地语，宣读对宣言的解释。德希穆克博士宣读马拉地语译文《神决定了什么》：

神已在我心中决定了我将于10月16日采取的不可取消步骤。该不可取消步骤所要求的期限，是1951年10月16日至1952年2月15日。因此，过去的7天，每当有必要，我就和你们集体或个别谈对实行该步骤的安排。7月1日至10月16日，我将具体负责实际

的安排。

神要我采取的步骤是彻底绝灭的一步。此刻我完全彻底地在新生活中，纯粹从常人的这个新生活立场，告诉你们这个寂灭。这一步迫使我，在10月16日至2月16日期间，进行彻底的心灭。这意味着，在这个心灭期间，我也将在自然情况下，虽不实际追求，却面临肉身寂灭。2月12日，我认为的结果将是：

1) 我会获得完全心灭，又肉身活着。这将意味着，我不仅将获得旧生活美赫巴巴状态，还将普遍显现之。还将意味着每一个与我联结者生命中的超级革命，甚至包括那些与我无联结者，因为届时根本上我将与一切的个体相联结，只是其结果将根据他们同我的联系强度而异；或者

2) 随着心灭，我的肉身也可能脱落，那意味着一切的终结和一切的开始。届时，对与我联结者，同样的超级变化也会发生，但没有我的个人显现；或者

3) 在获得心灭之前，我的肉身可能脱落，那意味着我们都将原地不动。在那种情况下，你们每一个人都将根据与我的联系和对我的信爱而受益；或者

4) 到2月底，心灭可能达不到，我可能身体活着，那对全体意味着结束。届时我将解放每一个人与我的直接联系，任由他们过自己选择的生活类型。

根据神的终极意志，神定步骤可能导致上述四种结果之一。

无论什么情况，那些直接和间接同我联系者，不会徒劳地爱我和服务我。无论我曾是、现是、将是什么，无限公正的神将照管一切。我对你们每一个的最强烈惟一建议是，紧紧抓住你的信爱——若非更强，至少像现在这样。

神要我采取这一步，我绝对肯定他将帮助我在2月12日前获得心灭。抱着这种内在确信，我将从10月16日深深投入该寂灭行动。

我真诚谦卑地请求神，帮助我于2月12日之前实现这个所希冀的目的。

在我肉身死亡的情况下，安置瓦拉须执行我给他们的打印指示，韦希奴也将执行我的相关指示。

我将于10月16日至2月12日离开海得拉巴。我不在期间，目

前伴随我的女子将留在海得拉巴。7月1日至2月12日，与她们有关的事务由韦希奴负责。

在10月16日至2月12日这段时期，我想绝对摆脱任何类型的障碍，没有任何类型的脖枷（负担），自由地死，自由地生。任何一个想和我一起经历这个死亡过程者皆可加入；但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充分认识到，忠于这种决定所需的心理准备强度。

我要你们牢记1949年新生活之初的困难——你们路上的障碍，我路上的阻挠——对之毋庸赘言。倘若你们纯粹出于情感冲动，选择伴随我，结果将是灾难性的。

如果你跟我一起走，将实际面对各种各样的困境和不可想象的磨难。困难可能会包括挨饿、无眠、疾病、伤残和极度的彻底无助无望。也可能意味着4个月内经历400次死亡！

我将绝对不负任何责任，且可能会对随行者漠不关心。

我令和我一起的仆人在两者中选择其一：加入我的这项无望工作，或者留在海得拉巴做我分配的职责。后一种情况下，会给他们提供4个月的衣食和零用钱。安置瓦拉均不应提出伴随我，因为他们须履行责任到底。我的任何一个旧生活弟子都可以加入我。如果，靠神的恩典，我在2月12日之前实现目标，一切灵性的和物质的事物——或者根据情况，只是灵性的——都将是为我的仆人和旧生活弟子信徒。

不过，在10月16日采取该步骤之前，我想尽量在物质上帮助一些旧生活弟子，为其中一些人调整一些事务，以便摆脱每个类型的脖枷。7月1日至2月12日，我也许能够见所有人，见少数人，或者谁都不见。也会出现我可能接见群众的情况。我将随意随时自由决定这一切。

即使你们只有一人伴随我，我也会欣慰满足；倘若很多人选择跟从我，我也不介意。但那些伴随我者必须准备好，在一切情境下，忍受任何一切，绝对服从我的各项命令，不期冀任何的灵性或物质酬报。不可期待我的任何帮助，相反要期待他们帮助我。

另外，从主动提出跟随我者当中，我将最终决定谁伴随我，谁留下。

在这个寂灭期间，从10月16日至2月12日，我的行动和生活

方式将不受任何条件约束。我可能会到处流浪，或者在某地安顿——何时何地，我将于7月至10月间决定。

我可能会乞讨、索要、接受或拒绝任何东西；或许也可能完全不做这些事情。我将根据神对这个大寂灭的旨意，依照情况需要，做任何普通或非凡、好或坏之事。

之后，巴巴站起，与会者也全体起立。随着邓肯用英语、伽尼用乌尔都语、德希穆克用马拉地语宣读如下宣言，巴巴合掌站立，仿佛在祈祷：

在神跟前，心中铭记作见证的一切时代的所有完人，

我宣布，凭靠神的帮助和旨意，

我定将于今年10月16日采取这个寂灭步骤。

神已帮助我完全满意地完成百日闭关工作。

我感到确信神也将帮助我在1952年2月16日之前

获得旧生活美赫巴巴状态，并且普遍显现。

巴巴总结道：“我要你们在场作为宣言见证的每个人，10月16日早晨从8点开始禁食24小时，只饮茶水。”

停会15分钟，让大家放松伸腿。全体又回到会堂后，巴巴开始讲述末那乃息——心灭。揭示了若干要点后停下，表示午餐时间到了。说：

“事实是，不管好坏，我定将采取这个神定步骤。”

停顿片刻，巴巴又补充：“一切都会好的，因为今天凌晨3点半，神向我透露，我将恢复旧生活的美赫巴巴状态。我有百分之九十九离开肉身的可能性；但因为有一百分之一获得如愿成功的可能性，我对获得该结果感到百分之百的肯定！”

巴巴总结道：“下午我们再见面时，愿意者皆可决定跟从我。听完你们的决定，我会亲自最后决定谁跟随我，谁留下。安置瓦拉须履行安排事务到底，不要提出跟从我。”

随后，巴巴扫一眼面前的几张严肃面孔，开玩笑：“看在神的份上，千万别全体决定加入，以便我对你们都说不上！”众人大笑，散会用餐。

午餐后，重新集合，给出个人决定。巴巴告诫：“这4个月跟我有关，可能会考虑提出跟随我者，不应把这仅看作是跟我几个月或陪我旅行的问题。”

出席会议的70多人中，仅21人提出跟巴巴一起走。用了近2小时讨论，巴巴询问每个人的家庭情况等等。提出伴随巴巴者有：巴巴达斯、

拜度、查瑞、道拉·辛、埃瑞奇、伽德卡、格玛·伽内喜、古斯塔吉、凯克巴德、卡卡·巴瑞亚、基申·辛、弥奴·卡拉斯、纳纳·科尔、潘克拉吉、彭度、普瑞塔姆·辛、普卡、赛勒玛玛、师利帕特·沙海、托迪·辛和沃斯·迪奥凯恩。尼鲁生病，无法成行；邓肯选择留在海得拉巴；卡卡仍患心脏病；巴巴命韦希奴留下，照顾女子。

巴巴说：

每一个提出加入我者确实都是认真的，对你们欣然决定跟从我，我感到高兴。希望你们都对我对每个人做的决定感到同等高兴——无论该决定会是什么。神知道这件事对我是何等要紧，在我实行这个神定步骤中，绝不可有一丝的障碍可能性。

昨晚，我甚至感到，独自一人启程最好。之后又想起这些限制——我的沉默，恶化健康，等等——这都迫使我承认，不可自欺，单独走实在是不可能。所以我必须仔细考虑你们的意愿，之后让你们知道我的决定。

翌日，1951年6月29日，星期五上午11点，巴巴表示已作出决定。21人中，15人不伴随。余下6人是拜度、道拉·辛、埃瑞奇、古斯塔吉、彭度和弥奴·卡拉斯。其中4人肯定会加入他：古斯塔吉、拜度、彭度和埃瑞奇。巴巴表示将于9月7日决定，是否带上弥奴·卡拉斯和道拉·辛。

“我将亲自充分过4个月的新生活，并将同样充分地亲自结束之。”巴巴表示。

同一天，巴巴授完《末那乃息》，转载如下：

倘若你们理解末那乃息，那么也许在1952年2月，我若不在世，你们就会受益。

中间不要提问，因为我将作为普通哲学家进行解释。如果你们提问，我只好用某种方式解释，这会造成大师向弟子授道的印象。要仔细冷静地领会涵义。

心从不转化。自我仅转化一次。“自我”指阿斯蒂特瓦，即你作为真我之存在。要对转化有个清楚认识。

今天你感到是男人，明天死去，再次出生，心印象让你觉得是女人；这皆属虚妄。心的态度随情境而改变，但心仍是心，无论上升还是下沉。心会快乐，也会悲哀。如此变化的是心的态度。心创造出诸世界、错觉、幻相，了无止境——心却依然是心。

心不能转化。为什么？因为它本身不是一。心靠欲望和思想生存，由印象构成。自我本身是一，但该自我（真我）现却被心束缚。这个由虚假印象构成的心，让真我认为自己是假的。心让你把生、死、苦、乐等当作真实，但没有比这更虚假的了。

此时此地你活着，有身体和感官。为何？因为你一直是。你对怎样出生、出生过程有印象吗？没有。因为你根本没出生！心给你在此在彼等印象。正是心给你印象，你才据此说“她是我妻子”或“他是我丈夫”等等。

心让你不停踢毖。假如你知道你的妻子孩子等等皆一，假若你知道你从不死、从不受苦，你就是一切之一切。心却在那儿困惑你！心说，“注意，她是你妻子，他们是你的孩子，这些是你的东西”，没完没了。是心制造这类印象。

所以，由虚假印象组成的心，让真我认同虚假。认为我是身体，我年轻、年老，我是男人、女人，我是这是那——皆是心造的印象。从不让自己感受“我是神”。它也许让你说“我是神”，但不能让你感受“我是神”。

只要心在，自我就不能从错误态度转化到真实状态。因而心也让你自称无限、全能等等，但你却不这样感受。为什么？因为由虚假印象构成的心，让你感到“我”是受限小我。

怎么回事？妄我若要体验其真实、原始状态，心就得走开。只要心在，即使观点改变，也不能体验真正“我是神”状态。

酣眠中，心暂时离开；自我在，印象再次把心唤醒，心又让我感受虚妄。因此，在无数生命和形体中，自我在。心也在，心的印象却变化，身体因而相应变化，体验也相应变化。所以，要让妄我成真我，心就得走开。

生命的真正目的不是自我的死亡、而是心的死亡！所以，穆罕默德、琐罗亚斯德或耶稣所讲的出生一次或死亡一次，是指心的死亡。心从最本初出生——甚至早于石头状态。这种出生只一次，心的死亡也仅一次。

心死亡时，妄我转化成真实。真我从不生，从不死。自我永远真实，但因心而感受并扮演有限和虚假“我”。

心按照其善恶业相，不断地采用身体。这种采用与离开身体，

非心也非自我的死亡。肉身死后，心和印象保留。是印象让心采用身体，以可能消灭印象。因此，心按印象采用身体，自我作见证。一个身体丢弃，另一个形成，尽管在放弃一个与采用另一个身体之间，有一定的时间间隔。

这个业相枷度（魔咒）把你束缚得如此之紧，你越努力逃脱，越受约束。这是因为必须根除心。谁去消灭？心不得不消灭自身。这是不可能的工作。消灭自己的过程本身，制造企图消灭之印象，故更受束缚。

如哈菲兹所言：

哈菲兹啊，你自己即面纱！

那就除掉自己！

怎样除掉你自己？消除之过程本身，则制造新业相。

成千上万人想过消灭心——主要通过行动、静心、知识与爱。至师们描绘出这些道路，旨在消灭心，同时保留意识。

现在考虑行动之道（羯磨瑜伽），它旨在达到末那乃息，即把妄我转化为真我——因为心通过身体的主要活动乃是行动。至师们看到，以妄我和充满印象的心为背景的行动，滋养而非消灭心。看到每一个人都必须行动；即使最懒惰者也得进行吃喝睡等行动。因此大师想出“无为之为”。也就是去行动，但以似乎未曾行动的方式去做。这样，过去的行动印象，通过苦乐体验在心中消耗，又不制造新印象。

假设你不带私利念头，去帮助某人，或者试图保护某女子，因而遭殴打，却被警察逮捕，关进监狱。这些事件会消除你过去的一些业相，但因你没有私利，新业相则不形成。但是，该过程极为漫长复杂，只有在若干时间周期后，一个人才能通过行动获得末那乃息。

所以，大师们想用行动杀死行动；也就是，以使印象无效、因而无结果无束缚的方式行动。例如，蝎子的天性是谁走近就摇尾蜇谁。假设将其毒刺除掉。它也继续摇尾巴，像从前一样行为；但在危险结果方面，使其行动失效——也就是说，排除行动恶果。若要行动无束缚，就必须消除导致束缚的效果。

世界及其活动确实是毫无价值。行动继续，不管是好是坏，因此大师们说，“以不造成束缚、不创造印象的方式行动。”下面将

解释这几乎是件不可能的工作。行动而不制造印象及束缚的方法有三：

第一：行动，但绝无你在做的念头。这必须是不间断的过程。也就是自我决不能片刻让心施加影响。事实上，你是为他人做，而非为你自己。这种无我行动，亦称无我服务，也几乎不可能，因为你一想，“我在服务别人，我必须帮助，我必须促进某项事业”，便陷落。这对领导者极其危险，除非百分之百持续放弃这个自我念头。

这一点可进而解释。如果一个领导，怀着最好动机，毫无私利地要别人为某项事业牺牲一切，自己却不能完全无我地、持续地百分之百那么做，结果则是灾难性的。整个团体的业相全部落在他身上，连他的跟随者也陷于这些印象，即使他们可能是怀着最好意图去行动的。类似的灾难也发生在古鲁与弟子的情况中，如果任何一方有任何我念的话。甚至对别人的同情都不应有。总之，要让行动无效，就必须不带私利去做，而这几乎不可能。

第二个方法是你无论做什么，好的坏的，都把它献给神，或者你的大师。这也几乎不可能，因为奉献必须是持续的，一刻不间断。若能做到这一点，行动就不会产生印象；若有间断，哪怕只一次，反应则是灾难性的，业相全聚到你身上。

第三个方法是，遵照一个无印象、心已灭者的要求做一切。这种行动不束缚你。这也最为困难。你必须对大师具有百分之百的坚定信心，甚至一刻的怀疑都是致命的。奎师那只得让阿朱那确信，他在万人万物里，无一人死，一切人都已死。之后，阿朱那所做的就是“无为之为”。

因而上述三个方法几乎不可能做到。那么该怎样行动？纯粹陷入与妻子、儿女、生意等世俗事物而去行动，结果把你束于铁环。不带私利的行动则制造顺服、微弱和松懈的印象，即便帮助或同情别人的念头有时候仍进入心。因为心的角色是让自我通过身体感受假象，体验业相。但若心看到自我不那么轻易接受其独裁，此类行动所构成的印象则微弱。因而这种行动最终有助于获得末那乃息。

有些大师谋划出用心本身去毁灭心的方法——通过静心与专注；心专注时，其进一步功能削弱，印象消灭自身，因为印象如蠕虫，自行消耗。但这个静心与专注过程，也使末那乃息几乎不可能，因

为心有实现印象的习惯。受到阻挠时，心愈发绝望。你刚坐下静心，有时候前所未有的念头就会来，最终发生下面三种情况之一：（1）你因无法专注而厌倦，（2）你感到昏昏欲睡，（3）更多恶念进入心，你只好放弃尝试。但如果你勇敢无畏，坚持不懈，那么在极少数情况下，心暂时止息。这造成两种情况：要么进入狂喜，要么进入三昧。这种狂喜和三昧皆非末那乃息。对有些人，三昧成为职业；狂喜变成毒品，让人上瘾。人享受狂喜，却是暂时的。曾经有人进入三昧，下降到正常意识时，第一个念头跟进入三昧时一样。因此，若进入三昧前想钱，走出三昧时就有同样念头。

有些至师认为最佳途径是忘记自己，不给心制造新印象的机会。问题是怎样忘记自己！答案是：通过奉爱——巴克提瑜伽。百分之百地奉爱时，人便忘记自己。但这也基本上不可行，因为这种奉爱与忘我必须持续不断。

至师哈菲兹说：“若要至爱在场，别让忆念缺席。”

这种奉爱，这种忘我一刻都不可没有，也几乎不可能。这是奉爱之道，或者说巴克提玛伽。所以哈菲兹说：“伴随大师一刻，胜过虔诚百年。”

有些至师认为要歼灭心，就必须让它转向。心让自我说，“我是身体。”因此你让心说，“我非身体，我非此非彼，我是神！”这也几乎不可能，因为心有虚妄印象，让这个妄心说它感到不对的东西，就像虚伪行为。譬如，心知道它是某某先生。但若此人的心说，“我非人，我是神”，就在那一刻，心觉得在撒谎。结果使心灵、感情和爱枯竭。心不能做无为之为，因为它说，“我是神。有什么要做的？”心不能在奉爱中忘记自己，因为它说，“我是神，向谁祈祷？”

所以，末那乃息不可能。然而，无我行动，即使不完美，若坚持下去，则会达到心永久和平的阶段。它见神，但尚未消灭。如果通过巴克提达到持续奉爱的阶段，这种心平和见神也到来。若不惜一切，以百分之百的信心坚持说“我是神；我非身体”，也可达到这种心宁。但要达到末那乃息，总有一样东西。自由者能够根除他人的、甚至众人的心。即使先知和阿瓦塔，也得有完人的帮助和恩典，才能获得心灭。

总之，存在着这些达到末那乃息，让你感受自己是神、无限永恒的方法。但此言甚是，“你连本性都走不出去，怎能企望进入至爱门槛？”

遵循不同的道路，不同的人会遇到不同的困难。有些不懂静心技术者走火入魔。有些人说连一个女人都不能看见，对之神经紧张。

事实是我们乃神，却被这个无耻心误导。心无耻得你越想摆脱它，就越纠缠其中，恰如你试图把一只脚拉出泥沼，另一只脚陷得越深一样。尽管如此，你还是得摆脱这个麻烦。

末那乃息对于心是真三昧（极乐）。心被根除，死亡发生；自我即刻感到，“我是一切，与身体无关。”那一刻，要么震惊太强，身体脱离；要么动力使身体保持一段时间，直到脱离，如玛居卜的情况。

真我是目标。有些抵达末那乃息阶段且必须履行一定职责者，带着无印象心继续留在身体中，以帮助他人在万人万物中见自己。

称之为“无印象心”，称之为“真我”，称之为“转化自我”，或者称之为“真心”——皆是同一个无限真理，无始无终。你是一切之一切。你唯一需要的，是从你命中摊上的全部虚妄中解放出来。

现在我这样认为。我在新生活中完全充满弱点。但尽管时下无助，我不得不获得心灭。为实现这个极度困难的末那乃息工作，我手边有4个月时间。就好比瘸子要在4个月内登上珠穆朗玛峰。但我有百分之百的信心，神将帮助我实现之。

你们10月16日禁食时，从心底请求神，帮助我如愿实现心灭。我感到百分之百的信心，神将帮助我实现之。

授完语录，巴巴达斯问：“那些今天不在场者可否在10月16日禁食24小时？”

“愿者可这么做，”巴巴回答，“禁食期间，要向神祈祷，至少一次，愿他帮助我如愿实现神定步骤。”

开始授述时，巴巴曾禁止提问；拉姆玖却插话提问，巴巴回答：“你要有理智，是决不会问我的！”

尽管如此，巴巴仍然答复了拉姆玖：

我是作为一个普通人，试着解释一个普通人要实现的末那乃息。每人都可以且应当坚守对我的信心信仰。人人都可随意解释我的话。地震

发生时，可能发生许多别的事，诸如火灾、洪水、房屋倒塌等等。不同的解释可能会同等正确。伽尼问我，我为何且怎么能获得末那乃息，因为他相信，这我已在旧生活中获得。不过，他是我的童年好友，我饶恕他提出这种问题。

会议就此结束。

翌日，1951年6月30日星期六，巴巴表示：“我对心中牢记古往今来的所有至师，所做的宣言极为满意。我希望你们分享了我的幸福。我还觉得，（1952年）2月份将达到无尽极乐。”

巴巴曾要与与会者准备幽默小品，博他一笑。应众人请求，巴巴同意合影，当天上午拍了照。巴巴还带他们参观乌斯曼湖，这天其余时间在闲聊、消遣和娱乐中轻松度过。

晚间，达克、弥奴、希度、伽德卡、鲁斯特姆·卡卡、克夏夫·尼伽姆等人演出，娱乐巴巴。克夏夫扮成女子，用纱丽一角遮脸，卖弄风情地斜瞟巴巴，企图引他注意。巴巴甚感好笑，送他一只项坠。

鲁斯特姆·卡卡模仿大阿迪的父亲，堪萨赫伯。办公室刚装电话时，堪萨赫伯会反拿话筒，贴在耳边。啥也听不到，便生气发火，大声咒骂。一次，从孟买打来长途电话。堪萨赫伯抓起听筒，放下一会儿，吸一撮鼻烟。再次抓起话筒，开始讲话，传来接线员的说明：“对不起先生，您的线路断了。没人和您讲话。”堪萨赫伯大怒。“没人和我讲话？我付了该死的电话费，不为谈话，到底为啥？你得和我讲话！讲！”

鲁斯特姆·卡卡的模仿让巴巴大乐。他得了奖。还唱了巴赞，其中一首深得巴巴喜爱，遂赏他音乐大师称号，又给他一件礼物。

达克也相当滑稽。扮演狂暴粗野的刽子手，设法杀死“心神”。

这天巴巴也个别会见几名爱者。纳纳·科尔对他说：“我希望留您身边。”

“你会照我说的做吗？”巴巴问。

“当然！”他迅速回答。

“从明天起，开始每天喝两瓶酒，吃两西尔羊肉，”巴巴命令，“你会这么做吗？”

纳纳出身高种姓婆罗门，平生从未碰过酒肉，却答应从命。巴巴又对他说：“我对你很满意，但你要继续留在家中，别碰酒肉！”

潘克拉吉也表达类似愿望，巴巴说：“你要是留在我身边，你妻子

塔拉拜不会放过我。”

“她会同意，”潘克拉吉恳求，“她不会惹事。她爱您巴巴。”

“好吧，这么做。回那格浦尔，两个月内天天去找妓女；另外，每天喝一瓶酒。你会这么做吗？如果你这么做，我会把你留身边。”

“我想想，再答复。”潘克拉吉说。

“思虑者事不成！”巴巴警告，“继续和妻子生活，切莫沾染妓女或酒。”

海得拉巴会议就此结束，受邀者返回印度各地家乡。

此时，朝鲜战争达到高潮。1951年4月和5月，中国和北朝鲜共产党军队发起重大战役，胜利在望。6月，巴巴迁往海得拉巴后，联合国军大举反攻。朝鲜战争结果是史上最血腥战争之一，死亡超250万人。这些可怕战争发生在巴巴制定戏剧性计划的同时。

在海得拉巴会议上，莫里向巴巴表示，他对顺势疗法感兴趣，希望进一步深造。因此，1951年7月1日星期天，巴巴欣然解除莫里的仆人伴侣身份，遣他回到旧生活。从1927年，年仅13岁的莫里·卡勒，被父亲卡里玛玛送到美赫埃舍学校学习，之后一直随巴巴生活。作为新生活伴侣，莫里忠实履行全部条件，巴巴对他十分满意。

克里希那·奈尔也是少年时代，1939年在班加罗尔加入巴巴，留了下来。但1947年，巴巴遣他回南印度老家。新生活出发之前，指示克里希那赴印度各地朝圣。朝圣后，因巴巴未召他加入新生活，克里希那当了警察。

伽尼医生一次问巴巴，他和克里希那之间发生了什么。

“以前克里希那常来拜访，”伽尼说，“现在我们有数月没见他了。”

巴巴答道：“克里希那曾在直道上，可他转向了。现在到了路边，卡在那儿。”

“是谁改变了他的道，巴巴？”伽尼问。

“别问。”巴巴回答。

这个期间，克里希那有机会造访海得拉巴，给警局上司送包裹。他从阿迪邮寄的一则公告中得知巴巴在海得拉巴，于是参加了会议。

接见克里希那时，巴巴问他在做什么。又问：“你愿不愿再来随我生活？”

克里希那说愿意。巴巴随后宣布：“他又回到道上！”

克里希那辞了职，重新加入巴巴。

有一天，卡卡在住所附近发现一条眼镜蛇。叫克里希那来杀了它。蛇死后，尼鲁开玩笑。用力击打死蛇。正打着，睡裤系带断了，裤子落脚上。巴巴和其他人看到这一幕，大笑。巴巴打趣尼鲁，“打条死蛇都会掉裤子，你要是杀活蛇，会出啥事？”

巴巴指示世界各地爱者，以及身边同伴和女子，于1951年7月10日星期二，早晨6点至11日早晨6点，保持沉默。

7月30日，拉诺和吉蒂从孟买抵达海得拉巴。巴巴曾指示她们辞职，尽管原本让她们在海得拉巴找工作，现决定不用找了。她们重新开始永久跟巴巴，同美媞、玛妮、美茹、高荷、娜佳一起生活。

玛妮和美茹到海得拉巴后动了手术，高荷日夜照料。拉诺为全体女子做早饭，为巴巴洗衣。这些事是美茹生病前一直做的。美媞照顾巴巴本人。娜佳做饭，吉蒂协助。玛妮病情加重，巴巴常让拉诺打电话到医院询问。

7月31日星期二，巴巴给5名亲密爱者寄发指示：

（孟买的）美赫吉·卡卡里亚：1951年10月16日，和孟买的一名帕西穷人，到乌德瓦达火庙。

（德里的）克基·德赛：1951年10月16日，和阿杰梅尔的一名贫穷穆斯林，到阿杰梅尔的克瓦伽·萨赫伯（姆伊奴丁·齐西提）的陵墓。

（德里的）沃斯·迪奥·凯恩：1951年10月16日，和马图拉的一名贫穷印度教徒，到马图拉的奎师那神庙。

（拉特的）伽亚·帕萨德·卡勒：1951年10月16日，和鹿野苑或贝拿勒斯的一名贫穷佛教徒或者那教徒，到鹿野苑的佛寺。

（戈尔哈布尔的）韦希瓦那施·哈丹卡：1951年10月16日，和果阿的一名贫穷基督徒，到果阿的圣方济各·沙勿略教堂。

还进一步指示5人：

你和当地穷人要从10月16日早晨起禁食24小时（茶和水可随意饮用），并在指定地点念诵（给你的）祷文。

你们二人都要在10月16日祈祷之前沐浴。可用自行选择的语言念祷文。

付给该穷人101卢比。

你和穷人念完祷文后，于10月16日离开场地。

巴巴强调该工作的重要性，叮嘱他们：“不惜代价，执行任务。”

巴巴希望进入闭关，对挑选合适地点，给出 5 个具体要点：

“地点须远离城市。

“或在山上，或在海边。

“附近要有座小村庄。

“要有灵性历史。

“至少一面要有大片开阔地，以便我不受打扰地自由走动。”

1951年8月的第一周，埃瑞奇、彭度和拜度，在离海得拉巴8英里处，找到一座叫霍加古达的小山。山顶有个洞穴，毗邻穆斯林圣人赫兹拉·巴巴·法克鲁丁的陵墓。（注：赫兹拉·巴巴·法克鲁丁生活在14世纪。至今，虽然陵墓已成为常年朝圣地，奇怪的是，竟没有遮顶。几世纪以来，圣人仰慕者多次捐建遮顶，可每次才几天就被风刮掉。人们得出结论，圣人更喜欢裸露在天空下。）洞穴下方，是另一个自然形成的美好山洞，内有平台。下方有座印度教神庙。

巴巴很喜欢此地。用第二个山洞工作，用上面的歇息。评论说：“山顶，伊斯兰教陵墓；山脚，印度教神庙；半山腰，是我的伟大工作山洞，该工作结果非惨败即大捷！”

彭度在洞口搭起竹席门，把上面的洞穴改造成浴室。雇来制作竹席的男子由衷爱上巴巴。当初带彭度他们看场地的也是他。（注：巴巴离开海得拉巴多年后，彭度曾在普纳重逢此男子。他告诉彭度，他曾病重丧失视力。医生放弃对他的治疗。但他将巴巴像盒放入水杯，饮用。他告诉彭度，对巴巴的信心，使他视力恢复。）

1951年8月9日，星期一上午，巴巴召见大阿迪、小阿迪和同伴，讨论有关10月16日至1952年2月16日的4个月末那乃息的一些安排。

巴巴首先明确强调：“为获得我所希望的结果，我将绝对自由地做我喜欢、我认为适当之事。我也会完全自由地随时改变计划，取决于我在那一刻的精神状态和心情。”

这4个月分成4个阶段：第一阶段，持续30至40天，在霍加古达山上度过；第二阶段，又是30至40天，从海得拉巴步行到奥兰加巴德；第三阶段，在库尔达巴德联系玛司特。

“现在我不能说，这期间我将如何生活，如何行事，”巴巴总结，“我可能会几乎裸体，只围腰布，或者穿平常衣服；我可能会一天吃四顿，

或者连续几天禁食。我不会故意做这些事，而是按神的指导做。”

巴巴表示，他将从奥兰加巴德到另一个地方闭关工作。他说：“在第三阶段末期，我的健康状况可能会濒临肉身脱离。那种情况下，如果我认为某地的灵性背景条件不再必要，会选择到与旧生活有关的地方度过最后阶段。”

这些情况下，巴巴更愿在美拉扎德附近的特姆比山。通知大阿迪和小阿迪，由萨若希协助，尽一切努力得到这座巴巴曾于1947年闭过关的山。山属于政府，很难这么快获得批准。但萨若希施加影响，得到了许可。帕椎开始在巴巴先前待过的山顶修建小屋。

会议结束时，巴巴强调：“我如果在坪坡岗山，也只能在末那乃息的最后阶段，持续30至40天。不应视之为我将定居坪坡岗。”

11日，大阿迪和小阿迪离开海得拉巴。

巴巴选了埃瑞奇、彭度、拜度、古斯塔吉伴随他度过4个月的末那乃息阶段。还表示，道拉·辛和弥奴·卡拉斯，会在他身边度过前3个月。

与此同时，要德里的沃斯·迪奥·凯恩找人制作五个宗教象征模型：一个佛寺；一个印度教庙；一个基督教堂；一个伊斯兰教清真寺；一个琐罗亚斯德教火缸（代表火庙）。在阿格拉的马丹莫汉阿格拉瓦和基申辛的朋友奥瑞·贤卡·维玛的协助下，模型用阿格拉的雪花石膏刻成，并运到海得拉巴。

巴巴的计划，通过一系列的通告，告诉旧生活跟随者与信徒，但严禁他们与巴巴联系，或在他在山上工作和徒步旅行期间试图见他。

1951年8月16日星期二，由于当时国内局势动荡，向印度各地爱者发出指示：

鉴于巴巴必须在1951年10月16日实施“神定步骤”，巴巴要你们明白并遵守如下指示：

1) 巴巴从未有、也永不会涉入政治。所以他希望，你们若有人做政治工作，切勿在工作中牵涉到他，或利用他的名。

2) 巴巴希望全体旧生活跟随者都不要屈服追逐自私目的之诱惑。

3) 巴巴希望全体旧生活跟随者和全体新生活朋友、兄弟姐妹、仆人，在心中点燃爱神之光。

这些准备工作在海得拉巴进行之际，伽尼医生在普纳心脏病发作，于1951年8月20日晚上7点去世，时年57岁。阿迪立即致电巴巴，

并和拉姆玖次日上午驱车赴普纳，参加伽尼的葬礼。参加葬礼的还有萨若希、纳瑞曼、美赫吉；以及普纳的很多巴巴爱者，伽尼是把他们领到美赫巴巴足前的媒介。（注：伽尼的遗体下葬家乡罗纳乌拉的莱伍德公园附近公墓。）

8月22日，巴巴致电阿迪：“伽尼身体虽已离开，但在见我真相之前，他是不会让我安宁的。”并指示阿迪、萨若希和拉姆玖协助伽尼的妻子清理家庭事务。

24日，巴巴对童年好友的感人致辞：

我在这个新生活中，不得不舍弃并承受的诸多事情中，伽尼的去世属于最大的。对印度和西方旧生活男女弟子和长期爱者的过世，我都有一种失落感。但伽尼的猝然离世对我乃是灾难，更残酷的是，这发生在新生活的即将完成之际。

对于我，比对你们任何一个，伽尼都独特无比；在仍然需要人为我做的全部工作中，有许多只能由伽尼来做，别人都无法胜任。他那个大脑袋确实是间宝库，智慧和机智的完美融合。

我们早年就一直是亲密朋友，他的心多么勇敢忠爱，无人比我更了解。所以对于我，伽尼无可替代——作为我的朋友和工具。

你们中在6月28日出席海得拉巴会议者会记得，伽尼宣读了我的宣言解释和宣言本身。作为该宣言的见证者之一，他本将于10月16日禁食，代表我念祷文。

1952年2月之前，我希望感到伽尼仍在肉身，所以要伽尼的女婿巴古在10月16日充当伽尼的替代，禁食并为我念祷文。巴古未出席6月28日的会议。巴令拉姆玖给巴古详细生动的介绍，以使他感到亲身在场参会。从而履行伽尼作为宣言见证者的责任。

倘若神意让我于明年2月16日之前普遍显现，愿神意也让伽尼和每一位已故旧生活弟子，仿佛仍在肉身般，体验并享受该显现。

巴巴闭关的必要准备工作持续整个9月。巴巴仍计划访问西方。1951年10月2日星期二发去电报：“很高兴伊丽诺拉（伊丽莎白和诺芮娜合称）成功让巴巴定于3月底前后赴美，若神愿意。最深的爱。”巴巴曾表示，从10月起停止通讯，但仍指定邓肯与“伊丽诺拉”通信，商议访美事宜。电报发出后，巴巴还授述信件，最后说：“现在，巴巴的亲爱者你们，要为终于使我有机会访西而高兴。”

彭度完成霍加古达山上的必要安排。10月13日，彭度、古斯塔吉、拜度和道拉·辛上山居住，并在巴巴到来前清扫洞穴。埃瑞奇驱车送他们，随带行李和五个宗教模型。他把车停在山顶边，同伴们去查看场地。埃瑞奇锁上车，转身时，车突然开始往山下滚回。埃瑞奇拼命追赶，可车快速滑动，左转右折，跳过石头。埃瑞奇断定车报废了，尤其担心车尾箱里的易碎雪花石膏模型。

最后，车停在一片泥泞稻田里。埃瑞奇走近后发现，除了一块挡风玻璃破了，没别的破坏。模型完好无损。车本来很容易被石头撞坏，跌入旁边沟中。后来，他向巴巴讲了事故，巴巴只是笑笑。

10月15日星期一，巴巴向女子道别后，下午2点半，乘邓肯的饰有鲜花的轿车上山。韦希奴、尼鲁和一名伊斯兰教牧师随行，邓肯开车。半小时后，抵达霍加古达山顶。祈祷之后，韦希奴、尼鲁、邓肯和牧师回海得拉巴，埃瑞奇、彭度、古斯塔吉、拜度及道拉·辛和巴巴留在山上。

晚上，天突降暴雨

似乎为至爱将在末那乃息期间

经历的无法想象之痛苦而落泪。

16日，巴巴和同伴在山上禁食，直到翌日早晨8点。在穆斯林圣人的圣陵内，全体同伴静默地站在巴巴身边，埃瑞奇念以下祷文，连续5次，每次用不同的神和阿瓦塔名：

阿乎若玛兹达啊，以您的无限伟大之名

以您的至爱大我琐罗亚斯德之名

以所有的先知和您的爱者之名

安拉啊，以您的无限伟大之名

以您的至爱大我穆罕默德之名

以所有的完人和您的爱者之名

帕若玛特玛啊，以您的无限伟大之名

以您的至爱大我阿瓦塔罗摩、

阿瓦塔奎师那，阿瓦塔佛陀之名

以所有的阿瓦塔和您的爱者之名

全能上帝啊，以您的无限伟大之名

以您的至爱量子耶稣之名

以所有的圣人和您的爱者之名：

*美赫巴巴恳求您帮助他成功完成
从今日 1951 年 10 月 16 日起的 4 个月工作，
并真诚谦卑地请求您让他
在 1952 年 2 月 16 日前
实现愿望并达到终极目的。*

同一天，10月16日，同样的祷文也在印度五个最神圣的地点念诵。遵照巴巴的命令，美赫吉在乌德瓦达的琐罗亚斯德教火庙；克基·德赛在阿杰梅尔的姆伊奴丁齐西提陵墓；沃斯迪奥凯恩在马图拉的奎师那神庙；伽亚帕萨德卡勒在鹿野苑的佛寺；韦希瓦那施哈丹卡在果阿的圣方济各沙勿略教堂。每个人受令禁食和念祷文。同样，在海得拉巴的五个地方，巴巴同样指示尼鲁在佛寺、韦希奴在印度教庙、凯克巴德在火庙、邓肯在教堂、特选的穆斯林牧师在清真寺内。这一切在巴巴开始闭关的同时进行。

时间一到，巴巴让把代表五个宗教的五个雪花石膏模型送入圣陵，晚上8点至凌晨3点，他在里面单独同这些模型静坐闭关，同伴在外面看守。

两天后，18日上午8点至下午3点，巴巴在山洞内静坐。20日，早上6点至9点，在山洞下方的印度教庙内静坐闭关。

10月22日，巴巴在山洞内，同拜度领来的高级玛司特古拉姆·侯赛因交流。（注：1945年巴巴曾对他工作。）第七天，23日过去。巴巴结束闭关。

24日，霍加古达山上的行李被运到欢庆山的科依诺屋，巴巴给男女同伴捎去讯息：“我很好，我在山洞内的工作已百分之百成功。今日我将开始徒步旅行，经奥兰加巴德到美拉扎德。”

末那乃息

1951年10月24日星期三，下午3点半，巴巴离开霍加古达山，开始有生最后的徒步旅行。雇了牛车把所剩行李运下山，彭度驾车。巴巴已提前带埃瑞奇、古斯塔吉、拜度和道拉·辛出发。巴巴决定让道拉·辛随行。弥奴·卡拉斯健康不佳，未让他加入。另行给他分配了任务。

彭度遵令准备一只装满零钱的袋子，以便巴巴沿途发给遇到的穷人。可那天，彭度把钱袋放在牛车上。巴巴已离开。不久彭度来到一条运河。赶牛车过河，自己走另一条路，以免弄湿。他以为能在对岸赶上牛车。到了对岸，车却不见了。钱袋在车上，他急得奔跑起来。一条大蛇爬过草地，他幸亏看到，跳过去，没受伤。跑了近一英里，遇见巴巴一行，巴巴问起牛车。彭度说他正在寻找，朝另一方向奔去。终于找到，看钱袋完好无缺，松了口气。

巴巴和同伴步行7英里，抵达林伽姆帕里（该镇亦名林伽姆贝塔）的驿站旅馆过夜。25日一早出发，步行5英里，8点半抵达伯登杰鲁的驿站旅馆。用过茶和面饼，巴巴带行李乘巴士前往焦吉贝德。途中，巴巴继续寻求玛司特祝福，并对他们工作。在焦吉贝德未找到玛司特，接着去森格雷迪，在那里过夜。

次日早上8点半，巴巴和5名仆人伴侣乘巴士离开森格雷迪，一小时后到萨达希乌贝德。当天对一个很好的玛司特工作，并在那里歇息过夜。

翌日早晨，巴巴和男子前往霍姆纳巴德，在驿站旅馆联系一名萨度。

28日早晨6点，到12英里外的吉特古帕，巴巴在戈里瓦达地区，同一个很高级的玛司特交流。又联系两名玛司特后，10点半返回霍姆纳巴德。

中午，巴巴到一个叫马诺哈·普拉布的印度教圣人的陵墓里面静坐闭关，这位圣人采用吉万三摩地——让自己活埋。玛诺哈的父亲，玛尼克·普拉布，也是当地著名圣人。

10月29日星期一，早晨6点15分，离开霍姆纳巴德，前往古尔伯加，

巴巴在那里联系了一个玛司特。11点，乘巴士行至伊特卡，联系一名玛司特。从那里，一半乘巴士一半步行，返回古尔伯加。巴巴从这里遣道拉辛回家。

翌日，巴巴到古尔伯加一座穆斯林圣陵内，静坐闭关半小时，然后联系了一位圣人和一名玛司特。

巴巴希望把金钱“爱礼”赠予瓦朗加尔村的101个穷困家庭，派埃瑞奇提前去联络村长。村长有一间店，对面是另一家店。两家店主之间竞争激烈。不知情的埃瑞奇正往村长的店走，另一家店主招呼他过去，问他想要什么。

埃瑞奇说明来意，第二家店主对他说：“没必要见他。我会安排一切。”随后列出101个家庭的名单，这些人曾拥有土地，却因土地被政府征用，时下仅靠每月20至25卢比的微薄政府抚恤金生活。店主把名单交给佣人，后者陪埃瑞奇给这些家庭发门票。

与之同时，村长得知此事，为泄恨报了警。两名警员来到埃瑞奇发门票的地方。一名警员注意到埃瑞奇衣着寒酸胡子拉渣，傲慢地命令：“过来。你在干嘛？”

“文明些，”埃瑞奇回答，“我不是贼。你是公务员，为何如此举止无礼？”

警员说：“跟我们到警局；我们警长要和你讲话。”

“我没时间，”埃瑞奇答道，“叫你们的头来这里。我没犯法。他若不来，我工作结束后去见他。”

两个警员遂返回警局。

埃瑞奇和贫困家庭的户主前往第二家店的路上，警长携两名警员拦住他。村长指着埃瑞奇，对警长说：“他是流氓！”

埃瑞奇这才明白，遂走到第二家店，问店主：“到底怎么回事儿？你和村长之间有仇？”

“是的，可那不是我的错，”那人答复，“我并未惹他，他嫉妒我。”

埃瑞奇问：“那么，如果我们的活动在他家举办，你会不会反对？我大哥会先到你的店，然后到村长家，给所选的家庭发爱礼。”

店主说：“我一点不介意。只愿你们工作顺利。”

埃瑞奇称赞他的合作，来找村长。

警长插话，问埃瑞奇：“怎么回事？”

埃瑞奇说：“你会知道的。”

接着请村长腾出一个房间用于工作，村长照办。同一天，10月30日，巴巴从古尔伯加来到，彭度、古斯塔吉和拜度随行。未向本地人透露巴巴的身份，对贫穷村民的工作开始。他们排队站好，巴巴用手触每户家庭代表的足，递给每人50卢比。

活动在和睦中结束。村长为曾企图阻止埃瑞奇感到羞愧，表示忏悔。活动后，埃瑞奇问警官：“你还有什么要问的？”

警长说：“对不起。这些纠纷皆因两家店主竞争引起。”

因当时海得拉巴地区政局动荡，为避免沿途麻烦，警方已预先接到巴巴徒步旅行的通知。

埃瑞奇问警长：“你收到了局长关于美赫巴巴在本地活动的专函？”

“是的，我们收到了。”

“分发爱礼的正是美赫巴巴；但请别告诉任何人。”埃瑞奇透露。

警长对能够从远处见到巴巴，表示荣幸。

完成对这些贫穷村民的工作，巴巴带同伴返回古尔伯加。有个叫梅恩的地区警长，曾到美拉巴德达善巴巴。听说巴巴莅临本市，于是带全家拜见。巴巴虽说当时不见人，却答应接见梅恩一家。

1951年10月31日星期三，上午10点半，巴巴和4个同伴乘火车离开古尔伯加，前往亚德吉里。到后，在驿站旅馆歇息半小时，徒步出发到5英里外的图姆库村，联系吉万莫克塔——提古尔斯瓦米。自从1945年，这是巴巴第三次联系提古尔斯瓦米。他见到巴巴，上前欲顶礼，被巴巴阻止。再次联系这位成道者，巴巴特别高兴。

巴巴心情格外好，又带男子步行5英里，回到亚德吉里。赶上夜间10点半的列车，午夜后回到古尔伯加。

11月1日，巴巴和男子从那里乘巴士前往霍姆纳巴德。车上有个病重女孩。巴巴给她60卢比作治疗费。

2日，巴巴8点半乘巴士离开霍姆纳巴德，前往杜尔贾布尔，下午1点抵达。在当地驿站旅馆，联系1位圣人和3名玛司特。次日巴巴又联系了3个好玛司特和1名萨度。

11月4日星期天，巴巴离开杜尔贾布尔，徒步前往奥斯曼阿巴德。雇了牛车运载行李。步行14英里后，夜间11点到奥斯曼阿巴德，在旅馆歇息。

翌日凌晨5点离开奥斯曼阿巴德，走到比尔镇，也在旅馆住宿。继续寻找玛司特，6日巴巴联系了4个好玛司特。

7日离开比尔，乘巴士前往奥兰加巴德。次日早晨7点，步行去库尔达巴德，住在阿瓦利亚清真寺招待所。

在奥兰加巴德，11月9日，巴巴和4个同伴沐浴，决定在招待所住9天。次日，巴巴在库尔达巴德的各个穆斯林圣陵静坐闭关，还联系了2名玛司特。

11月11日星期天，巴巴到苏非教库特博，赛巴巴前世大师，扎尔扎里·扎尔·巴克希的山洞静坐闭关，还联系了圣陵附近的一名玛司特。后行至道拉塔巴德，也在当地若干圣陵内静坐一些时间，晚间回到库尔达巴德。

12日，巴巴造访埃洛拉石窟，在32号洞“因陀罗萨巴”内静坐。洞窟旁是公元前6世纪至师，耆那教创始者，摩诃毗罗的雕像。

从埃洛拉，巴巴行至韦罗德村，在巴士车站，联系了玛司特普若拉德和克夏夫·马哈拉吉。克夏夫·马哈拉吉居住卡什亚普村，当天碰巧来韦罗德村。当晚11点，巴巴率男子返回库尔达巴德。

11月14日，在库尔达巴德招待所，巴巴为扎尔扎里·扎尔·巴克希陵墓的穆斯林看守洗脚，向他顶礼，给他21卢比爱礼。由他陪同，巴巴再次到扎尔扎里·扎尔·巴克希陵墓，联系74个穷人，为他们洗脚顶礼，给每人10卢比。之后看守朗诵《法蒂哈》，埃瑞奇、彭度、拜度和古斯塔吉祈祷巴巴工作成功。

《法蒂哈》是《古兰经》首篇。曾先后两次被颁降启示给先知。备受穆斯林尊敬，被广泛诵读运用。以下是《法蒂哈》开篇：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全世界的主！

至仁至慈的主，报应日的主！

我们只崇拜你，只求你祐助！

求你引导我们上正路！

你所祐助者的路！

不是受谴怒者的路，

也不是迷误者的路。

稍后，巴巴由一名印度教徒陪同，在五个印度教家庭门前乞讨。另24个印度教家庭户主接受施舍后，巴巴为他们洗脚，顶礼他们。给其中

22家各10卢比；余下两家，给一家户主（盲人）15卢比，另一家20卢比。最后一家户主是协助巴巴工作者。

也是1951年11月在库尔达巴德，美赫巴巴授述了《忏悔祷文》，但一年后才公开念诵：

最仁慈的主啊，我们向您忏悔一切的罪过：

每一个不诚、不公、不洁的念头；

每一句不该讲而讲过的话；

每一件不该做而做过的事。

我们忏悔由自私引起的每一个行为、言辞和念头；

由仇恨引起的每一个行为、言辞和念头。

我们特别忏悔每一个淫念和每一个淫行；

每一个谎言；一切的虚伪；每一次的违诺；所有的诽谤和背后中伤。

我们还要特别忏悔每一个给他人带来毁灭的行动；

每一个给他人带来痛苦的言辞和行为；

每一个希望不幸降临他人的念头。

在您的无限仁慈中，我们祈求您的宽恕，

主啊，宽恕我们所犯下的这一切罪过；

宽恕我们在思想、言语和行动上对您意愿的一再违背。

11月15日，巴巴表示希望一名天主教牧师祝福。在4位伴侣的陪同下，巴巴租用用旅行车到奥兰加巴德，由一个叫伯杰神父的欧洲老牧师祝福：“我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祝福你。”巴巴跪在他面前，通过埃瑞奇说：“谢谢你，神父。”从那里，巴巴拜访了帕西人的静塔，给腰间缠上圣线，在祈祷室静坐一些时间。

稍后，驱车去当地的基督教公墓，献了祷文。巴巴在一棵楝树下的墓旁静坐闭关。中间，为避免巴巴受干扰，埃瑞奇只好拦住一列送葬队伍，同服丧家眷谈论死者，直到巴巴击掌，示意工作结束。巴巴对在墓地做的工作满意，回途路上心情愉快，下午3点半到奥兰加巴德。

1951年11月16日星期五，巴巴由4名男子陪同，离开奥兰加巴德。步行5英里，联系一名萨度玛司特，又走回旅馆。

次日上午，一行人乘巴士前往拜滕，巴巴在至师埃克纳施·马哈拉吉的三摩地旁独坐。联系了3名玛司特。一个是小男孩，全身赤裸，巴

巴给他喂饭。

11 点半，回到奥兰加巴德。午饭后，下午 2 点乘火车去贾尔纳，联系一个叫查勒瓦拉巴巴的好玛司特（注：查勒意为戒指。玛司特手上戴满戒指）。联系期间，玛司特坚持巴巴带他去美拉巴德，但巴巴解释，这会儿不可能。叫玛司特到阿美纳伽见大阿迪。埃瑞奇在纸上写下地址，巴巴签了名，以便阿迪知道属实。不过，查勒瓦拉未执行指示。这也许是巴巴和玛司特之间交流的什么讯息。当晚 9 点半，巴巴和男子返回奥兰加巴德。

11 月 18 日星期天，巴巴再次联系两天前联系过的奥兰加巴德的萨度玛司特。同时，给海得拉巴的韦希奴拍电报，要他 21 日驱车把女子送到美拉扎德。指示那边的男子：韦希奴、尼鲁、卡卡、邓肯、凯克巴德、克里希那·奈尔，乘火车跟随。午夜，巴巴离开奥兰加巴德，前往楠代德，次日上午抵达。行李留在旅馆，祈祷后，巴巴出发到古鲁·戈文德·辛格的陵墓，独坐一些时间。在市区寻找玛司特的祝福，联系了 8 名玛司特。后乘火车回奥兰加巴德，当晚 10 点 15 分到达。

道拉·辛在楠代德重新加入。他在发高烧，但仍遵令前来。20 日，巴巴一整天在奥兰加巴德联系玛司特，拜度、古斯塔吉和彭度随行。埃瑞奇留在旅馆，照料道拉·辛。因道拉·辛身体不适，无法徒步旅行，故次日被遣回班加罗尔。

21 日上午，巴巴带埃瑞奇、彭度、拜度和古斯塔吉，乘巴士赴托咯。2 点抵达戈德岗。在工程部仓库休息 2 小时。男子注意到萨若希的一辆卡车，司机提出载他们。装上行李后，彭度和拜度 6 点乘卡车出发。巴巴已带埃瑞奇和古斯塔吉徒步离开。驱车 4 英里后赶上，他们也坐上卡车，当晚 9 点抵达易玛浦尔。住在一座曾用作驿站旅馆的弃置清真寺。

整个旅行期间，夜里每人须在巴巴身边守夜两小时。埃瑞奇守卫时，寺内发生一起难忘事件。旧清真寺破败不堪，四周杂草丛生。中间，埃瑞奇听到响声，巴巴问从哪儿发出的。屋内漆黑一片，没有灯。埃瑞奇划火柴，以辨认巴巴的手势。听到翅膀拍击声，四处察看。在墙缝中发现一只筑巢的鸟。报告巴巴，巴巴令他把鸟扔出去。埃瑞奇正要动手，巴巴拍掌，示意：“深夜命你把鸟扔出去，是一种很残忍的行为，我为此忏悔。”

早晨，巴巴反省此事，对彭度、古斯塔吉、拜度和埃瑞奇说：“对

这种不人道行为，只有一个办法弥补。就是你们朝我吐唾沫，用凉鞋打我！”

巴巴随即脱下长袍。他们都朝巴巴吐唾沫，用凉鞋打他——在印度最大的侮辱。巴巴拧自己的耳朵赎罪，说：“这是对我残忍的教训；从今以后，我决不再残忍。”

这是何等的教训，完美的角色！

完美扮演求道者，指出忏悔之路！

11月22日，在易玛浦尔，拜度做米饭豆糊，彭度安排牛车运行李。次日上午9点，牛车载着行李，巴巴和仆人离开易玛浦尔，徒步前往美拉扎德。那天，巴巴身穿白卡夫尼，绿色头巾。

帕椎已修好美拉扎德附近，特姆比山顶1947年巴巴闭关用的两间小屋。遵照巴巴的希望，谁都不得见他。只有美媞和玛妮获准在半山腰会面。女子和其余男子，已于11月22日前回到美拉扎德。

巴巴率埃瑞奇、彭度、拜度和古斯塔吉，从易玛浦尔步行10英里，于1951年11月23日星期五下午抵达美拉扎德。巴巴绕美拉扎德建筑后面走，未踏入美拉扎德土地，开始登山。美媞和玛妮遵旨在山腰见了巴巴。4名男伴侣到山另一侧回避，以免看见美媞。

巴巴对美媞和玛妮表示：“我身体还好。从海得拉巴来的旅途中经历些艰辛，我的健康却未受影响。我们步行近200英里，其余旅程乘巴士和火车。在托咯过普若发拉河的汇流处，在易玛浦尔住宿清真寺。有一次连续走了20英里。”之后巴巴继续上山，美媞和玛妮回美拉扎德。

巴巴召大阿迪和帕椎上山，表扬了他们的工作，又指出不合标准，令3天内完成改造。

帕椎除了修建小屋，还为埃瑞奇、彭度、拜度和古斯塔吉搭了个小棚。五个宗教雪花石膏模型也一起运到，放在巴巴小屋内。疾风不停掠过山顶，无法日夜居住。夜间下雨，棚子漏水，淋湿同伴。时值冬季，同伴们彻夜打哆嗦。此外，还要在指定时间起来，到巴巴旁边守夜。

食物每日一次从阿美纳伽送来。埃瑞奇的妹妹美茹·达玛尼亚做饭，让一个叫拉姆昌德拉的男孩送去。巴巴令她每天只送两道菜，她照办了。不过，这两道菜可谓八宝杂烩！弟弟美赫文杰萨瓦拉随她一起生活一段，帮她做饭。

24日上午，巴巴简短召见美媞和玛妮。在山顶，告诉她们：“我

对工作完全满意，但摩耶在制造阻碍。”巴巴的小屋也开始漏雨，于是他决定接下来两日搬到下面的美拉扎德。

下午4点，巴巴下山，待在美拉扎德一个房间内。同时，指示修缮两间小屋和同伴的临时棚子。棚子也须搬移，因为建得太近小屋，干扰巴巴的闭关工作。整个修缮期间，4个同伴留在山上。

11月26日，巴巴告诉美媾和玛妮：“我的40天工作已圆满成功，但余下80天工作至关重要。”

次日，巴巴到“末那乃息山”顶的小屋继续闭关，4名男子轮班看守。巴巴白天在“下”屋工作，夜间住在“上”屋。

时而被召来工作的帕椎，借来鲁斯特姆卡卡的16毫米摄影机。一天，经巴巴允许，拍了约3分钟巴巴在山上的黑白电影。帕椎后来观看，称效果壮观。“有个特写镜头，巴巴捋去前额头发，风吹拂，实在令人赞叹。”帕椎后来叙述。巴巴闭关工作后，帕椎把胶卷递给他。巴巴塞进上衣口袋，那是帕椎最后一次看到！至今下落不明。

从1951年12月1日星期六起，巴巴禁食4天，只饮水，接着又以流质禁食3天。他有一次说：“我感到每一刻都在死去。我死掉，死得惨！”

巴巴遣拜度去找个好玛司特。后者6日返回，从塔纳带回第五层面的玛司特，帕坦巴巴。（注：1948年巴巴曾在孟买联系过他。）同一天，巴巴离开山顶闭关屋，下山到美拉扎德。独自在一个房间内专注于末那乃息工作，现在每日完全对帕坦巴巴工作，这持续两周，直到12月19日。巴巴满意，让拜度将玛司特送回塔纳。

因恶劣天气，巴巴要帕椎拆掉山顶两间小屋，一周内在山下美拉扎德合并成一间。帕椎两日内就完成工作。小屋四面用竹席围起。巴巴令古斯塔吉、拜度、彭度和埃瑞奇住在封闭区内，禁止见其他人。也禁止美拉扎德其他人踏入闭关区。

作为巴巴在山下工作的“链接”，仆人伴侣留在山上，一直到12月14日一切安排就绪，才搬到美拉扎德。早上8点，召来阿美纳伽的一名穆斯林牧师，在巴巴面前诵读半小时《古兰经》节选。

1951年12月15日星期六，巴巴进入美拉扎德现已合并的小屋；但在闭关之前，举行传统祈祷。桌上摆放着琐罗亚斯德、奎师那、佛陀、耶稣和巴巴筒的像片，以及五个宗教模型。因伊斯兰教禁止，没有先知穆罕默德的像片。只有写着“安拉、穆罕默德、法蒂玛、哈桑和侯赛因”

的字框。（注：安拉即至高者；法蒂玛乃穆罕默德之女；哈桑和侯赛因乃穆罕默德之孙。未摆放罗摩像片，用雪花石膏寺庙模型代表。）

念诵每一个宗教的祷文，便摆上该宗教的阿瓦塔像片或圣名。

开始祈祷前，巴巴告诫，“你们都要全心全意参与祈祷。否则，你们有可能误解并产生不良念头，那会对我的工作带来不利影响。”

出席仪式的有大阿迪、拜度、邓肯、埃瑞奇、古斯塔吉、凯克巴德、卡卡、克里希那、尼鲁、彭度、帕椎、拉姆玖和韦希奴。祈祷于上午9时开始。首先，凯克巴德念诵《阿维斯陀》中的祷文，巴巴在腰间系上琐罗亚斯德教圣线。祈祷结束后，巴巴顶礼琐罗亚斯德的画像，后顶礼凯克巴德的足，之后顶礼阿法缸——瓮中燃圣火的雪花石膏模型。

对其它宗教，巴巴按照同一程序，顶礼每一位阿瓦塔或先知，头拜雪花石膏模型。桌上还放有一张锡克教寺庙照片，巴巴也对之顶礼。诵读穆斯林祷文时，圣名字框旁边放着巴巴筒的照片。巴巴要拜度祈求神祝福他圆满完成工作，拜度用波斯语祈祷。10点半祈祷结束。巴巴给参与者发甜食，之后众人散去。阿迪和拉姆玖到阿美纳伽，巴巴步入小屋，其他人回到各自房间。五个雪花石膏宗教模型，连同阿瓦塔画像和伊斯兰教圣名，皆放置于巴巴屋内。

凯克巴德和古斯塔吉，开始每日祈祷巴巴的工作圆满完成。因古斯塔吉在沉默，埃瑞奇代表他出声祈祷。这个时候巴巴不出小屋区。拜度带来的玛司特留在外面，巴巴在另一个房间对之工作。这一次，帕椎被召来工作时，方得进封闭区。通过他给有关人员传话。（注：这些口信涉及到食宿。4个同伴的食物仍由库希如大院的美茹·达玛尼亚提供，因为巴巴的末那乃息期间，古斯塔吉、拜度、彭度、埃瑞奇不得食用美拉扎德居民的食物。）

10天过去。12月24日星期一，巴巴走出小屋之前，让人宣读他3天前为全体已故弟子爱者授述的祷文。上午9时，两名贫穷老人被领入小屋。在场者还有埃瑞奇、彭度、拜度和古斯塔吉。祈祷如下：

*今天，12月24日，在这个新生活中，
我自知有多么不配这么多已故者的奉献、爱与服务，
我无比谦卑地祈求最仁慈的神
按其功绩，将恩典赐予每一位已故者。
我比对神而更向我自己进行这种祈求，*

以便不忘这些不在人世的亲爱者。
 因为我知道，无限全知的神
 无需我们要求而施行一切，
 无需我们求情而赐予恩典。
 因为灵永恒不灭，
 所以那些躯体归土者精神活着。
 然而今天，我感到必须向圣爱火焰致敬
 ——对神如此珍贵、在每一颗爱心中燃烧、
 曾以不同强度在这些已故者心中燃烧的火焰。
 为表达该敬意，纪念这些已故亲爱者
 和其他许多用爱与服务为我的生活增辉者，
 我今天将给一位好品行的穷人 124 卢比，并向他顶礼。
 124 卢比，每 1 卢比代表巴巴纪念的一位已故者。

接着，埃瑞奇从巴巴拟定的名单上，宣读已故 87 名男子和 37 名女子的名字。包括巴巴的父母和弟子等最亲近者。名单送到阿迪办公室打印好，后来作为通告发布。埃瑞奇给阿迪的纸条中写道：“巴巴指示，名字先后顺序要根据每人爱巴巴的强度、为他提供服务的程度……名单安排由你来定。”

埃瑞奇代表巴巴，祈祷：“神啊！我通过顶拜此人，顶拜已故者。”
 埃瑞奇每读一个名字，巴巴顶礼一次穷人的足，给他 1 卢比。如此顶礼 124 次，给他 124 卢比。

轮到第二个穷人，埃瑞奇代表巴巴祈祷：
 今天，1951 年 12 月 24 日，在这个新生活中，
 巴巴经历灵、心、身的彻底无望。
 他充满弱点，自感完全不配
 将信爱寄托于他的东西方
 所有爱者的爱、服务与奉献。
 他知道全知、至明和至公的神
 将按其应得，把神圣的大知礼物赐予他们所有人；
 但巴巴希望通过给一位好品行的穷人 51 卢比，并向他顶礼，
 来表达对他们的忠爱服务的敬意。
 另一名穷人被领上前，巴巴向他顶礼。如下祈祷被念诵：“神啊！

我通过顶礼此人，顶礼这些生者。”接着递给他 51 卢比爱礼。下面是埃瑞奇宣读的已故男子名单：

- 1、希瑞亚·蒙德伽·伊朗尼（巴巴的父亲）
- 2、贝拉姆·F·伊朗尼（第一个弟子—布阿先生）
- 3、阿卜度·伽尼·穆斯夫（伽尼医生）
- 4、费拉姆罗兹·H·达达禅吉（禅吉）
- 5、鲁斯特姆·伊朗尼（马萨吉—彭度和娜佳之父）
- 6、蒙希·拉希姆（普纳和大师之家）
- 7、纳沃·塔拉提（孟买）
- 8、卡克·萨赫伯（大师之家）
- 9、嘉姆希德·S·伊朗尼（巴巴的长兄）
- 10、瓦尔特·默敦斯（瑞士）
- 11、寇达达德·伊朗尼（“紧张”—大师之家）
- 12、萨姆帕施·艾扬伽（马德拉斯）
- 13、斯瓦米吉（班加罗尔）
- 14、阿君·苏辟卡（大师之家）
- 15、康迪拉姆（大师之家）
- 16、赛义德·贾玛达（大师之家）
- 17、凯库希如·霍达德·伊朗尼（拉图斯—巴巴的少年朋友，普纳）
- 18、法里敦·马萨（巴巴的姨父）
- 19、堪·萨赫伯·凯库希如·伊朗尼（顾麦的丈夫）
- 20、比哈里拉·G·阿格拉瓦（美拉巴德）
- 21、凯库希如·马萨（苏娜玛西的丈夫，孟买）
- 22、昆吉比哈瑞·丘比（赖布尔，《美赫巴巴语录》印地语译者）
- 23、玛尼克·兰吉（纳西科）
- 24、萨度·克里斯汀·雷克（英国）
- 25、纳迪肖·N·达斯托（美拉巴德）
- 26、奇曼·乔达瑞（普纳和大师之家）
- 27、阿卜度·瑞曼（“肥皂”—大师之家）
- 28、道拉特·帕迪尔（美赫埃舍学校学生）
- 29、路易斯·奈哈姆斯（英国）
- 30、加勒特·福特（美国）

- 31、贾姆布玛玛（布阿先生的舅父，普纳）
- 32、昆廷·托德（英国）
- 33、索拉伯吉·M·德赛（瑙萨里）
- 34、阿乔巴（冈伽拉姆·帕瓦，第一个阿冉岗弟子）
- 35、艾哈迈德·罕·伽外（大师之家）
- 36、特姆通·达达禅吉（纳罗吉·达达禅吉之子）
- 37、寇达达德·蒙德伽·伊朗尼（巴巴的叔父，伊朗）
- 38、沙·寇达达德（巴巴的堂兄弟，霍达德之子）
- 39、普拉德·寇达达德（巴巴的的堂兄弟，霍达德之子）
- 40、巴巴南达·斯瓦米
- 41、纽瑟文·科罗瓦拉（芭奴玛西的丈夫）
- 42、卡喀尔医生（美拉巴德）
- 43、格奴·查姆巴（修爱院学生）
- 44、约翰（美赫埃舍学校学生）
- 45、拉姆纳施（巴巴的少年朋友）
- 46、巴拉·苏辟卡（阿君·苏辟卡的兄弟）
- 47、阿里·阿克巴（修爱院学生）
- 48、索拉伯吉·瓦基（苏拉特）
- 49、法雷度·R·伊朗尼（拜度之子）
- 50、贝拉姆·R·伊朗尼（拜度之子）
- 51、霍玛兹迪亚·R·伊朗尼（拜度之子）
- 52、巴普·甘特（普纳和大师之家）
- 53、卡希纳施（大师之家的洗衣工）
- 54、拉拉·帕坦（兰契、纳西科和美拉巴德的守夜人）
- 55、钦塔曼·劳（阿美纳伽）
- 56、索里·考特沃（萨瓦克·考特沃的兄弟）
- 57、贝拉姆·M·德赛（曼萨丽之父，瑙萨里）
- 58、阿德希·N·德赛（克基·德赛之父，德里）
- 59、玛尼克吉（糕点师）
- 60、N·纳姆达·达斯托
- 61、鲁斯特姆·丁亚（卡曼玛西的丈夫）
- 62、布阿·萨赫伯·美恒达格（达图·美恒达格之父）

- 63、拉希德·库希如·伊朗尼（伊朗）
 - 64、嘉姆希德·贝拉姆·希迈德（拜度的岳父）
 - 65、谢马德·考邦德·伊朗尼（修爱院学生）
 - 66、索拉伯·杰罕吉尔·伊朗尼
 - 67、堪·巴哈度·普度姆吉（孟买）
 - 68、帕兰吉·莫提瓦拉（贾巴尔普尔）
 - 69、莫塔巴瓦·夸焦提亚（那格浦尔）
 - 70、纳罗吉·R·萨达（纽瑟文·萨达和盖麦·杰萨瓦拉的父亲）
 - 71、默文·凯库希如·伊朗尼
 - 72、戈瓦德瓦拉（索拉伯吉·伊朗尼；马萨吉的堂兄弟。）
 - 73、戈瓦德瓦拉之子
 - 74、敦吉博伊·科罗瓦拉（嘉尔·科罗瓦拉之父）
 - 75、萨库（修爱院佣人）
 - 76、贝拉姆·鲁斯特姆·沙伦吉（巴巴的勤务员）
 - 77、阿德希·霍达拉姆·伊朗尼（美赫埃舍学校学生）
 - 78、美赫文·凯库希如·伊朗尼（可能同 71 号）
 - 79、鲁斯特姆·B·伊朗尼（伯曼吉的兄弟，卡拉奇）
 - 80、凯库希如·冰淇淋瓦拉（巴巴童年时普纳的冰淇淋店主）
 - 81、霍姆兹德·伯曼·伊朗尼（琵拉麦的丈夫，卡拉奇）
 - 82、卡萨姆（拉姆玖之子）
 - 83、法雷度·伊朗尼（窦拉·蒙迪之子，普纳）
 - 84、奥托·比罗（艾琳·比罗之父，瑞士）
 - 85、鲁斯特姆·杰罕吉尔·伊朗尼
 - 86、索拉伯·希扎德·伊朗尼（赛勒的兄弟）
 - 87、贝简吉·拉姆吉（索玛·德赛的密友，瑙萨里）
- 下面是埃瑞奇宣读的 37 位已故女子名单：
- 1、希瑞茵·希瑞亚·伊朗尼（巴巴的母亲）
 - 2、诺妮·盖利（美国）
 - 3、娜丁·托尔斯泰（俄国）
 - 4、梅布尔·瑞恩（英国，玛格丽特·克拉思科的朋友）
 - 5、朵拉玛西·F·伊朗尼（巴巴的姨母）
 - 6、琵拉玛西·R·伊朗尼（巴巴的姨母；彭度和娜佳之母）

- 7、卡库拜·德茹卡（韦希奴之母，普纳）
- 8、娜佳·寇达达德·伊朗尼（赛勒之妻）
- 9、芭查麦（纳罗吉·达达禅吉之妻，孟买）
- 10、吉波·伊莎德（拉姆玖之女）
- 11、芙芮妮·玛西（帕椎之母）
- 12、雅秀达·伽德卡（罗姆禅德拉·伽德卡之妻）
- 13、卡姆拉拜·达克帕卡（达克之妻）
- 14、简姬·卡里玛玛（卡里玛玛之妻）
- 15、克莉丝汀·麦克诺顿（英国）
- 16、珊提（卡卡·夏哈内之女）
- 17、吉塔·S·帕特尔（萨达希乌·帕特尔之妻，普纳）
- 18、芭奴拜·M（糕点师，卡卡·巴瑞亚之妹）
- 19、芭奴拜·拉克姐瓦拉（娜格丝·考特沃的姨母，孟买）
- 20、谷露·A·伊朗尼（小阿迪之妻）
- 21、珂希德芭奴·帕丝塔基亚（卡拉奇）
- 22、芭奴·伊朗尼（拜度之女）
- 23、佐赫拉·琵尔扎德（赛义德·萨赫伯之妻，纳西科）
- 24、赛义德·萨赫伯之女
- 25、布焦·达希瓦拉夫人（大师之家邻居）
- 26、达库拜（阿冉岗，将地产遗赠巴巴）
- 27、霍达德·圈子瓦拉的女儿（孟买，送奶工之妻）
- 28、美拉·霍达拉姆·伊朗尼（纳西科，圈子影院食堂老板之妻）
- 29、C·D·德希穆克之母（那格浦尔）
- 30、希琳拜·索拉伯·伊朗尼（美媯的外祖母）
- 31、比凯吉·N·汉索提亚（古斯塔吉之母）
- 32、丹迪拜（巴巴幼时保姆）
- 33、悉塔（美拉巴德的厨工，阿冉岗）
- 34、海伦娜·戴维（英国，吉蒂的母亲）
- 35、迪娜麦·萨达（埃瑞奇的舅母）
- 36、珊塔（美拉巴德佣人，卡希纳施之妻）
- 37、桑德·巴伽吉（美拉巴德佣人）

名单念完和对两位穷人的工作结束后，巴巴授述如下命令，寄给爱

者：

巴巴祈求神帮助其末那乃息工作，希望加入祈祷者，可从1951年12月29日至1952年2月16日，每天半小时，全心全意并怀着爱念诵如下任一神名：

帕西人念：阿乎若玛兹达；

伊朗人念：耶兹单；

穆斯林念：安拉乎；

印度教徒念：帕若玛特玛；

基督徒念：圣父、圣子、圣灵。

其他人可念各自宗教通用的神名。

后来巴巴对男子解释：“独一不分、无限永恒上帝，因是万灵之灵，而在万人万物里，又超越万人万物；因是万心之心，而知晓一切，我通过其不同名字祈求他用无限能、爱与仁媒介帮助我。”

巴巴从小屋出来，走到正对面的另一个房间。下午，巴巴说已故爱者名单漏掉11个名字，遂召来美拉扎德的佣人布瓦，顶礼其足，为11位已故者给他11卢比。

下午3点，巴巴又想起3个无意漏掉的已故者。叫来在美拉扎德清洁厕所的佣人男孩贾布，顶礼其足，给他3卢比。

25日，巴巴向男子详细解释了心的构成，怎样制伏。帕椎读字母板，埃瑞奇作笔录。

随后巴巴表示：“我要求大家在我闭关期间避免制造噪音。”又举例强调其重要性：“帕椎，假设你是士兵，在战场上拼杀。被各式各样的武器围着：坦克、机关枪射击，飞机扔炸弹。你握着枪，准备射击敌人。可正在那时，一只大黄蜂在耳边嗡嗡叫，分散你的注意力！会发生什么？”

“你的注意力从敌人转移到大黄蜂，那一瞬间，敌人占上风，把你杀死。同理，我为末那乃息工作时，你们若是弄出噪音，我的注意力从工作中转移，也会阻碍进展。因此，要尽力保持安静。”

巴巴给每个伴侣一个神名，让他们每天轻声念，有的1小时，有的15分钟，等等。

1951年12月26日星期三，庆祝美嬉的生日。除了邓肯和大阿迪，未邀请外人。

当天，巴巴对凯克巴德说：“我梦见一个极美丽的女子。你要向神

祈祷，别让我梦见她！”凯克巴德祈求神的干预，但第二天巴巴又抱怨做同样的梦。

帕椎不无恼火，质问巴巴：“神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干嘛求他祝福？”

“神是无所不在”巴巴同意，“但他闭眼游戏！漫不经心！所以需要祈祷唤醒他！”

“您为何需要祝福，为何要做梦？”帕椎追问。

“你真是个白痴！”巴巴说，“我充满弱点。我仍在求道者状态，什么事情都有可能。”

27日下午1点15分，巴巴身穿棕褐色上衣，再次回到小屋闭关。说：“余下的40天闭关工作将非常重要。”埃瑞奇、彭度、古斯塔吉和拜度又随巴巴留在封闭区，日夜轮流看守，照料巴巴。巴巴的食物和茶从女子那边送来。高荷拿给卡卡，卡卡转交埃瑞奇，给巴巴拿进去。

26日，潘克拉吉把高级玛司特萨布哈从卡特尼带到阿美纳伽。（注：1949年4月巴巴在卡特尼对萨布哈工作过。）次日下午，巴巴让巴巴达斯和大阿迪把玛司特送到美拉扎德。萨布哈拒绝洗澡，遂被遣返阿美纳伽。不过28日再次被送到美拉扎德时，他让巴巴给他洗了澡。巴巴给他穿上新衣，对他工作两天。29日，潘克拉吉护送他回卡特尼。

12月30日，古斯塔吉的兄弟斯拉姆森，把一名玛司特从印多尔带到阿美纳伽。到美拉扎德后，巴巴立即将他遣返，表示玛司特不够高级。他指示斯拉姆森找一名更好的玛司特。也为同样目的，将拜度遣往楠代德。

1月4日星期五，巴巴通过帕椎，给尼鲁捎去幽默讯息：“你如果彻夜不眠念神名，我就让你吃给玛司特的种种美味甜点，也会亲手喂你。”

尼鲁给巴巴传来回复：“愿神禁止我做玛司特！俺只想当医生。”

拜度未能说服楠代德的玛司特跟他来，故巴巴遣他赴孟买另找一名玛司特。4日，阿里·夏被送到美拉扎德，巴巴开始对他闭关工作。

巴巴每日晚上7点至11点，在小屋或蓝车内单独工作。其余时间，有时单独，有时和同伴在小屋度过。7点至11点埃瑞奇守夜，11点至2点半是古斯塔吉，2点半至凌晨6点半是彭度。

4日晚上6点45分，巴巴在屋后的坑中点燃度内火。火持续烧到次日早晨7点才被熄灭。此后，每晚7点准时点燃度内，直到末那乃息工作结束。

日间，埃瑞奇给巴巴读《薄伽梵歌》、《圣经》、佛教和苏非教文摘。偶尔也在巴巴小屋播放唱片，这时巴巴会招来4名同伴，以及别的满德里。

当时尼鲁蓄须，一天巴巴给他捎去口讯：“如果玛司特没来，将拔掉你的每根胡须！”

尼鲁的胡须完好无损，因为拜度14日携帕坦巴巴返回。巴巴对他工作，当晚遣他回去。同一天斯拉姆森领来印多尔的玛司特圣人，维贤达斯·马哈拉吉。巴巴将这位印度教圣人留在美拉扎德。打算像上月对穆斯林玛司特帕坦巴巴那样，同他闭关工作几周。但维贤达斯·马哈拉吉知道巴巴的身份，很难同他工作。因此5天后，19日，将他遣返印多尔。

18日，拜度从普纳带来玛司特拉姆吉。巴巴同他静坐一会儿后，也于19日遣他回去。

1月20日星期天，从美拉巴德送来穆罕默德玛司特，还带来一名穷人。巴巴为二人洗澡喂食后遣回。

23日晚7时，巴巴让古斯塔吉在他面前点燃度内。火一边燃烧，凯克巴德一边念诵古波斯祷文《神的101个名》。

念完，卡卡和凯克巴德大声祈祷：“阿乎若玛兹达！”彭度和帕稚祈祷：“呀耶兹单！”尼鲁、克里希那和韦希奴祈祷：“噢姆帕若卜拉玛，帕若玛特玛！”埃瑞奇祈祷：“全能之神，在天之父！”拜度祈祷：“拉伊拉伊拉拉哈（万物非主，唯有安拉）！”每人大呼七遍。

巴巴顶礼度内，接着顶礼每位在场者的足。遂令大家离开，让他独自留下，在度内旁静坐。过了一会儿，再次召他们过来，逐一按上述顺序，分别念七遍神名：

阿乎若玛兹达！呀耶兹单！

噢姆帕若卜拉玛，帕若玛特玛！

全能之神，在天之父！

拉伊拉伊拉拉哈！

这晚点燃度内之前，尼鲁带听诊器进入闭关区，为巴巴检查心脏和脉搏，以区别他工作后的心跳与脉搏频率。巴巴说：“谢谢你，不用。我感激你对我的感情。但不必如此。不管怎样，过了这7天，我可能活着或死去——也可能血液冲顶，震裂头颅！”

巴巴让埃瑞奇告诉其他人，那天下午巴巴静坐闭关片刻后的情况。埃瑞奇说，巴巴出来后，示意他摸一下巴巴的头，埃瑞奇发现巴巴头部

发热。巴巴安慰男子：“该发生的总会发生，只要我的工作成功，就不必担心。”

从1月23日起，巴巴的闭关加强，在小屋和蓝车内连续独坐数小时。有8天时间，巴巴高强度工作，往返小屋和蓝车之间，从未离开这些区域，一直到30日。他神情沉重，面容疲惫。

1月31日星期四，巴巴早晨沐浴，7至8点在小屋内独坐。之后令卡卡和凯克巴德坐在他左右两旁，从8点至8点半，一遍遍大声祷告“阿乎若玛兹达”之名半小时。

巴巴又独坐半小时，之后让尼鲁和韦希奴坐在他左右两边，从9点至9点半，一遍遍念诵“噢姆帕若卜拉玛帕若玛特玛”半小时。巴巴又独坐半小时。之后召彭度和帕椎，从10点至10点半，一遍遍呼唤“呀耶兹单”半小时。

上午10点半至11点，巴巴独自一人。11点至中午，他原计划同圣人维贤达斯·马哈拉吉做的工作，他自己做了。

中午至1点间，巴巴用午餐，休息一会儿。下午1点至2点再次独坐闭关。2点至3点，埃瑞奇给巴巴读苏非教文摘，之后巴巴再次独处半小时。下午3点半至4点，由古斯塔吉默念、大阿迪大声念：“帕瓦蒂伽！帕瓦蒂伽！帕瓦蒂伽！”

稍微休息，4点半，巴巴吃点水果。4点半至5点，拉姆玖和拜度大声念：“拉伊拉伊拉拉哈！”5点至5点半，巴巴继续闭关。

接下来半小时，邓肯和埃瑞奇坐在巴巴左右两边，念“全能之神，在天之父！”巴巴又独坐半小时。

末那乃息闭关工作臻至高潮，

人心惊骇。目睹即将被万心之心消灭，吓得不敢动弹！

晚上7点，巴巴走出小屋，度内点燃。埃瑞奇宣读巴巴授述的祷文：

无限大知之源，全能之神啊！

您知道，我在这个常人状态，

已竭尽人之所能，

我把结果完全交给您的意旨意愿。

愿它按您规定的年月日、时代或时刻实现。

从此刻您必须引导我，1952年2月16日前

诚实地宣布您的决定。

**从现在开始，我让自己摆脱在新生活和末那乃息期间
遵守的外部宗教仪式。**

之后发帕萨德，将借来的阿瓦塔画像交给大阿迪，归还原主。

巴巴之前指示埃瑞奇在一张纸上写下：“**世界上一切宗教的仪式、
惯例和教规就此吞噬于火焰。**”

巴巴把纸装在口袋里，度内燃起时，他掏出纸条，撕成碎片，扔入火中，目睹它烧掉。

度内火燃尽后，巴巴将火灰装入两只罐子。说：“任何人不得为任何目的使用这些火灰。”罐子与放玛司特礼物的盒罐一起保管。之后巴巴回到小屋。

翌日，1952年2月1日星期五，早上7点58分，巴巴走出闭关屋。他刚步出，尼鲁就按巴巴的命令，高呼：“噢姆帕若卜拉玛帕若玛特玛！”紧接着，全体伴侣齐呼：“噢姆帕若卜拉玛帕若玛特玛！”

巴巴结束闭关。人心驯服，万心之心的神人满面春风、凯旋而归！

从2月1日，巴巴开始半闭关。开始像以往一样，见美拉扎德的男女，每日和邓肯讨论临近的访美之行。2日召见美赫吉和纳瑞曼，4日召见萨若希。

2月6日，星期三上午，玛司特阿里·夏从美拉巴德被带到美拉扎德。巴巴给他洗澡，单独对他工作。同一天，玛司特被送回美拉巴德。

当天，巴巴还授述了对末那乃息的解释：

神在一切中，无所不为。

神在我们内，无所不知。

神在我们外，无所不见。

神超越我们，无所不是。

**我们的大我、此外无物真实的独一、遍在、全知、全能之神，
已在我的末那乃息工作期间帮助并引导我，现在让我向你们授述如
下：**

**试图用头脑去理解头脑永远无法理解的东西，是徒劳的；试图
用语言声音和文字形式去表述灵魂的超越状态，甚至更为徒劳。生
活并体验该状态者所能说的一切、曾经说的一切、将要说的一切，
即是妄我失去时，真我便找到；真实只能诞生在虚妄死亡之后；让
自我死去——结束一切死亡的真死——乃通向永生的唯一道路。**

这意味着当头脑及其附件——欲望渴求——被神爱火焰彻底吞噬时，无限、不灭、浑一、永恒大我得以显现。

此乃末那乃息，虚妄、受限、痛苦、愚昧、可灭“我”，由无限大知、爱、能、和平、喜乐和光荣的永恒拥有者——“真我”取代。

末那乃息注定导致多元去一体来、愚昧去知识来；束缚去自由来的光荣状态。

我们皆永驻于该无限知识的无际海洋，却对之无比地无知，直到心——愚昧根源——永远消失；因为心停止存在时，愚昧亦停止存在！

除非且直到愚昧消除、真知获得——用以体验并活出神圣生活的大知，与灵性有关的一切都似乎矛盾：我们看不见的神，我们却说是真实；我们看得见的世界，我们却说是虚假。在体验中，对我们存在的东西，实际上并不存在；对我们不存在的东西，实际上却存在。

我们必须失去自我，才能找到自我；因此失去本身乃是获得。

我们必须让自我死去，才能在神里活着；因此死亡即是生命。

我们必须内里彻底腾空，才能由神完全占据；因此彻空意味着全实。

我们必须一无所有，从而脱掉自我，融入神的无限；因此全无意味着大有。

过去这四个月，我按照常人标准，按我所知的方式方法，为达到末那乃息竭尽全力。可以完全诚实地说，我对所做工作感到满意。这种满意归因于，我对重获旧生活美赫巴巴状态、又保留新生活常人状态的感受。我已重获旧生活中所拥有的大知、至强和伟大；又保留了新生活的无知、软弱和谦卑。这种新旧生活状态的结合，缔造了“生活”——永旧常新的生活。

“生活”现在对我意味着：

首先：自由无义务生活。

其次：下令的大师生活，谦卑的仆人生活。

第三：对我们本质上永恒一体、不分无限的绝对确信感；和出于无知而与遍在真我的分离感。

第四：本质上神的生活，行动上人的生活。

第五：出自内在一体知识的坚强生活，出自束缚欲望的软弱生活。

我对末那乃息的努力是积极的，末那乃息的成果也将是积极的。但该成果的实际和具体显现，我完全留给神圣裁决。成果将是如何、何时何地，我完全留给神圣旨意。可能是任何时刻、年月或时代。可能在世界任何地方，东西南北，但结果将涵盖四方。也可能在任何或一切情形下。

我感到，对我和对所有和我联系者，那将是一种突然来临和一种成为：全爱、一体、证悟、启示与觉照本质的不同程度之来临和成为。

在我的末那乃息工作期间，和我一起的四名伴侣，以及其他离我远近者，已最大限度地帮助我。整个末那乃息期间，我在常人状态绝对无助并充满弱点。真正可以说，显现之神、圣人和全体爱我者的祈祷，为我完成了末那乃息的内在工作，四名同伴照看了其外部方面。

我打算今年4月初赴西方几个月。我期望过：

从3月21日，复杂自由生活；

从7月10日，充分自由生活；

从11月15日，燃烧自由生活。

从2月16日，我让自己自由地接受或拒绝礼物。从3月21日，想来找我、见我和联系我者皆可这么做，但他或她必须自行安排食宿等。

我感到有必要或倾向，也许会给公众达善。谁都可以在我前提及我现已重获的旧生活状态。但依照新生活标准，我不会接受顶礼或触足等外部崇拜。

虽然末那乃息工作已充分完成，结果也定将达到我的百分之百满意，但我现在给每一个同我有联系者自由，来选择其今后希望过的生活方式。他们有自由同我一起生活，并听从我的命令；或者离开我生活，并听从我的命令。他们有自由照我的指示生活；或者按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即完全摆脱我的任何命令。这包括安置瓦拉，但对于他们，我唯一不能免除的是他们承担到底的责任。不论他或她做什么选择，当靠神的恩典，在任何时刻，真正自由到来时，每个人都将分享之。

总结我的末那乃息工作：

首先：我真诚感到，我在神的帮助下完成的4个月末那乃息工作，完全让我满意。

其次：该工作迟早定将结出果实：或在当前，或过些时间，或在遥远未来。

第三：结果将按照我们的爱、信与服务功绩，为我们所有人带来自由。

第四：该自由将是摆脱无知之自由，将是我们过去、现在、将来一直与神为一的知识。

第五：该知识将使我们证悟并体验，我们一直拥有却不知晓的无限爱、能、喜乐与和平。

巴巴的讯息印刷后，以通告形式寄出，称作《1号生活通告》。这样，从1952年2月6日，美赫巴巴的“生活”开始！

2月8日星期五早晨，巴巴心情愉快，带美婣、玛妮、高荷、美茹、拉诺和吉蒂，步行4英里，到幸福谷野餐。他们8点到达，一直呆到下午2点，由大阿迪驱车回美拉扎德。

1936年曾在欧洲见过巴巴的美国电影导演亚历山大·马尔基，此时在印度拍电影。9日大阿迪和邓肯带他到美拉扎德，已回印度的艾琳·科恩比同行。各与巴巴会面15分钟。艾琳还看望了女子。

1952年2月12日星期二，美赫巴巴的58岁生日在美拉扎德庆祝。在巴巴面前，伴侣们献上由他授述的祈祷：

神啊！今天作为我的第一个真正生日，

我衷心表示：我的生活宣言

完全属于您和您的旨意，

因为没有您的旨意，什么都不会发生。

我的一切知识和愚昧，

我的一切力量和软弱，

我的一切自由和束缚，

皆出于您的意旨愿望。

这个永恒生活将由我

照您的意愿践行；

生活宣言的每个字

都将靠您的恩典实现。

祷文作为生活通告发布，寄给所有相关者。通告还包括巴巴的如下讯息：

“在我的第一个真正生日之际，向你们全体致以神的祝福和我的爱！”